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三八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三八冊



目錄

全宋文卷二九六八

劉安上 四

望思亭記 一

書方潭移溪事 二

誠齋銘 二

二齋銘 三

耘齋 三

溉堂 三

山中四偈 四

花溪 四

竹徑 四

藥圃 五

蔬畦 五

頌堯 五

從弟元素墓銘 六

登州告先聖文 七

壽州謁先聖文 七

祭諸廟文 七

祭天齊廟文 八

祭社稷文 八

祈晴文 八

祭淮源王文 九

祭范忠宣公文 九

祭黃右丞文 一〇

祭丁包蒙文 一〇

祭亡兄左史文 一一

祭張宗博文 一二

祭張宗博夫人文 一三

代祖母祭八叔文 一三

祭十七嫂方氏文	一四
祭十八嫂朱氏文	一四
贈正議朝議大夫燎黃	一五
謁先祖長史墓	一五
謁先考正議墓	一六
謁十四叔墓	一六
謁十七兄墓	一六

全宋文卷二九六九

汪伯彥 一

進建炎中興日曆表	一八
乞賜竄殛劄子	二〇
乞罷責劄子	二一
再乞竄黜劄子	二一
奏對論攻戰守備措置撫綏方略	二二
大元帥府戒諸路勤王人馬檄	二七
呈康王請回相州書	二八

上張相公賀克捷書	二九
與張相公手書	三〇
別幅	三二
栗冽帖	三三

全宋文卷二九七〇

汪伯彥 二

建炎中興日曆序	三四
宛陵集後序	三五
跋唐質肅公詩	三六
跋徽宗皇帝御書草聖詩	三七
題唐范柱國誥	三九
宣州重建學記	三九
胡獻可	
綱運召募土人事奏	四一
楊信功	
宋故時氏墓誌銘	四二

趙 適

宗諒逼反夷部及臣權行招安之策奏…………… 四三

乞特降指揮賑濟瀘州失業災民奏…………… 四四

言節次招到晏州柯陰羅碾五斗扶來等縣造反夷人事奏…………… 四四

乞朝廷就陝西秦鳳涇原環慶路共遣二萬人臣于本路勾集一二萬人即敢爲招討之計疏…………… 四五

對夷人不可不早爲之計疏…………… 四六

乞就陝西秦鳳涇原環慶路共遣兵二萬人前來攻討夷人疏…………… 四七

乞置瀘南安撫使奏…………… 四七

乞許吳子厚再留真定府路奏…………… 四八

乞撫存遼人疏…………… 四八

全宋文卷二九七一

王浚明

蘆川老隱幽巖尊祖事實跋…………… 五一

王 干

曇延法師傳贊并跋…………… 五二

元 杲

內鄉縣刻經厭獄厲崇碑記	五三
元妙宗	
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序	五四
王 亶	
乞令有司講求祠祭班秩奏	五六
王孝迪	
澤州請立旌忠廟劄子	五七
賈公哲	
祭崔正文	五八
賈君文	
乞申詔講明軍容行陣制度奏	六〇
王中立	
東阿縣石香爐題記	六一
姚舜明	
李成欲自新奏	六二
乞不轉官奏	六二

上兵馬大元帥勸進狀……………六二

文安縣開國男黃君墓誌銘……………六四

釋有餘

鐵佛殿石礮題識……………六五

戴安仁

乞黔南新民教授就提舉學事司奏辟并立勸沮之法奏……………六六

乞令黔南鄉村團落保舉孝悌睦婣之人量與推賞奏……………六七

古 革

高要七星巖題名……………六八

張競辰

靈系記……………六八

全宋文卷二九七二

方孟卿

行在合用錢糧由發運司應副不當奏……………七〇

乞由發運司根究諸處擅用上供錢物奏……………七一

乞指定諫省建置去處奏……………七一

乞嚴行覺察根究軍兵作過事奏…………… 七二

乞寢限田詔弗行奏…………… 七二

乞諭劉光世渡江奏…………… 七三

方 監

動靜見天地之心論…………… 七三

方 洙

江寧府溧陽縣顯惠廟記…………… 七六

席 貢

乞諸州軍資庫監官不許差出奏…………… 七七

沿邊知州闕乞令通判權兼等事奏…………… 七八

乞以涇原路安撫司封椿銀絹和糴斛斗充邊用奏…………… 七八

應副修築新寨了當奏…………… 七八

乞立法約束遞角損破等事奏…………… 七九

許光凝

上蘇州水利狀…………… 八〇

陳芳家一門十四世無異籍之親奏…………… 八〇

乞諸科應舉人由州縣保明申學事司收試奏	八一
諸州軍醫學教授薦舉改官事奏	八一
明堂五室祀五帝議	八二
乞采察褒獎王襄奏	八三
乞祀前一日神位版安奉於祠所幄次奏	八三
華陽集序	八四
林泉高致集後序	八五
故朝請郎尚書倉部員外郎致仕飛騎尉賜緋魚袋王公墓誌銘	八六
許 偲	
乞令諸路修整州府縣驛舍奏	八八
許 仿	
乞改製造官告局爲尚書省官告院奏	八九
文 軫	
綿州開元寺石像記	九〇

全宋文卷二九七三

韓 拙

山水純全集序 九一

論山 九二

論水 九五

論林木 九六

論石 九八

論雲霞烟霧靄嵐光風雨雪 九八

論人物橋杓關城寺觀山居舟車四時之景 一〇〇

論用筆墨格法氣韻之病 一〇一

論觀畫別識 一〇三

論古今學者 一〇五

論三古之畫過與不及 一〇六

全宋文卷二九七四

趙鼎臣 一

鄴都賦 并序 一〇九

堯山賦 并序 一一四

學古堂賦 并序 一一五

寄傲齋賦	……	一一六
七進篇 并序	……	一一七

全宋文卷二九七五

趙鼎臣 二

夏祭禮畢賀表	……	一一八
天寧節賀表 一	……	一一八
天寧節賀表 二	……	一一九
天寧節賀表 三	……	一一九
謝復官表	……	一二〇
賜笏謝表	……	一二〇
太后還政代賀表	……	一二一
代賀皇太后表	……	一二一
代賀元會表	……	一二二
代慰祔廟表	……	一二二
代賀收復銀州表	……	一二三
代賀收復鄯廓州表	……	一二三

代賀河平表	一二四
代賀九鼎赦書表	一二五
代謝除侍讀表	一二五
代謝兼侍讀表 一	一二六
代謝兼侍讀表 二	一二六
代謝賜詔書表	一二七
代謝轉金紫表	一二八
代謝除刑部尚書表	一二八
代謝開封尹到任表	一二九

全宋文卷二九七六

趙鼎臣 三

鄧州謝表	一三一
代杭州宇文侍郎謝到任表	一三二
賀獄空表 一	一三三
賀獄空表 二	一三三
賀日有承戴二氣表	一三四

賀太陽不虧表	·····	一三四
賀禁中出醴泉表	·····	一三五
賀甘露表	·····	一三五
賀河清表	·····	一三六
賀玄圭表	·····	一三七
賀芝草表	·····	一三七
賀左藏生芝草表	·····	一三八
賀紅鹽表	·····	一三八
請車駕東封表	一 ·····	一三九
請車駕東封表	二 ·····	一四〇
請車駕幸洛表	·····	一四一
慰掩皇堂表	·····	一四二
乞致仕表	·····	一四二
代進瑞應圖劄子	·····	一四三
代乞駐蹕府學劄子	·····	一四四
代奏陳畿內有行義孝悌之民劄子	·····	一四五

乞外郡劄子		一四五
雪趙子巖劄子		一四六
代開封尹奏獲到闌遺物劄子	一	一四七
代開封尹奏獲到闌遺物劄子	二	一四七

全宋文卷二九七七

趙鼎臣 四

越州大禹寺奏請名額狀		一四九
代乞卹趙提刑狀		一五〇
代開封尹爲徐積請諡狀		一五〇
代辭免轉官狀		一五一
代奏芝草狀		一五二
薦霍侍禁換文資狀		一五二
繳進河議奏狀		一五三
代條具北邊事宜狀		一五五
廷試策		一五八
與修史舍人手書		一六一

與趙伯山書	……	一六二
與劉季高書	一	一六三
與劉季高書	二	一六三
問候蘇內翰啓	……	一六四
上蘇內翰端明啓	……	一六五

全宋文卷二九七八

趙鼎臣 五

上許冲元啓	……	一六七
見李邦直啓	……	一六九
賀戶部李尚書啓	……	一七一
賀荆尚書啓	……	一七二
賀起居謝舍人啓	……	一七二
賀李邦直帥真定啓	……	一七三
回賀李元量狀元啓	……	一七四
賀祝德升先輩啓	……	一七五
賀大名韓觀文啓	……	一七五

代賀章端明啓	一七六
回王履道先輩啓	一七六
回謝王履道解元啓	一七七
答謝崔稷躬解元啓	一七八
上廖明略謝解啓	一七九

全宋文卷二九七九

趙鼎臣 六

謝及第啓	一八〇
謝宏詞啓	一八一
代謝銓試第一人啓	一八三
謝陳漕薦啓	一八五
謝陳漕薦啓	一八六
謝路帥啓	一八七
謝郭運使啓	一八八
回謝生日啓	一八九
回謝生日啓	一九〇

爲姪奇求王氏婚啓	一	一九〇
爲姪奇求王氏婚啓	二	一九〇
嚴宅納幣啓	一	一九一
嚴宅納幣啓	二	一九一
嚴宅納幣啓	三	一九一
回張宅定啓		一九二
爲張氏生作婚姻啓	一	一九二
爲張氏生作婚姻啓	二	一九二
代人答幣啓	一	一九三
代人答幣啓	二	一九三
代謝到任啓		一九四

全宋文卷二九八〇

趙鼎臣 七

賀中書周舍人啓		一九五
賀趙守啓		一九六
賀董守啓		一九六

賀梁守啓	一九七
賀韓倅啓	一九八
帥到任謝執政啓	一九八
倅到任謝宰執啓	一九九
謝鄉舉啓	二〇〇
謝莫提刑臨訪啓	二〇一
赴任與監稅啓	二〇二
推官與交代啓	二〇三
投文贄見太守啓	二〇三
起居葉侍郎啓	二〇四
上政府啓	二〇五
回太守啓	二〇五
回鄭通判啓	二〇六
回余節推啓	二〇七
回韓通判啓	二〇七

送張氏二甥赴舉序	二〇八
送林德祖序	二〇九
送胡子偕赴官浦城序	二一〇
邇英閣無逸孝經圖後序	二一一
政和冬祀點檢供張錄序	二一二
政和重建軍鋪錄序	二一二
路寶文送行詩序	二一四
書楊子耕所藏李端叔帖	二一五
書陸靈傳後	二一五
跋錢服道畫 一	二一六
跋錢服道畫 二	二一七
跋錢服道畫 三	二一七
跋錢服道畫 四	二一八
跋猶子棄畫	二一八
石敦仁字序	二一九

定州州學私試策問	一		二一九
定州州學私試策問	二		二二〇
定州州學私試策問	三		二二一
定州州學私試策問	四		二二二
定州州學私試策問	五		二二三
定州州學私試策問	六		二二三
太學私試策題			二二四

全宋文卷二九八二

趙鼎臣 九

讀酷吏傳		二二五
戒殺辯		二二六
蝎辨		二二七
雜著		二二八

全宋文卷二九八三

趙鼎臣 一〇

榮事堂記		二四二

三徑堂記	二四三
尉遲氏園亭記	二四四
遊山錄	二四五
硯池銘 并序	二四九
新鏡銘	二四九
擬作諸臣傳贊	二四九
畫虎贊	二五一
西南夷贊	二五一
敕賜瑞應堂頌	二五一
武氏姊傳	二五三

全宋文卷二九八四

趙鼎臣 一一

故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中山府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府事提舉本府學事兼管 內勸農使開封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贈特進資政殿學士韓公行狀	二五六
翟靜叔墓誌銘	二六三
韓至之墓誌銘	二六五

全宋文卷二九八五

趙鼎臣 一二

故朝奉郎太常丞劉中行墓誌銘 二六九

范彥武墓誌銘 二七一

彭子發墓誌銘 二七二

趙八行墓誌銘 二七四

伯姊墓誌銘 二七六

季妹十六安人墓誌銘 二七七

吳夫人墓誌銘 二七九

東邦憲母李氏墓誌銘 二八一

孫令人墓誌銘 二八二

全宋文卷二九八六

趙鼎臣 一三

祭韓丞相文 二八四

祭石安正御史文 二八五

祭宋龍圖文 二八五

祭吳尚書文		二八六
祭陸左丞文		二八七
祭馬處厚文		二八七
祭路持正文		二八八
祭王中奉文		二八九
祭王天經承議文		二八九
祭王承議文		二九〇
祭唐大夫文		二九〇
祭陳誠老運使文		二九一
祭宇文太守文		二九一
祭李仲益通判文		二九二
祭妹夫祝天惠文		二九三
祭張幾仲母吳夫人文		二九三
祭楊夫人文		二九四
祭李彥思母曾夫人文		二九五
定州迎神祝文		二九五

洛陽橋成導水祭洛神祝文	二九六
親詣騎立山崇應公祠禱雨請水祝文	二九六
祈雨祭靈星祝文	二九七
請太湖山聖幡祈雨祝文	二九七
祈雨禱后土祝文	二九八
諸廟祈雨祝文	二九八
請僧希肇詣襄陽府大悲燒香祈雨祝文	二九九
定州請聖水祝文	二九九

全宋文卷二九八七

趙鼎臣 一四

請內鄉縣聖水祝文	三〇〇
祈雨請聖水祝文	三〇〇
祈雨請水祝文	三〇一
祈雨請水祝文	三〇一
祈雨祝文	三〇二
祈雨祝文	三〇二

祈雨祝文	三	三〇三
祈雨祝文	四	三〇三
諸宮寺謝雨祝文		三〇四
謝雨送水祝文		三〇四
謝雨祝文	一	三〇四
謝雨祝文	二	三〇五
謝雨祝文	三	三〇五
謝雨祝文	四	三〇六
謝雨祝文	五	三〇六
定州謝雨祝文		三〇六
定州謝雪祝文		三〇七
諸廟謝雪祝文		三〇七
祈晴報謝祝文	一	三〇七
祈晴報謝祝文	二	三〇八
洛陽天津橋導水祝文		三〇八
洛陽天津橋成導水祭神妃祝文		三〇九

繕治禁河祭告河神祝文	三〇九
郊禮赦書告祭百神祝文	三一〇
德音告祭諸廟祝文	三一〇
辭先聖祝文	三一〇
謁廟祝文 一	三一 一
謁廟祝文 二	三一 一
辭廟祝文	三一 一
辭諸廟祝文	三一 二
辭廟祝文	三一 二
祭北岳祝文	三一 二
夏祈北岳祝文	三一 三
秋報北岳諸神祝文	三一 三
迎神祈年祝文	三一 三
謝雨送聖幡祝文	三一 四
祈晴祝文 一	三一 四
祈晴祝文 二	三一 四

祈晴祝文 三 三一五

祈晴祝文 四 三一五

謝晴祝文 三一六

全宋文卷二九八八

程 鄰

乞特賜原差到三州一鎮官屬推恩奏 三一七

鎮撫廣西謝賜表 三一八

禱雨澹山巖題名 三一九

倪 登

汾州西河縣永澤廟記 三一九

張克敬

重修學記 三二一

張 植

宋故秀容縣君墓誌銘 三二三

張志行

棲真昊天殿記 三二五

孫 奇

題蘇若蘭織錦圖臨本 ····· 三二六

張 縝

蕃人千人長李委波等投順事奏 ····· 三二七

裴 億

百堂寺題名 ····· 三二八

孫羲叟

瀘州修城記 ····· 三二九

鄧之綱

乞令諸路一新戎器奏 ····· 三三一

胥士穎

臨桂龍隱巖迴穴題名記 ····· 三三一

孔 傳

雲林石譜序 ····· 三三二

東家雜記序 ····· 三三三

裴公輔

宋故趙公墓誌銘 并序 三三四

全宋文卷二九八九

黃 策

荆王越國夫人往生記 三三六

馬侍郎往生記 三三八

蔡 溥

開修洪口石渠題名記 三四〇

蔡 靖

乞建州差教授三員奏 三四二

選差教授事奏 三四二

黃 沔

重修孚濟王廟記 三四三

黃 齊

乞定隨行親移籍入太學法奏 三四四

杜 充

洛州捷報奏 三四五

請免客販沿河稅錢奏 三四六

李公彥

金像記 三四七

慶芝堂記 三四七

陳待制戢行狀 三四八

范柔中

乞立春秋博士奏 三四九

惠柔民

試卷差誤乞重責臣等奏 三五〇

單 暉

廬陵永和鎮清都觀記 三五一

全宋文卷二九九〇

廖 剛 一

除吏部郎官上殿劄子 三五四

論巡幸劄子 三五四

又論巡幸劄子 三五六

論聖學劄子	三五七
論遣使劄子	三五八
論屯田劄子	三五九
乞采舉人程文劄子	三六〇
論講筵劄子	三六一
論縣令劄子	三六一
乞罷造海船劄子	三六二
論救旱劄子	三六三
論監司賞罰劄子	三六三
乞禁焚紙劄子	三六四
乞用兵劄子	三六五
乞減造軍器劄子	三六六
論功賞劄子	三六六
御製戒石銘劄子	三六七
論王氏學劄子	三六七

全宋文卷二九九一

廖 剛 二

漳州被召上殿劄子	三六九
除中丞上殿劄子	三七〇
論治道劄子	三七一
論圖治劄子	三七二
乞選汰兵卒劄子	三七二
乞蠲二廣常賦劄子	三七三
乞宰相兼制國用劄子	三七三
乞預備賑濟劄子	三七四
消旱暵劄子	三七五
論朋黨劄子	三七六
論薦舉劄子	三七八
乞約束邊將劄子	三七九
乞罷修條法劄子	三八〇
論遣使劄子	三八一
乞宣布德意劄子	三八一

論屯田劄子	三 八 二
論選任劄子	三 八 三
乞戒約招軍劄子	三 八 四
乞禁妖教劄子	三 八 五
乞禁奉邪神劄子	三 八 六
論造軍器劄子	三 八 六
論科舉劄子	三 八 七

全宋文卷二九六八

劉安上 四

望思亭記

某生十有九年，先人奄棄諸孤，業守緒餘，能自樹立，雖不辱其先，每念不及一日之養，未嘗不追痛殞絕也。及濫吹於朝，偏親垂白，既懼且喜。方以出入言路，奉職惟謹，而又不及朝夕之養，亟欲請外以伸烏鳥之情。天降酷罰，夫人即世，某銜哀茹荼，扶護遠歸，以終窶事，實荆溪余奧山之原，去先人之兆一里而近，從先志也。夫合葬雖後世所尚，然謂之古則不可，故後世有不合葬者，世或未之罪也。先人葬方潭山丙地，地小而狹，舊不爲壙，今將竊而合之，或撓動其神靈，毀傷其林木，於小子安乎？余奧距方潭山轟轟相望也，廬居於山之下，作亭於巔，名之曰望思，左乎高祖之所葬也，右乎先兄之所葬也，登斯亭也，若祖若父，顧盼之間，靡不畢見。既而望望而悲，悲而思，惻然省厥躬，其不忝前人乎？則廬居之間，不待訓諭告戒，與夫座右之銘矣。矧予憂患之久，重以頑

閭，若不惕厲，何以奉承大訓。經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嗚呼！小子可不念哉！可不念哉！亭去夫人墓五十二步，建於既葬之年，五月二十三日記。《劉給諫集》卷四。

書方潭移溪事

余遊方潭，惜日力不繼，每至輒去。戊戌冬至後三日，宿寺中，步自橋而北，觀新築堤岸與洛堂後基址，累石捍溪，堅緻逾十數丈，用工不數十人，慨然嘆曰：圓淨師以修造佛事，人所不及，引水作渠，田疇加闢，回溪易流，基址增廣。他日方潭僧益衆，屋宇益廣，供贍益給，誰之力歟？先長史締創於前，圓淨師復培葺於後，實無窮之利，後人可不知所自乎！故書以遺其徒，使刊諸石。政和戊戌十二月初六日。《劉給諫集》卷四。

誠齋銘

先妣傾喪，築室墓下，榜曰「誠齋」，作《誠齋銘》。

彼荒者廬，予昔所茆。僅蔽風雨，苟完歲月。唯誠則存，不誠無物。勉哉厥修，沒齒不輟。《劉

二齋銘

予罷官東陽，築室城南，作耘齋、溉堂以爲燕居之所，因作二銘以自警。

耘 齋

地不在廣，方寸實同。惟情爲田，耕穫乃功。昔者效官，耘人之苗。今也退休，自耘其疇。曰耘伊何？芟夷蘊崇。稂莠不生，嘉穀乃豐。固我靈根，存我夜氣。太和保合，蒸爲美瑞。不然戕賊，荆棘之地。非天爾殊，爾則自棄。銘之座隅，免蹈之戾。弗克念茲，小人之歸。《劉給諫集》卷四。

溉 堂

凡物之生，雨露是資。彼生者天，人則相之。曰歲大旱，一溉何益？溉而不輟，豈不爲力？後枯之理，夙夜斯得。伊予早衰，外嗇中乾。豈無靈液，自涸其源？哲人葆真，吐納爲最。譬如植物，雨則茂遂。亦曰天醴，飲其醇和。暢乎四肢，靡顏之醅。我銘斯堂，訂子之迷。欲戒厥功，戒之在虧。

《劉給諫集》卷四。

山中四偈

予廬居山中期年，鄰之父老遺以花卉、藥果，雜植亭之左右，以備采掇服食。幸不滅性，作《山中四偈》。

花 蹊

彼芳者華，乘時敷榮。草其焦枯，爰變丹青。畹蘭之秀，嶺梅之英。雜植旁羅，別狀異名。孰使然者？自色自形。理可以觸，學可以明。桃李不言，蹊徑自成。《劉給諫集》卷四。

竹 徑

綠竹漪漪，如碧如玉。如衛武公，在彼淇澳。其力挺挺，其高矗矗。高不可折，榮不可辱。虛不可實，直不可曲。夏不受暑，冬不變綠。蕭蕭其陰，清爽絕俗。今雖未多，來者可續。舒鞭萌滋，渭川在目。《劉給諫集》卷四。

藥圃

彼藥多品，州土各異。甘苦既殊，莖葉或類。桐君所編，神農所記，漫不可考，真偽孰是？惟此遐邑，地偏多厲。服食所資，自遠而至。厥壤攸出，封植宜闕。英華紛敷，根實茂遂。采擷必親，杵臼爰備。攻疾蠲疴，惟勤服餌。欲見奇功，驗所嘗試。《劉給諫集》卷四。

蔬畦

彼嘉者蔬，於山之下，棋布可觀，區分如畫。引溜灌溉，不舍晝夜。擢本後先，更王迭霸。紫芥耐冬，白松宜夏。其甘逾瓠，其美勝蔗。予方蔬食，每掇盈把。烹肥擊鮮，夫我不暇。抱甕灌畦，率先園者。《劉給諫集》卷四。

頌堯

在昔明聖，曰堯舜氏。黃屋非心，唯天我視。堯有天下，不私其己。舉以授舜，猶棄敝屣。天下四海，不頌其美。舜以禪禹，禹以命子。傳夏之歷，八百其祀。天下四海，不訾其鄙。堯、禹異趣，其歸一揆。道德之公，精神之至。惟時淳深，異議不起。後世囂薄，紛紜披靡。簞食豆羹，與者見

色，得者私喜。而況舉國，推以予人，天下不駭，訾議者寡。國不明習，士不養氣，上下一律，惟己是利。大道之公，淪沒天地。嗚呼！巍巍大哉，唐虞氏之風，實聖賢之高軌。《劉給諫集》卷四。

從弟元素墓銘

元素，予叔父第二子也。宣和癸卯，以鄉薦赴試禮部。甲辰三月，不幸卒於京師。建炎改元十二月庚申，葬於其縣仙桂鄉方潭院之西。從兄徽猷閣待制某臨送山原，爲之銘曰：

吾兄元承，有弟元素，安禮其名，宣義其父。兄官河東，元素實從，左右是依，問學從容。群書博觀，繼以編纂，口誦心記，浹洽貫穿。覃思既精，吐爲英華，爰列薦書，士友以傾。宣和辛丑，陸寇嘯聚，浸淫鄉邦，官吏恐懼。劉公士英，糾合義兵，除器峙糧，分部扞城。元素忠勇，長揖守帥，贊以方略，佐其大計。群盜果至，城堅叵當，林松伯高，記之甚詳。元素倜儻，篤於風義，赴人急難，不顧其己。惟鮑商霖，病於京師，訶候闕然，獨往視之。歸得寒病，遂不可治，嗚呼哀哉，鄉喪善士！家失令子。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我在壽陽。聞訃震驚，使加數年，學就業成，升於王朝，爲國俊英，今也已矣，言之涕零。荆溪方潭，山水奇秀，爾父伯叔，環葬前後，元素從之，實志之舊。建炎改元，歲在丁未。維丑之月，奄窆是事。早婚於吳，中道不偶，以仲氏子，昭孫爲後。享年幾何？三十有一，白首偏親，追念曷畢。仲氏孝友，厚其送

終，拊視幼孤，實與己同。我作銘詩，以問其藏，於乎萬年，泉室有光。《劉給諫集》卷四。

登州告先聖文

朝廷方興崇學校，郡縣內外奉王之制，罔敢不肅，惟茲厥宇，閱歲既久，塗墍頽落，廟貌不嚴，不足以安神之靈。涓日之良，易桷與瓦，徹而新之，以稱明天子令所以欽祝之意，惟王其鑑！《劉給諫集》卷四。

壽州謁先聖文

某以諸生，擢由學校，今被命於朝，來守茲土，學道愛人，敢忘吾聖之訓，蒞事之始，不敢不告。《劉給諫集》卷四。

祭諸廟文

維神以休烈廟食茲土，雨暘時若，民受其賜，蓋亦久矣，某被命出守，爰初視事，賴神之休，自

今其始，惟神鑑之，敢忘昭告。《劉給諫集》卷四。

祭天齊廟文

維神以靈惠垂庇一方，民所瞻仰，其亦久矣。某被命守土，爰初視事，賴神之休，自今其始，惟神鑑之，敢忘昭告。《劉給諫集》卷四。

祭社稷文

維神以休烈垂佑下民，生殖之功，萬世永賴。某被命守土，蒞事之始，率茲常事，敢不祇謁。《劉給諫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五。

祈晴文

厥耨既修，方冀來牟之瑞；霖淫繼作，不無水潦之憂。輒控微誠，仰祈明貺。伏願上靈降鑑，休徵來臻，消陰沴而應時，布赫陽而普照，豐年可望，庶類均歡。《劉給諫集》卷四。

祭淮源王文

某被命出守，爰初視事，問民疾苦，皆以爲瀕淮之民恃麥以生，去歲麥幾成而水害之，今麥欲秀而雨不已，吏民惶恐，不知所爲，其何以供稅賦，奉神明之祀乎？惟神實庇一方，民所依賴，刺史失職，當被譴責，彼民何辜，神獨不憫焉？躬率郡僚，奔走祠下，惟神鑑之。《劉給諫集》卷四。

祭范忠宣公文

嗚呼公乎！惟公烈考，慶曆名臣，沒十餘年，公名復振。治平之初，招爲御史，惟帝曰「吁！文正有子」。爰及熙寧，進公諫垣，公曰用我，知無不言。先天下憂，後天下樂，公惟似之，不叛其學。二聖臨御，圖任老成，公歸西極，四方敕寧。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不苟安，踰歲而出。公之出處，爲時汙隆，去國五年，帝復用公。公初在朝，非堯不陳，于蕃于宣，一於愛君。紹聖初政，出居宛丘，抗章極言，朋黨是憂。惟時謗誣，仇怨畢斥，諸公南行，恩典廢格。公曰「不可，貽國後患，宜因赦原，聽其自便」。公言一出，人爲公危，公則泰然，言非我私。今上嗣位，明燭萬國，惟公幡然，起自謫籍。上趣入覲，曰「留相予」。公以疾辭，其來徐徐。公休於家，問勞洊至，冀公少康，

以佐天子。天不憖遺，公訃遽聞，搢紳咨嗟，故老涕零，嗚呼公乎！仁祖及今，五聖百年，惟公世家，以忠義傳。父子兄弟，一門俱賢，危言正論，讀書潸然，臨沒之章，一何切焉！某戇愚不敏，舊辱公知，提携振拔，俾聞於時。今公云亡，欲報曷追，西望輶車，綍紼莫持，寓辭千里，侑此一卮。

《劉給諫集》卷四。

祭黃右丞文

惟公懿學美材，蔚於時望，嘉言讜論，簡在三朝。裕陵超寘於憲司，哲廟擢登於政府，歷時既久，經德不回。肆真人之作興，越多士而進用，未逾歲月，乃以疾聞，力請宮祠，旋歸故里。章祈去者六七，詔趣召者再三，雅意本朝，老而彌篤，乃心王室，歿且不忘。夫何馳驅才及於近郊，而奄忽俄臻於大故，僚寀興云亡之嘆，淵衷軫不憖之悲。某久辱誤知，適當言路，趨風方邇，去德猶新，豈知歲月之間，遂作九原之隔，聊陳薄奠，詎盡誠悲。《劉給諫集》卷四。

祭丁包蒙文

惟靈稟天資之異常，念前修而爲志，潔操履之無玷，坦襟懷而樂易。自郡計之五上，信行能之已

試。視科第以俯拾，偶澤宮之未利，方援此以有請，逮被誣而下吏。念橫逆之來集，誠古今之異事，嗟造物之頓挫，實伊人之私意，罄多士以懷怨，豈予親之獨議。自去歲之東下，欲投觚而操耜，期閉戶以自樂，俄執經之如市。悵講席之未暖，嘆沈疴之驟至，攬遺墨以尚溫，驚銘旌之已值，嗚呼哀哉！昔先子之捐館，惟一女之醇懿，擇良配以付託，實伊予之兄弟。念久之而未獲，既得公而極慰，匪富貴以皇恤，期偕老以卒歲。何中路之差跌，忽如川而先逝。茲孤幼以滿堂，藐餘生之誰寄？將修短之前定，非人謀之能致。嗟彼蒼之謂何，痛斯人之殄瘁。闕聲容之杳然，願再瞻而莫遂，陳薄奠以叙哀，神來舉兮斯觴。《劉給諫集》卷四。

祭亡兄左史文

惟我與兄，總角相從，後來出處，未嘗不同。鼓篋帝京，跨嶺涉江，留滯齋鹽，燈夜雨牀。間關百試，志莫肯降，獲聯優最，奏對宸楓。載念西游，擔簦於洛，依歸夫子，覃恩力學。格物致知，會萬守約，惟兄早達，立有所卓，視彼衆人，久矣先覺。不鄙疏庸，提誨磨琢。濫吹同升，得官於朝，西掖瑣闥，揣分實叨。兄由烏府，記言螭坳，人謂予榮，予憂方膠。蓋予二人，憤邪嫉讐，群陰以目，其能一朝！予丐補外，領郡壽春，兄守鄱陽，抗章力陳。再易於宣，篤勤爲民，天災流行，夜寐不伸。救療旁午，活此州人，兄俄奄逝，嫂亦殞身，天禍盈門，天胡不仁！萬口盡痛，當路以聞，淵

衷軫悼，褒典疏恩，嗚呼哀哉！追念疇昔，恍如一日，或升或沈，靡曾棄失。今乃獨先，顧影孰匹？雙旌翩翩，飄風瑟瑟。予繫州組，追送不克。天實臨之，鑑此悃悞。薄奠道周，老淚泉激。《劉給諫集》卷四。

祭張宗博文

惟兄沈識偉器，見於夙成，蚤擅詞場，領袖後生，旋宰劇邑，治煩有聲。爰佐大府，謁來帝京，親賢宗藩，公族是程。優游靜退，利徑靡爭，有識咨嗟，躁進革情，謂公見知，臺省飛纓，云胡不淑，禍患相繩，綿延累載，竟殞厥靈，嗚呼哀哉！某也不肖，舊辱公知，館我甥室，時方布衣，提携翦拂，繆到金閨，非公之賜，何以至斯？昔公罹艱，遠歸海涯，我亦去國，假守淮西。相望天末，江湖渺瀰，孰謂歲月，公赴遽來。聞問驚怛，肝膽沸糜，罷斥來歸，公喪在堂，入門望帷，涕泗已滂，嗚呼哀哉！謂才必達，公乃困阨，謂仁者壽，公壽不多，悠悠蒼天，曰如之何。公有令子，克紹厥緒，公今云亡，豈復茲慮。惟我鈍頑，凜凜危懼，厚德不報，尚期末路。敢以菲薄，恭薦情素，冀公不昧，歆此奠俎。《劉給諫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民國《瑞安縣志》卷一二。

祭張宗博夫人文

夫人生長於永嘉而卒葬陶山，蓋從其先舅姑之兆域，亦其平日志意之所安者也。禮，婦人不及事舅姑謂之不幸。今也生則逮事，死焉從之。嗚呼夫人，可以無憾。靈輿啓行，徑趣殯所，日月不遠，以待大葬。道路瞻視，罔不嗟嘆，矧予至親，悲痛何極？聊陳薄奠，詎盡哀誠！《劉給諫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代祖母祭八叔文

惟我長史，兄弟三人，叔氏之後，惟汝獨存。汝於諸房，既長且賢，顧我猶存，情均至親。歲時問勞，有味其言，豈無他人，莫如汝勤。嗚呼吾宗，繫汝克敦，唇齒相依，枝葉附根。吾老已衰，爾才六旬。冀汝康寧，以庇弟昆。如何不淑，乃棄而先。吾孫罹憂，自京而旋。汝犯霜雪，迓於江堧。得疾而歸，謂宜少痊。曾不浹旬，遽隔九泉。命也天只，莫知其原。寓哀以辭，薦此芳尊。《劉給諫集》卷四。

祭十七嫂方氏文

嗚呼！先兄之亡，十有九年，惟我令嫂，送往事存。鞠育二子，逮其諸孫，至於有成，實艱且勤。念昔官學，兄當我門，道路裹糧，悉出厚恩。嫂實相之，絕口不言，我婦來歸，教誨周旋。雖曰娣姒，如弟妹焉，究觀施爲，豈不曰賢。云胡南來，避地秦川，不幸得疾，藥石弗痊。神識奄忽，遂歸九原，嗚呼哀哉！生死修短，闕數在天，雖云異鄉，如鄰邑然。魂魄流行，往歸不難，旋館於茲，神其少安。音容永遠，日改月遷，一奠靈帷，摧胸裂肝。《劉給諫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祭十八嫂朱氏文

嗚呼！爲士去其鄉而遊學四方，非得兄弟經其家，豈無養親之憂？爲兄弟者，又必得相夫子之賢助其內治，然後兄弟得盡其愛。某愚不肖，初離鄉井，兼有此二者。今也不幸，學未得伸其志，而夫人棄去，以失吾賢兄之助，其爲痛傷，抑可知也。敬陳薄奠，伏惟尚饗。《劉給諫集》卷四。

贈正議朝議大夫燎黃

某愚不肖，年未及冠，遭罹孤苦，賴先人積善之慶，不殞其躬，竊食於朝。天子哀其祿不及養，每遇大禮，疏恩仕籍，輒下告第之制，加褒贈之寵，所以推恩廣惠，所以爲臣子之勸也。政和丙申冬，祀園壇，則有朝請郎之命。政和丁酉，大饗合宮，時則有朝散大夫之命。至政和戊戌，誕膺九寶，則有朝議大夫之命。凡三歲於茲，疊被寵渥，朝廷之恩厚矣。惟靈上體至意，受此顯命，以庇我後人。某亦敢不夙夜自竭，圖報萬一，以永我先人休德。《劉給諫集》卷四。

謁先祖長史墓

賴皇祖之大庇，竊祿京師，迨今七年。比遭酷罰，扶護還舍，未即殞滅，敢忘展省？惟靈其享之。《劉給諫集》卷四。

謁先考正議墓

賴祖考休庇，竊祿京師，違遠松楸，迨今七年。天禍我家，先妣傾喪，日月不居，奄今卒哭，號天叩地，哀痛罔極。苟延殘息，扶護歸葬，未即死滅，不敢不祇見墓下，嗚呼哀哉！《劉給諫集》卷四。

謁十四叔墓

某自幼昔蒙被叔父教誨，爰以誤恩，竊官於朝，德厚賜深，未知報稱。違去五載，叔父不幸捐館，某貪戀榮寵，不克謁告以歸，今以禍罰還家，叔父之葬已更歲籥，其爲悲痛，尚復何言！薄奠薦誠，有淚如雨，嗚呼哀哉！《劉給諫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謁十七兄墓

自昔兄喪既克大葬，某踰月即爲蓬萊之行，違去松楸，經及七載。竊官於朝，濫綴班列。兄賜實

多，久欲歸省墳園，志願未遂，今天降禍，先妣喪亡，日月不居，奄經時序，號天叩地，哀痛何已！苟延殘生，以畢大事，未即死滅，不敢不展謁墓下，嗚呼哀哉！《劉給諫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一。（以上繆文遠校點）

全宋文卷二九六九

汪伯彥一

汪伯彥（一〇六九——一一四一），字廷俊，號新安居士，徽州祁門（今安徽祁門）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靖康元年，獻河北邊防十策，以直龍圖閣知相州。受知康王，引爲大元帥府副將，奏爲集英殿修撰。高宗即位，擢知樞密院事，未幾拜右僕射。在相位專權自恣，力主南遷，不爲戰守之計。御史諫官劾奏之，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知池州，爲江東安撫大使。言者論列不已，乃奪前職。後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知宣州軍州事，封新安郡開國公。紹興十一年卒，年七十三，贈少師，諡忠定。著有《春秋大義》十卷、《建炎中興日曆》五卷、《汪伯彥後集》二十五卷等。見《宋史》卷四七三《奸臣傳三》、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新安志》卷七等。

進建炎中興日曆表

紹興四年四月

臣伯彥言：今年三月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節文，備奉紹興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聖旨，命臣以大元

帥府事迹首尾省記編錄，進御前呈乙夜之覽，付之史官，纂成一代之典，傳信後世。有王者起，必先受命之符；爲天下君，宜首表年之事。蓋《春秋》之作，探一元之意；而黃帝以來，紀五德之傳。振古如斯，於今稽若。臣伯彥誠惶誠恐頓首。竊以藝祖創艱難之業，列聖守盈成之文，萬邦惟懷，四方來賀。垂令聞之不已，昭偉績之無前。緣朝姦變亂於舊章，而王政淪廢乎小雅。屬大運百六之戾會，加小遊泰一之臨方。二帝蒙北燕之塵，一張僭南楚之號。賴二百年龐洪之澤，得億兆人嚮往之心。戴宋厥惟舊哉，歸啓孰能禦也。恭惟皇帝陛下天地合德，孝悌通神。奉使渠酋，而漢天子以尊；建府朔方，而晉元帥稱伯。黃河合凍，發光武滹沱之祥；紅氣流光，呈周室赤烏之瑞。休嘉應有十數，謳歌來於萬方。就日望雲，北面勸進者，乃至五六；反袂拭目，西嚮退讓者，不止再三。末如之何，迫不得已。建議定策，二三子何力之有焉；應天順人，大一統自今以始矣。必有不刊之典，庶爲罔極之傳。臣識昧幾先，學唯荒落，鞭弭盡周旋之力，帷幄無裨補之功。攀六龍之御天，首四蛇之入宇。受恩莫大，負罪良多。流落江湖，莫收魂魄；俯仰宇宙，回想風雲。會逢明詔之頒，俾紀當時之實。舐筆和墨，難摹日月之明；拭目揚眉，莫睹乾坤之大。惟是云爲，德業與夫日月；時年畢索，始終粗悉首尾。唐虞二典，垂成盛代之書；游夏一辭，或補闕文之史。雖慚潤色，弗近汙誣。祖述憲章，俟聖人之筆削；鋪張揚厲，唯國史之發揮。臣編類成書，名曰《建炎中興日曆》，謹自繕寫，分爲五卷，隨奏上進以聞。臣伯彥誠惶誠恐、頓首謹言。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觀文殿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汪伯彥上表。《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六五。

乞賜竄殛劄子

建炎三年二月

臣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臣實犯此，有覲面顏，輒瀝愚誠，上干天聽。伏念臣周旋羈紲，幸會風雲，備位宥密者行且再期，爰立冢司，亦既逾月。承靖康既危之後，輔建炎復續之初，圖回二聖之還，言念兩河之復。雖政刑兩殷於當務，然事力不及於前時。贊襄百爲，未有一得。練兵選將而臨事不爲用，遣使修睦而所欲未或從。卿士啓渡大江之謀，先時被患；廟堂念係中原之望，應變隨宜。固萬邦戴后之心，挫群奸幸禍之志。詔川陝之師，從橫而禦侮；檄東北之兵，首尾以解紛。備謹邊防，以慮寇至。終緣彼國，兼困吾民，陷濮與澶，破青及泰。所向既北，乘勢而東。雖世忠控要路於淮、徐，而范瓊頓勁兵於宿、泗，對壘兩軍之相拒，輕兵間道以潛來。臣偶以沈疴所纏，不能密志而慮，致鑾輿之遑遽，拏舟楫以播遷。持危扶顛，無善可紀。雖曰登庸日淺，以病丐閒，如其捨□理均，徇名責實，事失前定，奚用臣爲，咎將誰歸，死有餘責。本欲居家待罪，恭俟嚴誅；重念駐蹕初臨，政煩親攬。暫茲忍耻，靡敢冒居。伏望智臨之大君，特奮乾剛之獨斷，亟選良弼，共理多難，錄臣罪愆，重賜竄殛。《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二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〇。

乞罷責劄子

建炎三年二月

臣近具劄子，措置臣雖登揆路日淺，偶在病假幾月，而備員帷幄，已閱二年，輔贊無狀，乞正典刑，未蒙俞允。臣恐懼震越，愈不遑安。然以謀國於艱難之時，不能弭患，而脫身於顛沛之際，反獲便私，不敢不體聖意。已具奏負國之罪終不可追，陛下天下之法終不可廢，候今日之禍患稍甯，乞重加竄殛。訖今月十八日，尚書省據御史中丞張澂狀，已進內劄子論臣與黃潛善等致主上蒙塵，宗社危逼，乞重賜黜責，實當公議。伏乞檢會臣初奏事理，速賜施行，以公天下。臣更不供職，以俟威斷。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二二。

再乞竄黜劄子

建炎三年二月

臣緣御史中丞張澂狀申尚書省，稱上章彈奏臣致主上蒙塵，宗社危逼，乞賜竄黜，臣昨日與黃潛善各具劄子奏不敢供職，乞實典憲。蒙聖慈不允，差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批旨。臣遵稟聖慈，感劇顏厚，退惟罪戾，實不可逃。伏念臣智昧知幾，才疏應變。初以中原繫望之重，本出愛君；終然萬乘倉猝而行〔二〕，乃成誤國。故嘗自劾，懇正邦刑。乃蒙明綍之放，未即俞音之賜。載惟未濟，如在中

流。思羈縻之奉，而安忍去陛下於艱難之時；念宵旰之勞，而不敢以潔己爲便安之計。固欲奉詔以體國，不容忍耻而在公。豈惟難弭於人言，抑亦已深於鬼責。退省無狀，曷尚妨賢？冀選賢才，以圖底定之功；蚤竄愚臣，以爲失職之戒。庶幾允協物論，畏服公朝。臣更不敢供職，恭俟威命。《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二三。

〔二〕然：原書卷末校勘記云「應作緣」。

奏對論攻戰守備措置撫綏方略

紹興七年正月

臣謹奉明詔而言曰：蓋聞舜好問而爲五帝之盛帝，湯好問而爲三王之顯王。後之取威定霸以成帝王之業者，莫不皆有諮訪。如漢祖賴良、平之謀而創漢業，光武用寇、鄧之策而成中興，孫權用周瑜之策，遂摧曹操而拓有荊州，蜀先主用諸葛之謀，遂併劉璋而控有西蜀，魏武用荀彧、郭嘉之策，遂擒呂布於下邳，破袁紹於官渡，斯皆用武詢謀之效也。恭維陛下神武默運，禦戎却敵，天人助順，一舉而亟清江淮，再舉而可復疆土。而乃謙沖退遜，參古酌今，以善後計，下詢舊弼。臣顧念宿遇，披露肝膽，竭其愚忠，精思熟講，祈補萬分之一，輒效愚論，藉萬全以爲元老，決戰以爲將軍，相與問答，以爲陛下獻，惟陛下優容而過聽之。其辭曰：決戰將軍問於萬全元老曰：「今天子之駐蹕三吳

也，蓋得兵家之三勢焉。曷謂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國勢，憑三勢而命將殺敵，無往而不濟。於時逆劉干紀，金敵濟師，窺我長淮，窺我江表。明天子上承悔禍之天意，下慰厭亂之民心，以赫厥怒，旗建泰一，親總六師，將士奮勇，人倍其氣，雷動焱發，山搖谷蕩，得氣勢也。長江天險，巨艦鵠飛，一卒當江，萬夫莫渡，得地勢也。辨其曲直，知其逆順，察其饑飽，以壯擊老，以生擊死，以飽擊饑，得國勢也。以此三勢，按甲江上，時遣輕銳，所向必克，醜虜就擒者不啻千百，簽軍投降者動以萬計。勢窮力蹙，知曲之不可以敵直也，知逆之不可以敵順也，知饑之不可以敵飽也，潛師夜遁，寨幕烏集。當此之時，我乘勢越淮而襲擣其巢穴，如破竹建瓴之易，而乃躊躇淮甸，疑慮未進，蒙竊惑焉。」萬全元老曰：「嗟乎！以若所謂善也，吾之所樂聞也，方且圖之再焉。將軍之所謂知其一，未睹其精者也。僕請爲將軍略舉其凡，而將軍必能索其至焉。」將軍曰：「唯唯，惟願聞一二，以發愚蒙。」萬全元老曰：「禦戎之要，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守而備之，不貴追也，故魯莊公追戎於濟西，僖公追齊師至於鄆，聖人之於《春秋》，皆書以危之。且虜之奔北，尾擊過淮也，可謂遠去。諸葛孔明曰：『未得戰地，雖見大利，不前趨之；未測彼情，雖謂羸弱，不進攻之。』賊無故退軍，勿進攻之。設若我師犯此而前迫於淮北，生靈塗炭，人人懷歸，如流離赤子之思念父母。其求救也，如大旱之望雲霓。奈何餽餉千里，士有饑色。若其略地就糧，則失遺民之望；若其飛芻輓粟，則艱漕運之計。本圖却敵以安群情，無或動群情以資敵。故未可急迫，以僥倖一時之功；要當愛惜寸陰，以圖善後之計。事稍前定，舉而措之萬全之地，蓋未晚也。」將軍曰：「曷爲善後之計？又曷爲

前定耶？」元老曰：「審攻戰之利，得守備之宜，盡措置之方，明撫綏之略，然後可圖也。」「曷爲撫綏？」曰：「夫金敵所驅而戰者，兩河之民十之七，九州之虜十之二，狄人十之一焉爾。主兵甚少，怨讎居多，彼何所利？吾能取彼怨讎而撫之，則爲我利矣。投降之簽軍、就係之酋長，既貸之以錫其類，宜優卹以勸其來者，或給佃淮南之田以養無祿之人，或添差缺員以祿有官之士。其有智慮者與有材勇者，實諸軍中，各隨其宜而無失所之嗟怨。庶使兩河九州之衆聞風懷惠，携持而來歸。一旦驅而之戰，以夷狄攻夷狄，利莫大焉。不惟此耳，關中諸叛如巨師古輩以不快於王似而去之，孔彥舟以讎嫌權邦彥而去之，初非本心。儻能遣使間道以往諭上德意，而後以恩私結之，俾其自效，彼將銜恩感義，幡然改圖，領所部而獻虜俘於行在矣。李成、徐文輩於是乎知僞齊之不可以庇身也，氣喪膽落，朝不謀夕，亦將悔過效順，請命之不暇，不然其徒亦將斬首而來獻矣。所謂明撫綏之術，其概如此。」「曷謂措置？」曰：「恢復之計不患逆劉之難除，患金狄之未衰；不患金敵之未衰，患吾措置有失緩急。緩其所急則圖成長久之功，急其所緩則效見目前之利，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可不慎乎？夫立國者莫大於形勢，得形勢者制人，失形勢者制於人。昔李希烈欲破壽春以趨江都，張建封圍霍丘以精兵游擊，而希烈爲之遁長江，得形勢，卒保江淮。苻堅東略至泛長江，謝幼度以八千之兵阻淝水而破苻融，數十萬之衆棄甲宵遁。於是徑造渦潁，經略舊都。周世宗用王朴之策，下江淮，屯兵渦口，以克壽春，卒取淮南十有四州以爲界，豈非得形勢？今日之計，莫如屯據淮甸，置帥壽春，而真、揚、廬、濠，於文武臣中擇才能守之，以藩籬江表。夫荆南古荊州也，北窺中原，東瞰江表，三國必爭之

地，吳不得吳，蜀不得蜀，魏不得魏。爲今日計，當軍其要害以爲吳越之屏，以爲巴蜀之防。夫三秦四塞之國，巴蜀轉漕給軍之地，昔秦恃崤函褒隴之險以囊括四海，漢高祖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以有天下。今也巴蜀僅存而三秦已失，爲今日計，當固蜀復秦，以爲後來之圖。是宜申命都督，下令荆襄，戒嚴警備，常若寇至，飛檄川陝，蓄銳控弦，觀釁而動，以爲犄角制勝之勢。使彼欲南攻，則右有西師之可虞；彼欲西寇，則左有王都之可慮。此皆在所急而不可緩者也。所謂盡措置之方，其概如此。」「曷爲守備？」「《兵法》曰有餘則攻，不足則守。《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此善守也；楚爲陣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此善備也。莒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鄆人次郊而不戒，莫敖小羅而無次，皆守備之不謹也。爲今之計，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也；無恃敵之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可也。修明攻守，拔用才能，推誠以與，使樂於用命，悅以役人，使久而無倦。召募樂鬪之士守險淮濟，激厲土豪之雄益寨泗水。遣間牒以察其情狀，廣耳目以伺其奸詐。經理殘破之邑，勞來歸業之民，恩信號令以結人之心，信賞必罰以盡人之力，理財以給犒士，營田以助兵食，補苴罅漏以爲他圖。所謂守備之宜，其概如此。」「曷謂攻戰？」曰：「兩軍爭雄，伐謀爲上，其次知彼知己，可以取勝。要在料度人事，較量衆寡，審方圓勝負之勢，識勞佚淺深之謀。見可而進，知難而止，因利乘便，合變應權而爲之。以此攻戰，何往不濟？所謂攻戰之利，其概如此。雖然，於斯四者，又有先後之序焉。先明撫綏之略，然後可以語措置之方；得措置之方，然後可以語守備之宜；得守備之宜，然後可以語攻戰之計。於是乎乘天時，擇地

利，因人和，振旅電擊，諸路響應，躡轢淮、汴，蹂躪濟、鄆，憑軾而復僞齊之城，橫趙、魏，歷雁門、太行，而傳檄乎燕雲之外，於以奉迎二聖，定亂中原，於鑠中興，可不務乎！《中庸》曰『事前定則不困』，而又何急焉？將軍曰：「蒙昔聞智者不後時，勇者不常決。又聞戰以氣勝，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用其朝氣，擊其惰、歸，此不可失之時也。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猛虎之猶豫，不如蠱蠆之致螫，願元老圖之。」元老曰：「不然，鷙鳥之將擊必匿其形，猛獸之將搏必伏其身。兵，危道也，能而示之不能，勇而示之怯。卑以驕我，佚以勞我，彼殆將以誘我也。昔楚武王侵隨，行成而歸，鬬伯比請羸師以張之。隨侯將追楚師，季良止之曰：『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今之敵人潛師而北，必盤礴徘徊於宿毫、徐、淮之間，必請營糧濟師，待時而再南來，聲東擊西，攻吾不備，出吾不意，而出沒於荆襄之間，睥睨楚澤，乘桴而下，合洞庭之賊，相與爲水攻之謀，益以步人，水陸俱下，使吾守株於前，而長江之險已奪其後，則將奈何？與其急於目前之追奔，不若修政以爲善後之計。」曰：「曷爲修政事？」曰：「若所論四者是也。雖然，修此四者，又有本焉。《書》曰『民爲邦本』，《易》曰『上以厚下，安宅能固本』。而厚下者，當知今日地之蹙狹而有以擴其不忍之心，察恤民之彫瘵而有以固其愛戴之心。軍需之費，力役之征，有不得已而出於民者，詔令丁寧，當惜民力，使官吏并無緣爲奸，田廬有樂輸不厭之勤。內之遠邇衆庶，三軍上下，相與一心；外之兩河遺民，九州舊俗，相與并力，所助多矣。使天下皆曰今天下有道如是，金人之多行不義，僞齊之去順效逆，虐用其民，棄民久矣。」

棄民則失助，矧前日之舉，起意於逆劉，金敵爲之助，得利則歸功金人，失利則爲劉賈怨。淮甸之役，既不得逞，所喪又多，自茲僞齊取疑於金敵矣。主客相疑，上下失助，因以舉事，則於戰何有？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誠能孳孳於四者，蚤正素定，然後奮威諸路，連衡以進，決有成功。若徒知目前追擊之利，未知善後之大計也。」言未卒，將軍愀然改容，低首自失，逡巡避席，再拜稽首曰：「謹哉，非固陋之所能及，不圖今日發醢鷄之覆，廓然識萬全之策也！」將軍既退，元老三復沉思，視倏忽而無見，聽愴怳而無聞，若戴雲氣，乘虛無，浮游乎寥廓，如見箕子告之以爲武王陳《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子孫其逢吉。汝之所論雖得於千慮，而單聞淺智，昧於事機，未可以爲確論。請獻諸天子，參諸群策，質諸廟謀，而斷自神算，庶幾其可也。」元老於是如夢覺醉醒，仰天而歎曰：「亶哉其然乎！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僕不得而容其喙矣。」《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七三。

大元帥府戒諸路勤王人馬檄

靖康二年四月

副元帥宗澤、宣撫司范訥、趙野、經制使翁彥國、西道副總管孫昭遠、東道副總管朱勝非、南道副總管高公純、陝西制置使錢蓋、京兆路帥臣范致虛、鄜延路帥臣張深、副總管劉光世、熙河路帥臣

王倚、環慶路帥臣王似、知淮甯府趙子崧、發運判官方孟卿、向子諲等：仰各急速部領所統人馬，前來京城下會合，聽候大元帥康王指揮進發，奉迎二聖。即不得擅發一人一騎先入京城，以討賊爲名，夤緣劫掠，殺戮無辜，致誤國事。并契勘張邦昌家屬見在淮東寄居，仰向子諲行下所屬州縣嚴爲防守，應副所須，不得少致走透，亦不得輒有殺害。《三朝北盟會編》卷九〇。

呈康王請回相州書

靖康元年十一月

昨日大王既發相適磁，夜向三更，本州之西火炬連接二三里，照耀不絕。伯彥亟遣馬騎走探，至黎明回報，金人鐵衣五百餘騎自衛縣大寨西來，一路訪問大王前去遠近。虜執村民爲鄉導，望魏縣李固渡捎截大王。大王儻自磁州而東趨李固渡，則魏縣虜寨在焉，不可踰越；或自磁而東北趨王俞渡，則戎兵輕襲其後，皆不可濟，孰不爲大王危之？此其不可進一也。幹離不率衆已趨京城下，大王衝冒風雪，銜命奔波，道路顛沛，難以襲逐。萬一追及，不惟計議已失機會，決又如前時質大王於軍中，計無所出，爲之奈何？大王不若夙駕回相州，藉圖起義，牽制金人，以副二聖維城之望，爲策之上。渡河而東則無策矣。此其不可進二也。區區狂瞽，嘔心瀝血，實爲國計。專差騎兵二人馳蠟書，仰干王聽，惟大王圖之。《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四。

上張相公賀克捷書

某咨目，頓首再拜上某官：伏審致果得雋，全師奏旅凱之旋；舍爵策勳，上賞寵文階之冠。國勢增重於九鼎，廟謨果屬於一夔。朝野歡娛，君臣和樂。恭惟某官授書黃石而孝友兼備，得譽青錢而氣節益敦。登建炎石補之天，取紹興龍夾之日。方中原境土未復，請身督戰秦隴之間；會仇敵輪馬不還，敗績哭尸於燕雲之外。四川二陝，草木皆知其威名；九夷八蠻，君長必問其年紀。或者昧遠而見近，士有妨功而害能，紛流四國之言，噴滿中山之篋。周公不失其聖，雖既破於斧斨；仲尼無得而踰，又何傷於日月！於用捨去就之際，應消息盈虛之時。雖邪說淫辭，塞大道之行；而主聖臣賢，爲敷天之福。千載之遇，一德如初。回禹迹於狂瀾之餘，揮郢斤於汗顏之後。營形勝要害之地，沈心精術微之幾。入而謨明弼諧，則稽古之臯陶；出而陳師鞠旅，則顯允之方叔。盡護諸將，洪濟多艱，輔替彌縫使不知，行李往來共其乏。顧逆齊父子，稔以一十年之禍，敢睥睨乎江都；而暴金上下，濟之二十萬之兵，輒跳梁於淮浦。我武前定，王師有嚴，奇正運乎帷幄之中，擒縱玩於股掌之上。實墉實壑，實畝實籍，舉而措者皆自治之宜；如江如漢，如飛如翰，奏其勇者有莫禦之勢。商、虢、汝、潁，鼓險而群醜褫魄；濠、泗、廬、壽，出奇而二鵠竦魂。一戰而取遏劉之威，屢揀而大攘狄之列。番異錫圭之寵，獨高指獸之能。若濟巨川，作楫慎中流之夫；譬如平地，爲山勉一簣之加。以至盡大

公之心，開衆正之路，以天下而籠天下，以寰中而應寰中。察是非毀譽之亂真，明賞罰政刑之允當。俾大國之必畏，移上帝之居歆。于以迎歸二帝而盡晨昏之歡，于以還定遺黎而出塗炭之苦。有獻元結中興之頌，永懷吉父清風之詩。然後視富貴如浮雲，脫功名如弊屣。奉王母以高舉，傲羲皇而遠遊。載雲旗而駕八龍，飲沆瀣而餐六氣。享千二百歲廣成之壽，居上元六合真人之宮。人何慕焉，古無右者。其罪戾一斥，流落九年。放馴鷗浩蕩之波，困毀室漂搖之雨。如墜溝壑，若逃虛空。回不堪憂，朔餓欲死。聖君念濟河而有同心之舊，尚或記憐；相公欲持綆而施舉手之勞，初曰疇昔。茲其時矣，誰曰不然。耿耿精忠，戀戀君父。老矣無能爲也，安敢僥倖以他求；哀之其亦命歟，止覲保全於晚節。儻生還於鄉國，圖報於壤泉，所得如斯，受賜多矣。因對揚於穆穆，幸略陳其區區，顧忍須臾，以希萬一。熙春研媚，浩氣冲和，更請攝調，以副瞻詠。路遠書啓難通，謹具咨目，少申賀誠，兼布懇悃，伏覲鈞察。不宣。某咨目，頓首再拜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三。

與張相公手書

某頓首再拜上某官：即日庚暑蘊隆，恭惟督戎護將之暇，神明叶相，鈞候萬福。某初聞車乘爲川陝視師之行，閑外不知軍國一時事機，惟是憂江淮捍禦誰其當者。徐聞改轅，運算江上，如此則行闕無慮矣。襄陵上流，自亦不妨飛檄指揮。夫金虜之情、僞劉之計，當不出相公目中。彼己之審，機會

之從，形聲之神，勝負之慮，必已先物而默運。命令諸將，使之應權合變，無落姦便於交綏進退之際，此區區千慮之獻也。比來韓、劉二將獲捷擒生，督府以俘囚放罪，送軍中使喚，仰服善籌。自是遺民携彼而懷此，中原不勞而服也。如聞韓既勝而又追之，此戰勝之所戒，韓乃犯此。賴國之威靈，相公之忠赤，神物護持，幸免耳。審如所聞，相公爲此遍檄諸將以警戒之否？其它如往日側聞議論於左右者，諒無遺策邏覘，更願精審。今夏雨澤應期，田疇可觀，已有豐稔氣象。昔「講武類禡」之詩，蓋頌武王能保有厥土，克定厥家，以當天意。故其詩曰「綏萬邦，婁豐年。」主上仁孝願治，圖復境土。相公慨然堅金石不可變之志，爲衆人所不能爲之事，冒大寒暑，困行李以爲生靈，斯足以上當天意矣。上天悔禍，茲其時也。願相公勇猛精進，克順天意，以畢中興之業。若夫其間己之所行，人之所望，更願加意。昔仲山甫將王命、明若否以中興周室者，不過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非獨保身而已，蓋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非枉道以苟全其身，亦有仁義焉爾。相公今日之仲山甫也。某追憶相公去年六月所惠書詞，有「傍觀側目，皆有機心，衆口鑠金，是非莫考，求全之意，使人不忘」之語，故舉揚仲山甫一段，以成相公之美，非有所聞而爲說。惟軍事倥偬之餘，竊幸留意焉。相望數千里之遠，無從面展，筆舌不能盡所欲言，聊寫一二，少見金蘭之意而已矣。它乞慎暑強飯，勉進肉食，資助氣血，以惠生靈，此天下蒼生之願。不宣。某頓首再拜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八三。

別幅

某頓首再拜：某區區已具布右幅。承徧按諸帥大軍，隨宜整治，俾順人情，仰見高明。以順推之，何往不利？今日使當事者人人如此，中興何所患？相公平寇之功，實不易就，大抵忌者畏人修耳。趣召出於睿意，相公忠赤所致，雖屢露章，烏能遂退志耶？幾微之來，不能盡察，此說誠然，某願相公加意周防。曷謂周防？防其可防，不防其所不可防。衛武入相于周，以禮自防是也。若曰每念至此，憂患不堪，某謂周公所以仰而思之，坐以待旦，蓋其慮患也深。相公憂患，蓋周公之用心，思其艱以圖其易，將至焉，願相公加意。於用人之際，察其所以而用之，無使射羿之徒得以廁間。然後盡相公所以事上之道，成大忠，洪休烈，死生之際不足道也。今日國勢如綴旒，相公忘親爲君，忘家爲國，神明扶護，天其或者輔成在公。某之忍死林壑，拭目以俟之。尊夫人以次且留蜀，徐爲迎計，所以承志也。甚善甚善。安問計絡繹，鳳毛壯實靈利，大可喜，天之報施忠赤也如此。賤累諸兒一一辱流問，荷荷。二侍列拜起居，別後每相聚，甚奉思也。獎借之人亦然。蒙寵寄川藥四種，賜茶數品，皆羈孤夢想不可得之物，拜嘉感刻無窮。某頓首再拜。《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三。

栗冽帖

伯彥頓首拜啓大參政鈞席：即日玄英正序，寒氣栗冽，恭惟協贊政機，內修外攘，神明相勞，鈞候萬福。謹奉啓起居，不宣。十一月二十一日，伯彥頓首再拜，啓大參政鈞席。《寶真齋法書贊》卷二。

全宋文卷二九七〇

汪伯彥 二

建炎中興日曆序

紹興四年四月

臣恭被聖旨，省記大元師府事迹，至陛下即寶位本末，編爲成書進御，以塵乙覽，將付之史館。臣精白以承休德，不知鼓舞。仰惟皇帝陛下盛德之舉，豈徒紀事而已哉，聖意殆有所在。臣聞伊尹申告太甲曰：「今王嗣有令緒而戒之，以慎終於始。」蓋保位莫如慎始也。始之不慎，其克終者鮮矣。慎終莫慎乎始，故君子大正始焉。陛下以天錫智勇之英姿，當陽九非常之厄運，再造王室，起於艱難。思厥艱難，大正厥始，以圖允終，紀事之意，有在乎是，天下幸甚。臣仰遵聖訓，謹以陛下自康邸奉淵聖皇帝詔出使虜廷，改命建府，以兵馬大元帥起義河朔，由相及魏、及鄆、及濟，憂勞百爲。遭神器中移，以天下之推戴，續已斷之大統，即祚於應天。臣往者首尾待罪，今得以奉詔畢慮省記，參以斷編，而以事繫之日，以日繫之月，以月繫之時，以時繫之年，起自靖康元年冬十有一月十五

日，至於建炎元年夏五月十日，采事撫實，編次成書，分爲五卷，名曰《建炎中興日曆》，或庶幾仰副陛下大正始之意焉爾。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觀文殿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汪伯彥謹上。《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六五。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九。

宛陵集後序

紹興十年正月

余被命來守宛陵，視事之翌日，有客謂余曰：「郡學請鏤版印書，公留意否乎？」乃問其目，曰：「梅聖俞詩集，自遭兵火，殘編斷簡，靡有全者，幸郡教官有善本。」余樂聞而應之，曰：昔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抱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余殿此邦之初，學官諸生以學校爲言，今客又以聖俞梅公詩集爲言，客其吾之任棠也與！聖俞公以詩聞於當世，實此邦之前哲，客其欲余先庠序之教，而借梅文以爲諭。余固淺陋，雖不足以發揚幽光，敢不率行，或庶幾乎如漢陽之治也。乃命學官董其事。鏤版既成，請序於余，余豈敢辭？聖俞公之詩簡古純粹，華而不綺，清而不癯，涵泳於仁義之流，出入於詩書之府。而其工，歐陽文忠公已序於集首，此不復道，姑叙鏤版之由云爾。紹興十年上元日，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知宣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二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汪伯彥後序。《宛陵集·拾遺》。

又見《二梅公年譜》附錄，《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五。

跋唐質肅公詩

余少壯時，蓋聞質肅公唐子方皇祐中爲御史，劇詆文潞公金絲燈毬錦事，貶春州別駕。李師中送行詩有曰：「並游英俊顏何厚，已死姦諛骨尚寒。」天下歌詠，聞其風而悅之。又聞熙寧間其子林父自諫院論列王荆公行新法事，越班叩陛，造膝盡言，貶監廣州軍資庫。謝表有曰：「方聖慮圖成於元宰，而廟謨漸繫於憊人。房、杜之業未成，盧、李之風已熾。」高風勁節，惟質肅公是似。余誦其詩，讀其表，想見忠鯁，恨不出乎其時，親見其人。烏乎！二君子所遭之時異，而當言責之任則同；所言事不同，而其所以愛君盡忠、冒鼎鑊、觸權寵、甘謫逐，無或異焉。然而質肅公春州之貶，當路諸公營救甚力，不數月而起監郴陽稅，俄倅長沙，稍稍復用。至神考時，雖召參大政，議論與時宰背馳，直道不得行，而邦國有殄瘁之嘆矣。諫院公番禺之貶，當時同趣諸公相繼去國，無與爲力者，卒死於流放。忠臣義士，未嘗不爲之憤懣而長太息也。紹興乙卯秋九月朔，質肅公之姪孫、諫院公之從姪新邵陽太守遵，以質肅公、諫院公斥謫初時臺臣章疏、諸公送別及到任謝表等文一鉅軸携詣余曰：「遵叔祖父質肅公、伯父諫院公有直聲於皇祐、熙寧間，卒不獲伸其志。既歿，皆以怨仇當軸，若時公卿聞人往往畏偪，不敢誌銘，俾前人業履，無以表見。雖事書信史，而孝子慈孫，不無憾焉。遵將刻諸

石，以光昭先祖之令德，而傳之于不朽。」句余題跋，以發幽光。余老不敏，不能發明萬一，姑叙其概于前，且伸其辭于後曰：昔魯隱公將觀魚于棠，臧僖伯諫之，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質肅公論燈毬錦事殆似之矣。魯桓公納郕大鼎于太廟，僖伯之子臧哀伯諫之，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諫院公之論列新法事，殆亦似之矣。或曰：「臧氏父子繼世爲善，周內史有言，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唐氏之門，質肅公之後，宜其有諫院公，而諫院公之後，又何其寂寥而無聞耶？」余應之曰：跖之壽，回之夭，天之報施善人，於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矣。昔辛寥爲畢萬筮，其占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余於是借以爲唐氏占云。新安居士汪某廷雋謹題。《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二。

跋徽宗皇帝御書草聖詩

紹興六年冬十有一月甲申，左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臣汪某，謁右朝奉大夫、前權發遣漳州軍州事臣宇文師瑗，有書一卷，且曰得之於行朝鬻書者。出以相示，白玉軸，黃羅表焉，飾以泥金游龍，標題曰「徽宗皇帝御書草聖詩什。」臣某視之，太上道君皇帝之宸翰也。驚竦儵忽，若無所見。徐疏精神，披卷恭覽，熙陵親札，古詩凡五十有二章。章或五言，或七言，幾千字。乾文義畫，倬然

飛動，若龍翔鳳翥。詩之大槩，如曰「似彼造化力，由茲方寸中」，有以見其以大宗師出而應帝王業也；如曰「巷有千家月，人無萬里心」，有以見當時戢戈偃武之意也。千變萬態，其指歸處如《風》《雅》《頌》焉。雖曰古什，而其溫柔之教，實出於當時文治天下之心，形之於畫而託之於古什也如此。太宗以是傳惠無疆，太上皇帝稽若緝熙，如丹雘是塗，以光昭前烈而永保之。嗟乎！運遭陽九，山河大地，玉石俱焚，皇居帝室之書散逸人間，或混瓦礫，或汙腥羶。淵聖皇帝於是失其傳，而斯文不知其幾流散，轉落於鬻書者之手。天其意者，未喪斯文，稍轉而歸諸公卿大夫之家。師瑗邂逅有之，以須搜訪。嗚呼！天道有常，不能無消息盈虛之變。雲漢之在天也，合散消息，有不可測，至其爲章，則從橫燦然，在人耳目者，無得而改，風雨昏晦，終無得而掩焉。上古帝王之書如堯、舜之典，皋陶、大禹之謨，夏、商、周之訓誥、誓命，雖經暴秦煨燼之餘，而萬世之下，昭昭若揭日月而行。然則此書終何漫沒云！恭惟今皇帝撥亂興衰，雖治以馬上，而文物聲明率時先祖以照臨百官，繼猶判渙，莫不收斂。斯文也，豈久於人間哉？不然則太極高真髣髴睥睨，敕六丁而下取之，當與八龍雲篆光明之章、三元八會群方飛天之書，策回飈、載雲旗而上超無爲，以登至清之庭，與天地相爲經始也，師瑗終恐不得而有。臣某謹題。《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三。

題唐范柱國誥

紹興三年九月

積厚者流光，積薄者流卑，自然之理也。范氏自唐咸通柱國起家，至我宋紹興歲，凡三百年，本支六世。文正、忠宣二公繼世將相，有功德於本朝，所積厚矣。流光雲仍，奕葉未艾，後世宜有是似者，厥維懋哉。新安汪伯彥廷俊題於南粵之袞繡堂〔一〕。紹興三年九月一日。《鐵網珊瑚》卷三。又見《吳越所見書畫錄》卷一。

〔一〕廷俊：原作「定俊」，按汪伯彥字廷俊，見《宋史》諸書，據改。

宣州重建學記

紹興九年春，詔起老臣汪某於南海之濱，分符宛陵。中道召對，三覲清光，授之齋鉞，視儀槐位，以寵其行。陛辭之日，皇帝曰：「咨汝某，疇昔安陽善政，朕所親見，宣城便藩，江山信美，股肱行在所。汝其往諧，無荒棄朕命，竚聞報政。」某拜手稽首，奉揚明命，曰：「異時安陽遭孔棘，賴霸府真人以濟。今茲宣城，天日照臨，四郊無虞，惟虔奉詔令，植之風聲，使百姓明知孝弟忠信尊

君親上之本，或庶幾以報恩厚。」秋七月抵郡莅事之日，謁先聖于學宮，顧廟宇卑陋，階庭破缺，不足以備登降、展祀事，而生徒肄業之舍，風雨侵席，垣墻頽圯。方用歎息，諸生合而前曰：「宣城自晉爲郡，於是有學，占州之東南，今幾千年。我宋因仍，學者由此以經術詞章顯于世者相望。時變事異，兵火間作，舍舊圖新，靡有所定，屢遷或復，而終失故處。況湫下不足以本政教而美風俗，士氣淪胥，寂寥云久。使民即舊，願以辱公。魯脩泮宮，詩人有「懷我好音」之頌，鄭廢學校，《國風》有「子寧不來」之刺。公於二者，盍擇所圖？某上念明天子往諧報政之訓，思所以植之風聲者，其必由學。會通判軍州徐端益悉力裨贊，乃稅輟近郊，得舊址寬平豐衍，形勢良勝。考諸陰陽家者之說，山自亥來，水由巽入，玉印直於丙，祿曜卓於辛，林阜前陳，咸在顧揖。用是植表揆日，親爲區處，審量事力，究度工程，因衆志而遷焉。然異時舊學之屋，棟桷榱桷，堅朽相半，不足以改爲。屬得滯材於官，兼取並進。諸生父兄之有力者，聞而樂之，爭出錢以助，爾乃成事。經始於冬十有二月丁巳，落成於明年夏四月壬申。殿楹有四，堂楹有六，齋東西序爲楹二十有二，門楹加堂之四。藏書有閣，印書有庫，峙糗有廩，膳羞有厨，澡沐有室，凡棟宇宏連櫛比，相與以爲用者，或崇或卑，或前或後，莫不曲當。若墀若戚，若户若牖，若扉若閣，墉之仡仡，庭之埴埴，磚之差差，瓦之鱗鱗，莫不精備，奐然新美，足以居移學者之氣，養移學者之體。脩藏游息，中庸以得也。切偲博約，師友以穆也。於斯教爲人子之道，咸知止於孝也。於斯教爲人臣之道，咸知止於敬也。三綱五常之道，朝夕講明，它日出而逢時遇主，或經緯太平，或戡定禍亂，左之左之而文無不宜，右之右之而武無不克。

爲上則致君堯舜，爲下則稽偕成康。顧決科第、取青紫爲不足道也已。二千石所以期待承學之士，蓋在乎是。若徒養小體，弗廣德心，夫豈新學之意哉！矧邦人興適願之謠，田廬無妨農之歎，君子謂是役也，復古以從民欲，上副明天子往諧報政之德意，且得時也。學舍至是六遷三復，於焉莫居乎無窮矣。將求老於文學者記諸金石，屬父老諸生造膝，願某自爲，以畢始終之惠。懇請再三，情不可拂，乃勉書其實云。《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九。（以上刁忠民校點）

胡獻可

胡獻可，睦州壽昌（今浙江建德南）人。崇寧二年進士及第。政和五年爲祠部員外郎。靖康中爲淮南西路提刑。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三之九、食貨四五之四，《鴻慶居士集》卷一一，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四。

綱運召募土人事奏

政和五年七月九日

乞諸路綱運召募土人，除各有已降指揮外，欲乞應綱運窠名輕重，及理界年分并理運數，並依自來都管差副尉條法施行，候界滿日令更互管押。《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三之九（第六冊第五五七七頁）。又見

《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六九頁。（劉文剛校點）

楊信功

楊信功，大觀時官承議郎、知深州饒陽縣事。政和間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宣和中改吏部員外郎。靖康中知信德府，金人攻城，城陷被執。後放還，宋議其失守之罪，貶嶺南。見所作《時氏墓誌銘》署銜，及《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一之九、職官六九之一〇，《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六。

宋故時氏墓誌銘〔二〕

大觀三年十一月

時氏汴人，自少事中散韓公、永嘉郡君張氏。服勤柔順，永嘉撫愛特厚。相繼生二子，益自抑畏，奉永嘉彌謹。從中散公通判成都，時氏以疾卒於官舍，實元祐三年三月二十日也，年二十三。所生子二人，長曰僖，登仕郎，行相州湯陰縣主簿；次曰僑，將仕郎，監淮陽軍宿遷縣市易務。時氏之亡，中散公與永嘉甚悲憐之，故自成都數千里之遠携其喪以歸，厝于相州開元寺。大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葬永嘉於新安祖塋之側，中散公命置時氏壙中而侍葬焉。銘曰：

天與茂質，出險而覲。承休衍祥，乃弗克有。振振慶餘，往未可量。歸從所安，是謂不亡。

《鄴下冢墓遺文》二編。（劉文剛校點）

〔二〕題下原署：「承議郎、新差知深州饒陽縣事楊信功撰并書。」

趙 適

趙適（？——一二二六），開封（今河南開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爲梓州路轉運判官，加直秘閣，升轉運副使，俄授龍圖閣直學士、爲正使。政和五年討卜漏，爲瀘南招討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熙河蘭湟經略安撫使。入對，賜上舍出身，拜兵部尚書。與童貫有隙，求去，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敕令。出知成德軍，拜延康殿學士。以疾乞致仕，提舉嵩山崇福宮。宣和中起知中山、順昌、應昌府。金人舉兵，召赴闕，尋卒。《宋史》卷三四八有傳。

宗諒逼反夷部及臣權行招安之策奏

政和五年三月

宗諒數科斂夷部竹木，衆厭苦之。宗諒更執其首領斗箇旁等，誣以罪，杖脊黥配，有死者。夷衆忿怒，遂道卜漏入寇，皆宗諒昏妄所致。雖瀘南邊事，轉運司官不當干預，臣不敢坐視。已收羸兵馳赴樂共城，權行招安之策，庶邊徼早得寧息。《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一。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九二。

乞特降指揮賑濟瀘州失業災民奏

政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瀘州管下夷人結集作過，緣邊一方戶口數千，糧斛財產盡被劫掠，不惟夏麥收成不得，秋穀又失種蒔，悉皆失業。除已行下抄劄逐急以係省錢糧支借存撫外，欲望朝廷詳酌，特降指揮下本路提舉常平司措置，優加賑濟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五一（第七冊第六二七九頁）。

言節次招到晏州柯陰羅碾五斗扶來等縣造反夷人事奏

政和五年

四月丙午

節次招到晏州、柯陰、羅碾、五斗、扶來等縣夷賊一千餘人，並各投戈棄甲，去軍城十里以來梅嶺村壩與所差使臣同刺猫牲雞血和酒飲誓，稱一心歸宋，更不作過。及引領到官首領斗岡等共二百四十七人排日赴臣行司公參，稱悔過歸降。續又說諭到晏州多岡姓二十一村始謀作過，賊首卜漏等一千餘人亦來梅嶺村壩與所差使臣趙安中同刺猫牲雞血等和酒飲誓，稱一心歸宋，更不作過。及發遣到賊首卜漏、男沒邱等七十二人赴臣行司公參，再拜請命，其卜漏男沒邱等自初入城，疑心未釋，介冑持

戈，入關履闕，警惕徊惶。比引至公庭，臣並不敢設衛，以致其疑惑。臣與走馬承受丁升卿引問于聽事之所，先以疏其過惡，次以明敷君父不殺之恩，率皆面闕稽顙再拜以謝。臣即犒以酒食，錫以銀綵，俾令著業。而于犒設之際，以所佩刀露刃持執，形神錯愕，若駭獸然。當時左右不敢多留吏卒，唯臣與升卿躬行接納，一切示以如常。臣等亦所不保，此實上賴王靈以濟迺事。臣乘此款塞機便，遂分兵復修梅嶺堡，創築板橋、梅嶺壩、卓望堡、三頭山、寧遠寨烽火臺，及復安遠安夷廢寨，繕長寧軍武寧縣舊壘。瀘南安靜之日久，守具不飭，緣恢展新疆以控扼城寨，視爲近裏，一切毀廢。樂共、長寧皆深在夷腹，聲援孤絕，賊得以窺。迨其背叛，惟以義軍土丁伏截隘口。彼素未知戰，豈能拒捍？幸其不來，即來必致透入。故臣于城壘之役不敢緩也。《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一。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九二。

乞朝廷就陝西秦鳳涇原環慶路共遣二萬人臣于本路勾集一二萬人

即敢爲招討之計疏

政和五年五月丁亥

臣契勘朝廷若果不欲興兵，姑務函容，嚴爲守備可也，必欲痛行討蕩，師不久駐，一舉必克，即秦、鳳兵一千人與黔兵土丁恐未足以應敵。臣體問晏州六縣強壯丁口不減萬人，自來號爲傑黠，加之

今日罪大，必須死戰以抗王師，而又羅始黨戶族一百三十餘村，自經殺降，黨固連結非止一日，萬一響應，即二三萬人同爲我敵。臣雖預行措置，分解賊勢，然夷狄無常心，夷得勢則隨夷，漢得勢則隨漢，乃平日之常談、事勢之必然也。若不先設羅兵以絕樂共城一帶之援，則豈敢深入晏州，俯窺巢穴？今所用之兵，多非五萬，少非三萬，未易克濟。昨元豐中林廣討夷將帶三萬人騎，臣今欲乞朝廷就陝西秦鳳、涇原、環慶路共遣二萬人，臣于本路勾集黔兵土丁義軍副以一二萬人，即敢爲攻討之計。欲望聖慈毋以此舉爲輕。《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一。

對夷人不可不早爲之計疏

政和五年六月丁卯

今聖恩寬厚，許其自新，宜知所懷。結誓之後，便當改過。尚敢出沒，時復攘奪，雖已掩殺，不落姦便，然作過大小，均爲渝盟，是未知所畏也。若或仍置而不問，實恐養成姦惡，異時蠻夷視倣，別生大患，不可不早爲之計。《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一。

乞就陝西秦鳳涇原環慶路共遣兵二萬人前來攻討夷人疏

政和五年

七月壬申

夷賊犯梅嶺堡，不克。除嚴爲備禦外，緣事力未勝，及非攻討之時，不敢輕舉深入。乞就陝西秦鳳、涇原、環慶路共遣兵二萬人前來攻討。《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一。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九二。

乞置瀘南安撫使奏

政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御筆，晏州夷賊犯順，王師出征，拓地千里，建置五城，悉隸瀘州，接連交、廣，外薄南海，控制十州五十餘縣，團、純、滋、祥州、長寧軍屬焉，邊寄宜重，依河東代州置沿邊安撫司。安撫司孫義叟，集英殿修撰、知瀘州、瀘南沿邊安撫使、提舉梓夔兩路諸州軍巡檢兵甲公事吳子厚，充梓夔路兵馬都監、同主管沿邊安撫司公事，瀘州駐劄。臣竊以元豐中以乞弟犯順，移武臣鈐轄知瀘州，領沿邊安撫司事，乃因軍興權時之宜，比至事定已罷，後來因循未曾措畫。其如梓、夔兩路節制於瀘州，事權甚重，而朝廷付與甚輕。今日聖訓所畫蔽自宸衷，平時責其撫綏懷柔則易以文

吏，緩急責其控捍制禦則付之武臣，一舉可謂兩得矣，乞賜詳酌。瀘州文臣知州，俾令依武臣知州例，帶梓夔路兵馬鈐轄，仍乞上以「瀘南安撫使」爲名，統隸兩路內外諸州，更不帶「沿邊」二字，貴得開府置帥，事權歸兵正。《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九四（第四冊第三二一三頁）。

乞許吳子厚再留真定府路奏

政和七年七月七日

昨乞差武義大夫吳子厚充本路兵馬都監，奉御筆依奏。近承降到宣命，就差權鼎澧路都監。契勘子厚係太原人，累任河北沿邊差遣，於北方利害素來諳練，出官所立戰功、奇功，悉係三路，備見得力。若蒙聖慈許令再留本路，緩急以備驅使，不致闕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九之五（第四冊三五三二頁）。

乞撫存遼人疏

宣和四年三月

臣近准本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奉御筆，虜界爲女真所侵，兵勢已瓦解，竊慮奔潰侵軼，逼犯邊境。仰河北諸路帥司，依已降指揮，團結兵馬，編排器甲，準備不測，勾抽上邊使喚，仍先具知委奏聞。除已具知委及逐時探到北界事，節次附入內侍省遞奏聞去訖。臣竊詳北虜自澶淵既盟之後，歲省

用兵之費，國享重幣之利，虜自知得計，守盟修好，皆其誠心。然累年以來，虜酋失德，上下離叛，人不爲用。女真、渤海寇亂其國，征伐不已，敗衄相繼，境土侵削，士馬凋殘，財力匱耗，常疑中國密有窺伺，左支右吾，困弊日甚。恭惟陛下好生之德，深洽民心，帝王之舉，必度萬全。況臣常親奉玉音，屢被詔劄，每念南北歡好，力固祖宗盟誓，謂非細事，不可少有引惹造端生釁。而虜殊不知聖神加惠兩國之意如此。今茲睿旨特慮他寇與奔潰之衆不測侵軼，姑示備禦之計，廟謨甚遠，預爲之防。然臣叨承闕寄，職所當言，苟有管見，豈敢緘默？伏睹邊報，近者虜酋獵於白水川，女真掩其無備，全軍陷沒，虜酋不知存亡，震擾未見所立。若復調兵上邊，虜將謂中國起乘其弊，疑隙既開，何可復釋？唯當示之安靜，致其懷服。臣愚竊謂耶律氏據有沙漠，歷年甚多，虜人習熟，貴其種類，設有奸雄，誰肯推服？仰惟朝廷與虜兄弟之國，共守盟好，百有餘載。今虜酋叔兄弟尚衆，若虜酋真遂不還，願陛下用家人禮，特遣重臣將命彼國，推急難之義，念外侮之虞，慰諭其宗族臣下，厚加拊勞，勉以忠孝，雪耻戡難。就其虜酋叔兄弟，取虜酋之所愛，國人之所慕，擇賢立孤，以主虜衆，隆其恩禮，賜之封冊，申結信誓，以繼好息民，俾之知戴中國。虜既以中國爲重，得存其宗社，則中國有大造於虜也。陛下雖不責報虜歸故地，減歲幣，必有一以報陛下矣。如是則中國不待汗馬之勞，遺鏃之費，萬無一失，而安享大利。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伏望聖慈特加采擇，速奮睿斷施行，實天下之幸。

〔貼黃〕臣愚竊謂虜失其酋，未知所立，方疑中國乘間而攻之。然陛下兼愛南北生靈，務隆義好，

若即恤其禍難，援立新酋，當此孤遺乏助之時，得倚朝廷以存其國，又名正言順，勢無不從，則恩歸於我，必服彼心，中國申固盟誓，爲利無窮。若使彼新酋自立，則恩非我出；立而衆附，則勢將復強，增戍緣邊，過爲隄備，徒足生釁，以啓戎心。願陛下無遽增戍，開先時之隙；無緩立孤，貽不及時之悔。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惟聖神亟圖之。

〔貼黃〕臣契勘女真蕞爾小夷，自昔臣屬北虜，勢不過虜之一大族，其衆強弱，與虜不侔。徒以虜酋失德，乘其離心，遂致以寡敵衆，以弱凌強者，非女真之能，虜所自取也。然北虜大國，其人本不畏女真，女真今雖得志，亦豈能久橫行於虜中哉！虜之新酋既立，得國人心，事將反掌也。陛下仁聖被於四海，普天率土罔不臣妾，若速於斯，有以深結虜心，使之懷服，自削其平日之貪傲。今若停增戍之役，收援立之恩，處以守盟存國之大義，蠻貊革心，固不難矣，誠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也。《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又見《右編》卷二六。（以上劉文剛校點）

全宋文卷二九七一

王浚明

王浚明（一〇六九——一一五三），字子家，應天虞城（今河南虞城）人。熙寧八年以蔭補太廟齋郎。元祐五年任宿州司法，調陽穀尉。建中靖國間歷知六合、新泰縣事。通判婺州，更提舉福建茶事。建炎初除知泰州，以捍禦功改建州。召拜尚書兵部郎中，遷司勳，領福建漕計。陞直敷文閣，致仕，紹興二十三年卒，年八十五。見蘇籀《故中奉敷文閣王公墓誌銘》（《雙溪集》卷一五）。

蘆川老隱幽巖尊祖事實跋

永福張仲宗，國士也。忠厚足以勸薄俗，義風可以勵浮淺。至于純孝錫類，追遠奉先，出于天性生質，又何疑焉？逝者果有知乎，蓋不可考。然「車過三步，腹痛勿怪」，豈獨爲一時戲笑之言邪？睢陽王浚明書。《蘆川歸來集》卷一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李文澤校點）

王 干

王干，字誼伯，睢陽（今河南商丘南）人。宣和間提舉陝西茶事。見《山右石刻叢編》卷一八。

曇延法師傳贊并跋

宣和二年十月

睢陽王干稽首贊之曰：

齊周之交猾沸毛，三災欵起兵革勞。日星掩翳道伏銷，羯胡恣睢葷羶臊。智藏瘞在民逋逃，無義戰所爭一毫。絕棄二教迷天弢，師於此時苾葛豪。服屈萬乘同戲僚，開山南部境躡高。蘇救旱枯發新苗，千年塔廟山之椒。貽福及遠餘孤標，得傳琅函去牙聲。系序以贊義則昭，來者尚禮毋遊遨。

河中栖巖爲郡勝遊，及莫春者，太守既至，巷無居人。寺有曇延法師閣，孤絕復出，每歲旱禱焉輒應。朝奉郎、通判河中軍府事蜀郡王時雍，字朝美，謹信士，嘗求傳於大寶藏高僧間，又屬予刊正重複，書之于石，以永發幽光，揭示來裔，因系之贊。宣和庚子歲冬十月，朝請郎、提舉陝西路茶事王干誼伯書。《山右石刻叢編》卷一八。（李文澤校點）

元 杲

元杲，商洛（今陝西商縣）人。政和間寓居內鄉。見康熙《內鄉縣志》卷九。

內鄉縣刻經厭獄厲崇碑記

政和元年十一月

大觀己丑春，承議郎雍公方賢出宰鄧之內鄉，下車期月，政務報成。初，縣獄罪囚或多病而死者，或見精怪爲陰厲者，妖時出沒，囹圄靡寧，蓋其來舊矣。公曰：「民之無良，妄觸憲網，因致非命於拷訊桁楊間，滯魂遺冤，往往幽室，無緣一洗其沈淪，甚可憫焉。」於是又推明恕於罪囚，病者藥之，瘠者餉之，桎梏之間多獲保全。有以法申送於州者，率能感記將理之恩，而赴死不恨也。乃以釋藏中《尊勝陀羅尼經》、道藏中《度人經》刻之石，而立諸獄庭中。創庇之屋兩楹，加以粉藻，薦度之禮，務爲嚴潔，立碑之日正午，刻鏤工程仲宣於獄戶前仆地，良久乃蘇。衆環詰之，云：「見械杻重囚，數吏驅擁，倉忙自獄戶中出，人物異甚，而直迎仲宣，困昏不自知耳。」仲宣既安，並無別苦。自是獄禁屢空，間有繫囚，亦無淹繫，而物怪悉以屏絕。嗚呼，何其異也！杲竊嘗謂誠以將道，道以存誠，道非誠以將之，則道且漠然與物無與，煥乎禮文，殆爲虛器。誠非道以存之，則誠具於中

而不能交物，雖見於面，聲於言，殆爲虛名。二經乃上真所以載道，而公能立誠以將之，故功及幽明者深，而其應如此之速也。善政通於神明，固自然之符歟！杲辱在公之門而親見異應，輒虚心執筆，請書碑陰，庶知道與神合，而知鬼神之情狀者不可誣矣。政和元年辛卯十一月吉日。《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四六〇。又見康熙《內鄉縣志》卷九。（李文澤校點）

元妙宗

元妙宗，徽宗時道士，號洞幽法師。嘗游歷四方名山，尋訪師法三十餘年。寓居南陽，以符水治民疾病。後奉旨赴闕，勘定道藏經籍。著有《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十卷（存）。

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序

政和六年閏正月

臣竊聞太上開化，運真氣以育群生；正一傳宗，闡明威而顯幽隸。然則神章妙典，雖遇時而當出；玄科真律，實戒之於妄傳。恭承仁聖在上，受天寶命，闡揚至道，可謂至矣。近又建寶籙之宮於都城，設傳度之壇於禁近，拯濟符藥，保安黎元。受厚惠者日有千人，向真風者十踰八九。哀訪仙經，補完遺闕，周於海宇，無不畢集。繼用校讎秘藏，將以刊鏤，傳諸無窮，俾天下洽於淳古，人民

敦於性命。可謂道炁純全之運，太平萬世之時也。臣夙遭幸會，叨居羽屬，遊歷四方名山靈嶽，尋訪師法三十餘年，粗得衆要，備其施用，敢不激勵于其時者哉！臣曩寓南陽，遂嘗以符水拯其疾苦，僅及數年，仕民獲效者不可勝數。一旦叨承詔旨，遣赴闕門，繼蒙命號誥錫之寵。自揣何功，上報天澤？臣於前歲七月被旨差入經局，詳定訪遺及瓊文藏經，開板符篆。因得竊覽經錄，殆至周遍，神章寶篆，靡所不有。獨於救世治療符法，適時可施之術，殊爲隱闕，未有完顯備用之文。臣不敢惜其所聞，忘其淺陋，輒以所授符法、秘用口訣，分爲十卷，名曰《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繕寫成編，冒昧上進，庶以少裨聖志搜揚道法萬分之一，且獲資於後學，少益見聞，亦愚臣在道之至願也。政和六年閏正月十五日，臣妙宗謹序。《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卷首，影印正統道藏本。（李文澤校點）

王 亶

王亶，大觀初爲監察御史，政和中爲太僕卿。言者論其挾相術奔競交結，遂提舉江州太平觀。見《宋會要輯稿》禮一之一四、職官六九之一〇、選舉三四之五〇，《宋史》卷四六二《王老志傳》。

乞令有司講求祠祭班秩奏 大觀元年二月

伏睹神宗皇帝稱情立文，著爲一代成憲《祠祭格》，今所委行事官以大、中、小祠定其職位「二」。今捧俎官有用户、兵、工部郎官以上，至於獻官或闕，則吏部所差多是班秩在郎官之下。輕重先後，情文不稱。望下有司講究。《宋會要輯稿》禮一之一四（第一冊第四〇四頁）。（李文澤校點）

「二」今：疑當作「令」

王孝迪

王孝迪（？——一一四〇），下蔡（今安徽鳳臺）人。紹聖四年試宏詞科，授餘杭縣尉。大觀初爲宣德郎、衛尉少卿。宣和四年以吏部尚書兼侍講、修國史。出知廬州，召爲翰林學士承旨，除中書侍郎。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三年起復中書侍郎，奉使金國，旋罷，提舉嵩山崇福宮。紹興七年復資政殿學士。十年，卒于紹興府。著有《哲宗正史》二百一十卷。見《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三、一四，《宋會要輯稿》禮二〇之三、職官一八之七七、職官六八之一五、職官六九之二二、選舉一二之五，《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一、二二、一一六、一三四，《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澤州請立旌忠廟劄子

宣和四年四月〔二〕

臣聞天下之大閑，忠義是也。忠則秉心常不欺，義則臨難毋苟免，人主所以維持國家，賴此而已。比者盜發東南，震驚赤子，武林重鎮，望風奔潰，無復古人仗節捐軀之氣。臣謂褒崇忠義，以勸方來，正當今之急務也。謹按《五代史》，裴約以裨將爲莊宗守澤州。方李繼韜據上黨叛，約嬰城固守，誓不從賊，力屈勢窮，卒被屠戮。歐陽修嘗謂「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約其一也」。後唐迄今二百年，幸逢明聖咸秩無文之世，而名未編於祀典。澤之士民，相與築室而祀之，規樞庫陋，識者興嘆。臣愚望聖慈特降睿旨，委白漕臣，量支繫省錢，增廣祠宇，明詔太常揭美名以寵之，仍舉侯爵加焉，載之祀典。俾歲時省祭，有司奉牢醴以從事，豈獨慰英靈於九泉，庶幾厲風節於百辟。天下幸甚，取進止。乾隆《鳳臺縣志》卷一三，乾隆刊本。又見《宋會要輯稿》禮二〇之三（第一冊第七六六頁），雍正《澤州府志》卷四五。（李文澤校點）

〔二〕年月據《宋會要輯稿》補。

賈公哲

賈公哲，嘗入仕赴選。與崔鷗游，鷗死，作文以祭。

祭崔正言文

嗚呼德符，汝穎奇卿，士之先達。苦節平生，無遺毫髮。介介自守，與世契闊。欣然言笑，于所投合。我來鄉居，公踰五十。行成名立，冰玉剛潔。我近四十，髮俱未白。老壯相從，情敦意洽。于始見之，相得眉睫。邂逅開談，一語三日。間捨而去，游宦遠涉。及歸如初，期我巖穴。昨見邑中，暮春之末。過我園林，相共飲食。我迫選限，次日先發。公後旬朔，召補餘闕。相見京師，公居言責。賓客延門，冠佩奕奕。豈不思公，從容平昔。慨念眉宇，久不獲揖。入對天子，昆弟往謁。謂予不求，乃畢此月。遂解衣冠，坐其懸榻。語欲更僕，日既西夕。山城幽居，自放泉石。去吏十年，解縱羈繫。墨繳累形，百骸未伏。僕悍鞭長，羣馬取捷。天街九達，夏日赫烈。熱風囂塵，罹此瘴暘。伏枕悵悵，吁歛姦孽。迨五十日，病以增劇。二諫大夫，助之諗疾。天子曰噫，舉茲朝列。孰如老成，剛腸勁節？方欲倚之，言動闕失。祠于琳宮〔二〕，職于延閣。畀以優閒，庶其勿藥。束裝戒僕，

疾且向革。告命臨門，是夕殞歿。張范擇友，愧以死託。懼有不知，謂余周悉。彼有餘鏹，此有行囊。無以費余，聊厚非薄。明明茲言，理無擠壑。歷問他事，一不肯屑。平生所欲，學日製作。人隨取去，無復留篋。故所上事，世務指切。并近奏牘，則皆不失。憊憊在床，以待晷刻。熟視久之，無可言說。中心了然，迨至易簀。奚爲怛化，安眠委蛻。棺具既堅，爰用紵漆。朝衣入卧，餘從不設。兩街凶肆，取募強猾。膂力是圖，旅櫬自挈。都門之道，坦無阻垤。水潦未降，無泥可汨。涕泗長郊，不及引紼。余待朝辭，後乃至邑。南園北第，方爲痛哭。弔公佳倩，女久出適。來自秦中，腰其父經。夫婦銜恤，祠公故室。喪從先祖，考用家法。出財嚬僧，精意齊七。爰卜三浮，穿土百尺，塋冢是封，植之剛柏。嗟余之幸，偷墮是獲。指力不施，友責大寒。晏晏高原，歸安公宅。人世是非，無勞黑白。妙理所盡，有如《莊》《易》。嘗謂公言，有如默識。四禪中人，形幹枯腊。世味泊然，少所愛着。公乃其徒，早自悟入。溷濁世間，那復遺迹。悠悠斯心，無足忿嫉。情識顛倒，難可致詰。羊曇慟哭，叩門以策。睠彼丘山，悼茲華屋。兩墮王命，今茲歸骨。侑觴以詞，聊助摧咽。尚享！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李文澤校點）

〔二〕詞：原作「詞」，據《永樂大典》改。

賈君文

賈君文，元祐六年武舉進士第一。大觀二年爲西京左藏庫副使，差知登州軍事。政和初提舉京畿保甲兼提刑，坐不戢盜降兩官。又曾爲河北路提刑兼保甲。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五六，《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之二三，《政和五禮新儀》卷首，翟汝文《忠惠集》卷二。

乞申詔講明軍容行陣制度奏

大觀二年十二月

臣伏觀陛下即位以來，禮樂政刑，典章文物，天下煥然一新。至于軍容行陣之間，偏裨擬主帥之服飾，卒長混將佐之旗幟，非所以辨等列、嚴名分也。臣愚欲乞申詔講明制度，使尊卑貴賤各有品秩，立爲一代之典，無使司常所頒，專美于成周。天下幸甚，取進止。《政和五禮新儀》卷首。（李文澤校點）

王中立

王中立，鄆州東阿（今山東東阿）人。大觀初爲左班殿直、訓練博州軍馬公事。

東阿縣石香爐題記

大觀元年正月

鄆州東阿縣秦村左班殿直、前訓練博州軍馬公事王中立，同母杜氏、妻張氏，造石香爐壹座，獻上黃石仙公本廟，充供養。弟中道，妹三娘，男嗣宗、鐵□，女太娘、六娘、十娘，姪嗣服、嗣隆、小黑兒、弟兒、延娘，以保闔門清吉，子孫昌盛。大觀元年正月十五日謹。匠人樂白。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各地一一九五。（李文澤校點）

姚舜明

姚舜明（？——一一三五），字廷輝，嵯縣（今浙江嵯州）人。紹聖四年進士，調臨漳主簿。歷華亭令，河東經略安撫司幹辦公事。宣和二年通判婺州，除直秘閣、提點兩浙刑獄。欽宗即位，擢監察御史。高宗朝歷左司郎中，知衢、江二州，除秘閣修撰，充江、淮、荆、浙都督府隨軍轉運使，權戶部侍郎。罷，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進徽猷閣待制。紹興五年卒，贈太師。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四，嘉泰《會稽志》卷一五。

李成欲自新奏

建炎四年八月一日

李成據舒、蘄，與江州對壘。近因使臣馬珏齎到李成文字，意欲自新。《宋會要輯稿》兵一〇之二〇（第七冊第六九二九頁）。

乞不轉官奏〔二〕

紹興二年閏四月四日

榷貨務、都茶場收椿錢七百萬貫，各該轉一官。舜明等主管本司職事日淺，難以叨冒恩賞，且茶鹽司羨，固亦何功，乞更不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五之二六（第六冊第五七六一頁）。

〔二〕此奏乃左司郎中姚舜明與右司郎中張公濟、員外郎胡世將、檢正諸公之事仇愈同上。

上兵馬大元帥勸進狀〔二〕

靖康二年四月十四日

具位右某等。竊以祖宗承五代之後，削平僭亂，混一區宇，有天下一百六十八年，斯民不知兵

革。恩德之所涵育甚厚，綱紀之所維持甚嚴，艱難創造基業，垂休萬世。政和間，姦臣用事，急切任私，爲謀不臧，實使通乎遐虜，以禍貽於國家。金人貪殘，敗盟犯闕者再。皇帝念社稷之至重，憫生靈之無辜，結以至信，遺以厚幣，雖車服稱號之尊，無所顧惜。而虜性凶傲，敢違天理，乘隙登陴，歛兵任詐，求欲無厭，忘德造釁，遂邀乘輿出臨屯壘，謬事和好，疑阻大兵。日月既久，恣行不道。又劫我太上皇與后妃、太子、諸王、近臣，脅持北行，使我宗社失守，生靈無依。乃抑逼大臣，俾僭位號。四海憤痛，泣血交訴。某等忝綴屬籍，身丁艱危，痛念國家，隕心碎首。伏見兵馬大元帥大王以帝室懿親，爲國良翰，而忠孝英武，超冠古今。方虜圍城之初，毅然請行，單騎出見，威聲凜著，醜衆屈服。繼聚兵河朔，不日而及百萬，肆膺睿旨，以大元帥之重節制海內，盛德茂勳，注人耳目。今日二聖既行，羣心恟恟，宗社所繫，惟大王是賴。伏望大王念天下之至大，察事機之至危，權聽國事，以安中外。任賢使能，信賞必罰，蒐卒豐財，以謀大舉。庶幾皇天悔禍，鑾輿反正，使神人永有依歸，天下幸甚。某等迫切之情，意符庶姓，謹具狀詣行府披告，伏望王慈早賜施行。謹狀。《三朝北盟會編》卷九三。

〔二〕此勸進狀乃監察御史姚舜明、知衢州王信、知江州胡唐世、知無爲軍□知南外宗正事同上。

文安縣開國男黃君墓誌銘

建炎二年十二月

公諱彥，字子實，其先浦陽人。五季亂，由豫章遷越之剡，自剡而諸暨孝義。大父衛尉少卿諱振，父正議大夫諱舜卿。公自幼嶄然具頭角，既長，力學尚友，度越流輩。時左轄陸公佃以全經名家，講道汶上，公不遠千里師之。熙寧丙辰進士，調宣州宣城尉，廉平愛民，無纖芥顧望。移常州宜興丞。秋淹害稼，州檄從事同公按視。從事懼損漕計，不敢告以實，公力蠲放者十八九，而邑之彫瘵獲甦。再調興化錄事參軍，常與文衡，同官以郡守子請，公正色闢之。俄丁內艱，服除，授監開封府尉氏縣稅。改知處州麗水縣，寬嚴相濟，俱以循良稱。入爲都水監丞，行大官令。出判陝西路德安軍。時陶公節夫經知五路，雅知公材，剡章於朝，充經制五路邊事。陶移秦鳳，遂授主管秦鳳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機宜文字。凡籌畫大利病，必咨議後行。漕司督內地輸粟入邊，轉致一斛，率八十緡，民不堪命，公力丐奏罷。陶初有難色，公毅然不可奪，已而命下，如所請。未幾，被召審察，除開封府司刑漕事。一歲三遷，累官至大中大夫，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年六十，挂冠歸。公持身樂易，重然諾。居考妣憂，廬墓者六年。喜調人之急，拓祖父母仁壽莊田，區處均給，賴之者衆。自退休，雍容里閭，凡二十餘載，賓客過從，賦詩見志，一時恬退之適，莫不尚之。以建炎二年十一月廿八日卒，神識不亂，享年八十有一。平時著述，雅有典則，有文集十卷行世。元配張氏，封令人。

繼配申屠氏，封碩人。子男五：長克恭，國學進士，池州守；次克寬，通判衢州；次師僖，潁州簽判；次克敏，閤門舍人；次克義，宣義郎。女二：長適承事郎、宗子博士臧言，次適奉直大夫、通判廬州軍事慕容顏博。孫男十二：宗尹、宗說、宗旦、宗望、宗孟、宗鏐、宗諒、宗荀、宗臣、宗丙、宗向、宗誼。諸孤以十二月廿三日癸酉奉公喪於槩浦鄉南安嶺之原，合葬夫人之封。門人曾峴狀公行述來請銘於予，予與公家姻也，義不可辭。銘曰：

爲士也莊，爲吏也良。抗章遄歸，眉壽而康。蘭玉盈砌，青紫侍旁。人得其偏，公得其全。知止好隨，其根則然。勒銘幽室，億萬斯年。光緒《諸暨縣志》卷五一，宣統二年刻本。（以上吳洪澤校點）

釋有餘

有餘，徽宗時福州開元寺僧。

鐵佛殿石槽題識

大觀二年五月

僧有餘等十人回何宅法事錢七貫，蕨山弟子倪先與室王四娘捨五貫，勸願僧以慈捨二貫，霖化二

貫，同造石磻及棧尾澗，永鎮厨下結緣。大觀二年五月日題。民國《福建通紀》金石志卷七，一九五七年重印本。（吳洪澤校點）

戴安仁

戴安仁，字質夫，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元祐間知晉江縣。大觀中提舉黔南路學事。大觀末移提舉廣西學事。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一四，《桂勝》卷二，《桂故》卷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四，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三。

乞黔南新民教授就提舉學事司奏辟并立勸沮之法奏

大觀三年二月十六日

所管多是新創州郡內縣城寨新民，教授係經略司舉辟。今來既有提舉學事，其新民教授，欲乞一就提舉學事司奏辟命官，或貢士攝官有學行人充。新民學生就學，其間亦有秀異。今欲乞立勸沮之法，分爲上中下三等：上等爲能誦《孝經》、《論語》、《孟子》，及一經略通義理者，特與推恩；中等爲能誦《孝經》、《論語》、《孟子》者，與賜帛及給冠帶；下等爲能誦《孝經》、《論語》或《孟子》者，給與紙筆硯墨之費。《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一四（第三冊第二一九四頁）。

乞令黔南鄉村團落保舉孝悌睦婣之人量與推賞奏

大觀三年二月十六日

契勘所管多是新創州縣新民，其間亦有孝悌睦婣、任恤忠和之性，蓋爲生于僻陋之邦，習俗鄙夷，不知禮義。方今朝廷廣設學校，雖遐方僻邑，皆置師儒教導，必有其人。今欲曉諭鄉村團落間，有孝悌睦婣、任恤忠和者，次第保舉一二人，量與推賞，以激勸風俗。《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二之三（第五冊第四四六五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二八八、八〇六頁。（以上吳洪澤校點）

古 革

古革，字逢時，一字仲通，本惠州河源（今廣東河源）人，徙居梅州。程鄉（今廣東梅縣）人。成之之孫。紹聖四年進士，調瓊州教授，蠻洞多遣子弟受教。會黎人叛，郡檄入洞招諭，蠻俗素敬革，皆降。擢守潮州，有惠政。又曾知新州、端州。見《萬姓統譜》卷七八，雍正《廣東通志》卷二六、三一、四四，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九〇。

高要七星巖題名

政和八年八月

政和丁酉暮春，程江古革逢時初自新昌移守興慶。是年仲夏，真陽馮齊荀祖道起於祥除，來貳府政，相與諮詢，有請於朝。次年春，乃被旨陞作大藩。政平訟簡，歲豐民樂。偶乘閑暇，屢訪茲巖，酌泉泛觴，歷覽佳致，因誌歲月，勒於崇崖。時政和八年八月二十日書。道光《肇慶府志》卷二一，道光十三年刻本。又見《高要金石略》卷二，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一〇。（吳洪澤校點）

張競辰

張競辰，字熙明，華陽（今四川成都）人。大觀初以朝請郎知湖州軍州事。家富藏書，蘇軾嘗作《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詩詠之（《蘇軾詩集》卷四五）。見所作《靈系記》，《揮塵後錄》卷三。

靈系記

大觀元年十二月

江東廣德縣《靈濟王碑》，乃唐湖州刺史顏真卿書，徐浩題額重立於湖州，久已殘缺。其略言：

靈濟王姓張氏，黃帝之後。其先名秉，夏禹時人也，居鼎州武陵龍陽洲，地有白馬湖、明月池，秉行山澤間，有神女自天而下，輜輶侍衛甚都，謂秉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既而曰：「明年今日，復會於此。」言訖而別，輜輶飄然，去如風雨。秉如期而往，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秉，曰：「此君之子也。子孫相承，當世世血食吳分。」先時，天西有聲如雷，有電如龍，識者謂必生神人，王果應之。長而奇偉，寬仁大度，喜怒不形於色。身長七尺，龍準修髯，髮垂委地，深知水火之道。有神告以此地荒僻，不足建家，遂與夫人李氏來遊會稽，度浙江，至苕雪之白鶴山，山有四水會流其下，王止而居焉。於白鶴得柳氏，於烏程桑圻得趙氏爲侍人。李氏亦夢天降紅綃繞其身，既而生子，火光滿室，陸生蓮花。長而風神堂堂，仰觀俯察，無不洞照，即後世官之爲水部、而崇寧末朝廷封之爲敷澤侯者是也。凡土人遇水旱，有禱於王，與俟無不應，是有功於一方者也。而碑文漫滅，不復可考，幸而偶存者，又恐歲久而磨滅且盡。今總其偶存者一二，略加潤色，刻右於廟，俟訪真卿全本，當重建碑於廟廷，以慰其土人歸仰之心也。時大觀元年歲次丁亥十二月十九日，朝請郎、知軍事蜀人張競辰記。《祠山事要指掌集》卷九。（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二九七二

方孟卿

方孟卿（？——一一三七），字正夫，饒州德興（今江西德興）人。崇寧五年進士。建炎初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知建州，遷兩浙轉運副使。紹興元年擢右司諫，二年權尚書兵部侍郎，易吏部侍郎，提舉江州太平觀。五年復集英殿修撰，六年知湖州，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次年卒。著有奏議十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二之五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六、三九、四七、四九、五〇、五五、五六、八五、九九、一〇九，《楚紀》卷五二，雍正《江西通志》卷四九、八七。

行在合用錢糧由發運司應副不當奏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翁彥國陳請，經制司與發運司職事相關，今來行在一切事務，合用錢糧，欲令發運司應副。竊緣本司別無所入錢物，只有朝廷降賜廣糴轉般代發斛斗錢本，依元降專法不許別作他用，雖奉特旨亦執奏不行。其經制司與本司並不相干，若依翁彥國所乞應副，切恐有妨糴買，致誤君國大計。《宋會要

輯稿》職官四二之五二（第四冊第三二六〇頁）。

乞由發運司根究諸處擅用上供錢物奏

建炎元年七月九日

諸路上供錢物不許擅用，昨緣軍興，諸處往往便宜支用。乞從本司根究今年五月一日以後應絕用過上供錢物數目，責令元截官司限一月撥還起發。如出限不見起發，或隱漏不實，即從本司奏劾，重置典憲。《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二之五二（第四冊第三二六〇頁）。

乞指定諫省建置去處奏

紹興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諫官自來於中書門下省置廳事。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以諫官居之，不無深意。切見行在諫省雖許於皇城内建置，緣未有指定去處。見今踏逐民間屋宇，凡朝廷設施任用，委是不獲即時預聞。《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之五六（第三冊第二四二五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〇。

乞嚴行覺察根究軍兵作過事奏

紹興元年十二月

比年草竊蠭起，爲民久害。陛下遣師命將，掃蕩妖氛，然軍政久壞，士無紀律。凡大兵起發，其統制官不各給印歷付部隊將「二」，排日書所過地分宿食去處，覺察作過之人，便行軍法。更委本處監司州縣覺察，如有軍兵作過而將佐容縱，即時申大將根究，仍具一般事狀申朝廷檢察。如大將蒙蔽，監司、州縣有失覺察，致朝廷訪聞，或因人陳訴，別乞重置典刑，嚴行黜責。《宋會要輯稿》刑法七之三（第七冊第六七五〇頁）。

「二」不各給：「不」字疑衍。

乞寢限田詔弗行奏

紹興二年正月

近權戶部侍郎劉約請推祖宗限田之制，凡品官名田數過者，科敷一同編戶。今郡縣之間，官戶田居其半，而占田數過者極少。自軍興以來，科需與編戶一同。若以格令免科需，則專取於民，必致重困。臣謂艱難之際，士大夫義當體國，豈可厚享占田之利？又況富商大賈之家，多以金帛竄名軍中，

僥倖補官，及假名冒戶規免科需者，比比皆是。願寢前詔弗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一。

乞諭劉光世渡江奏

紹興二年正月

今陛下既已移蹕臨安，豈能免鄰寇之疑。臣又聞光世欲以身任山東、河朔之事，其陳義甚高，今乃不欲渡江，其意安在？臣願清燕之間，召宰相呂頤浩、秦檜，與之面議於陛下之前，及早應副錢糧，並措置合行事件，諭以聖意，使之必行，庶幾不致臨事首鼠敗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一。（以上黃錦君校點）

方 監

方監，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紹聖四年進士，累官至廣東提學。見《宋史翼》卷九《方廷實傳》。

動靜見天地之心論

執其迹之一偏者，而求以窺造化之妙蘊，君子以爲未也。夫《易》道不明久矣。自太極肇判，稟

其輕清者而形於上，得其重濁者而形於下，是特其迹之粗焉耳。或者徒見其穹然隕然於俯仰之間，遂以爲彼一於動，此專於靜，而外是則無餘蘊。抑不思夫一元之氣，亭毒於不言之表，其理本相爲流通而無窮，殆不容以執一而議。四時之運，功成者退，斂藏之後，生意復還，動伏於靜之中，而靜者又所以爲動之地。吁，此《易》道也，彼王通氏何足以知之？觀其言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以方圓而論動靜，異乎吾所聞矣。動靜見天地之心，請申之。昔者嘗於《易》而有攷焉，夫《乾》之謂乾，取其能變化者也，而「初九」則曰「潛龍勿用」；蓋至於《坤》之柔順利貞，則又曰「行地無疆」。夫研深索至，宜莫《易》若也。今而於《乾》則言潛，於《坤》則言行，聖人果何見歟？吾知之矣。天地本一理也，動靜非二機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說也。自是說不明，於是乎管窺錐測者，始曰「天道止於左旋」，否則曰「地積塊耳」。吁，爲此論者，蓋自列禦寇以來，非一人也。亦孰知其所言者僅止於迹歟？寒來則暑往，可以言天之迹，而不可以言心；山峙而川流，可以言地之迹，而不可以言心。夫即其動靜之中，而求其所以不專動靜者，尚未免泥於所見之粗，曾謂一方一圓可以論天地乎？草木，吾知其春而生也；龍蛇，吾知其冬而蟄也。然陽生於黃鐘之月，向者不食之碩果，生意已萌芽於歸根復命之中，而一陰爲《姤》，所謂摧枯剝落者，雖曰未見其形生氣化之象，已不可以昔日之物論矣。然榮枯生悴者其迹也，盈虛消息者其心也，此其周流一機，蓋精義入神，有不容以俄測俄度者焉。今夫鼓舞萬物者，莫神乎雷，陰凝而莫散，物蹙而莫遂，日之所不能燥，雨之所不能濕，風之所不能鼓，雷一震焉而凝者散，

蹙者遂，其機亦神矣。及其淒然而秋也，則退藏諸密，與夫舂撞叫號者，俱蟄其聲於冥然漠然之表，是果何爲而然耶？吁，「雷在地中，復」。《震》下《坤》上則爲《復》。雷動物也，不伏乎地之中。《坤》靜物也，而升乎《震》之上，蓋至是而天地之心可見矣。然則善論天地者將何如？曰：一動之間，規矩兩存焉；一息之頃，智仁兩寓焉。萬象紛錯，有非有也，不產而化，無非無也。直專翕闢，當如吾夫子之繫《易》，斯可矣，烏可歧其迹而論耶？雖然，離一爲二，固非真見，認無爲有，亦非深知造化者。萬物有心於天地，天地何容心於萬物？籟者自鳴，孰使之鳴也？蟻者自屈，孰使之屈也？時之至，萬物不能却其來；勢之極，萬物不能強其反。天地何與焉。且以《咸》之一卦言天地之感也，而聖人則不曰感而曰咸，誠以有心於感者，天地之末；而無心於感者，乃天地之妙。夫論天地之感者蓋如是，則未感之初可知矣。至哉，夫子之言曰：「《易》何思也，何慮也。」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思曰何思，慮曰何慮，知曰未知，皆未嘗以有心而論天地也。惜夫無以此理語王通氏。《論學繩尺》卷三。（黃錦君校點）

方 洙

方洙，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崇寧、大觀間以宣德郎知溧陽縣丞、管勾學事。官至朝散郎。見《新安志》卷八，雍正《江西通志》卷四九。

江寧府溧陽縣顯惠廟記〔二〕 大觀元年二月

崇寧五年夏不雨，禱諸寺廟無應。按《圖經》，縣之東北二十里有史侯祠，求之每驗。六月乙酉，知縣事李亘率民吏走告，迎神以歸，車蓋發塗，雲靄隨至，晡雨晨足，歲以有年。縣上其狀，漕使者以聞，明年正月戊戌，詔以「顯惠」號廟，答神貺也。按神，以戰多至驃騎將軍，封溧陽侯，因家焉。今史族衍且富，侯實其祖。自東漢距今，血食逾千年，殿碑壁版，叙神之威烈多矣，而久未聞達，及是始錫命，豈時數固有待耶？方今聖德賢業交修治具，山川土地之神宜各效職，然有功不報，無以格于幽顯。今神能以惠利畀民，吏能以明靈達上，而朝廷又旌顯之盛，無負矣。惟吏與□宜念神功，繼今以往，勤事無怠。神其察吏之誠，懷上之賜，而永祐斯民，使吏得以復請，而朝廷復褒大之，顧不美哉。二月乙丑命至，權縣事張縝率其屬往祭，因使誌諸石，以示來者，且以告神云。從事郎、行縣尉、管勾學事向子佺，將仕郎、主簿、管勾學事徐偉達，承議郎、前知江寧府溧陽縣、管勾學事、武騎尉李亘。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一〇。（黃錦君校點）

〔二〕題下原署：「宣德郎、知縣丞、管勾學事方洙撰，通直郎、知廣德軍建平縣、管勾學事兼兵馬都監、權縣事張縝書。」

席 貢

席貢（？——一一三一），字叔獻，河南洛陽（今河南洛陽）人。政和五年爲陝西路轉運使，次年移涇原路安撫使。宣和間知成都府。靖康中至建炎初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經略使、知渭州，除徽猷閣學士、知遂寧府。紹興元年卒，贈光祿大夫，諡襄榮。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之一九、食貨四〇之一〇、方域一〇之三八，《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五、五〇，《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四七，綦崇禮《北海集》卷四，《皇宋書錄》卷中，《桂勝》卷一、二，《北宋經撫年表》卷三、五。

乞諸州軍資庫監官不許差出奏

政和五年十一月

續降政和令，諸倉監官應差出者，常留正官一員在倉，係獨員者不許差出。其諸州軍資庫監官與監倉職事無異，欲今後並不許差出，責令專一管出納。《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四之六（第六冊第五七四〇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二之五九（第六冊第五九七八頁）。

沿邊知州闕乞令通判權兼等事奏

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乞沿邊知州闕，令本州通判兼權，其兵馬職事令帥臣選武臣權，不得干預郡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之一九（第四冊第三四二七頁）。

乞以涇原路安撫司封椿銀絹和糴斛斗充邊用奏

政和六年五月九日

涇原一路川谷平坦，皆以天都諸山利害必爭，最爲衝要。自來朝廷積糧備禦，深契事機。乞以本司封椿銀絹和糴斛斗充邊用。《宋會要輯稿》食貨四〇之一〇（第六冊第五五一三頁）。

應副修築新寨了當奏

政和七年六月

應副修築密多臺、飛井塢兩新寨，照管堡子七座，烽臺十八臺了當。契勘密多臺已賜名威多寨，飛井塢賜名飛井寨。《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九之二〇（第八冊第七六三五頁）。

乞立法約束遞角損破等事奏

宣和五年七月

契勘諸路設置急脚馬遞鋪兵承受往來文書，皆有程限，不容違滯，或私拆、盜匿及有損失，官司點檢封印傳發，條法備具。近緣遞角損破，鋪兵經官申陳多不受理，以次鋪分不肯交承，遂致鋪兵打過直至本府，往回數千里，沿路並無口食，乞丐前來。本府已一面根究及別出給鋪兵口食曆并公文遣回外，欲乞自朝廷立法約束。《宋會要輯稿》方域一〇之三八（第八冊第七四九二頁）。（以上黃錦君校點）

許光凝

許光凝，字嘉謨，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崇寧中以通直郎知蘄州，移知蘇州。大觀中爲中書舍人。政和初歷知鄧州，三年進顯謨閣待制，四年移知揚州，五年再徙成都。擢翰林學士、兼修國史，除禮部尚書、吏部尚書。見《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七〇、禮二四之六六、禮三四之四、禮六一之七、職官六八之一二，《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吳郡志》卷一一，《能改齋漫錄》卷一八，《玉海》卷九六，翟汝文《忠惠集》卷四，《北宋經撫年表》卷二、四、五，及所撰《林泉高致集序》。

上蘇州水利狀

大觀元年五月

臣向在姑蘇，徧詢民吏，皆謂欲去水患，莫若開江濬浦。蓋太湖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所歸。自太湖距海，有三江，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除水患猶反掌耳。今境內積水，視去歲損二尺，視前歲損四尺，良由初開吳松江，繼濬八浦之力也。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司，與諳曉水勢精彊之吏，徧詣江、浦，詳究利害，假以歲月，先爲之備。然後興夫調役，可使公無費財，而歲供常足；人不告勞，而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世之利也。《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又見《吳中水利全書》卷一三，《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三。

陳芳家一門十四世無異籍之親奏

政和七年正月十二日

臣前知河陽日，伏見故大理寺丞陳芳家同居三百年，一門十四世無異籍之親，實聖朝美事。《宋會要輯稿》禮六一之七（第二冊第一六九〇頁）。

乞諸科應舉人由州縣保明申學事司收試奏

政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三月二十六日詔，許諸科三經應舉以上人赴來年學事司試一次。契勘自來諸科人應舉，並經本縣自陳勘驗，申州收試。其應干取應文藉，並在所屬州縣，既未經解發本部，別無簿籍照證。欲乞行下諸路提舉學事司，預報所部州縣，委官取索自來諸科應舉公案勘驗，令三人以上結爲一保，如一州不及三人處，即召命官一員保識引問，別無違礙，本州保明申學事司收試，庶幾杜絕僞濫。《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一一（第五冊第四二九六頁）。

諸州軍醫學教授薦舉改官事奏

政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臣等契勘崇寧三年立法，本部歲許諸州軍置醫學處，見任官通醫術能文者一員兼權醫學教授，其薦舉改官並依正教授條法。臣等竊詳醫學教授每州一員，其薦舉改官既依正教授法，慮合抵正教授薦舉員數。《宋會要輯稿》崇儒三之二〇（第三冊第二二一七頁）。

明堂五室祀五帝議

政和七年八月八日

奉詔議明堂五室祀五帝。按《禮記·月令》「季秋大享帝」，說者謂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大亨不問卜」，說者謂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周官·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說者謂祀五帝於四郊及明堂。而王安石以謂五帝者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惟其爲五精之君，故分位於五室；惟其爲昊天之佐，故與享於明堂。自周以還，遭秦絕學，士之所見，無復全經。神宗皇帝發德音〔一〕，下明詔，唯以英宗配上帝，而悉去從祀羣神。陛下稽古有作，取成於心，肇新宋規，得其時制，爰即季秋，肆躬大享，位五帝於其室，既無以禰概配之嫌，止祀五帝，又無羣神從祀之黷，永爲善繼，是謂達孝。然則神考黜六天於前，陛下正五室於後，其揆一也。《宋會要輯稿》禮二四之六五（第一冊第九三二頁）。又見《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誤署孔光凝），《文獻通考》卷七四，《宋史》卷一〇一《禮志》四。

〔一〕發：原誤「廢」，據文意改。

乞采察褒獎王襄奏

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

昨守鄧州，伏見宣教郎致仕王襄經術登科，年未六十，毅然請老，退歸田園。事孀嫂如其母，養孤甥若己子，鄉黨後進教誨成就者不知幾人，鄰里貧民吉凶賙恤者不知幾家，伏望采察施行。《宋會要輯稿》崇儒六之二九（第三冊第二二八三頁）。

〔二〕「乾道」當爲「政和」之誤。

乞祀前一日神位版安奉於祠所幄次奏

政和八年四月九日

乞自今應祀事前一日，神位版即安奉於祠所幄次，初獻以下悉詣幄次恭視，庶幾仰副陛下崇奉之意。《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七〇（第一冊第六二二頁）。

華陽集序

大觀二年正月甲寅，有詔故相岐國王公之家，以《文集》來上。臣仲修等表言曰：「先臣珪以文翰被遇四朝，輔相神考十有六年。晚膺顧托，首陳上自有子之言，以定儲議，不敢自以爲功。既沒一紀之餘，仇怨攘功，架以奇禍〔一〕。賴哲宗皇帝睿明，闔門得以全度。洎陛下嗣守大位，予其爵秩，祿其子孫。臣等雖萬死，豈足以仰報聖澤之萬一。茲承睿旨宣取先臣遺稿，臣等被命，感泣不自勝。謹序次成一百卷，繕寫以進。唯陛下哀憐先帝之舊臣，明其誣謗，而顯其餘勳，以示天下。不勝幸甚。」上覽奏惻然，展讀嘉嘆。既又除罪籍，還贈謚，復繪像，畀其遺恩如故。夫賢者之處世，所可貴於天下者，不過事業文章而已。然鮮或兼之。昔絳侯有誅呂之功，而貽少文之誚；博陸有立宣之績，而被不學之議。則事業非不著也。相如以凌雲之賦，游金門而無聞；宗元擅作者之稱，均司馬而貶死。則文章非不工也。岐國王公，弱冠登甲科，不出都城，致位宰相。當熙寧、元豐之際，翊戴聖主，比隆堯舜。蓋自嘉祐之初，與歐陽永叔、蔡君謨更直北門，聲名振於一時，學者尤所師慕。每一篇出，四方傳誦之。後雖當軸處中，朝廷有大典冊，必命公爲之。則事業文章，可謂兼之矣。公少登顯塗，未嘗遷謫。故平生著述，多代言應制之文，而無放逐無聊感憤之作。仁宗嘗稱公文有體，英宗嘗謂輔臣學士唯王珪能草制。神考每有聖作，多令公視草。嘗奉述高康王衛王碑，天語稱以「真大手

筆」。進仁、英二帝紀，批詔以比班、馬。公薨垂三十年，後進之士聞公名，想見其風采，思欲誦其遺文而不可得。今家集既奏御，且鏤板以傳世，將使天下來世知公之受眷累朝，爲時宗工，與古之作者並駕而齊驅。若乃忠精結于上心，謀謨著於廊廟，載在信史，播在公議，此不復書。謹序。《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六。

〔二〕架：疑是「加」之訛。

林泉高致集後序

政和七年四月

翰林郭公字淳大，河陽溫縣人。生有異性，才爽過人。事親孝，居家睦，處鄉里，立節尚氣，重然諾，不妄交遊。喜泉石，安畎畝。不學而小筆精絕，爲朋舊求討，遂寢有名。既壯，公卿交召，日不暇給。迄達神宗天聽，召入翰林，受眷被知，評在天下第一。光凝世居洛，先考與公布衣之舊，故自兒童時已知公名，熟公行。及前歲被命守蜀，又得從公之子思游。因獲窺公家集，見公所蓄嘉祐、治平、元豐以來崇公巨儒詩歌讚記，并公平日講論小筆範式，粲然盈編，厥題曰《郭氏林泉高致》，具載公之潛德懿行，洎神宗獎遇，與所知天下賢公卿士大夫。因一覽，便令人洒然起物外烟霞之想，真可謂林泉之高致矣。思元豐中太學名進士，五年壬戌高等賜第。博學多才，自結聖知。讀此集，則

所以發揚幽懿、攄說履素，亦可謂善論撰先人之德美矣。其諸孫亦楚楚出頭角，有文采，郭氏門戶之大未易可量也。時政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大夫、翰林學士、兼脩國史、賜紫金魚袋河南許光凝書。《林泉高致集》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此篇劉琳校點）

故朝請郎尚書倉部員外郎致仕飛騎尉賜緋魚袋王公墓誌銘

大觀二年七月

公諱仲原，字深之，其先蜀人也。兵部郎中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諱贄之曾孫，三司鹽鐵判官、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漢國公諱準之孫，朝議大夫、充集賢校理、贈銀青光祿大夫諱瓘之子。王氏世以儒學進，自魏國公之父榮國公諱永始顯於朝，至公之諸父乃大耀當世。公初不以貴胄自驕，刻意問學，蠶鹽不厭，衆期以遠大。用仲父岐國公諱珪薦，補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時衛國長公主，神宗所鍾愛，及笄，將擇公卿之賢子弟尚之，於是召公入對延春閣，一見稱□。左右趣公謝，公辭曰：「貴主下嫁，必先勳閥，如臣寒陋，曷足以副盛選？」懇辭至再。神宗嘉其志，矜從之，持論高焉。主亳州衛真簿，開封府咸平尉，遂登進士第。教授潤、陝兩學生。公教育不倦，無不虛而往，實而歸，各因其材而成焉。潤學素庫陋，公易而新之。人或以爲

侈，公曰：「朝廷崇儒尊道，當如此。」逮崇寧初，詔郡縣廣學舍，諸郡往往營建新宇，獨潤因舊爲完，人始服公遠識。改秩知開封府封丘縣，遷魏王宮教授，提舉白波輦運，京畿常平。公奉行詔令，務存大體，不爲苛察希進，人以長者稱，然姦吏畏縮，至自引去。有利於國，必力陳於上，朝廷多施行之。嘗言惠民局行於天下爲惠實大，然小民不知治法，恐投藥抵牾，請置醫工視脉給藥，人獲其利。崇寧末，新建北輔告成，官吏被賞者八十餘人，公實與焉。言者論其僥冒者衆，詔公裁定。公自以前所受賞非功第庶僚，法不當辭，請先還所遷官。乃計其功緒與其冒賞者別爲二等上之，公議惟允。公在京畿二年，考課皆居最。遷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公事。時汜水有劇賊，剽劫鎮縣，白晝出鬪，殺官兵、縱火、掠奪，民懼不安。公探刺其淵藪，先鋤去之，稍弛巡捕示以不迫，乃宿兵要會，乘其分散，即擒之，無得脫者。因建言汜水之北有訾家店，據數邑兩河之會，京西多盜，凡出入嘯聚，恃此爲巢穴，請徙汜水捕盜官一員，以窺其隙。詔從之，由是民獲安堵。遷尚書倉部員外郎。朝廷知公材，未及用而公病矣，乃抗疏乞身丘園。未幾以疾終，享年五十奇八，實大觀二年三月廿九日也。歷官至朝請郎，勳飛騎尉，賜六品服。娶晁氏，水部郎中仲蔚之女。一子耆，以文學登科，今爲通仕郎、衛州新鄉縣令。一女，適廩延呂彥祖。四孫：子□、子灋、子瀾、子融。公性溫厚，與物無忤，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朋友。卹孤周急，惟恐不逮。逮歿之日，士大夫適班于原廟，聞公之訃，莫不失聲嗟惜云。公爲部使者，所薦皆賢士，見義敢爲，不少屈。好學善屬文，尤長於詩，深得唐人體。有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公卒之年七月十三日，其孤舉公之喪葬于洛陽曾、高之次，蓋治命也。耆

使來乞銘。余與公親且厚，義不得辭。銘曰：

士烏乎尚，所尚曰志。志意既修，窮達惟義。公之高行，聞於少時。及其仕也，而不大施。人則公嗟，公又何咎。有子有孫，永侈厥後。《千唐誌齋藏誌》第一三一〇頁。（以上除單獨署名外，為

黃錦君校點）

許 偲

許偲，累官光祿寺丞，宣和初權發遣京畿提點刑獄公事。見《宋會要輯稿》禮三四之七、方域一〇之七。

乞令諸路修整州府縣驛舍奏

宣和元年八月十六日

方今州府縣鎮驛舍亭輔相望於道，以待賓客，其法固已具備。然吏習弗虔，不以時察，梁角撓拆，或墻壁圯壞，歲月既久，多致摧擗，使道路無所宿息，為行役者之患。臣職之所領，近在畿甸，目所親見，有若此者，四方萬里之遠從可知矣。欲望特降睿旨，俾諸路各行修整，嚴責州縣常切檢察，使出於塗者有所依，上亦足以俾盛時仁政之萬一。《宋會要輯稿》方域一〇之三三（第八冊第七四九〇

頁）。又見同書方域一〇之七（第八冊第七四七七頁）。（黃錦君校點）

許 仿

許仿，大觀中主管官告局。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六六。

乞改製造官告局爲尚書省官告院奏

大觀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本局被受差除錄黃，修寫進告，多致漏泄。欲乞改製造官告局爲尚書省官告院，別擇處建置。應今後堂除敕授差遣書黃至尚書省，徑送本院給告，然後付錄黃於吏部，於事爲便。《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六六（第三冊第二六五五頁）。（黃錦君校點）

文 軫

文軫，綿州巴西（今四川綿陽）人。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爲朝散大夫以老。著有《信書》三卷。見《文獻通考》卷二〇九。

綿州開元寺石像記

大觀元年冬

大觀元年冬，與表弟朝奉郎李益侯聖舉、通直郎李仲侯君宜，往開元寺觀先輩郡守李同叔所建水閣院。北巖觀唐時令狐文軌施造經像〔一〕，極工緻。嘆其歷會昌以來，漸黯淡，遂醵金彩繪，煥然生色。朝奉大夫文軫記〔二〕。嘉慶《四川通志》卷四三。又見同治《綿州志》卷二八，民國《綿竹縣志》卷二。（黃錦君校點）

〔一〕觀唐時：同治《綿州志》、民國《綿竹縣志》作「貞（正）觀時」。

〔二〕此句原無，據右引補。句中「文軫」原作「文軌」，殆涉上而誤，據嘉慶《四川通志》所述改。

全宋文卷二九七三

韓 拙

韓拙，字純全，號琴堂，南陽（今河南南陽）人。善畫山水窠石，紹聖間擔簦至京師進藝，爲王詵所賞，薦於端王趙佶（徽宗）。徽宗即位，授翰林書藝局祇候，累遷爲直長、秘書待詔，官至忠訓郎。著有《山水純全集》（存）。見張懷《山水純全集後序》（載原書卷末），《畫史會要》卷二，《繪事備考》卷五中。《山水純全集》十篇，流傳各本文字多異，以商務印書館本《說郛》最完整。今據爲底本，參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美術叢書》本，編爲一卷。

山水純全集序

夫畫者，肇自伏羲氏畫卦象之後，以通天地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嗣于黃帝時，有史皇、倉頡生焉。史皇狀魚龍龜鳥之迹，蒼頡因而爲字，相繼更始，而圖畫典籍萌矣。書本畫也，畫先而書次之。《傳》曰：書者成造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合同功，四時並運，法于天然，非由述作。

其書畫同體而未分，故知文能序其事，不能載其狀，有書無以見其形，有畫不能見其言，存形莫善於畫，載言莫善於書，故知書畫異名，其揆一也。古云：「畫者聖也，蓋以窮天地之至奧，顯日月之光照，揮纖毫之筆則萬類由心，展方寸之能則千里在掌，豈不爲筆補造化者哉！」自古逮今，名賢上士雅好之者，畫也，然精于繪事者多矣。愚世業儒，縈名薄宦，賦性疏野，惟志所適，切慕于畫，求前賢之模範，究古人之糟粕，自幼嗜好，留心于此，至今白首，尚且孳孳無倦。惟患學之淺短，自爲成癖爾，乃夙賦其性邪？唐右丞王維文章冠世，畫絕古今，嘗自題云：「當世繆詞客，前身應畫師。」誠哉是言也！且夫畫山水之術，其格清淡，其理幽奧，至于千變萬化，四時景物，風雲氣候，悉資筆墨而窮極幽妙者，若非博學廣論，焉得精通妙用歟！故有寡學之士，兀兀之徒，忽略此道者多矣。其學問廣博之流，惟恐淺陋疏略也，彼孜孜汲汲，與利名交戰者，與吾道殊途耳，此安足與言之哉！愚習山水人物，已爲歲久，所得山水之趣，粗以爲法，誠不敢爲卓絕之論，雖言無麗藻，亦使好學之士頓然開悟，分爲十論，各隨品目，以附于後。宣和辛丑歲季夏八日，琴堂韓拙全翁序。《山水純全集》卷首，商務印書館本說郛卷四二。

論 山

凡畫山言丈尺寸分者，王右丞之法則也。山者有主客尊卑之序，陰陽逆順之儀，其山布置，各有

形體，亦各有名，習乎山水之士，好學之流，切要知之也。主者乃衆山中高而大者是也，有雄氣而敦厚，旁有輔峰藂圍者嶽也。大者尊也，小者卑也。大小岡阜，朝接于主者，順也，不如此者，逆也。客者，其山不相干而過也。分陰陽者，用墨取濃淡也。凹深爲陰，凸面爲陽。山有高低大小之序，以近次遠，至于廣極者也。洪谷子云：尖者曰峰，平者曰陵，圓者曰巒，相連者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巖，巖下有穴曰巖穴也。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孤曰岑。銳山曰嶠，高峻而纖者嶠也。卑而小尖者扈也，山小而孤，衆山歸叢者名曰羅圍也。言襲陟者山三重也。兩山相重者謂之再成映也。一山爲岈，小山曰岌，大山曰峘。岌謂高而過也。言屬山者相連屬也。言嶧山者連而絡繹也。俗曰絡繹者，羣山連續而過也。言獨者孤而只一山是也。山岡者其山長而有脊也。翠微者近山傍坡也。言山頂冢者山顛也。巖者有洞穴是也。有水曰洞，無水曰府。言山堂者山形如堂室也。言障者山形如幃帳也。小山別、大山別者，鮮不相連也。言絕徑者連山斷絕也。言崖者左右有崖夾山是也。言巖者多小石也。多大石者礪，平石者盤石也。多草木者謂之岵，無草木者謂之垓。石載土謂之崔嵬，石上有土也；土載石謂之硓，土上有石也。言阜者土山也。小堆曰阜，平原曰坡。坡高曰隴，岡嶺相連，掩映林泉，漸分遠近也。言谷者通人曰谷，不通人曰壑。窮瀆者無所通，而與水注者川也。兩山夾水曰澗，陵夾水曰溪，溪者蹊也，有水也，宜畫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後見也。山亦有四方，體貌景物各異。東山敦厚而廣博，景質而木多；西山川峽而峭拔，高聳而險峻；南山低小而水多，江湖景秀而華麗；北山闊塤而多阜，林木氣重而水窄。東山宜畫村落、耕鋤、旅店、山居、游宦、行旅之類；西山宜畫關城、

棧道、羅網、高閣、觀宇之類；北山宜用盤車、駱駝、樵人背負之類；南山宜畫江鄉、魚市、水村、山郭之類，但加之稻田、漁樂，無用駱駝也，亦不用盤車也。要知南北之風土不同耳，故深宜分別。山有四時之色。春山豔冶，夏山蒼翠，秋山明淨，冬山慘淡，此四時之氣象也。郭氏云：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上，背後有淡山者謂之高遠。自前山而窺後山者謂之深遠，自近山至遠山謂之平遠。愚又論三遠者：有山根邊岸、水波亘望而遙謂之闊遠，有野霞暝漠、野水隔而彷彿不見者謂之迷遠，景物至絕而微茫縹緲者謂之幽遠。以上山之名狀，當備畫文理詩意用之，兼候博古君子之問，若問而無以對，此無知之士也，不可不知。或詩句中有此山名，雖有其名而不知其山之體狀者，安可措手而製之！凡畫全景山者，重疊覆壓，咫尺重深，以近次遠，或以下層疊，分布相輔，以卑次尊，各有順序，又不可太實，仍要嵐霧鎖映，林木遮藏，不可露體，如人無衣，乃窮山也。且山者以林木爲衣裳，以草木爲毛髮，以烟霞爲神采，以景物爲妝飾，以水源爲血脉，以嵐霧爲氣象。畫若不求古法，不寫真山，惟務俗變，采合虛浮，妄自爲超古越今，心以目蔽，變是爲非，此乃懵然不知山水格要之士也，難可與言之。嗟乎！今人是少非多，忘古徇今，方爲名利之誘奪，博古好學者鮮矣。倘或有得其堂奧者，誠可與論也。彼笑古傲今、侮慢宿學之士，曷足以言此哉！《山水純全集》卷一。

論水

夫水有緩急淺深，此爲大體也。山上有水曰湴，山下有水曰淀，山澗有水曰瀕。湍而漱石者謂之湧泉，山石間有水，渾潑而仰沸者謂之噴泉。言瀑布者，顛崖峻壁之間，一水飛出如練，千尺懸灑于萬仞之下，有驚濤怒浪湧瀼騰沸，噴濺漂流，雖鼉鼉魚鱉皆不能容也。言濺瀑者，山間積水欲流，而石隔罅中猛下，其片浪如滾，有石迎激，方圓曲折，交流會合，用筆輕重，自分淺深，盈滿而散漫也。言淙者，激流攢衝，鳴湍疊瀨，噴若雷風，四面叢流，謂之淙也。言沂水者，不用分開，一片注下，與瀑布頗異，亦宜分別。夫海水者，風波浩蕩，巨浪翻卷，山水中少用也。有兩邊峭壁萬仞不可通途，中有湍急漂流如箭，舟船不可停者，硤水耳，無急于此也。言江湖者，洞庭之廣大也。言水源者，平出之流水也，其水混混不絕，故孟子所謂不舍晝夜者是也。惟溪水者，山水中用之多矣，宜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復見，以遠至近，仍宜用烟霞隱鎖爲佳。王右丞云「路欲斷而不斷，水欲流而不流」，此之謂歟！夫沙磧者，水心通流，水流兩邊，急而有聲，中有灘也。夫石磧者，輔岸絕流，水流兩邊，迴還有紋，中有石也。言壑者，有岸而無水也。然水有四時之色，隨四時之氣。春水微碧，夏水微綠，秋水微清，冬水微慘。又有沙汀湖渚，皆水中可居人而景所集也。至于魚瀨雁樂之類，畫之者當自取才調。況水爲山之血脉，凡畫山水，故宜天高地闊爲佳也。《山水純全集》卷一。

論林木

凡林木，有四時榮枯、大小叢薄、咫尺重深、以遠次近，故林木要看蒼逸健硬，筆跡堅重，或質或麗，以筆蹟欲斷而復續也。且或輕或重本在乎用筆，高低暈淡悉由于用墨，此乃畫林木之要格也。洪谷子曰：「筆有四勢者，筋皮骨肉也。」筆絕而不斷謂之筋，纏縛隨骨謂之皮，筆削堅正而露節謂之骨，起伏圓混而肥謂之肉。凡畫宜骨肉相輔也，肉多者肥而軟濁也，柔媚者無骨也；骨多者剛而如薪也，勁死者無肉也。跡斷者無筋也，墨大而質樸者失其真氣，墨微怯弱者敗其真形。其木要停勻而有勢，不可太長，太長者無勢力；不可太短，太短者差濁也。木皆有形勢，而取其力，無勢而亂作盤曲者乏其勢也。若只取剛硬而無環轉者，虧其生意也。若筆細墨微者怯弱也。大凡取其合宜用度之也。木貴虬健老硬，其形勢甚多。或聳而拔逸者，或屈折而俯仰者，或躬身而若揖者，或如醉人而狂舞者，或如披頭仗劍者，皆松也。或如怒龍驚虬之勢，騰龍伏虎之形，似狂怪而飄逸，似偃蹇而躬身，或離披倒起，如飲于水中，或巔崖嶮峻倒崖而身覆下者，爲松之儀。其勢萬狀，變態莫測。凡畫根者，臨崖倒起之木，其根起伏，出拔土外，狂而且迸也。其平立之木，當以大根深入崖中，惟傍迸小根，方宜出土也。凡作枯槎槁木，要竅嵌空耳。且松者若公侯也，爲衆木之長，亭亭氣槩，高上盤于空，勢逼霄漢，枝迸而復掛，下覆凡木，以貴待賤，如君子之德和而不同。荆浩曰：「成材者氣概

有餘，不材者抱節自屈。」有偃蓋而枝盤、頭低而腰亞者爲異松也。皮老蒼鱗，枝枯葉少者爲古松也。訣云：松不離于兄弟，謂高低相亞；松亦有子孫，謂新枝相續。唯蟠松其梢凌空而聳出，其枝交結而蔭重也。且柏者若侯伯也。訣曰：柏不叢生，要老逸舒暢，皮宜轉紐，捧節有文，多枝少葉，其節嵌空，勢若蛟虬，身去而復回，狀迭縱橫，乃古柏之狀。惟蟠柏者葉密枝迸，梢氣聳拔也。檜者松身柏葉，會于松柏，故名曰檜。其枝放肆而盤曲，其葉聚散而無定，乃古檜之體也。其餘種種羣木，難以具述，惟楸梧槐柳儀形各異。大概有葉之木，貴在豐茂而蔭鬱，至于寒林者，止務森聳重深，分布而不雜，宜作枯梢老槎，背後當用淺墨軟梢之木相伴和爲之，故得幽韻而氣清，林罅不用明白，尤宜烟嵐映帶，誠爲李成咸熙中深得其妙用者哉！梁元帝云：「木有四時，春英，夏蔭，秋毛，冬骨。」春英者葉細而花繁也，夏蔭者葉密而茂盛也，秋毛者葉疏而飄零也，冬骨者葉枯而枝槁也。其有林巒者山巖石上有密木也，林鬱者山脚下有林木也，林迴者遠林烟暝也。遠木者，取其大要，而不可狂斜倒起，隱淡直立，辨其形質，可一一分明也。又云：「質者形質備也。」雜木取其大綱，用墨點成，淡淺相等。林木者山之衣也，如人之衣妝，使山無儀盛之貌，故貴密木茂林，有華盛之表也。木少者謂之露骨，如人衣少也。若作一窠一石，務要簡耳。《山水純全集》卷二。

論 石

夫畫石貴要磊落雄壯，蒼硬頑澀，礬頭菱面，層疊厚薄，覆壓重深，落筆堅實，堆疊凹凸，深淺之形，皴拂陰陽，點勾高下，乃爲破墨之功也。言盤石者，大石也。然石之狀不一，或層疊而秀潤，或崔嵬而顛險。有巖石嵯峨者，有怪石崩坍者。或直插入水，而深不可測者，或根石浸水，而脚石相輔者，峯屹嶙峋，千怪萬狀，縱橫放逸，其體無定而又皴拂多端也。有披麻皴者，有點錯皴者。《爾雅》云：「謂木皮申錯也。」有斫礫皴者，或橫皴者，或勾而連水皴者，一點一畫，各有古今體法存焉。昔人云：石無十步真，山有千里遠。況石爲山之體，貴其潤澤而不貴枯燥也，畫之者不可失此。

《山水純全集》卷二。

論雲霞烟霧嵐光風雨雪

夫通山川之氣，以雲爲總也。雲出于深谷，納于嵎夷，掩日蔽空，勃然無所拘也。升之晴霽則顯四時之氣，散之陰晦則遂其四時之象。故春雲如白鶴，其體閑逸融和而舒暢也；夏雲如奇峰，其勢陰鬱濃澱而無定也；秋雲如輕浪飄零，或若兜羅之狀，廓靜而清明也；冬雲如潑墨慘翳，示其玄冥之

色，昏寒深重，此晴雲四時之象也。故春陰則雲氣淡蕩，夏陰則雲氣突黑，秋陰則雲氣輕浮，冬陰則雲氣黯淡，此陰雲四時之象也。然雲之體合散不一焉。輕而爲烟，重而爲霧，浮而爲靄，散而爲氣。其有山嵐之氣，烟之輕者，雲捲而霞舒。烟者氣之所聚也。凡畫者分氣候，別雲烟爲先。山水中所用者，霞不重以丹青，雲不施以彩繪，恐失嵐光野色自然之氣也。且雲者有出谷，有游雲，有寒雲，有暮雲，有朝雲。雲之次爲霧，有曉霧，有遠霧，有寒霧。霧之次爲烟，有晨烟，有暮烟，有輕烟。烟之次爲靄，有江靄，有莫靄，有遠靄。雲烟霧靄之外，又言其霞者。東曙曰明霞，又曰朝霞；西照曰莫霞；乃早晚一時之暈彩也，不可多用。凡雲霧烟靄之氣，爲嵐光山色、遙岑遠樹之彩也，善繪于此者，則得四時之真氣，造化之妙理，故不可逆其嵐光，而當順其物理也。風雖無跡，而草木衣帶之形，雲頭雨脚之勢，無少逆也，逆之則失其大要矣。繼而雨雪之際，時雖不同，然雨有急雨，有驟雨，有夜雨，有欲雨，有雨霽；雪者有風雪，有江雪，有夜雪，有春雪，有暮雪，有欲雪，有霽雪。凡風雨雪之意，皆本于雪，色之輕重，類于風勢之緩急，想其時候，方可落筆。大概以雲別雨雪之意，則宜暗而不宜顯也。又如《爾雅》所云，天氣下而地不應曰雪，言昧物而輕也；地氣發而天不應曰霧，言暝物而重也；風而雲爲暄，風而雨爲霾，言無分遠近也；陰風重而爲暄，言無分于山林也。此皆不時之氣，非雲之所該也。至于魚龍草莽之象，呂氏之言甚明；鸞翔鳳翥之形，陸機之論深得。然在畫者窮天地之奧，掃風雲之候，曷可不深究焉。《山水純全集》卷三。

論人物橋杓關城寺觀山居舟車四時之景

凡畫人物，不可粗俗，所貴純雅而幽閑。其有隱居傲逸之士，與村夫農者漁父牧豎等輩，體狀不同。竊觀古之山水中人物優容閑雅，無有粗惡者，近世所作，往往粗俗不謹，殊失古人之態。言橋杓者，通舡曰橋，不通舡曰杓。杓以橫木渡于溪澗之上，但使人迹可通也。關者在乎山硤之間，只一路可通，無旁歧小峽，方可用關也。城者雉堞相映，樓屋相望，須當映帶于山崦林木之間，不可一一出露，恐類于圖經。山水中所用惟古堞城可也。畫僧道寺觀者，宜掩抱幽谷深巖峭壁之處。惟酒旂旅店方可當途村落之間，而山居隱逸之士，務要幽僻，不同于此，宜畫草庵茅舍、房屋平林、牛馬耕耘之類。有廣水處可畫漁市、漁樂、捕魚、采菱、曝網之類。言舟舡者大曰舟，小曰舡。漁人所泛者曰艇，隱逸高尚之士所乘者曰舫。或插以罾罩，或拖以絲綸者，漁艇也。或爲木屋，或爲棚幕者游舫也。以小槳所搖者謂之飛航，獨一木所造者謂之桐槽，于山水中所宜用者惟此耳。其舟舡宜游漾輕浮，不可重載，其餘江海巨載之舟，于山水中少用也。品四時景物，務要明乎物理，度乎人事。春時可以畫人物忻悅而舒和，郊游踏青，翠陌秋千，漁唱渡水，歸牧耕鋤，山種捕魚之類也；夏可畫以人物，但于山陰林壑之處，或行旅憩歇，水閣高亭，避暑納涼，翫水浮舟，臨江浴滌，曉汲涉水，風雨過渡之類也，秋畫以人物，則吹簫、翫月、采菱、浣紗、漁笛、搗帛、夜舂、登高、賞菊之類也；冬

畫以人物，則圍爐飲酒、慘冽游宦、雪笠寒僮、騾綱運糧、雪江渡口、寒郊遊獵、履冰之類也。若水、草之間，可兼于禽鳥者，春宜畫燕雀、黃鶯，夏宜鷓鴣、鷗鷺，秋宜征雁、羣鷺，冬宜落雁、寒鴉，今略言其大槩耳。若能法此以隨時製景，任其才思，則山水妝飾而無有不備者矣。《山水純全集》卷三。

論用筆墨格法氣韻之病

凡畫者筆也，此乃心術，索之于未兆之前，得之于形儀之後，默契造化，與道同機，握管而潛萬物，揮毫而掃千里。故筆以立其形體，墨以別其陰陽，山水悉從筆墨而成。而吳道子筆勝于質，此乃畫聖賢也。常謂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此皆不得其全善也。荆浩采二賢之長，以爲己能，則全矣。蓋用墨太多則失其真體，損其筆而且冗濁；用墨太微則氣怯而弱也；過與不及皆爲病耳。切要循乎規矩格法，以本乎自然氣韻，以全其生意。得于此者備矣，失于此者病矣。以是推之，豈可與俗士論哉！凡未操筆間，當先凝神着思，預想目前，所以意在筆先，用意于內，然後用格法以揮之，可謂得之于心，應之于手也。其用筆有簡易而意全者，有巧密而精細者，或取氣概而筆迹雄壯者，或取順快而流暢者，縱橫變化，用功乎筆也。然作畫之病者衆矣，惟俗病最大，多出于淺陋狃卑，昧乎格法之士，動作無規，亂揮取逸，強務古淡而枯燥，苟圖巧密而纏縛，詐爲老筆，本非自然，此爲論筆墨格法氣韻之病耳。古云用筆有三病：一曰板病，二曰刻病，三曰結病。板病者腕弱筆

痴，取與全虧，物狀平匾，不能圓渾者，板也。刻病者筆迹顯露，用筆中凝，勾畫之際，妄生圭角者，刻也。結病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事物留礙，不能流暢者，結也。愚有一論，爲之確病。筆路謹細而癡拘，全無變通，筆墨雖行，類同死物，狀如雕印之跡者確也。凡用筆先求氣韻，次采體要，然後精思。若形勢未備，使用巧密精思，必失其氣韻也。大概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得于其間矣。且善究山水之理者，當守其實，其實不足，當去其華，而華有餘。實爲質幹也，華爲華藻也。質幹本乎自然，華藻出于人事。實爲本也，華爲末也。自然體也，人事用也。豈可失其本而逐其末，忘其體而執其用乎！是猶畫者惟務華媚而體法虧，惟務柔細而神氣泯，真俗病耳，焉知守實去華之理哉！若行筆或粗或細，或揮或勻或點，或重或輕，不可一一分明，以布遠近取似者，氣弱而無畫也。其筆太粗則寡于理趣，其筆太勁則絕乎氣韻，一皴一點，一勾一斫，皆有法度，若不從畫法意，只寫真山，不分遠近、淺深，乃圖經也，烏得其格法氣韻者歟！凡用墨不可深，深則傷其體，不可微，微則敗其氣，此皆病也。勾拙落筆，使用墨取淡者爲之滑而無法，其先皴而後淡，次取陰陽淺深者，真得其理。又以畫之取遠景，貴簡而不絕，繁而不冗，使觀者豁然，如目窮幽曠瀟灑之趣，不其神妙矣乎〔二〕！《山水純全集》卷四。

〔二〕「凡用墨不可深」至篇末，四庫本作：「凡畫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淨而明，山要崔嵬，泉宜灑落，雲烟出没，野逕迂迴，松偃龍蛇，竹藏風雨也。」

論觀畫別識

瓊瑰琬琰，天下皆知其爲玉也，非卞氏三獻，孰別荆山之姿而爲美！驂騮騶驤，天下皆知其爲馬也，非伯樂一顧，孰別冀北之駿而爲良！若玉之無別，安得瓊瑰琬琰之名？若馬之無別，豈得驂騮騶驤之駿？別玉者卞氏耳，識馬者伯樂耳，天下後世亦無復加諸是。猶畫山水之流于世也，隱造化之情實，論古今之蹟奧，發揮天地之形容，蘊藉聖賢之藝業，豈賤隸俗人得以易窺其端倪！蓋有不測之神思，難名之妙意寓于其間矣。凡閱諸畫，先看風勢氣韻，次究格法高低者，爲前賢家法規矩用度也。倘生意純而物理順，用度備而格法高，固得其格者也。雖有其格，而家法不可揉雜者何哉？且畫李成之豈用雜於范寬？正如字法，顏、柳不可以同體，篆、隸不可以同攻，故所操不一，則所用有差，信乎然矣。歸古驗今，善觀乎畫者，焉可無別歟！然古今山水之格皆畫也，通畫法者得神全之氣，攻寫法者有圖經之病，亦不可以不識也。以近世畫者多執好一家之學，不通諸名流之迹者衆矣，雖究博諸家之能，精于一家者寡矣。若此之畫，則雜乎神思，亂乎規格，難識而難別，良由此也。惟節明其諸家畫法，乃爲精通之士，論其別白之理也。窮天文者然後證丘陵天地之間，雖事之多，有條則不紊，物之衆，有緒則不雜，蓋各有理之所寓耳。觀畫之理，非融心神，善縑素，精通博覽者不能達是理也。畫有純質而清淡者，僻淺而古拙者，輕清而簡妙者，放肆而飄逸者，野逸而生動者，幽曠而深遠

者，昏暝而意存者，真率而閑雅者，冗細而不亂者，重厚而不濁者，此皆三古之迹，達之名品，參乎神妙，各適於理者然矣。畫者初觀而可及，究之而妙用益深者，上也。有初觀不可及，再觀不可及，窮之而理法乖異者，下矣。畫譬猶君子歟！顯其跡而如金石，著乎行而守規矩，觀之而溫厚，望之而儼然，易事而難說，難進而易退，動作週旋，無不合于理者，此上格之體，有若是而已。畫猶小人歟！以浮言相胥，以矯行相尚，近之而無取，遠之則有怨，苟諂媚以自合，勞詐僞以相蔽，旋爲交構，無有徇于理者，此卑格之體有若是而已。倘明其一而不明其二，達于此而不達于彼，非所以能別之也。昔人有云，畫有六要。一曰氣。氣者制度時用，隨形運筆，取象無惑。二曰韻。韻者隱霧立形，備儀不俗。三曰思。思者頓挫取要，凝想物宜。四曰景。景者制度時用，搜妙創奇。五曰筆。筆者難依法則，運作變通，不質不華，如飛如動。六曰墨。墨者高低暈淡，品別淺深，文采自然，似非用筆。有此六法者，神之又神也。若六法未備，但有一長，亦可采覽。畫有珍傳于世，不自顯名者，所謂以實得其名矣，不期顯而自顯也。畫有一時雖顯其名，久則易銷者，所謂譽過于實，不期銷而自銷矣。凡秘畫者，豈可擇于名譽冠蓋，但看格清意古，墨妙筆精，景物幽閑，思遠理深，氣象瀟灑者爲佳。其未當精絕，惟實巧密者鮮鑑矣。世有王晉卿者，戚里之雅士也。耕獵文史，放肆圖畫，每燕息之餘，多戲小筆，散之于公卿家多矣。常蒙青眼左顧，每圖畫必見召，觀論乎淵奧，構其名實。偶一日于賜書堂東掛李成，西掛范寬。先觀李公之迹云：「李氏畫法，墨潤而筆精，烟嵐輕勃，如對面千里，秀氣可掬。」次觀范氏之作，又云：「如面前真山峰巒，渾壯雄逸，筆力老健，此二畫乃一文

一武耶？」愚嘗思其言，由賞鑑而通于骨髓，其格法之要，切須知之，方能定優劣，明是非，可謂精通善鑑者。畫若不遇于識鑑者，如瞑行于途，無分善惡也。悲夫！今有名卿士大夫之畫，自得優游閒適之餘，握管濡毫，落筆有意，多求簡易而取清逸，出于自然之性，無一點俗氣，以世之格法，在所勿識也。古之名流士大夫皆從格法。南唐以來，李成、郭熙、范寬、燕公穆、宋復古、李伯時、王晉卿亦然，信能悉之于此乎「二」！《山水純全集》卷四。

「二」四庫本於此後尚有：「按《畫譜》，荆浩河內人，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今山水，專門頗得意趣間。嘗謂吳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浩兼二子所長而有之。蓋有筆而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而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故王洽之畫先潑墨縑素，取高下自然之勢而爲之。浩介乎二者之間，則人與天成兩得之矣。」

論古今學者

天之所賦于我者性也，性之所貴于人者學也。性有顓蒙明敏之異，學有日益無窮之功，故能因其性之所悟，求其學之所資，未有業不精于己者也。且古人以務學而開其性，今人以天性而恥于學，此所以去古逾遠，貽笑于大方之家也。昔顧愷之夏月登樓，家人罕見其面，遇風雨晦明、饑飽喜怒皆不操筆。唐有王右丞，杜員外贈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

跡。」古者如此多，略舉一二。蓋前人爲銷日養神；今人反以圖利勞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冠冕上士，燕閒餘裕，以此爲清幽自適之樂。唐張彥遠云：「書畫之術，非閭閻之子可爲也。」奈何頃者往往以畫爲業，以利爲圖，全乏九流之風，不修士大夫之體？豈不爲自輕其術哉！故不精之原，良以此也，真所謂棄本逐末矣。且人之無學謂之無格，無格謂無前賢格法也，豈有不落格法者而爲越古超今名賢者歟！所謂寡學之士，則多性強而自爲蔽者有三，難學者有三。何謂也？有心高而自恥下問，惟憑盜學者，爲自蔽也。有性敏而才高，雜學而狂亂，志不歸一者，爲自蔽也。有少年夙賦其性，不勞而頗通，慵而不學者，爲自蔽也。難學者何也？有慢學而不知其學之理，苟僥倖之策，唯務作僞以勞心，使神志散亂，而不究于實者，難學也。有本性無學之心，而假以爲生者，難學也。如此之徒，技之下耳，安得以傳古人之糟粕，達前賢之閫奧！未有不學而良能也，信斯言也。凡學者宜執一家之體法，學之成就，方可變易爲己格，則可矣。噫！源深者流長，表端者影正，則學造乎妙，藝盡乎精思，蓋有本者亦若是而已。《山水純全集》卷四。

論三古之畫過與不及

且論畫多能精當者，國之王晉卿也。論三古：高古、中古、近古。自三皇以前，爲洪荒之世，畫無得名之。自伏羲氏定龜文，畫于卦象之後，畫始有形意。畫本畫也，逮黃帝時，史皇睹物而狀之，

此畫之始也。至五帝、禹、湯及秦、漢以來，畫斯興焉。其時雖錄人姓名，然畫跡未見有之者，莫能定其優劣。其畫大興于晉、宋，其真跡人間雖有，罕得而見之。晉卿論三古之畫，可代爲之高者。晉宋爲高古，唐爲中古，五代爲近古。晉宋有顧、陸、張、展，畫之聖賢也，乃爲百代之師範矣。唐張彥遠云：古之畫人物，純重而閑雅。今也不然，至唐之盛，漸乏純重而少閑雅，何況于近代耶！郭若虛云：今人佛像、鞍馬殆不及古，花竹、禽鳥、山水古不及今。唐李思訓、張藻、宋審、王維、王宰、楊炎之流，乃仙格神奇，過于高古，亦以爲傳世之師法耳。五朝有荆浩、關仝超出古今。至宋朝初，又有李成、范寬。李雖師于關而過之，可謂青出于藍矣。二賢畫能各立家法。時有李昇慕李思訓之格，呼爲將軍，亦自立家法。其有王士元、翟院深、王端、燕肅、董元、陸僅、趙幹、屈鼎、紀貞、巨然、許道寧、劉丞、丘納、黃筌、燕文貴、宋迪、商訓、龐崇穆、李隱宋、李宗成、郝銳、梁宗信、郭熙、侯封、高克明、董贊、符道隱、永嘉僧擇寧、吳僧繼章，以上名流，各書宗法師資品學。山水之士，要知貴通其宗祖格法，故序其後。《山水純全集》卷四。（以上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二九七四

趙鼎臣一

趙鼎臣（一〇七〇——？），字承之，自號葦溪翁，滑州韋城（今河南滑縣東南）人，《四庫提要》考其爲趙偁子。元祐六年登進士甲科，紹聖二年以真定府戶曹參軍舉博學宏詞科。元符中官於定州。嘗爲太學博士，以事貶爲山陰從事。政和末官朝請大夫、行戶部度支員外郎。後以右文殿修撰知鄧州，召爲太府卿，卒。著《竹隱畸士集》。事迹散見文集中有關墓誌銘，以及《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等。今人姜亮夫撰有《趙鼎臣疑年考》。

《竹隱畸士集》（簡稱「竹隱集」）原本百二十卷，其孫綱立於復州刊至四十卷而代去，遂止，故宋、元書目僅四十卷。四十卷本後亦散佚，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釐爲二十卷。本書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竹隱畸士集》爲底本，集外新輯佚文七十餘篇，通勒爲十四卷。

鄴都賦 并序

仲尼有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揚子雲亦曰：「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蓋賦者，古詩之流也。其感物造端，主文而辨事，因事以陳辭，則近於史。故子夏叙詩而繫以國史，不其然乎！雖然，文不害辭，則辭不害志，以意逆志，其要歸止於禮義者，詩人之賦也。兩漢而下，詞人之賦始爲麗淫，競相祖述。至左太冲則譏之，以謂盧橘非上林所植，海若非西京所出，辭不稱事，指爲詬病。然觀其論魏也，舉禪代則以謂虞、舜比蹤，述風化則以謂羲、熊踵武，非堯譽桀，誕謾滋甚。夫辨物或失其方，記事之小疵；擬人不以其倫，立言之大蔽。昔有獨夫既殄，天下同歸於周；明王不作，海內莫強於秦。然猶伯夷抗登山之志，仲連懷蹈海之義，相與耻而非之，況乎助衛君之奸國，褒吳楚之僭號？以古揆今，壹何相去之邈也。方且笑昔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欲使覽者信之，過矣。嘗因暇日讀《相臺志》，盛言山川之美，宮室之富，愛其博而譏其雜，於是感《三都》，因《相臺志》，又頗裁其僞體，削其醜詞，略前載之已詳，補後來之未備，總折衷以有宋之制，命曰《鄴都賦》云爾。

趙子與客遊於三臺之上，以望鄴都之城。客曰：「烏虜壯哉！豪雋所宅，市朝之區。三啓霸邑，四成帝都。子亦嘗聞舊史之傳，觀《相臺》之志乎？」趙子曰：「未也。《相臺志》何言哉？」客

曰：「魏之初基，厥惟冀野。中莫鄴而居相，始冠冕於諸夏。世虎踞以龍蟠，亘千齡而高跨。其左則浩浩洪河，奔濤涌波。匯以清淵之聚，派爲黃澤之渦。東固嶽岑而突兀，西陵屹峩而陂陀。其右則太行隆慮，玉泉天平。擎據穹壤，蔽虧日星。隱若疊障，巍如置屏。斬晉脊以中斷，連代襟而外縈。其陽則宜師之溝，司馬之泊。交蕩羨之浸潤，互淇泉之脉絡。轟大岨以中峙，障驚瀾而猶却。猗綠竹以彌望，豐邦儲而利博。其陰則近控漳滏，遠連常碣。水東逝以委帶，山西傾而墜玦。廣逕方軌，平原四達。幽扼吭以形茹，趙咋喉而氣奪。若乃厥賦上上，土厚水深。種稂蔽野，桑麻耀林。頃必萬秉，畝皆百金。錯輪轂於塗中，資菽粟與縑紵。有《葛屨》之遺化，故雖富而不淫。爾其雅俗推重，尚氣矜節。三晉之豪，四君之俠。顧眄刃挺，暗鳴皆裂。驅市人而一戰，可撻秦而係越。故其物夥財阜，兵雄勢張。擇要塞以胥宇，據膏腴而造邦。思重閉以固國，務崇宮而濬隍。笑前帝之阨迫，圖後王之煒煌。慳瑤臺而吝瓊室，詎數阿房與未央。蓋其號也，前則銅爵金虎，顯揚太武；後則涼風清都，鴛鴦鸚鵡。鬪雞戲馬之榭，赤橋紫陌之籞。聳飛閣之千雉，聯危譙於百步。玉壁珠簾，銀楹金柱。不可億記而指數，豈直千門與萬戶！偉鳳陽之特建，飾翔離之雙鳥。何帝子之懷彼，亦矜能而護巧。物太盛以弗禁，假飛柯而匠天。悵靈質之難駐，忽遡波而孤矯。伊仙都之肇造，恢華林之舊規。傾地產於土木，殫心計於般倅。嗟燕翼之敗度，反歆羨於窮黎。諒習侈以玩富，豈艱難之與知。故其制創之廣博，締構之穹隆，藻飾之瓌麗，觀眺之疏通。升而瞰之，則翼翼眈眈，雲儲霧涵。泰華僅形於培塿，辰極才映於楹櫺。類竦身於天表，迷不悟於北南。仰而瞻之，則炳炳鬱鬱，烟霏日出。但聞絲竹之

音，環珮之聲，似蓬宮之彷彿。於是孟德季龍之際，慕容渤海之儔，鹿既獲於嬴氏，羊方繫於宗周。則燕則譽，以邀以遊。莫不宰割區宇，分裂華夏。邀乙發以計功，揖高光而第課。正南面以居尊，襲冕旒而朝群下。於時鞮女畏力，旄倪戴仁，來享來貢，或臣或賓。彼孫馬之旅拒，潛竄迹於江濱。如黑子之塵著，亦何與於藩鄰。若乃汎覽九原，周流四垓，求故老之謠詠，訪先民之典型。過羗里而太息，悲伯昌之繫囹。聖人發憤以儲思，演微言而作經。則天人之學，所由興也。邦有淫祀，西門發之。野有巨浸，史公決之。或蠱或賊，岑君遏之。生歌死哭，齊民悅之。則守令之賢，有善稱也。周鼎既震，尉遲抗鉞。隋曆方季，堯生挺節。墓藏太尉之骨，衣濺侍中之血。力殉廟社，氣凌冰雪。凜芒采以映世，雖身摧而志潔。則忠誼之士，藹令名也。吐實爲秋，揆華爲春。彫刻造化，鑪錘鬼神。唱則應劉徐陳，和則邢魏子昇。儼思王以獨步，若衆星之拱北辰。則文章之美，擅英聲也。爾其洞穴漫汗，仙靈屈奇。絕伎之所興起，肥遁之所幽棲。酒千里以喫火，丹一丸而療饑。孫登放浪於譎詭，佛圖巧幻而瑰琦。森逸駕與隼軌，差難得而備知。若僕者徒摺摭於舊志，譬猶萬鈞之一釐。故言其地則四境莫及，論其人則一邦有餘。古在前以不足，今居後而豈如。首相亶甲，起躋奮跼。當塗繼興，遂城遂堞。三高厲吻以旁噬，二石磨牙而外獵。率皆裨壞補敝，披圖案牒。據之則捷，去之則怯。得之則爲婦，失之則爲妾。綿奕姓以傳祚，常銳鋒而不懼。夫豈代無僻主哉，亦云形勢之所挾也。是以文命敷土，厥載惟冀。美哉山河，武侯所偉。遠兆朕於聽音，邇萌芽於望氣。故張賓慷慨以揆策，崔光懇激而納說。元氏弗康，卜雒之陽。曾二帝而乃蹶，信人謀之不臧。逮夫李唐中葉，有震且業。彼

慶緒之孤童，奮螳肱而拒轍。由藉險以憑固，故王師之不涉。以是觀之，人無賢愚，而地有厚薄。兵無利鈍，而勢有強弱。諸葛家蜀而破，宣尼用魯而削。故僕以爲冀不常重於天下，而鉅鄴獨雄於河朔也，豈不謂然哉。」於是趙子慨然而歎，有間而答曰：「異乎！吾子者之撰。夫登高能賦者，非以耀文，所以辨義也。陳詩觀風者，非以娛目，所以驗俗也。故陟景山者，見中興之美；館雒汭者，思平成之功。未聞商頌有固圉之談，夏諺啓崇墉之論也。今客誦糟粕，拾腐餘，掉三寸之舌，美六尺之軀，指金湯爲仁壽之域，謂干戈爲禮義之塗。長王追貊，主盟裔俘。遂欲霸燕趙而帝齊魏，兄《二京》而父《三都》。是猶蒙鳩豕蝨擇蹄而繫葦，自以謂有王侯之樂，安土之娛。曾不知風摧火燎，率螻蟻而遽焦枯也。徧居晉鄙，狹隘沮洳。子遷姬系，滅迹失據。雖無忌之傑黠，亦何延於天祚。炎風不競，典午委馭。故使阿瞞與賀六，得鴟張而跋扈；況值羯胡與鮮卑，豈止餘分而閏序。當建安之考室，冀日月以齊光。奚三馬之不戒，俾一槽之遽亡。彼季龍之侈怙，縱地陷以天崩。曾僵臂之未腐，遂流水以飄零。凡此皆莫紹其終，無傳於始。三光之所不緯，五行之所不紀。危朝菌之待暮，徒倏生而忽死。而吾子則美之，豈其惑於舊貫歟？胡取舍之不遘也。自昔屬辭之士，綴翰之徒，不務明五典之常道，九疇之盛符，乃惟夸國炫域，度城計郭。較廣狹以誹訾，無異商廛與賈區。蓋尚東都者，以伊洛爲帝王之里；主西京者，謂崤函爲天子之居。甘泉遠蔭於西海，上林左引於蒼梧。將譽美而章惡，信欲近而返疏。左生崎嶇，遵迷遂誣。拏三國以等競，角蝸牛之所廬。不獨陵轢岷蜀，詆謾句吳而已，又將超秦越漢，汙唐漬虞。尊盜臣以擬聖，謂義熊之可踰。客又實之，豈不過歟？僕病木訥，

而倦於談。雖然，請爲客粗陳其靡者。子獨不聞皇宋之光宅，清汭之規摹乎？背澶面譙，挹鄭提曹。非宛非鄴，不瀍不滸。邦畿千里，坦然四郊。環萬國以面內，類百川之海朝。厥初生民，纘唐之緒。紛綸后辟，易代以五。咸罔堪於顧天，乃眷命於藝祖。當此之時，陵谷易處，天地否閉。野有輿尸，室無噍類。國靡一定之民，朝乏委質之士。冀媮食以終夕，敢燕居而卒歲。帝用不蠲，既薙既薳。掃欃槍於一鼓，盪澆殄於崇朝。援赤子而出塗炭，謁大命於旻霄。蚩蚩遺黎，不徒去亂即治，誅蓬刈蒿；乃復慈母遊樂郊，安太平之後笑，悔既往之先咷。既而人獲更生，時有遠慮。成周飾闕以望幸，西鎬清宮而請御。臣懷良、敬之策，士獻班、張之賦。咸榮古以陋今，昭雷同而景附。天子穆然載思，而未俞也。乃規乾矩坤，與神合契。靈謀睿謨，盡屈群議。即故國以營基，懋皇圖於億祀。蓋謂洞庭夢藪，曷若以四夷爲守；未央章華，孰若以六合爲家。方且陟岱勒華，哀神翕河。建道德以爲營衛，詎論丘垤與汙沱。至於體國經野之法，宮室苑囿之制，寢不踰廟，菲不廢禮。姑以備一王之軌儀，同百姓之欲利。固無僞采與淫泰，疇克夸詡而奢麗。若乃風俗之純懿，政教之緝熙，人物之磊砢，貨殖之陸離，既立談而未判，且非創業之樞機。徒尚口以譁衆，亦鄙人之不爲也。皇皇百年，顯顯七世。堯父舜子，神傳聖繼。無增尺帛之奉，不益十家之費。晏然磐石而覆盂，若天維而地置。遂使豫里輟險，雍郊弛防。江靖建業，氣清南陽。洞外闔以不閉，咸變雍而樂康。於維此邦，陶醇化醲。川潤岳峻，旁薄虛空。蒸粹炳靈，降爲英雄。作我國棟，時惟魏公。勳在社稷，行銘鼎鐘。非后牧與伊稷，疇並芳而比崇。茲乃相之所以隆也，客遂略之。鯨鯢陸梁，峻宇彫墻。殖醢庶類，黥灼一

方。斯乃鄴之所以亡也，客顧樂之。意者非相人之志，盛德之事，縉紳之所宜談，國史之所可記也。客又不聞媯氏陶漁，三年成都；商盤五遷，邑無莫居。安有擇地而化被，簡民而信孚者哉？將吾子未之思乎！」於是客乃詞殫辯屈，不悸自栗。泚頽却避，懵然若失。《竹隱集》卷一。

堯山賦

并序

堯山在縣北十里，不甚高大，四望皆平川，而居中巋然特起。按《圖經》，堯嘗登此以望洪水。後人思之，立廟其上，故以名山，因以山名縣。元祐己巳冬，余以童子侍親過之，追感遺跡，爲賦以叙之。

當季冬之嚴凝兮，馳燕路之駸駸。攬征轡而躊躇兮，過堯山之嶽岑。按圖牒之所傳兮，得遺迹而追尋。曰堯嘗登於茲山兮，望洪水之湍淫。嗟皇天於艱難兮，在聖人而憂患。物何生而不樂兮，獨水行之漫漫。曾九載之莫息兮，舞魚龍於波瀾。惟聖心之焦勞兮，念元元之不食。舉鰥民於側陋兮，登咎夔與禹益。雖群后之奏功兮，匪自安而用逸。登茲山而四顧兮，憂蓋深於已溺。余誠無心於黃屋兮，哀赤子之將魚。苟一身之可濟國兮，固何有於捐軀？賴文命之底績兮，卒大安而晏如。嗟殷季之怠荒兮，侈天位而自康。峻瑤臺於深宮兮，民或亡於蓋藏。犬馬飫夫梁肉兮，士或未充於糟糠。惟口腹以縱汰兮，孰卹民之否臧。既上下之覆隔兮，終淪胥於喪亡。仰堯帝之孔仁兮，軫父母之至慈。流

惠澤而到今兮，民愈久而慕之。即山巔之崔嵬兮，尚經營其神祠。儼衣冠與環佩兮，猶髣髴乎天日之姿。瞻遺像以興嘆兮，故老對余而嗟咨。悵徘徊而不忍去兮，夫孰知余之所思。《竹隱集》卷一。

學古堂賦

并序

秉之主寶應簿書之明年，新作燕堂，而大夫石侯名曰「學古」，爲記以揭之。於是鼎臣方侍親於京師，聞而慕焉，思欲從下客之後塵，追二公之英遊，自以謂不可得也，乃爲賦曰：

秉之將慶學古之成，乃諏吉涓剛，陳壺潔觴，肅厥僚友，燕于新堂。酒中樂酣，客有言者曰：猗歟美矣，經始偉矣。卓哉顯矣，寓意遠矣。孰登斯堂，而昧其誼？我即於名，爰得其志。今也方策，古之聖賢。暫俯仰以萬世，忽顧瞻而億年。炳往行以不沒，粲流風而具傳。宜乎高居以拱揖，燕坐而周旋。有以師典常而取訓，不徒侈游憩以相先也。椎輪於室，不量轍而自通；察影於鑑，不度形而自同。雖世忽晦顯，道常汙隆，有禮樂以治性，有仁義以飭躬。行既往以無敝，播方來而靡窮。固可驚精思於物表，挹芳馨於穀中矣。在官彬彬，拊循吏民；退休愉愉，討論詩書。朝而出，以古爲律；夕而居，與古爲徒。得於內者充我之不足，發於外者推吾之有餘。吾聞古人，學無終始。旦安窮閭，暮都顯仕。居廊廟以儀衆，幹魁樞而自己。詎不慮而遽能哉，良素修之有以也。今使來者歷階得從政之方，舉隅佩入官之誼。仁見之而隆仁，智見之而晞智。蚤夜黽勉，起居顧視。由此而爲公爲卿，有爵

有位。資古道以長民，懋儒風而迪世。亦不出於函丈之席，而數楹之地也。然則後之君子能無樂於是歟？乃系之曰：於樂有堂，匪免且輪兮。若古是訓，如見其人兮。既種乃德，將惠我民兮。來者勿怠，益紹以新兮。《竹隱集》卷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四一。

寄傲齋賦

趙子新作寄傲之齋，既成，客有見而笑曰：噫嘻，嗟夫！環堵之墟，瓦礫所儲。高裁隱頂，廣劣容軀。白日穿漏，寒風嘯虛。褊淺迫仄，悶若囚拘。先生學不足以稽唐憲虞，行不足以左規右模。勢不足以濡乾潤枯，談不足以出有入無。動廓落以無偶，居寂寞以無徒。風吟雨呻，饑腸叫呼。飯不滿腹，見嘲妻孥。衆將傲子以弗忍，顧子反寄傲於誰歟？趙子曰：吁！是則然矣，而客責之不已甚乎？吾儕小人，志不願餘。在山而樵，在澤而漁。或跣而步，或乘而驅。隨所寓以皆適，吾又安知夫窮達之所殊？貧與賤，吾不侮；富且貴，吾不諛。將修敬以不給，顧何傲之敢圖？在陰則慘，在陽則舒。凜霜雪之戒候，追葵藿而起余。遡愛日以擇地，得幽人之所廬。匪斲匪彫，既治既除。信容膝以有裕，乃左詩而右書。時縱目以流視，追冥茫於古初。友聖賢乎千載，同古今于一區。有治有亂，有賢有愚。有得有喪，有隆有汙。有去取以爲之寵辱，有褒貶以爲之賞誅。或雲而龍，或泥而猪。或憔悴於丘壑，或榮華於國都。前哲紛紛以既往，後生皇皇而益趨。森萬物之情僞，了坐判於錙銖。無異登

藍田而采玉，據合浦以求珠。凡世之所謂壯觀巨麗者，固已盡載於吾居矣。吾俯而入，若滄海之浩浩；默而坐，如夏屋之渠渠。不知天地之廣大，日月之疾徐，軒裳之照曜，俎豆之蕭疏。將以是而寄傲也何如？客曰：唯唯。於是乃頓足而歌曰：吾不如騶侏儒，錢多粟飽兮，偷以腴其膚。吾又不如爨之夫，附炎炎兮貌愉愉。獨衣被於簡策兮，咀前載之膏腴。嗟來此寄傲之室兮，此中聊可以與娛。

《竹隱集》卷一。

七進篇

并序〔二〕《竹隱集》卷一四。

〔二〕此文乃潘祖仁（號竹隱老人）作（見《敬鄉錄》卷二，參《金華先民傳》卷一〇），蓋館臣誤輯。本書已收於潘氏名下，此刪文存目。

全宋文卷二九七五

趙鼎臣 二

夏祭禮畢賀表

修禮地祇，義蓋嚴於報本；昭假烈祖，志尤篤於奉先。熙事備成，和氣充塞。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該萬有，德備三無。心正意誠，一貫兩儀之蘊；天明地察，再躬三至之祠。丕顯哉文王之謨，何以加聖人之孝。臣心存北闕，身在南邦。想漢殿之威儀，望雲殊遠；助堯民之鼓舞，擊壤何多。《竹

隱集》卷八。

天寧節賀表 一

天維顯思，載錫祖宗之慶；歲亦陽止，篤生堯舜之君。屬肇啓於元辰，共傾歡於率土。中賀。恭

惟皇帝陛下躬契曆數，生知徇齊。不忍之仁，每推恩於四海；宜民之政，方受福於無疆。臣服寵至深，奉使有守。千官就列，既阻於造朝；萬歲遙呼，第勤於祝聖。《竹隱集》卷八。

天寧節賀表 二

千載一遇，元首明而庶事康；十月爲陽，聖人作而萬物睹。凡預戴天之烈，咸傾向日之誠。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曆數在躬，剛健其德。忠厚及乎草木，孝悌通於神明。時乘載夙之祥，申錫無疆之福。臣邈居江海，注想闕庭。俾壽而臧，喜一人之有慶；式歌且舞，均萬國之歡心。《竹隱集》卷八。

天寧節賀表 三

天祚明德，既聖聖以相承；世有哲王，實元元之共慶。協此陽月之序，眷吾真主之生。凡目見與耳聞，皆手舞而足蹈。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功光祖宗。垂堯舜之衣裳，饗文武之逸樂。屬屆生商之旦，共傾擊壤之情。臣將命遠方，馳誠禁闥。望清光而百拜，莫遂捧觴；效喬嶽以三呼，敢忘祝聖？《竹隱集》卷八。

謝復官表

失職之誅，咎將誰執；滌瑕之惠，恩許自新。載惟疏遠之蹤，獲在記憐之域。感雖有所，涕乃無從。中謝。伏念臣吏事本疏，人才甚下。夤緣乏使，冒昧選除。雖憊心而疲精，僅能補拙；然撥煩而剗劇，要自非常。果驟速於大訶，終亟蒙於恩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惟刑之恤，御衆以寬。日月麗天，躬運神明之繼；雷雨作解，時推曠蕩之恩。特棄夙愆，稍還舊物。臣敢不默思僥倖，深自激昂？猶可噬臍，蓋前非於既往；敢忘刻骨，圖後效於將來。《竹隱集》卷八。

賜笏謝表

象齒之珍，具嚴臣禮；御府所賜，特出上恩。寵過而慚，感深以泣。中謝。伏念臣少嘗執卷，壯乃扶犁。朝覲雍容，心敢期於穀璧；江湖放浪，手粗識於魚竿。比再被於使令，俄屢膺於錫予。詔書褒異，神明非黃霸之才；賜服光華，長短稱少陵之意。仍擇滿床之富，重班拄頰之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錫禹玄圭，輯舜五瑞。不獨信賞必罰，以立治功；至於推食解衣，莫非恩意。曲示儀容之煥，俾增搢紳之榮。臣敢不奉以周旋，飾其固陋。遠嗤桐葉，遽成茅土之封；深愧甘棠，惟願子孫之守。

太后還政代賀表

聖后謙沖，德超今古；詔恩汪濊，澤徧華夷。天地休明，稚耄呼舞。中賀。竊以二帝之美，在爲天下而得人；匹夫之情，乃或豆羹而見色。其度量如此之遠，故載籍罕得而書。未有獨斷閭闔，坐安社稷。功有萬年之託，政無期月之留。蓋自開闢以來，莫如國家之美。恭惟皇帝陛下欽承慈訓，寅御寶圖。崇德報功，固且極九州之養；推恩博施，又將同四海之權。因寬庶獄之辜，俾預滿堂之樂。臣幸司使事，方攝邊屯。限拘符守之嚴，阻奉闕庭之賀。臣無任。《竹隱集》卷八。

代賀皇太后表

不世之功，天下無以稱德；非常之澤，聖人所以廣恩。道實曠於前聞，禮必循於故事。中賀。竊以光烈、明德之於漢，其善不過於小廉；太姜、仲任之於周，所紀或非其大節。固未有躬值國家之變，獨成社稷之謀。臨朝貶損，則如彼其謙；復辟果斷，則若是之勇。脫重負其如釋，避大美而不居。皇情重違，聖意先定。恭惟皇太后陛下坤載萬國，母慈兆民。擁佑嗣君，上副裕陵之託；推還朝

政，遠隆光獻之風。蕩無能名，皜不可尚。臣側聞大慶，屬在遠方。莫預外庭之班，抃呼北闕；徒與塞垣之老，鼓舞東朝。《竹隱集》卷八。

代賀元會表

履端於始，正統紀於一元；當宁而朝，集貢珍於萬國。際天盛典，亘地歡聲。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象春熙，治因歲首。內篤叙於正父，仰欽若於昊天。恩同庶俗之和，肇舉三朝之會。車書共軌，頒瑞曆於河湟；贄幣在廷，格獻琛於朔漠。天人合應，福祿來成。臣迹遠周行，躬持漢節。望清光於黼座，莫遂稱觴；布法象於屬城，敢忘體國？《竹隱集》卷八。

代慰祔廟表

臣某言：伏准進奏院報，今月某日，哲宗謚號皇帝神主祔廟禮畢者。易奠以虞，既備送終之禮；寧神於廟，益增如在之儀。凡逮照臨，詎勝感慕。臣某誠哀誠切，稽首頓首。恭以哲宗謚號皇帝道存撫御，躬致憂勤。念甫闕於玉衣，遽永藏於宗祏。伏惟皇帝陛下孝深罔極，痛切因心。願少抑於聖懷，庶大安於民望。臣以守職在遠，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竹隱集》卷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

代賀收復銀州表

鼠盜弗賓，自貽伊慙；王師致討，所向無前。天開日月之新，地復山川之舊。含生抃蹈，遠俗昭蘇。中賀。竊以夷狄盛彊，釁由五季；黎元塗炭，坐閱百年。版圖雖具於職方，賦貢不輸於天府。俗既樂於姑息，論因以爲固然。惟時睿主之興，克紹先皇之烈。誕修邦政，遠致天誅。一將西馳，係名王而東至；靈旗朝指，舉連城而暮歸。矧茲銀谷之饒，實據秦川之要。既深逼其巢穴，將遂鋤其本根。崇朝之勳，拭目以俟。斯蓋皇帝陛下布湯聖武，體堯聰明，欲萬物皆得其宜，懼一夫不獲其所。惟茲伐罪，實在弔民。下武繼文，已著昭先之美；車攻復古，洵收攘敵之功。曠無前聞，萃在今日。臣遠持使節，恭聽吉音。執銳被堅，莫效鷹揚之力；舞手蹈足，空馳燕賀之情。《竹隱集》卷八。

代賀收復鄯廓州表

伐罪弔民，兵以順動；攘戎復土，師不留行。僅於浹日之間，坐收兩郡之衆。功高振古，慶溢敷天。中賀。竊以本朝務在安邊，中國非樂用武。蠢彼西域，逖爲匪民。矧隴右之遺黎，盡山西之故

地。惟宗暨祖，曰聖與仁。念一夫之向隅，嘗太息而拊髀。裕陵致討，列郡縣於熙河；永泰徂征，闢土疆於湟鄯。方僉七旬之格，俄聞一簣之虧。逮睿智之紹休，極旰宵而軫慮。算皆先定，役不再興。明明廟謨，運神兵於堂上；茫茫禹迹，見征虜於目中。用成破竹之奇，殆若探囊之易。捷傳萬里，威震四夷。此蓋皇帝陛下遙駿文聲，布昭湯武。紹復先王之大業，鋪張對天之閎休。永維西顧之勞，實愍南征之怨。暫勤方略，俄致蕩平。爭爲簞食之迎，喜若時雨之降。黃童白叟，盡襲衣冠；蔥嶺玉關，復頒正朔。固宜告殊勳於清廟，攄宿憤於先皇。頒賞勞還，洽恩榮於將士；揚威耀德，示禍福於氏羌。諒無尺箠之煩，行有長纓之繫。臣遠司外服，恭聽吉音。奉雲陛之清觴，莫陪都護；想天顏之喜色，猶忝近臣。臣無任。《竹隱集》卷八。

代賀河平表

九叙載歌，水宜潤下；百神受職，河亦安流。蓋曠古之殊休，實太平之盛福。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以政治國，惟德動天。崇明祀以禮山川，廣大孝而安宗廟。用迪王公之懋，克臻涇瀆之寧。臣幸實周行，獲聞大慶。莫預造廷之列，詎勝擊壤之情！《竹隱集》卷八。

代賀九鼎赦書表

超越之績，丕冒於前聞；曠蕩之恩，亟蒙於率土。際天盛典，亘地歡聲。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以寬愛民，周智創物。獨契一言之合，坐成九鼎之安。將斂福以錫庶民，故推恩而及四海。產祥降嘏，既覺寤於黎蒸；去殺勝殘，遂空虛於囹圄。臣忝司外部，獲奉德音。謹與吏民講道國家之慶，冀令閭里識知詔令之寬。《竹隱集》卷八。

代謝除侍讀表

省闡清切，慚非正長之材；經幄深嚴，輒備討論之數。德隆天而厚地，心臨淵而履冰。中謝。伏念臣見識迂愚，素無譽望。少嘗涉學，粗不廢於家傳；壯益觀書，蓋親蒙於聖訓。所得僅通於口耳，其習非有於淵源。敢圖溫詔之下臨，許與諸儒而入侍。重念君臣之際會，莫如父子之遭逢。鳴玉腰金，並綴嚴徐之列；細旃廣廈，俱陪褚馬之游。求諸古以幾希，揆於臣而過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好問則裕，求善無饜。日躬萬務之繁，時緝六經之奧。天之高矣，每下濟而愈明；舜有大焉，常樂取以爲善。俾殫蹇淺，益助深崇。臣敢不紬繹舊聞，激昂懦志。不獨分章摘句，說至於千萬言；其亦考古

驗今，書取其二三策。庶企聖墻之仞，或收愚慮之千。《竹隱集》卷八。

代謝兼侍讀表 一

改司天府，未知舉職之方；入侍金華，彌積尸官之愧。寵榮稠疊，慚懼并交。中謝。伏念臣佔畢鰕生，挈瓶小智。夤緣章句之業，冒塵俊造之科。浸煩使以頻仍，稍清塗之眇邈。丁寬傳《易》，時但目以將軍；轅固爲《詩》，書乃同於城旦。久失邯鄲之步，屢興墨翟之悲。獨荷慈憐，洞明底蘊。人或輕於季路，許以升堂；言有謗於樂羊，爲之按劍。曲示隆儒之寵，俾兼勸講之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以善同，裕而好問。明雖齊於日月，學每至於芻蕘。冀於口耳之傳，或有涓塵之益。故雖謏聞，亦許備員。臣敢不紉繹放紛，激昂衰懦。比趙、張而居後，實愧王尊；陳堯、舜以造前，願師孟子。《竹隱集》卷八

代謝兼侍讀表 二

具官臣某昨奉告命，伏蒙聖恩，除臣兼侍讀，尋具奏辭免，今准詔書，所請宜不許，臣已於今日供職者。仰對明綸，內慚虛薄；入趨邇幄，益負兢凌。臣某中謝。竊以《書》陳二帝之謨，則曰

「順考於古道」；《禮》稱三代之學，亦云「習近於正人」。蓋將恢廣於猷爲，是必鑑觀於往昔。洪惟嗣聖，纂紹先謀。覽上世帝王之書，周知治忽；選耆儒博碩之士，悉俾討論。預陪清燕之間，敷述微言之緒。往當厥職，未易其人。伏念臣少無穎拔之才，老有耄昏之累。徒以荷四朝之獎育，寢而假六職之典司。以簿書刀筆之勞，遂陞於要劇；惟章句誦數之習，獲覲於清光。驟膺宸扆之知，擢實經闡之列。能非倚相，使進讀於典墳；貴謝富平，復得聯於簪橐。莫遑遜避，實冒榮恩。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總覽治綱，周旋聖學。思用該通之彥，鋪陳德義之經。深懼顛仞，難勝簡拔。敢不溫尋素業，澡雪煩襟。摘句上前，其盡聖明之奧；悉心官次，不忘蚤夜之思。儻有補於毫分，誓不渝於始卒。臣無任。《竹隱集》卷八。

代謝賜詔書表

大哉王言，偉訓詞之深厚；坦然帝制，粲雲漢以昭回。凡逮見聞，不勝鼓舞。恭惟皇帝陛下爲政以德，視民如傷。深居九重之中，坐見萬里之外。念更化定令之指，皆經世御俗之宜。吏或便文以自營，政乃倚法而日削。思警庶官之聽，躬形寶墨之文。而臣叨奉使輶，例膺詔札。已礪磨於琬琰，具刊著於典謨。口誦堯言，敢廢觀風之職？目存犧畫，誓爲刻骨之銘。臣無任。《竹隱集》卷八。

代謝轉金紫表

紀前聖之宏休，甫成大典；班史臣之懋賞，亟辱殊恩。雖懷遷進之榮，彌積滿盈之懼。中謝。恭以哲宗皇帝慶當傳啓，功實紹堯。修明典章，崇美法度。大綱小紀，何止於億萬事；成功盛德，具載於十六年。臣以庸虛，預聞綴緝。濫吹屢更於國史，汗青無補於皇猷。逮終紉繹之勤，輒冒甄升之峻。矧叨塵之素過，致秩序之已崇。缺然朽質之微，登此庶僚之首。第深跼蹐，何以克堪。此蓋皇帝陛下立愛惟親，因心則友。祭焉如在，感霜露於西宮；思之不忘，想規撫於紹聖。洎信書之奏御，躬睿藻以發揮。冠乎帝典之嚴，出自聖文之奧。而編摩弗敏，論次非長。攘臂其間，久耗三鍾之粟；無功而受，又收百困之禾。仰惟慈憐，容此僥倖。臣敢不感恩思報，居寵慮危？蠹國已多，方且食上大夫之祿；殺身有益，其敢忘古烈士之風！《竹隱集》卷八。

代謝除刑部尚書表

貳選曹之政事，初乏建明；長憲部之官聯，頓成超躐。情籲天而不獲，身踏地以靡容。中謝。伏念臣以至庸極陋之質，而遭遇於盛時；以既冠方壯之年，而叨塵於膺仕。竊自甘於輩流之後，俄見知

於隱約之中。詢考其言，親臨便殿；訓提以學，躬被德音。亟升桂籍之華，仍擢粉闥之峻。天官務劇，誤被選除；卿寺秩高，再容忝冒。稍躋書殿，遂陟從班。輦轂慎於選才，攝官者累月；銓衡難於任職，待罪者二年。驅策盡出於淵衷，處分悉煩於宸翰。譬諸弱羽，蓋欲卵而翼之；嗟此愚人，可謂負且乘矣。今寵私之若是，宜報塞之謂何。心在牛羊，所期茁壯；手翻簿領，詎覺沈迷。衆人爭笑其徒勞，明主獨憐其盡瘁。豈圖過誤，復此遷升。雨露徧及於一門，父子並登於八座。趨會朝於班次，喬梓低昂；聽步履於聲中，弓箕先後。竦士夫之歆艷，曠古今而闊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百工允釐，九德咸事。迪知忱恂，而不蔽於能否之實；因任原省，而必稽乎黜陟之公。邃旒宸以深居，凜神明而獨斷。謂臣朽糞墻而雕朽木，雖曰無以踰人；察臣超北海以挾太山，蓋亦未嘗擇事。因加獎擢，務使激昂。臣敢不銘以肺肝，誓於頂踵。竊稅之才甚下，敢意功名；犬馬之力方剛，願圖忠孝。《竹隱集》卷八。

代謝開封尹到任表

已試無狀，鰕鼠既難於五窮；因任不移，司馬遂成於四至。職參經幄，朝列舊班。前叨出綍之嚴，預止循墻之請。感深次骨，厲極薰心。中謝。伏念臣本以孤生，出逢盛旦。章句訓詁，粗嘗涉躐於筆硯之餘；岸獄捶笞，未始發形於夢寐之內。既蒙恩之過矣，遂承乏以偶然。一冒選除，三臨浩

穰。取充位而已，不過碌碌俗吏之爲；有可觀者焉，曾無赫赫古人之績。中屢遭於哆侈，輒仰賴於蓋容。俄鍾陟屺之悲，亟迫呼門之詔。付之兩郡，察其羸瘠而不任；留以五兵，姑使雍容而在列。豈圖過誤，復玷使令。官曹不改於平時，僚屬尚多於故吏。歸鴻未定，笑汲汲以復來；磨蟻何知，自團團而不去。第緣恩重，不覺命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清明在躬，剛健其德。攬群才而並用，孚衆志而不移。老馬無奔走之能，尚憐識道；聾丞有靜拙之益，聊俾效官。洊加鞭策之勤，示在記憐之域。重念臣氣緣憂耗，術與才單。數任使則衆媚其專，久習熟則民慢其令。雖慈父之命，敢擇便安？而明主之前，所宜控告。願積涓塵之效，少須旬月之間。駑馬無奇力，既殫於十駕；深林有幸恩，倘賜於一枝。《竹隱集》卷八。

全宋文卷二九七六

趙鼎臣 三

鄧州謝表

莅東壁之圖書，默慚忝冒；剖南陽之符竹，曲荷矜憐。既聯書殿之華，仍典帥藩之重。恩深次骨，感極薰心。中謝。伏念臣蹤迹至孤，品流甚下。賜第十人之列，昔蓋偶然；抗塵三紀之中，今則老矣。頃由疏賤，誤被察知。既偶簡於淵衷，至仰煩於宸翰。升諸天府，實以地官。粵從銓總之司，復亞浩穰之政。數趨便殿，屢奉清光。聖心頗察其無他，天語嘗憐其久次。遂解喧囂之職，俾從英俊之游。豈謂妄庸，重膺寄委。惟鄧故國，實漢別都。陂澤流通，衣食自足。塗路僻左，賈客不來。苟能奉法以撫民，自可終日而無事。海中三島，夢疑蝴蝶之飛；洲上百花，興覺滄浪之遠。靜惟僥倖，有此叨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能否並觀，威福獨運。才有數端之取，士無一介之遺。奠九鼎而御明堂，大興制作；朝西戎而臣北敵，一統華夷。而臣獲齒搢紳，初親鉛槧。修泰山之祀，阻陪汶上之

朝；守申伯之藩，獨起周南之歎。顧所蒙之若此，念欲報之謂何。雖召父居前，難繼古人之髣髴；然堯天在上，實聞聖訓之叮嚀。冀臻康靖之風，不辜臨遣之意。《竹隱集》卷八。

代杭州宇文侍郎謝到任表

分符百越，偶及期年；易地三吳，僅踰一水。俗相安之頗舊，令不戒而已孚。仰荷榮恩，伏深感涕。中謝。竊念臣素無學術，端遇聖時。便蕃清切之除，寂寞事功之補。念立心之有本，粗守愚而不移。不敢合黨締交，惟義所在；但知奉法遵職，當官而行。雖甚拙於身謀，實盡關於聖聽。一昨繇浙而左，自江以東。俗久玩於因循，事不勝其滅裂。動欲循名而責實，竊恥便文而自營。心雖小勞，治亦粗辦。敢謂褒嘉之誤，重叨委寄之隆。惟杭故都，抑臣舊治。昔暫游而若夢，今復至以如歸。却父老之大錢，已慚劉寵；擁兒童之竹馬，深愧細侯。由寵渥之過優，致冒塵於非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允迪俊德，灼知宅心。增重神考之華，追繼泰陵之志。日月所照，思萬國以咸寧；雨露既濡，懼匹夫之不被。故於守土，尤務得人。而臣獨以羈孤，屢膺付畀。責十駕於駑馬，望一割於鉛刀。雖地重人微，不稱湖山之氣象；而政平訟息，冀無閭里之嗟吟。歲儻計而有餘，老豈知其將至。臣無任。《竹

賀獄空表 一

好生之心，本天地之大德；措刑之效，乃帝王之極功。茂實頻仍，輿情踴躍。中賀。竊以盛德在火，金石或至於焦流；南風之薰，黎庶相趨而悅懌。夏日可畏也如此，聖人於刑曰恤哉。然而扇暍之勞，既乖於博施；泣罪之感，徒厚於責躬。曾未若庚三伏以在辰，獄一夫之無有，古寥寥其鮮矣，今數數而見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外布湯寬，中勤舜察。欽若丹書之慎，惻然赤子之憐。既摩義以漸仁，因遷善而遠罪。克底勝殘之績，屢彰首善之民。臣方蔭雲天，詎施涓勺。茲用憑於帝力，不犯有司；雖無德於都人，式歌且舞。《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

賀獄空表 二

堯舜性仁，民日遷善；成康刑措，史不絕書。凡有耳目之見聞，不勝手足之舞蹈。中賀。竊以中都浩穰，在止辟以尤難；長夏鬱蒸，雖佚居而猶病。無有一人之獄，適丁千載之期。恭惟皇帝陛下獨運離明，躬行乾健。如曰不辜之殺，寧失不經；推吾所愛之人，及其不愛。曾旬月之未幾，致囹圄之屢空，逮於畿赤之間，舉絕縲紲之繫。符瑞數興於草木，貨財恥拾於道塗。歷春夏以滋多，累百千而

未已。臣獲寬吏責，仰冒天功，得以駑鈍之姿，坐承嘉美之化。沈朱李於寒水，共樂清時；鞠茂草於園扉，殊多暇日。《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又見《宋四六選》卷五。

賀日有承戴二氣表

慶符昌運，瑞靄祥氛，有日觀瞻，含生鼓舞。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密參覆燾，妙極照臨，正色而朝廷尊，清心而天下治。百辟無有內外，罔不欽承；四海至於要荒，率皆欣戴。故依賴而託喻，示絕後以光前。臣欣遇盛時，悵拘極塞。休嘉稠疊，信禹智以難名；文曜昭章，若堯明之可就。《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

賀太陽不虧表

薄蝕之祥，既形於推測；銷復之應，遽驗於回移。蓋天意至於不違，非聖人孰能與此？恭惟皇帝陛下式是四國，撫於五辰。循軌之祉屢彰，揚光之符昭假。偶此經行之度，適當交會之期。惟德可以勝妖，而日爲之不食。瑞超古昔，喜動神人。臣幸際休辰，獲聞大慶，莫展造庭之賀，第深擊壤之情。《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

賀禁中出醴泉表

盛德當天，寶泉出地。節彼名山之麓，渙然靈液之滋。瑞迹昭明，歡聲震動。中賀。竊惟潤下之爲德，固善利而不窮。雖應物以透迤，若無難者；然乘時而開塞，如有待焉。夫惟至明甚盛之辰，乃獲自然非常之應。方王師之具集，偶輓汲之未豐。人或望梅，竊效崎嶇之智；神方抉石，自開甘美之源。精稷之交，著驗如此。恭惟皇帝陛下博厚配地，清明在躬。極精意以禮百神，竭孝思而奉清廟。橋山祖考，將謁款以薦誠；王屋仙靈，遽發祥而獻瑞。蓋水性之咸得，致泉源之自通。仰觀聖躬，灼見天意。臣生逢盛際，目睹奇祥。法從相趨，阻覲朝儀之盛；殊廷在望，實霑帝澤之餘。《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

賀甘露表

盛德至矣，燕及皇天；零露涓兮，震於珍物。惟滋液滲漉之富，當蝸蝻蠖濩之嚴。祉福著明，見聞踴躍。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秉執乾妙，經綸政機。垂拱視朝，既每勤於中昃；宣和御殿，不自逸於燕閒。蓋雷聲淵默之所以神，亦文經武緯之由此出。備列學士侍從之職，大集御府奇秘之書。寫方丈

於海中，構廣寒於天上。序協而璿璣察，氣和而玉燭調。用感格於殊祥，以發揮於嘉瑞。初厭浥而非霧，乍甘美以如飴。厥壤可游，豈必待木蘭而後飲；維德其物，固知非仙掌所能承。精稷之交，影響如此。而臣幸因官列，偶直殿廬。獲拱舜瞳，粗識天顏之喜；當書堯典，愧無史筆之長。《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

賀河清表

后祇秩祀，適陳母事之儀；坎德開先，時薦河清之瑞。表非常之景貺，昭至德之精通。凡在見聞，孰不欣忭。恭惟皇帝陛下誕揚基命，欽率元謨。得虞帝之執中，體成湯之秉哲。人文煥而允穆，聖風衍而普和。名山既升，集四靈而爲畜；萬物咸賴，顧行葦而不傷。恬淡宅中，雍容垂拱。天鑑丕德，啓真籙以合符；民戴上休，奄神區而望幸。講求茂實，俯詢僉同，增修鄧上之宮，竚發襄城之駕。威儀浸盛，兼商輅以齊驅；福應駢臻，豈漢鼎而專美。惟域中四大，地得一以攸寧；天生五材，水潤下而爲利。稽九河之既道，冠四瀆以稱尊。抱睢壤以縈迴，合汾源而奔注。舟師振楫，幾汨於涇泥；川后靜波，俄澄於江練。連銀漢而共色，侔浪井以成文。三門緩激箭之流，百丈見纖鱗之戲。蕩邪却穢，挹之無遜於甘泉；薦潔明馨，用之可資於玄酒。實千年之慶會，同萬世以延洪。臣等將侍嚴祠，獲觀丕應。顧縉紳之士，已拜於封章；止旬浹之間，又窺於列奏。願示在庭之著位，式昭希代之

殊祥。《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又見《宋四六選》卷五。

賀玄圭表

盛德當天，寶圭出地。茂對陽來之吉，丕承帝錫之嚴，既跨周以越商，遂踵堯而配禹。中賀。竊考載籍，逖觀古初，厥惟符瑞之興，必有精祲之感。伏藏蔽慝，在昔既遠矣；光明發見，而今乃赫然。蓋右助於昌期，示章明於景貺。恭惟皇帝陛下九族既睦，六府孔修。海無遠而弗漸，河不約而自翕。克臻茲祉，用相厥成。臣欣睹盛儀，悵居絕塞。冕而執玉，想天表之顙印；拱以向陽，極葵心之踴躍。《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

賀芝草表

睿澤旁通，珍符並貺。慶超今而冠古，喜際華而接夷。中賀。竊以異畝產同穎之祥，一年見三秀之祉，自昔皆以爲上瑞，於史罕得而屢書。固未有合二美之殊尤，種一氣而生發。夫惟地不愛寶，所以民無能名，巍巍之功，赫赫如此。恭惟皇帝陛下天化地育，雲行雨施。道該形器之先，治軼典墳之上。故其效見，每必瓌奇。臣屬將邊屯，阻窺禁闥，夢想千官之集，聲聞萬歲之呼。《五百家播芳大全》

文粹》卷二上。

賀左藏生芝草表

九功協序，震於動植之珍；三秀發祥，茁彼貨財之府。自天降福，率土均歡。中賀。欽惟地產之饒，積此國儲之富。轉輸雲委，輪奐鼎新。比增帑藏之區，方差甲乙之次。仰煩睿藻，誕錫宸章，粲奎壁之光輝，護金帛之氣象。仍亟頒於中旨，俾大發於滯財。予取予求，浩錢流之滿地；我任我輦，爭捆載以歸家。惠深浹於輿情，喜頓招於和氣。默興地寶，示允天心。此蓋皇帝陛下用義理財，以仁濟衆。雖草木之微細，每禁牛羊；欲菽粟之均通，皆如水火。上帝識知其惻怛，下民感激於愛憐，故於出納之司，獲此神明之貺。煌煌其質，炳炳厥符。臣猥以庸虛，謬當典領。襲六經爲七，願紀瑞於史官；呼萬歲者三，敢效誠於嵩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

賀紅鹽表

聖神受命，冠古超今；川瀆炳靈，產祥降嘏。蓋昭示於景鑠，以大賚於群生。中賀。伏以潤下作鹹，實資惠養；熬波出素，厥有由來。詎聞皦爾之珍，效此赫然之瑞。蓋必有無前之績，故能興不世

之符。此蓋皇帝陛下道企堪輿，政平水土，獨奮至剛之斷，力回既倒之瀾。天無私而益親，地有寶其敢愛？臣方乘邊障，阻造闕庭。貢篚當前，想羹梅之驟美；炎精協序，驗火德以彌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

請車駕東封表 一

雲霄高遠，未獲感通；螻蟻賤微，尚懷悃悃。罔避再三之瀆，冀申萬一之情。中賀。臣等竊以天至尊而不可違，民甚愚而不可抑。王者之德，既當於天意；聖人之澤，又協於民心。和氣發於休祥，歡聲播乎嘉頌。福固難於專饗，誼必思於有尊，蓋欲歸功於皇天，所以從事於喬嶽。文皆經見，學亦世傳。故孔子著柴望之儀，以紀唐虞之常道；而王通昧封禪之理，乃謂秦漢之侈心。方當黜異說以崇大猷，莫若修盛典而示德意。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文德武功，論極前王之所未嘗，政皆近古之所不到，有四海之面內，無一夫之向隅。意所欲而動必成，心無求而福自至。昭然顧諟之命，煥乎錫予之符。超河圖而軌洛書，昔皆無有；發石室而探金匱，史不能名。治固莫盛於此時，神亦有望於今日。所以兆人膺合，百辟僉同，爭獻長卿之文，願上倪寬之壽，以爲接千歲之統，安可絜三神之歡。紛然陳義之高，殆若後予之怨。雖聖懷謙損，方且深闕於俞音；而靈貺昭明，無乃久稽於眷命。伏願皇帝陛下改容有穆，出詔惟溫，不憚陟嶽之勞，每重省方之遠。揭虔燔燎，報施堪輿，東方會諸侯之

朝，南面受群臣之賀。屬車八十一乘，獲望清塵；祥符一百七年，再觀盛事。民所願也，天豈違之！臣等咸以非才，並當屬部，采忱詞於多士，察衆志於編氓，與其坐壅塞以貽譏，不若緣冒煩而得罪。神堪致薦，雖自愧於蘋蘩；日倘回光，庶幾同於葵藿。《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中。又見《宋四六選》卷一〇。

請車駕東封表 二

帝德昭明，功既成而必告；天心惻怛，民所欲以斯從。敢傾有衆之情，願達蓋高之聽。日瞻雲日，足蹈冰淵。中賀。臣等竊伏里閭，究觀載籍。禮盛者其文必縟，施豐者其報必崇。故王者謹於事天，而聖人乃能饗帝。時薦犧牲之潔，歲陳珪幣之嚴。至於膺不世之殊休，則必舉非常之茂典。推因高之義，而即介丘之遠；竭報本之志，而躬夙駕之勞。蓋稀闕之上儀，實太平之盛節。然相望者萬有千歲，而可紀者七十二君。道不虛行，時若有待。恭惟皇帝陛下體堯蹈舜，跨商越周，躬膺曆數之歸，天縱聖人之略。一心紹述，孝弟通於神明；萬物阜安，忠厚及乎草木。兵與刑而不試，禮暨樂以咸興。戎狄奉贄以守藩，夷貊絜國而請吏。農有常豐之歲，士無不養之才。故得人和而天瑞臻，神貺而地寶出。圖書炳煥，象類昭明。極算數而無以該，罄竹帛而不能紀。茂惟天意，具迪民衷。鋪觀赫赫之祥，灼見諄諄之旨。所以西踰邾郕，東越龜蒙。周人既願於升中，魯國猶深於望幸。眷此商韋之

舊，素聯畿邑之尊。日月曬光，最先瞻睹；雨露流潤，罔不函蒙。惟祥符檢玉之年，實真祖駐蹕之地。屬車再至，黃屋少留。精舍有嚴，尚錫雲封之號；修途不改，猶遵輦路之餘。臣等所以爭倒衣裳，競傾葵藿，稚子不知其舞蹈，耆年願濟於須臾，冀聞謁款之音，舉獲溪來之慶。伏願皇帝陛下仰承帝謂，俯詢輿言，崇秘祀之閔規，抑撝謙之高行。涓辰誕告，先日戒期，命掌故以修方，詔秩宗而考禮。稽特巡於虞典，則先至者岱；紹祖武於章聖，則用事者東。渙百執以駿奔，儼六飛而順動。登封降禪，並交天地之歡；發政施仁，咸錫臣民之幸。臣等冀緣清道，獲望咫尺威。倘鳴鑾之暫從，故填壑之無憾。正憐此日，方馳海上之思；猶喜異時，無復周南之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中。

請車駕幸洛表

天地之德，螻蟻莫不願忠；鑾輅所臨，臣民以爲至幸。情甚衆以難抑，聽雖高其必從，敢冒昧以譴訶，冀露陳於悃悞。竊以成周舊宅，不改山川；有宋別都，具嚴筦籥。土最中於諸夏，日尤近於長安。當開寶立極之初，六飛天降；迨景德承平之後，萬乘雲從。草木尚被於休光，父老猶談於盛事。禮曠焉其斯久，民望之而甚勤。修厥舊章，宜在茲日。恭惟皇帝陛下盡循堯道，丕顯文謨，遠追三代之純，躬軼百王之盛。治無細而不舉，功有難而必成。薄四海無障候之虞，環九州皆冠帶之域。載惟立愛，尤切奉先。南面而朝，感春秋霜露之降；西風所暨，念祖考弓劍之藏。既出綍以戒期，將涓辰

而展事。陵園動色，如喜翠華之來；京邑相趨，咸願屬車之睹。而況闕宮肅設，儼列聖之睟容；禁宇崇成，煥中天之寶構。宜暫勤於乃顧，庶深慰於斯民。伏願皇帝陛下俯照忱辭，仰開睿聽，既竭孝思之奉，特迂輦路之臨。勤西后以省方，御山川而問俗。靈河達砥柱之險，遠懷有夏之功；溫洛通汴水之波，遙念元豐之績。臣等幸承官乏，獲采輿言，冀聞清蹕之音，克效前驅之役。庶幾洛下，共償此日之心；遂使周南，無復昔人之歎。《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中。

慰掩皇堂表

臣某言：准進奏院，今月某日大行皇帝永泰陵掩皇堂者。因山成禮，復土告期，音容莫追，號慕永絕。中慰。恭惟皇帝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以守職在遠，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悲慟隕越屏營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上。

乞致仕表

事君以忠，豈致身之足吝；不能者止，懼陳力以難勝。矧當覈實之朝，敢廢省躬之義。輒輸懇至，仰控高明。中謝。伏念臣起自諸生，素無他技，荷累朝之眷遇，歷數紀以馳驅。先帝擢於稠人，

待以國士；陛下收之末路，實彼從官。第勤夙夜之勞，曾乏涓塵之補。向分符於嶺嶠，實寄命於炎陬。因冒瘴氛，遂嬰首疾。疹已深於歲序，事嘗簡於天聰。自膺出戍之行，屢屬沉痾之疾。時中暝眩，詎保顛危。雖勉強朝昏，僅未墮於職守；而叨逾寵眷，懼愈速於災殃。敢援戒得之規，用布乞身之請。伏望皇帝陛下天慈博愛，聖度曲全，憐其命分之奇窮，迫以年齡之晚暮，許上印紱，聽歸里閭。庶憑帷蓋之仁，少愒桑榆之景。鳴鐘戒旦，勉貽誚於冥行；故里言歸，尚叨榮於晝錦。《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下。

代進瑞應圖劄子

臣比因進對，嘗具奏請乞倣尚書禮部瑞應圖之制，將本府自春以來所獲瑞應別爲一書，編錄奏御。幸蒙聖慈特賜俞允。臣謹斷自政和六年之會，盡五月卒，凡若干日，以本府境內暨畿縣所獲甘露、芝草、珍木、瑞麥之祥，與夫囹圄空虛之日，路不拾遺之人，合若干，釐爲五篇，目曰《政和畿內瑞應記》。其當以形見者，具圖所以如左。恭以聖德昭明，格于上下，發祥降祉，應圖合牒，不勝區區螻螻譽堯之心，無以自見，輒繕寫進上，冒黷天聽，無任隕越昧死之至。伏乞宣付史館，取進止。《竹隱集》卷九。

代乞駐蹕府學劄子

臣恭以陛下樂育人材，建立庠序。開封府實輦轂畿甸之域，天子所自治之地。首詔執事，並興府縣之學；而有司推遷，殆且十年。博士弟子僑寄他所，甚不稱明詔意。致煩陛下申以程督，曾不踰年之頃，黌舍完成，生徒四集。秋某月，有金芝二本產于大成殿之木上，而本學生楊汶等一千一百五十八人，相與踴躍誦嘆，合辭而言，以爲乘輿方躬郊丘之饗，吾學乃輦路所經從。今芝實挺生，殆先聖先師蒸出瑞物，以報吾皇之德。茲甚盛之舉，謂臣某默不以聞，何也？臣竊以謂郊祀慶成之日，千乘萬騎扈蹕還宮，雖道出府學之南，懼非所以仰勤天步之臨也。然而諸生伏清道之左，聆屬車之音，奏名通謁，抑有著令。如蒙天慈矜其懇誠，示以恩意，少緩六龍之驅，壹紆重瞳之顧，如古式閭，以寵新學，則多士仰德，孰不競勸；四方聞風，得以矜式，以副陛下隆儒重道之意，不勝幸甚。臣待罪京邑，職事所及，有所見聞，不敢緘默，謹昧死以聞，取進止。《竹隱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

代奏陳畿內有行義孝悌之民劄子

臣恭以陛下身蹈曾閔之行，生知堯舜之仁。即位之初，首以紹述之政倡於朝廷，然後敦睦親族，表章八行，躬制其法，訓迪天下。士民競勸，風俗忠厚，效見明白，遐不作人。京師實首善之地，固宜有真賢實廉發聞于鄉，以稱陛下之休德也。檢會昨據祥符縣申，舉人賈高有孝、悌、和、睦、嫺、恤六行，里閭列狀，乞如詔令。學官考驗，具如事實。及據東明縣申，有民陳奉安，自幼不食葷酒，喜誦道書。父亡廬墳，今已三年，謝遣妻子，志操刻厲。尉氏縣張師厚兄弟并姪五人，同居三十餘年，詣官自陳，願以所有舍業永不分異，乞書之籍，以付子孫，咸有文狀，藏於所屬。臣謹按：賈高行義，實應詔書。所有陳奉安、張師厚等皆田野無知之民，非有師友淵源之資，而孝悌自然，勇於爲義，實皆陛下教化惻怛陰中其心，故能卓然自入於善。臣愚不佞，備員輦轂，職在承流宣化，目所觀見，不敢緘默。謹具以聞，取進止。《竹隱集》卷九。

乞外郡劄子

某供職以來，到今累月，職事黽勉，偶逃曠敗。忽苦脾疾，脚膝流腫，屢在假告，情不遑安。太

府要劇，非養痾之地。欲乞朝廷矜憐，非敢避事。特賜改授一近闕小郡，或在外官觀差遣一次，以安愚分。《竹隱集》卷九。

雪趙子巖劄子〔二〕

檢會開、祥兩縣令佐，昨因常平官吉觀國奏劾閃避不賑濟，奉聖旨，知縣范祖舒、趙彥臣先次勒停，并佐官並令御史臺取勘。尋有臣僚論列：吉觀國喜怒自私，誤人之罪，將開、祥兩縣令佐妄行奏按。奉聖旨，吉觀國送吏部。某契勘昨來被水之際，開、祥兩縣令佐並係本府分差使臣管押，于逐頭項應副救護，各有排日食宿去處及隨逐所差官職位姓名。至于救護賑濟了畢，並無遺闕。其常平官舉發不當，已蒙朝廷察見其非，反罪之矣，則兩縣官初無罪犯。所有祥符縣丞燕昭鄰、主簿吳友已據他司保明，得旨免勘訖。獨有范祖舒、趙彥臣、趙子巖三人未經除雪，不作據逐官詣府陳訴，委屬非辜。欲望朝廷詳酌，將逐官昨來所得指揮，特賜改正施行。《竹隱集》卷九。

〔二〕題下四庫館臣注曰：「按所雪者共三人，應作『雪趙子巖等』，疑脫去『等』字。」

代開封尹奏獲到闌遺物劄子 一

臣契勘：乃者上元之夕，天府獄空，及兵民以闌遺之物獻于樓下。陛下幸聽群臣班賀，且命有司書之于史矣。距今才一月日，而本府左右獄相繼再空，并自閏正月十八日後來，軍民李青等凡若干人，節次以所獲闌遺金銀驢馬緡錢等物輸之于官，不敢有隱。推原蹤跡，事狀甚明。長老歎息，以謂自有識知以來，咸所未嘗聞見。茲實陛下至仁盛德，和同天人，教化深美，風俗忠厚，受報收功，方在茲日。而又適當寒食清明之間，都人士女嬉遊娛樂，而狴犴廓然，無有留獄。吏卒束笞箠、聚桎梏而晝睡，行路之人舒愉胖肆，意若委貨財而寓諸國家也。駿功偉績，於是殊特，史臣所當續書而不厭者。臣不勝大願，伏乞以今來本府寒食節日再奏獄空，及續次受納到闌遺事實，宣付史館。取進止。

《竹隱集》卷九。

代開封尹奏獲到闌遺物劄子 二

臣近於二月二十一日上殿，曾具正月十八日以後本府所據諸色人送納到闌遺金珠等物，已逐一具名數進呈訖。契勘自上件月日後至本月終，計九月，據軍民傅質等納到金銀珠璣等物計八件，凡一十

有二人。其尤異者：新城門之外，車轍之間，人迹稀少，而傳宥子得黃金釵以歸，其父宥不敢隱，遠來詣府。救焚倉卒之際，寶貨狼藉，平時貪人所爲揭篋以趨，攫金而往之秋也。而張用、劉祥得白金釵號於市中，莫有應者，因舉以歸之官。小兒郭宜哥去家而迷，不知所歸，婦人鄭氏得之，携至府庭，請所付與，仍願姑育于家，不受贍恤之直。此皆高義實廉，人所至難，而匹夫愚婦安而行之。議者或謂去古浸遠，俗益偷薄；又謂三輔浩穰，五方錯雜，吏治尚武，不可以忠信期待。今陛下一出闌遺賞給之令，而輦轂之民凜然競勸，效見如此。與夫兔罟雖在中林，不忘祗肅，較此量彼，孰易孰難，然後知向所謂唐虞三代之俗不可遽復者，皆淺近妄人。臣待罪天邑，目所觀見，不勝螻螻區區踴躍，不避冒瀆天聽之頻。謹復具陳如左，取進止。《竹隱集》卷九。

全宋文卷二九七七

趙鼎臣 四

越州大禹寺奏請名額狀

右，州司契勘：本州管下會稽縣有夏禹之廟，去郡城十里，載在祀典，千有餘年。祠旁有僧寺一所，掌廟之管鑰，及其埽除。基趾勝絕，室宇完備，而舊無敕額，止曰大禹之寺，因循相承，有失奏請。恭以朝廷方復禹績，疆理天下；會稽乃禹之所葬，圖牒具存，神靈馮依，不與他比。雖守吏承詔祭饗以時，齊民畏威祈報以禮，而主守不專，護治不嚴，未足以稱國家崇明奉祀禹功之意。今來欲乞朝廷詳酌，依崇寧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特賜本寺一敕額，歲許度僧一人，使之承續灑掃，世掌廟事。凡祠宇之修繕，草木之封植，責以歲時，毋敢有壞。郡守縣令時至而謹察之，有不如令，必罪主者。庶幾廟貌嚴飾，明靈顧懷，下以慰一方歸嚮之誠，仰以祝聖壽延長之慶。臣等不勝至願。

《竹隱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四。

代乞卹趙提刑狀

子諒

伏睹具官某竭節公家，盡心職事，自臨所部，夙夜孜孜，毫髮細微無不經意。朝廷察知其勤，命以再任。子諒受詔感激，益思竭盡，以報所蒙。昨於今年夏中，因大名府內黃縣群賊作過，子諒冒暑追捕，不遑寢食。賊既窮蹙，因悉就擒。雖獲於鄰州，其實子諒迫逐之力也。比緣聚教保甲，徧詣屬縣，衝犯苦寒，奔走道路，行至蔣縣，感疾以卒。病不獲訪醫藥，沒不獲在家室，勤事以死，聞者淚流。伏乞聖慈察其盡忠，憂國忘身，賜官其子，使繼祿食。葬事所須，量加給賜，庶幾盡瘁之吏知所激勸。臣與子諒職事相聯，而又死於臣部，不敢緘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竹隱集》卷九。

代開封尹爲徐積請諡狀

某伏睹故楚州教授徐某，行孝之美，比迹古人；經術之醇，見推學者。自頃擢第，不復進仕，操守堅正，始末不渝。昨崇寧初，朝廷方興學校之制，某以本路提舉學事蔡觀之命，委以計議。首至楚州，與積討論，究觀條畫，皆有法度。既而有司大比，淮南一路之學，楚爲選首。今積不幸物故，不獲親見聖朝學制之大成。竊聞本州士人具以昨來興學勤事之功，請于部使者，援張璪體例，乞賜追

諡。部使者既以聞于朝矣。按積行義，不在張舉之下。如蒙朝廷特賜考察，節惠易名，賁及泉壤，不獨慰積之平生，風于四方，足以表勸。某待罪輦轂，不當僭越，緣往者推行學政，與積共事，今淮人之請，實藉以爲言，故敢妄冒干黷朝廷，不勝下情惶恐之至。《竹隱集》卷九。

代辭免轉官狀

承命震恐，以懼以慚。伏念臣智慮本疏，才用殊短，猥蒙聖慈，誤賜驅策，夙夜怵惕，懼于不任。乃者導河爲梁，適在本部，復被推擇，委以應辦。都畿之右，財用素絀，仰體聖意，不敢不勉。凡金穀薪竹之物，夫役之衆，以數計之殆四百萬有奇，相屬於途，僅及期會。雖然，臣以營繕宮闕，事務衆多，前蒙指揮，許以往來應副。今賴天之休，河翕而右，以貫大岨，梁于山間，利及萬世。此禹功所無有，三代所不及，實皆陛下聖功妙用之所立，而群執事奔走竭力之勞也。臣坐而蒙成，獲免於戾，顧已幸矣，安可比肩諸臣，膺受懋賞？不惟有愧於私議，抑恐遂速於煩言，仰累至明，其體不細。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已送河南府左藏庫寄納去訖。伏乞聖慈追寢誤恩，以安愚分。《竹隱集》卷九。

代奏芝草狀

據某處申送到芝草，尋看驗，得數內九莖連十一葉者一，雙莖而連葉者若干，形如層雲，色如紫金，合大小凡若干本，須至奏陳。右竊以國之西都，守衛陵寢，陛下聖德欽明，孝思深至，前降詔旨將躬款謁之嚴，而三川士民引領望幸，上書詣闕者，不知其幾千人，聖恩穆然而未俞也。和氣薰蒸，震于珍物；金芝煌煌，布濩畿甸。其尤異者，九莖連葉，駢生層出，實爲瓌瑋奇特之觀。茲乃祖宗神靈顧懷孝饗，思欲覺悟皇情，啓發天意。前志所謂依類託寓，諭以封巒者，其符驗殆若是也。臣等方司留務，目睹嘉祥，踴躍歡呼，不敢默已，謹以前件芝草若干本，並繪畫到圖狀若干軸，詣闕進獻以聞。《竹隱集》卷九。

薦霍侍禁換文資狀

伏睹某官蚤游太學，嘗被教養；中緣廕補，遂受班行。好學樂道，行誼修飭，文章博美，詞采炳然。用之軍旅，實乖其志。方朝廷長育人材，程其器能之使。如安國者，儻得因其所長以自著見，被之儒服，宜有可觀。兼契勘：昨來高陽關路安撫使司、河北路轉運司、東路提點刑獄司官嘗具奏，請

乞與安國換授文資，未蒙施行。伏乞聖慈特賜詳酌，許令安國換一文資，別授合入差遣，使其激昂，足以勸善。臣等忝備邇臣，不敢緘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竹隱集》卷九。

繳進河議奏狀

右，臣伏以先事而言，則言有難信之患；後事而諫，則事有不及之憂。雖然，忠臣慮國，不謀其身；孝子顯親，思述其志。言之先後一也，顧當否何如耳。伏念先臣某，當元祐之末，實爲河北路轉運副使。方是時，水官建議回河，蓋以累年，功之成者十既八九。獨先臣居中，罔敢阿徇，請順水性，導使北流，進言於朝，至於再四。奮孤忠，觸群黨，抗單言，遏衆議，讒鋒謗焰，幾不獲免。尚賴陛下哀憐照察，曲賜全護，遣使按視。既施行矣，不幸後來水官眩惑前議，竟興力役，斷塞北流，奏功告成，中外稱慶。已而先臣以病賜歸，退伏田里，雖及困革，不忘朝廷，常慷慨謂臣曰：「河本無事，妄人擾之耳。今乃如是，恐不三數年，河無安定之理，誰當復爲上言之乎？」臣飲淚泣血，退書其語，刻之肌骨，銘在肺肝。方是時，豈暇規後效，計將然乎。徒以不欺之誠，著自平昔，雖時有用捨，而志不可無故也。伏見去年河已東決，舉齊之西，汎濫千里。有司極力，僅能塞之，而積淤久高，終不順快。迨及今夏，沛然北流，決於闕村，如建瓴水。陛下哀矜元元，愍悼墊溺，臨遣諫大夫賑裁恤窮，且俾臺郎共視河事。仁恩德意，遠近周浹；流眈餓夫，抃手涕泣。雖未復故土，瞻舊丘，

而人人悅欣，咸自以爲更生也。臣竊悲先臣抱孤子之志，而事不獲申；建忠盡之策，而言未及用。遽先朝露，齎恨冥漠。今日已決之闕村，乃先臣之所願開者也；今日既淤之東流，乃先臣之所力爭者也。往昔使萬有一如先臣之言，則河患廣博，雖不遽平；而水得所歸，功必有漸，決不至於敗壞蕩徙。如今日之貽朝廷憂也。回河之役幾年矣，薪芻之所費，力役之所用，臣不敢爲朝廷惜也；金粟之所耗，爵賞之所頒，臣不敢爲朝廷惜也；所重爲朝廷惜者，兩河數千里間有田不得種藝，有廬不得歸宿，死者轉體於溝壑，生者寄命於道塗。去歲既已若此，今年又復如此，謂之天災，臣竊以爲非歲之罪也。恭惟朝廷清明，議論公蓋，方遣使者出臨河防，宜有成謀定策歸報于上。然微臣區區，猶抱遺說，陳父書，冒不測之誅，而獻芻蕘之議者，非以希榮於既往，而干澤於方今也。誠以河溢皋陸，垂二十年，已失之機，事不及悔，將善其後，必謹於先。而先臣之言，曩實誤中，奏草具在，尚可推攷。儻蒙朝廷俯賜采覽，鑑已然之得失，察既往之成敗，校短量長，稽驗當否，於以裨贊大策，協成緒功，使長河底平，得效塵露，雖結草之報，未易如此。此先臣之遺志，而臣之所不敢忘者也。然後退伏鈇鑕，下見先臣，使九泉之魂得以瞑目，豈非臣之素心宿願者乎！臣愚不足以知河事，竊獨耳剽日久，嘗聞諸先臣曰：「河之可以一言蔽者，趨下而已。」自橫隴、六塔、商胡、小吳、宗城、內黃，百年之間，水皆西決，則地勢高下，豈不可見。今之大議，不過東流與北流耳。使河誠東而可以行，則雖竭天下之力而回之，猶將請諸朝而不敢以爲費也。奈何地有高下之形，水有逆順之勢，今年雖塞，明年且決；來歲儻行，後歲必淤。借使神禹臨之，亦將無如之何矣。如或順而治之，則庶幾數十

年其無河患乎，正今日之明效大驗也。然議者每挾塘泊以爲言，不以近事觀之。河既東徙，而塘泊固已淤矣，雖有司嘗欲濬治之，蓋亦有所重爲而未能也。且其所浸害者，獨滄與乾寧間耳。使向之未嘗有塘泊，則將無以爲禦敵計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請得以事譬之：據靈武之城，則西戎稽顙；次古北之口，則北敵請命。昔常恃此以爲固矣，今雖未能復之，而西北兩邊豈嘗一日乏守備乎？此尚人事之所及，而猶可以力勝者耳。水之爲物，非有情也，奈何與之競而不釋哉？先臣之緣河事進言者甚多，臣不敢以徧舉，謹取最後《乞治北流開闢村河門》及《申相度黃河利害所》二狀，繕寫投進，伏望聖慈特賜睿鑑，降付有司看詳裁擇施行。冒黷天聽，無任隕越昧死待罪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竹隱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三。

代條具北邊事宜狀

徽宗時

臣竊以耶律氏自五季以來，盜據全燕，抗衡中國。遭值國家以仁德撫四夷，屈以休兵，與之講好。憑藉祖宗百年蓄養之恩，因得私其土宇，有其人民。蓋自古昔以來，其盛未有如此者也。自禧僭立之後，肆爲荒淫，無復法度。再至燕京，窮極暴虐，燕人痛毒，貫入骨髓。而又出入輕佻，斥去防衛，嫚我使人，笞辱僨者。人怨神怒，罪已貫盈。譬如猛虎，不自養威，而終日跳踉搏噬，其勢窮力困，當自斃路，此殆天亡之之時也。今奚又首亂，破其三州，兵勢甚盛。據諜報所傳，殊未衰息，密

邇漢境，休戚繫焉。而守邊之吏，未有深謀遠慮，條畫上聞，致煩聖訓委曲訪逮，網羅設張，究極終始。此臣所以被詔震恐，竊自訟其不敏而無所辭誅也。臣材質駑下，思慮短淺，何足以贊廟謀之末議。顧以方承人乏，冒領帥事，不敢不自竭其愚，以塞聖問。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在於觀釁而動。所謂釁者，固有小大强弱之形，遲速遠近之迹，善觀其幾而應以謀，則動無不剋矣。今奚人叛遼，衆已盈萬，止殺契丹，不戮漢人，其意蓋欲陰結其黨，以爲己助。雖曰草竊，固亦未易可量。然既破三州，未能長驅有所深入，尚且屯聚於采涼山中，不聞謀者言其有窺覷燕薊之意，則虛實强弱，亦未可以喻度也。臣竊料之，彼與敵戰而勝也，則其志將愈大；志將愈大，必不肯侵犯吾圉，以結中國之怨明矣。使彼戰而不勝耶，一旦豕突敢犯吾境，則是乃吾之賊也，邊吏當亟捕之，夫復何疑。其或戰既不勝，而提其孤軍扣關請命，則是特敵之一叛將耳，以中國之大而納其亡人，吾何賴焉，又況隳盟約以啓寇讎，決非朝廷之所樂爲也。臣愚以謂窮來歸我，宜不可受，深閉固拒，理不獲已，既足以昭睦鄰之德，又足以示中國之義，禧雖庸材，將感激沒齒不敢忘陛下之賜矣。至其或者遼不勝奚，敗北擾亂，而思漢之民悉舉燕地來歸有司，方是之時，勝負之數既可見，强弱之勢又可知，應接斷於一朝，竊謂未可逆決其去取也。何則？漢宣因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然後擁護呼韓，卒臣其國。光武因匈奴自分爲南北單于，然後建立日逐，終饗其利。唐失河湟舊封，至宣宗時吐蕃主弱，大臣相攻，兵拏不解，然後唐不血刃而復三州七關，已而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十一州歸于有司。蓋存亡之數，成敗之形，天時人事，率相符合。故臣願徐觀其釁，最策之上也。恭以本朝和戎之久，講信之嚴，自三代以

來未見其比。今禧雖荒縱不悛，其於奉事中國，亦未敢大失禮也。然其國內不靖如此，或是滅亡之萌兆，皇天所以右助我宋，而付屬陛下以燕之遺黎，蓋必有日。雖不可以後時而縮然，尤不可以先時而起也。自古王師之出，要必有名，故臣深願陛下靜而俟之，不勝幸甚！臣伏誦聖訓，所以咨謀臣者，可謂至矣，而必繼之以有備無患。仰見陛下凡所以周旋戒敕臣者，要使之先備而預謀耳。臣聞宣王伐玁狁，復疆土，必使之修車馬，備器械。漢高祖欲伐魏，聞其三將皆不及吾所遣也，然後進兵。自古待敵，未有不先於自治者矣。今防邊之備，可謂致嚴矣。然臣竊嘗以謂一堡寨官之能否，乃一路之休戚；一隊部將之勇怯，乃一軍之勝敗，故臣守邊日久，每以選人材爲最急。自邊事平息以來，本路奏舉大小使臣，率多以不應格報罷。今雖未有他警，然求於倉猝，顧安足以及事哉！臣愚乞聖慈特降睿旨，應河東、河北緣帥司所奉大小使臣員闕，權許不以有無違礙，特行差注一次。庶幾官無鉅細，皆得其人，敵至則戰，未至則守，陛下雖高枕可以無北顧之念矣。至於軍中儲蓄，尤爲急務，而邊臣廩粟，每以匱乏爲憂。伏乞嚴飭計司，多方積貯，或果有急闕，仍許帥司申請措置支降施行。邊境之上既得可用之人，又有可食之粟，奉陛下之威靈，稟廟堂之成算，區區鼠盜，不足置齒牙間也。臣不勝昧死謹上。《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七。

廷試策

問目缺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之勢，莫重於已安；聖人之慮，常切於既治。古先盛王不以太平盈成爲可樂，而以常治爲難；不以垂裳拱揖爲多暇，而以居安爲懼。故衢室載放勳之問，總章志有虞之訪，謀及卜筮，學至芻蕘。凡以不恃獨見之聰明，而思得天下之忠言嘉謨，以濟其治也。不惟有以明己善，而又有以取衆善；不惟有以鑑已然，而又有以防未然。聖而益聖，安而愈安，蓋皆出於此矣。恭惟陛下承休祖宗，合德天地。仰奉太母之慈訓，懋昭先帝之盛烈，據已安之勢，攬既治之俗，猶於多士在廷，親屈聖問。勞謙退託，質所未逮。此誠陛下推堯舜之用心，而使有若卜筮芻蕘者咸得預謀而備問也。臣愚不肖，草野狂戇，妄殫所聞，思補聖德之萬一。惟陛下赦其昧死，臣不勝至願。伏惟聖策推兩漢之政，鑑方今之治，愍大辟之尚衆，念寒燠之或差。此皆陛下求治之深也。臣聞善言古者驗於今，善言天者驗於人。陛下仁慈恭儉，視民如傷。置官立司，裁省浮費，而約賞節用，首自宮掖，則非特衣綈履革而已；銖金尺帛不妄賜與，臺池苑囿無所增飾，則非特惜十家之產而已；發內庫之金以賑凍餒，散上供之粟以調飢饉，則非特除慘酷之科，著胎養之令而已。應天必以實，見異必修德。此宜天地之氣交感旁暢，遐邇之氓承風向化，俗興禮義而年穀和熟，以答陛下之休德也。然間有不能爾者，雖臣嘗疑焉，請爲陛下陳之。臣聞人之怨咨鬱於下，然後天之舒慘變於上。故水旱爲沴，本民情

之未和；民情之未和，由大辟之滋衆。蓋民無常產，因無常心，則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罪而刑之，孟子所謂「罔民」，此不可以不戒也。臣竊謂方今有仁政而無仁吏，故郡縣之政徒謹簿書，有司之臣諱言教化。化不下究，則民起而觸憲網；食不家給，則人窮而爲盜賊。督郵之所獲，追胥之所執，歲不下以千百數。有司徒能據法以當其罪，而未嘗諭陛下所以愛養元元之意，且思有以教之。此不亦有仁政而無仁吏邪？刑罰積而嗟嘆興，嗟嘆興而變沴作。則夫寒暑差僭，豈無自而致然哉？昔東海一女子耳，刑不以罪，猶能感致嘆旱；況四海生齒之衆，而曰死必當辜，刑必應罪，臣雖甚愚，竊未敢謂之然也。彼文、章二帝，因敝承峻，濟以寬厚，故民氣既協，而天理亦應。此其所以修而致之者。惟陛下以教化爲首務，擇良有司而奉行之，然後刑辟可清，嗟嘆可平，而頌聲和氣，固將薰蒸旁薄，發爲嘉瑞。則水旱之變，又何見於盛世哉！伏惟聖策慕無爲之治，敬何言之化，又將明賢鄙而平徭賦，定法令而清蠻貊。革而正之，務求勿擾。此見陛下圖政之備也。臣聞任官以資格，則雖賢有所不伸；取人以言語，則雖鄙有所幸進。此其所以未明也。惟陛下稽唐虞考績之典，倣周書黜陟之制，如此則賢鄙明矣。臣聞戶版既久，有虛名而增稅；流亡不復，有詭佃而不征。貧以不足而重斂，富以有餘而徼幸。至於課功調役，多寡隨之。此其所以未平也。惟陛下采師丹限田之議，倣唐人口分之法，浸復古初，毋尚一切，如此則徭賦平矣。臣聞之《易》於《渙》曰：「渙汗其大號。」於《巽》曰：「申命行事。」故先王之令也，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公如天地。以陛下之聖，布美意，畫良法，合於人情，熟講而力行之，雖萬世可無敝。至於因時移易，應變屈伸，是乃所以爲神化不倦者，又何

患於屢更哉，顧其所設施何如耳。臣聞四夷固不可禮誼接也。周人上策，不過乎嚴守禦走集之利，俾其欲寇不能，願臣不許而已。陛下臨御，首詔疆吏，毋得擅興侵略。斥堠既明，約束素定，持重養威，隱然有不可犯之勢。是以鬼章跳踉，竊據邊壘，而亟縛巨魁，生致闕下。蹈臨洮之城，麟青唐之壤，雲徹席卷，天威四震，此誠今日已然之效也。臣願陛下謨謀嚴廊，益詢遠略。采姚崇之意，不賞邊功；取士燮之言，釋爲外懼。則又何患於不誠而且未清哉！伏惟聖策咨劭農之首務，訪制禮之盛典，欲人不趨利而務節，欲士不憚勞而奏功，此見陛下講化之勤也。臣聞農盡其力，在敦本而抑末；禮制其宜，當緣情而示訓。雖然，《傳》曰：「禮，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陛下德爲聖人，位爲天子，則夫以義起禮，固無便於此矣。而復訪臣以制宜之道，此臣所以遲疑而不知對也。臣聞上好節義，則人不勸而自矜；朝有爵賞，則士雖勞而不憚。則夫不趨利而樂奏功，亦在陛下所以鼓舞之而已。至如漢之久任可以課吏治，隋之義倉可以禦凶年，此善於今而可先者也。兵食之滋廣，服用之無制，此戾於古而爲大者也。善者以漸而復行，戾者以緩而除去，爲政之善，宜必如此。凡此數者，皆治國之大本，方今之急務。臣既言其略矣，而陛下復策臣以天下之廣，黎元之衆，慮有未明而當預防者。臣於此然後見陛下凡所以問臣者，豈徒爲無用之空文，可喜之高論哉！又將深謀遠慮，而及未然之得失。顧臣之愚，何足以識此？雖然，仰觀陛下即位以來，仁深德厚，政良俗美，務行寬大之令，悉懲苛矯之吏。元元赤子，蒙被天地父母之恩，可謂至矣。然臣竊慮郡縣疏遠之吏，或不能明朝廷指意，妄謂厭明察而簡易，務爲優游懦緩之治，以至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趨競者矯以取名，偷懦者習

以蒙幸。茲風一扇，流爲姑息。此臣所大懼也。願陛下懲其流而塞其源，正其本以禁其末。有若宣帝之政，信賞必罰；太宗之治，屈己從諫。此消弭之大略。臣愚不識忌諱，復附於末，惟陛下裁幸。臣謹對。《竹隱集》卷一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四。

與修史舍人手書

某惶恐再拜修史舍人內翰閣下：某不肖，願見門下之日久矣，愚甚且賤，竊自鄙陋，不敢妄以姓名輒自聞于將命者。前日亡友關止叔之病，遂獲因緣，瞻望履舄。止叔之歿也，執事不以爲愚，而辱諉以事，敦匠薄遽不得究盡所欲言者。翌日，嘗干典謁，冀粗白於一二，未獲承命，不勝悃悃。拳拳之愚，敢復以啓具之，惟執事察焉，某死罪。止叔文學行義，自執事所深知，姑置是事。而一旦不幸，至於大故，內無骨肉強近之親，外無心腹紀綱之僕，無錢以供飯含，具棺槨，天下之窮者，尚復有過於此耶？執事聞訃，匍匐躬哭而親臨之。凡止叔所以得就木者，待執事之力而後能。某雖愚，已深服執事之義矣。今逝者已矣，要於無可奈何。然哀死者而及其生，是又君子之所不能已也。止叔家素貧乏，兄弟仰祿以養其母，母年七十二，女未嫁，惟有一子，瑣然尚幼。興言及此，不覺涕零。此固執事所爲盡然傷心者。雖然，資之以財，財盡而不可繼；託之於人，歲久而不能保。必將濟其窮而恤其家，某以爲當使澤及其孤兒，然後爲策之良也。恭惟朝廷既已察知止叔之賢，凡其待遇而假優之

者，皆非群工庶僚之所可望；而執事有昔日之好，居今日之地，然則撫止叔之孤而存關氏之後，非執事將誰望乎？某冗賤且疏，幸見之日殊淺，不當僭越以干高位者之議；伏自惟念妄於止叔有一日之分，而執事仁心惻怛，計所樂聞而不厭者，是以冒進直前，而竊不自量也。區區之誠，宜在躬稟；而閤守嚴甚，懼於不通，故敢遣人仰冒台聽。狂妄不韙，伏須罪誅。無任俯伏俟命之至。不宣。《竹隱集》卷九。

與趙伯山書

某啓：高陽統郡十一，清河在其南，三關居其北，皆其封境之所隸，節制之所及也。屬吏之以事往者，更出迭反，如織緯然。獨清河之爲州，人物盛麗，飲食甘美，又多賢士大夫，今人樂從之游，雖數不厭。然而僕自去秋逮今幾年，奔走道塗者至不可以數計，往來諸郡者相踵也，乃獨不得復至所謂清河者。豈英游勝會，神所吝惜，抑數奇不耦，動輒齟齬邪？每自悵失，不能去懷。奉所貺教，如見眉宇，伏承涉暑起居甚休，足以爲慰。十詩在子磐處，屢索未肯出。時可投劾勇去，頃刻不可留，雖子磐亦自謂五日京兆也。河間人物，自是不能復如往日矣。今賴復得志康、遜叔，志康一病，殊恐人，比來方可緩帶。聞仲忱當詣平戎，日夜望其過我，乃爾躊躇何也？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夜光安得獨玩於隋掌，豈諸公豪舉，復有以禁切之乎？某幸事之間，勢必罕出，但病懶嗜卧，冠履俱

廢，特無如趨府何耳。隨意作書，以發笑噓，不復有先後之序，餘願自愛。《竹隱集》卷九。

與劉季高書 一

季高足下：河間一別，歲且周矣。思念惘惘，殆無以喻。比得賢叔中行書，乃承今春復枉於有司，浩然東歸，以便甘旨之奉，甚善甚善。僕素所期於季高者，非以科舉利不利也。今復尚可言邪？然季高遂自絕，曾不有書問訊我，過矣。僕自春初隨府來河東，未幾府罷，當去此久矣，而法須俟代者，因未得即去。顧僕豈樂此者邪？并州苦寒，夏多雹，秋早霜，風土粗惡，飲食儉陋，大都不逮河朔者十七八。惟酒極醇醖，果實蒲萄之美，冠於四方。既悒悒不自聊，間嘗劇飲徑醉，設肴核而品嘗之。同僚之賢者，家藏異書甚富，幸獨許僕觀焉。異時足下見仲宣，勿作故眼看也。適過中秋方兩日，念去年之遊，無與共者，因復取酒自慰，遽起作吾友書，以發千里一笑。信手而寫，不復銓次，想足下不怪。《竹隱集》卷九。

與劉季高書 二

季高賢友足下：相別殊久，滋益奉思。歸自并汾，嬰以俗事，未果爲左右之問。客自京城來，送

示令叔中行書，并以吾友書兩通爲貺。是時方病宿酒，展轉牀枕間，醒未可而睡不能，意象殊惡，而小子育忽驚告曰：劉季高有書來。僕立起出戶外，已不復知有酒。讀盡兩函書，累八九番，如對辯士，接說客，聽其語數千百言，夸者如倨，戲者如侮，媚者如取，激者如怒。甚矣哉！吾子之善爲詞也。僕在河東凡十月日，官況牢落，幾不可堪。既得歸，不翅若棄涕唾。吾廬雖陋，有竹隱以待賓客，閱書史。家故所藏書滿一大屋，讀之累月，蓋未能什一。時時與群從兒曹作小詩相唱和，間輒奕棋投壺，怡然終日。而鄉鄰有好事者，頗來入吾社中，口諷手談，繼以觴酌，號呶呼笑，私甚樂之。但私居難得酒，縱得輒不佳，不能滂濡淋漓，以供諸客之豪思，如往昔與吾子爲高陽之飲，是真不可得也。苦熱作書，不復序次。相見未有日，惟萬萬爲器業自重。《竹隱集》卷九。

問候蘇內翰啓

某啓：某伏念掃舍人之門，素馳心志；斂參軍之版，獲造庭隅。曾微左右之容，輒叩熒煌之坐。飾鄒陽之固陋，雖罄私誠；霽魏相之威嚴，蓋踰始望。恩加一眄，榮重千鈞。矧叨禮貌之隆，竊等門闌之役。賜韋公之雲朵，圭竇生輝；頒文舉之酒樽，龜腸徑醉。屬迫循陔之養，亟成遵陸之行。代馬增依，居遠北方之僦；井蛙自失，夢回東海之遊。悵挾日以旋驅，邈如秋而結戀。恭惟雅俗坐鎮，方民大和，澹乎自持，綽然有裕。伏以某官熙朝間氣，冠古真儒。所謂千載之逢，奮於百世之上。躬蹇

蹇以匪故，民巖巖而具瞻。續《春秋》以著書，權衡王道；傍《離騷》而採藻，衣被詞人。顯膺謀帥之求，出總殿邦之寄。軍中改觀，闔外生風。竚勤宣室之思，行速鋒車之召。師榮三錫，奉穆穆之綸言；階煥六符，據潭潭之槐府。信諧輿議，實允壯猶。某方走魏臺，浸睽燕館。撫萍蹤而地僻，望棠舍以天遙。冬律易道，塞垣滋凜。伏乞上爲宗社，倍調寢興。《竹隱集》卷一〇。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一。

上蘇內翰端明啓

某啓：伏以震雷奮地，螭在屈以咸伸；明月麗天，蟲處宵而必見。物因時動，人豈願違。苟上比之得宜，孰退藏而自悔。是以三千周士，慕赤舄以鳬趨；五尺鄒童，瞻象環而蟻附。況乃時逢旦暮，迹倚門牆。一瓢之樂易甘，依歸是幸；百世之師難遇，親炙爲榮。竊陳款款之愚，仰丐循循之誘。願賜觀而隱几，辱與進以趣隅。卑疵而前，隕越於下。恭惟判府安撫端明侍讀，秉靈江漢，蘊氣風雲。傳孟子之大醇，亞仲尼之將聖。鴻文參乎造化，高誼薄於穹旻。鳳凰景星，世人爭睹；泰山北斗，學者具瞻。蓋董相有王佐之材，而賈傳通國體之論。契半千之昌運，飛第一之英聲。諸公特愧於登先〔一〕，當宁深嗟於見晚。蘭薰雪白，更險阻以備嘗；玉振金聲，歷燥寒而不變。天昭乃聖，朝右斯文。首延魁壘之儒，密掌凝嚴之任。階翻紅藥，鳳游西掖之池；花對紫薇，蓮引北門之燭。視昭回而

潤色，代深厚以敷言。帝制坦明，約六經之旨趣；商盤詰屈，同三代之文章。俄建屏以班條，旋賜環而掌禮。邦咨大典，朝講上儀。脫簡缺書，宗祝醉心而靡對；奧篇隱帙，博士卷舌而未言。率斟酌於蕭規，盡發揮於孔思。元元本本而殫見，摧文士於筆端；隱隱絃絃而愈盈，挫田巴於稷下。經素優於聖域，名益重於朝廷。可謂社稷之臣，弗愧班聯之望。坐黃堂而決事，兵衛靡譁；開鈴閣以宴賓，詠觴不廢。四鄙想其風采，八州安於教條。僅於彌年之中，盡飭庶蠱之弊。會膺渙號，更命坤維。燕南方積於去思，劍外已歌於來暮。矧受恩之良厚，宜結戀以尤深。顧如鰕生，實荷隆禮。伏念某仕本爲祿，才非過人。置散投閑，既幸寬於罪戾；奉令承教，獨過被於知憐。嘗叨慰薦之榮，重辱借留之誤。念箕斗之無實，何以致之；雖父兄之見慈，不過如此。竊妄懷於感慨，深有意於激昂。藏之寸心，煥若皦日。惟巴蜀之都會，乃西南之奧區。時安治平，士樂閒燕。吏衣肯變於齊俗，獵較諒同於魯人。願遵遊豫之宜，益順節宣之適。上綏倚注，俯慰瞻依。區區之誠，眷眷於是。《竹隱集》卷一〇。

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六。

〔一〕特：原作「時」，據《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全宋文卷二九七八

趙鼎臣 五

上許冲元啓

某啓：竊以遠聞仁政，陳相負耒以輸誠；願見相君，魏勃掃門而借便。蓋以地分廉陞，人有等威。天曜三階，列上公于前宿；周班五等，綴下士於後陳。顧名分以甚殊，豈崇卑之可犯。未有長於蓬茨之下，素無根柢之容，忘腐朽之弗雕，輒趨趨而幸進。希光孔室，宜得罪於倚墻；跂踵齊廷，殆蒙呵於鼓瑟。冀垂寬赦，薄霽威嚴。庶殫款款之愚，獲效區區之意。伏念某幼而不慧，長仍甚蒙，類棗膏以浸昏，比冀椎而愈鈍。味道懵學，幾下愚而不移；飽食移居，非後生之可畏。徒以運丁偃伯，朝屬右文。後長者以徐行，漸摩高誼；聞先生之餘論，啓發冥襟。猥承延世之恩，思懋過庭之訓。勉爲童技，竊跂壯游。麗靡相先，悔子雲之少作；忸怩自視，愧韓愈之初心。輒因跼蹐之求，誤玷招徠之選。漆雕方仕，素懷未信之慚；尹何爲官，彌積多傷之懼。亟辭蕭綬，歸奉萊衣。默安溫清之娛，

坐忘時月之久。固嘗伏膺佔畢，妄意磨鉛。探頤鉤深，總緝百家之緒；研精覃思，上下千載之間。希自贖於面牆，庶頗增於覆簣。至於讀古人之糟粕，對黃卷之聖賢，雖爲之執鞭而欣，未嘗不廢書以歎。況乃時逢旦暮，迹寄埏鎔。邁百世之師，所宜親炙；享一簞之食，自適依歸。是當竭蹶以爭趨，詎可伏身而不見？然而禮因位隔，情以勢違。非駿蔑之賢，豈一言而遽善；無毛遂之勇，宜三年而未聞。始於茲辰，副此微願。伏遇某官，四朝元老，一德真儒。居諧肖象之求，出偶從龍之會。心如金石，可謂社稷之臣；言炳丹青，自然公輔之望。暫解廟堂之寄，聊均屏翰之休。坐玉帳以運籌，獨當一面；佩麟符而居守，卧護北門。凜然元帥之威，屹若長城之重。然而蒼生注想，俟安石之歸朝；赤舄流音，樂姬公之復位。洪惟睿聖，屬意典刑。竚膺一節之趨，亟正三旌之貴。加以誨人不倦，聞善若驚。字衮成褒，遠宗於聖教；月評定譽，丕振於先芬。最於道以爲高，誠其言之有味。籠中丹桂，並洩勃以兼收；幕下紅蓮，雜蒹葭而與進。某是敢仰覘熒煌之坐，俯陳固陋之心。冀披霧以垂仁，許拜塵而展敬。與其潔己，獲聆謦欬之音；振以餘光，俾預走趨之役。然後周旋孫閣，附麗膺門。雖互鄉之難言，而童子之可教。游揚盛業，尚不愧於曹丘；奔奏下風，或庶幾於子贛。是惟論報，非敢飾詞。卑疵而前，隕越於下。卑情無任惶懼激切俟命之至，謹修啓事，祇候贊見。伏惟鈞慈，俯賜鑑念。《竹隱集》卷一〇。

見李邦直啓

某啓：竊以牛角蕪音，亟躡伯廷之駿；鷄鳴淺技，許陪相室之游。是知喬岳隱天，無嫌於蟻豕；巨溟經地，兼受於坳堂。顧惟樗櫟之資，夙仰鈞衡之重。執鞭忻慕，雖傾平日之誠；掃門自通，竊遇茲辰之幸。邈跂熒煌之坐，惕修固陋之容。覬薄霽於威嚴，庶少陳於悃悞。恭惟判府安撫匿犀異表，指李慶源。丁咸五之昌辰，契半千之嘉運。道映民先之覺，弼符帝賚之良。鬱若長卿，挾天廷而摘藻；洋乎董相，明王事以對書。亟升俊造之科，洊中方聞之選。取如拾芥，掇若承蜩。名藉甚以藹聞，帝俞哉而俾試。金聲玉振，獨諧雅正之音；龍章鳳姿，迴出囂埃之外。培迅風而直上，批大郤以一揮。浸隆挾纊之知，沓奉出綸之寵。石渠天祿，分甲部以校讎；西掖北門，備咫尺之顧問。言沃心而必聽，聲揭日以彌昭。築漢室之壇，既擅無雙之譽；補唐家之袞，必推第一之流。果膺舟楫之求，爰正股肱之託。時方咨於改瑟，政尤重於肅機。委戴胄於綱維，人知稱職；任韋公於筦轄，吏率望風。坐恢稽古之謨，曰奏真儒之效。謀王體而斷國論，運籌帷幄之中；窺紫闥而攀台階，躋民仁壽之域。方注廟堂之意，暫均屏翰之休。分西洛之麟符，保釐益重；總常山之虎旅，節制彌尊。湛遼海以澄波，凜轅門而增氣。婉婉幙中之畫，恢恢堂上之奇。敵重南賓，懾四朝之元老；邦輕北顧，倚萬里之長城。頌傳口而靡容，功紀常之不足。洪惟二聖，欽乃四鄰。顧當軸之方虛，諒前旒之有待。竚聆

師錫，歸秉國鈞。雨欲降而雲興，羹將和而梅用。姬公未復，久傳赤舄之謠；安石既登，大慰蒼生之望。卓爲茂業，允屬壯猶。實輿議之固然，匪私期之獨爾。矧復雌黃標士，吐握寶賢。關東閣以烝髦，譽西山而長價。采葑采菲而不咎下體，在陵在沚而皆使成材。兼容乎構櫨侏儒，靡間於粗梨橘柚。人爭望履，家欲彈冠。羞吳坂以倚輶，願錐囊而脫穎。白駒皎皎，赴場藿以朋來；黃鳥交交，戾丘阿而萃止。俯慚下品，仰丐餘光。竊念植性蠢愚，挺生嵒窳。瓠實嗟其匏落，棗膏劇於鈍昏。竊懷肯構之思，強起爲箕之志。伏膺方冊，勉溫就傳之傳；屈首詩書，粗識趨隅之諾。辰去矣其曷速，思軋然而若抽。杵臼論交，居速牛醫之誚；泮雍議禮，竟招狗曲之譏。勤雖吝於分陰，功莫臻於寸進。稚圭之節不亢，空事解頤；季子之氣尚存，更堅刺股。取小人之學爲利，慕先王之道滿門。未甘覲目於青衫，妄欲奮身於黃卷。靜笑蓬心之拙，宛同蝸角之爭。呻畢徒勞，殆迷於刻楮；繡鞏已誤，俄悔於雕蟲。達摩見於大成，畫且慚於中道。勉投英□，竊廁翰場。一鳴無意於驚人，十駕信艱於及驥。豈繫弱植，預彼翹薪。並程涉獵之文，不漏網羅之目。蠅頭生於匠意，因誤筆以成工；犬尾備乎禮容，本續貂而見貴。名浮地屏，僥甚鵜梁。每集木以包羞，思施松而擇蔭。逃趨大府，筮覲宗工。敢求尺蠖之信，覬獲仞墻之見。載念親庭發策，附鵬翼以凌虛；小已觀光，偕驪珠而得雋。接迹僅踰於三紀，聯華重美於一時。雖葛藟木樛，夤緣是幸；而天冠地履，跂及幾希。詠肥泉以增思，撫濁涇而興歎。世非北海，敢自列於通家；童比互鄉，尚或蘄於與進。恭翼有容之德，曲推成小之仁。苟斂版之不違，何封侯之足議。嚴溫在望，懼盤躋以非宜；塊圯均私，託帡幪而永賴。鞠躬若厲，踏地靡

遑。瀆儻恕於再三，命敢聞於進退。《竹隱集》卷一〇。

賀戶部李尚書啓

伏審恩布言綸，偃紅牙之節鉞；任顓教典，動碧落之星辰。惟大儒可以富民，在明上乃能選衆。有識之士，相賀於朝。洪惟右文甚盛之辰，若昔不世非常之治。君臣以體貌相遇，輔弼以腹心自期。論道經邦，或暫均於休逸；分職帥屬，復迭奉於憂勤。所以子房行少傅而不辭，曲逆當左相而無間。授受之美，古今所同。恭以某官百世宗師，四朝綦杖。德履畢公之舊，道傳孟氏之醇。節彼具巖石之瞻，慨然有天下之志。入都筦轄，世穆穆以迓衡；出殿藩垣，衆熙熙而奠枕。兩宮倚以爲重，四海徯而望歸。果膺一節之嚴，還陟六卿之貴。舊人任正，而下無異論；元老壯猶，則敵有肅心。矧當大計之司，尤急方今之務。承平浸久，常費不貲。調九年之蓄，而歲或未充；課百畝之田，而利亦有限。欲節用則理有難損，思使人則財將易窮。非務穡之不精，顧析毫之已盡。法豈無弊，勢仍使然。式煩康濟之謨，少擴經綸之蘊。蓋期家給以人足，不專貫朽而粟陳。帝倚茂先，決定廟堂之算；時咨元凱，論處軍國之宜。有德進而朝廷尊，巨川濟而舟楫用。即符周卜，行霈商霖。力運陶鈞，播羣工於大冶；手調鼎鼐，豐庶俗於美和。懋昭梁棟之隆，永錫華夷之慶。某半通賤吏，一介書生。比干制閹之威，嘗獲趨隅之幸。銜恩至厚，聞命增榮。雖未能望弩矢之驅，伏車鸞而展謁；猶足以歌聖賢之

頌，同厦燕以攄情。願偕仁壽之民，均被明良之化。瞻依抃頌，倍越等倫。《竹隱集》卷一〇。

賀荆尚書啓

右，某啓：伏審知府安撫尚書，光膺明詔，來撫大邦，德聲孚聞，衆望允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學貫流俗，論通古今。浩然有王佐之材，足以任天下之重。四海服其勁節，一時號爲偉人。直道而行，竟莫肯以碌碌；不容何病，仍爲是以栖栖。身暫退於江湖，譽益隆於中外。果膺訪洛，首奉賜環。亟躋延閣之嚴，即付元戎之寄。惟趙北際，則燕南垂。在昔常號於支藩，厥今最雄於諸鎮。丈夫習俗，尚慷慨以悲歌；北敵玩盟，或恫疑而虛喝。宜有磊落大度之士，以當方面控馭之權。屹然長城，隱若敵國。肆詔書之始下，傾幕府以相趨。某章句小生，蠶鹽賤職。及時慕義，雅有意於執鞭；此日趨風，乃遂諧於望履。雖庇身之有地，實開榮之自天。瞻抃交深，諭言靡極。《竹隱集》卷一〇。

賀起居謝舍人啓

伏審拜命中宸，躋榮右史。官因望重，職以人清，伏惟慶慰。竊以人主之尊若堂，王言之出如綍。欲動容周旋中乎禮，故出入起居罔不欽。在昔嚴載筆之官，近世爲修注之任。其責甚重，展才至

難。自非學通古今，詞有體要，擅道文麗藻之美，懷正言不諱之忠，則何以書皆可觀，記必成法！求稱是職，莫宜於公。恭惟起居舍人丈丈造道高深，稟氣剛大。久矣講於高義，喟然動乎衆心。言無詭隨，行不苟合。豈獨筆精墨妙溢於文詞，固亦雪白蘭薰好是正直。適屆惟新之旦，允膺籲俊之求。念此選之稍輕，出於近日；幸斯文之復振，要在茲時。穆然聞風，翕爾共慶。某登門惟舊，蒙眷頗深。嗟小子之斐然，不忘固陋；謂古人之愚也，獨荷知憐。竊欣除命之新，未遂趨廷之渴。第懷瞻抃，莫罄叙陳。《竹隱集》卷一〇。

賀李邦直帥真定啓

伏審光奉明恩，顯臨舊鎮，肅頒初政，胥慰群心，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學貫三才，行包九德。立朝盡大臣之節，事君得君子之宜。入居廟堂，澤被夷夏；出臨藩服，風動搢紳。蒼生徯其復歸，公議依以爲重。矧茲趙俗，嘗奉蕭規。竹馬前迎，盡喜使君之至；甘棠故在，雅深召伯之思。豈已日而乃孚，宜不言而自化。且方鈴齋坐嘯，玉帳凝神。投壺聊靖於邊氛，閉閣不煩於吏事。鑑北潭之綠水，心與塵清；矚西山之白雲，情隨意遠。邈矣仁賢之致，超然舒卷之規。當久貯於沖懷，固匪資於諛聞。某登門惟舊，蒙眷頗深。雖置散投閒，久阻依歸之願；巢南嘶北，每勤寤寐之誠。竊欣幕府之開，遂獲丘隅之託。尚茲庀職，未即趨風。踴躍傾瞻，倍萬倫等。《竹隱集》卷一〇。

回賀李元量狀元啓

右，某啓：伏審簡在上心，褒爲舉首，名光里選，聲動士林，伏惟慶慰。竊以仕得志而可爲，道將行其有命。夷吾干祿，三見逐而不容；稚圭窮經，九射策而乃中。故易失者聖人之日，難值者君子之時。未有奮起妙齡，超升上第，視青紫其若拾，逼雲霄而已親。沛然孰能禦之，皜乎不可尚已。伏惟某官學有家法，才高少時。議論屈老先生，交游皆前輩行。陳太丘之父子，羔雁成群；謝宣遠之弟兄，華萼相飾。嘗一戰而已霸，洎再鼓而不衰。凜先多士之鳴，崛處諸儒之右。惟古三晉，實今兩河。英豪尤盛於昔時，風采稍衰於近世。蓋或以儒爲戲，幾且謂秦無人。幸聞擅場，足使增氣。矧致身之若此，宜進德以何如。願恢任重之圖，以副仰高之望。某奇隻不耦，約結亡奇。向緣檄於大邦，豫文於諸彥。嘉禾將御，輒先農父之嘗；神龜效靈，偶出豫且之網。雖假手以何力，顧聞風而自傾。敢圖謙沖，過用推致。鷦鷯既舉，顧回首以何知；珍兔已羞，在敝蹄而可棄。竊深慚佩，靡罄叙陳。

賀祝德升先輩啓

伏審策名藝苑，得隽賢科。昔之所期，今以爲慰。惟邑里之輕重，視人物之盛衰。有如吾鄉，密邇王國。山河控帶，迹皆霸王之餘；風氣雅馴，俗有衣冠之舊。昔相傳爲多士，居見紀於四鄰。久乎寂寥，曠莫興起。至乃闔郡無應書者累年，遂令後生益絕望於前輩。父老之所歎息，閭閻以爲誚譏。儻非豪傑之材，孰鼓敗衰之氣？猶賴吾友，再張我軍，敢獨擅於私榮，當大同於衆喜。顧此逢辰之始，是惟兼濟之初。功名非不可爲，富貴皆所自有。願勤宣於令德，竊敢在於下風。此日一鳴，有志者事竟成也；異時千里，將沛然孰能禦之？誰曰不然，吾猶有望。幸加餐而無怠，思藏器以自珍。情形於言，書不盡意。《竹隱集》卷一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五四〇。

賀大名韓觀文啓

伏審遠驅鈞旆，近屆都城。肅膺占筮之良，肇總居留之重。典型惟舊，潤澤咸新。神明所依，福祿自至。恭以某官若古夔高，逢時舜堯。命乃繫於黎元，功獨高於社稷。暫資元老，聊護北門。朝廷賴以殿邦，天下屬其爲相。竚開黃閣，式慰蒼生。某方幸執鞭，遽嗟墜雨。雖登門之未久，實受恩之

已深。魯析聞邾，幸屬城之不遠；代馬依北，豈故軒之敢忘。惟益厲於操修，庶少酬於顧遇。竊懷感戀，豈勝叙陳。《竹隱集》卷一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五四〇。

代賀章端明啓

伏審顯被優恩，榮遷峻職，聽聞所逮，歆羨惟均，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忠載歷朝，智兼數器。具著休嘉之績，雅推踐履之勤。曾是西戎，肆爲邊患。費轉輸者億計，勞經略者累年。爰分西顧之憂，遂掌元戎之柄。運奇兵於堂上，得強敵於目中。嗟鼠技以浸窮，覺蝟鋒之頓屈。既翦心腹之黨，遂城襟帶之衝。奏凱未央，御壽觴於黼坐；告成永裕，攄赫怒於先王。兵所向以無前，功於茲而爲盛。式膺異數，用答殊勲。加秘殿之隆名，壯師垣之重望。轅門增氣，幕府相趨。是宜具酒以犒軍，將且奉主而入覲。方叔振旅，既顯於壯猷；吉甫來歸，佇膺於多祉。蓋符清議，非出私期。側聞師錫之榮，莫展賓客之慶。徒深瞻抃，豈罄叙陳。《竹隱集》卷一〇。

回王履道先輩啓

右，某啓：伏審策名英路，得雋賢科。昔之所期，今以爲慰。惟邑里之輕重，視人物之盛衰。顧

今中山，實古王國。山河控帶，迹皆唐漢之陳；風氣雅馴，俗有衣冠之舊。是宜多士，夫豈乏人？久乎寂寥，曠莫興起。至乃闔郡無應書者累年，遂令後生益絕望於前輩。父老之所嘆息，閭閻以爲誚譏。儻非豪傑之才，孰鼓敗衰之氣？賴我良友，張吾此軍。伏惟某官行高鄉評，學有師法。未任戴冠之日，已出驚人之鳴。曾屢鼓之不衰，殆百發而皆中。固宜決勝，誰與爭鋒。萬鍾何加我焉，一第蓋恩子耳。某辱游最久，投分頗深。聽伯牙之琴，舊已欣於同志；忘孟軻之寐，今尤喜於得人。敢圖謙沖，特枉賤翰。方此逢辰之始，實惟事道之初。願藏器以自珍，思爲時而加飯。言非盡意，書豈能文。《竹隱集》卷一〇。

回謝王履道解元啓

安中

伏審雄擅詞場，首偕郡計。名因實稱，譽以誠歸。嘗觀近古以來，莫甚取人之弊。俗以私勝，情爲利移。由請謁以滋彰，致科程之愈密。較言詞以頃刻，雅昧平生；定賢鄙於冥茫，豈殊占筮。舉是重責，付於有司，俾專一己之聰明，求合衆人之議論。質以疑似難明之說，課其浩博不窮之書。既多設其機緘，復巧爲之關鍵。揆厥中失，按茲否臧。彼我都忘，初類九方之相馬；妍媸乍判，終同象罔之得珠。顧取舍以良難，宜愛憎之未免。其或精求邦彥，默契鄉評，推壯士以當千，置翹薪而居上。蕭何第一，驟選於列侯；韓信無雙，獨堪於大將。則可以厚塞紛紜之論，遐彰鑑裁之能。非君而誰？

得子是賴。伏以解元先輩秀出藝苑，高標士林。駭天性以少成，吁後生之可畏。雋實屢得，鳴非遽驚。雖二北以何傷，竟一戰而乃霸。蓋漢廷之妙選，無以易堯；則江右之優評，固當歸遜。搢紳動色，閭里相趨。竊顧瑣才，舊窺麗藻。聞風動色，忘褒《曲水》之詞；攘臂推先，輒許《阿房》之賦。幸知人之不謬，慚薦鶚以何功。詎圖謙禮之隆，亟辱教函之貺。叨慰藉之良厚，第藏弄以爲榮。感與愧深，意莫言盡。《竹隱集》卷一一。

答謝崔稷躬解元啓

向緣乏使，獲預校文。顧拙目以成疏，幸清錢之在選。蓋嘗誇於坐客，私自喜其得人。敢圖謙中，特枉牋翰。久推遷而不報，益悚負以知慚。伏惟解元先輩行高鄉評，學有家法。未任戴冠之日，已出驚人之鳴。曾屢鼓之不衰，殆百發而皆中。是宜決勝，誰與爭鋒。然而驟覲夜光，或遭於按劍；未逢伯樂，有至於倚轡。空什襲以自珍，竟三獻而莫售。所貴樂天而知命，固將藏器以待時。周公豈欺我哉，一第蓋恩子耳。宜掉臂而不顧，遂大笑以出門。棄甲則那，姑受辱於胯下；視舌在否，會奮翼於澠池。期諸異時，慰此平日。念槐夏之方永，詠芝庭之有休。願樂道以自虞，思爲親而加飯。區區之懇，眷眷於斯。謹奉啓陳。《竹隱集》卷一一。

上廖明略謝解啓

伏審解文，亦叨名薦。榮踰望表，愧溢中藏。竊以國家憲商周得士之方，講漢唐明文之治，思盡群策，一新大猷。復以聲律而考其通才，兼之經術而究其學古。宿儒獨高於故步，後進力就於新規。鬻玉市珍，固有素懷之寶；奪人賈勇，或推待敵之奇。彈冠結綬以朋來，求氣應聲而彙至。宜傳文詞典麗之雋，以副科程獎育之先。如某善性素冥，諛聞非敏。比緣世澤，獲綴仕聯。良冶志於爲裘，敢忘前訓；過庭聞乎學禮，常激初心。服黃卷以自勤，撫青衫而增愧。顧爲童子之技，初無平日之功。方乍造於廣場，駭以銷於銳志。進而斂袂，甘攘臂之在先；居以下流，敢焚舟而決勝。豈謂斗筭之瑣，亦膺衡石之收。揆己何勝，蒙恩有自。此蓋伏遇某官先生陶冶士類，黼黻聖文。推善誘以勸於將來，略汝疵未施於求備。致茲淺學，猥預登書。敢不佩服光輝，勉勤志力。一蕢而往，有覬於爲山；百川而流，必期於至海。庶圖寸效，用答殊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竹隱集》卷一一。又見《五百家

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八。

全宋文卷二九七九

趙鼎臣 六

謝及第啓

獻芻蕘之言，方慚下俚；拜雲天之賜，偶玷上游。冒寵若驚，撫躬知愧。竊以至德將降，文章反以蠹聖真；大道不行，聰明於是淫性本。言隱於堅白自私之論，辨生於曖昧末學之徒。六經支傳，百氏蜂起。髦士不烝於田畝，碩人自放於澗阿。粵從兩漢而來，無復三王之盛。我宋以右文基化，先王以治經鑄人。古義雖明，灝噩之風不作；雅言不缺，麗則之賦未工。惟神聖之御時，兼詞章而造士。非前瞻後顧之巧，中左規右矩之能，則何以掇如承蜩，取若拾芥？如某者溺心放實，滅質睽方。永思簪紱之傳，勉學箕裘之繼。竊冒清明之選，企從群俊之游。人或握珠，士多懷寶。瓦礫放志，顧何有於成功；竽瑟獻音，懼靡諧於盡善。敢圖一介之技，謬廁十人之聯。嘿計夤緣，實出幸會。此蓋伏遇某官至誠樂育，盛德兼容，越拘攣以求材，觀昭曠而格物。鳳飛羽集，溫仁之氣應時；茅拔彙征，上

下之交離祉。在衡石之有取，雖葑菲而必收。遂俾孱庸，亦叨寵數。敢不進求宿道，益講善經，罄臣子之孝忠，循聖賢之義命。冀十駕之駑步，躡足飛黃；庶三尺之龍泉，淬鋒清水。行平日所學之志，爲異時圖報之心。過此以還，未知所措。《竹隱集》卷一一。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七。

謝宏詞啓

右，某昨者就試宏詞，叨塵下列，伏奉聖旨，與循一資者。訪聞科制，人自謂於握靈珠；甫上奏封，衆皆喜於得大將。敢意甚精之選，遽收極陋之姿。恩踰分以起羞，聲過情而知懼。竊以文者貫道，世實需才。當無事以詳延，屬有求而備用。時豈乏士，人皆願忠。故濟濟登朝，穆若宗周之化；彬彬聚闕，炳然皇漢之風。率皆謹籲俊以旁招，務教英而樂育。課其牋奏，用觀文吏之才；能彼誓銘，乃定大夫之位。所以網羅邦彥，追琢時髦，嘉有非常之人，俾厲無前之績。國家奮炎開運，執象膺圖。昭七聖以垂休，亘千齡而敷化。勝殘去殺，戈倒載以言橐；偃革辭軒，車結旌而奉御。奮乎百世之上，躋於三代之隆。上方泊乎無爲，綽然有裕。廣文聲而繼志，循堯道以儲精。昭回之光下飾於萬物，旁魄之德上暢於九垓，臨雍泮以恢儒，坐王公而論道。賁芟芟之帛，鳳使馳巖；繫皎皎之駒，鶴書降隴。江飛之鳧蓋少，冀群之馬幾空。猶復側席幽人，夢想賢哲。講興能之茂典，復論秀之新規。謂篆刻乃童子之工，而經術固大臣之事。用專六藝，博勸諸生。鄒魯彈冠，讀詔書而歎息；庠黌

動色，習矩步以委蛇。然念士寡全能，才拘定分。德行政事，稽聖黨以殊科；文苑儒林，較史流而異傳。慮風雅之或寢，顧祿利之使然。思數路以兼收，庶一隅之不廢。肆求古制，爰采唐科。且比事屬辭，乃典章之故實；而駢四儷六，亦翰墨之彌文。豈壯夫而不爲，固聖人之有取。而況歌功頌德，用有重於朝廷；馳檄飛書，事或嚴於師律。集諸難而求備，該衆美以取長。雖投牒之且千，來思不拒；而限員之以五，中者幾希。屬當首選之辰，允謂難才之際。命春官而掌事，詔宗伯以程能。顧待遇之特優，宜校量之甚悉。自非文高變虎，操擅摘鸞，金擲地以騰聲，錐處囊而耀穎，則何以青錢萬選，動居掌握之中；黃鵠一飛，起筵雲霄之上？俛慚竊吹，仰玷精求。伏念擅壑鯁生，翔蓬滯羽。幼木強而不慧，長椎鈍以無奇。李蔡下中，素微於品目；賈山涉獵，夙病於空疏。敢萌拾紫之懷，分隔紆朱之願。第以世蓄油素，家傳布韋。堂克構以寧隳〔一〕，甄表青而故在。歲不我與，惜年往以難攀；人莫已知，懼時來之不再。稍絕編而自厲，遂佔畢以忘勤。頃者任子之恩，嘗隸奉祠之役。未濡鵜翼，竊悔於初心；徒處鷄群，重增於懦氣。因奮決科之志，妄馳干祿之情。綴《爾雅》之蟲魚，定非磊落；習枚臯之賦頌，頗類俳優。亟殫下俚之文，過忝上游之第。學慚爲己，食愧浮人。千金屠龍，藝既成而安用；三年刻楮，技雖勞而可捐。輒辭補掾之符，歸奉循陔之養。因磨礪於事業，獲馳騁於古今。充棟汗牛，嗟腐屑而莫釋；濡翰燥吻，笑琢腎以何愁。默蕭散以累年，忽侵尋而再閏。自安鳩拙，孰冀鶯遷。豈圖遭會之優，重際設科之始。復強顏而干進，深畫足以包羞。鼯鼠何知，不諱五窮之辱；由基甚戇，更希百中之能。森列棘以造廷，駭據梧而褫氣。洛陽才子，絢錦臚以飛英；稷下先

生，摘錦心而撚藻。爭背城而借一，各奮臂以當千。驟見大巫，舌橋然而莫下；旁窺巧匠，思軋爾以如抽。徒勉課於繆悠，蓋僅成於骯骯。自慚藍縷，甘觸於報聞；苟追詆訶，詎期於中選。方決竄身之計，遽叨入等之榮。禮重續貂，遂兼收於犬尾；工嫌誤墨，因強飾於蠅頭。實非嘗試之間，敢有庶幾之望？再念少而聞禮，壯乃爲箕。佩帨承顏，志方申於戲綵；賜金祖道，親俄屬於掛冠。感負荷以維艱，顧責委之誠重。迨停車而畢試，乃就駕以遄歸。戰勝則肥，有愧卜商之趣；檄至而喜，無慚毛義之心。榮獨倍於衆人，感固深於平日。此蓋伏遇某官權衡王道，衣被詞人。入聖域以惟優，任天下而蓋重。洪鈞播物，並充良庖之求；巨冶鑄金，舉適方員之用。致容諛聞，亦附群英。某敢不寤寐前修，始終素履？約言枝而務本，探學海以窮深。性也不移，竊慕古人之節；時乎有用，願酬國士之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竹隱集》卷一一。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六。

〔二〕構：原作「肯」，館臣注曰：「按原本缺肯字，今據文義增入。」今按「肯」字誤，據《播芳大全》改。

代謝銓試第一人啓

布鼓何知，造雷門而妄擊；狐裘將御，假羔袖以居先。聲實過情，榮不盡愧。國家上規姚姒，踵武羲農，闡長世之善經，厲無前之偉蹟。謂忠臣乃社稷之衛，而賢者蓋邦家之光。式敦勸學之風，用

迪右文之化。聲明萬寓，漸被百年。闢雍泮以烝髦，諸儒動色；賁弓旌而籲俊，志士傾心。茅連茹以俱征，楚刈翹而輩起。固已林無遯翼，地靡潛芳。麟濯濯以耀奇，並遊漢時；鳳跄跄而效祉，皆萃堯廷。猶復求以多歧，取諸數路。念招徠之務廣，慮褒厲之或遺。眷惟胄子之員，紹乃裳華之世。未嘗學問，將簿領以空迷；安事詩書，懼膏粱之莫正。因責難於試吏，俾較藝於專經。優以進升，汰其猥并。顧待遇之良厚，亦推擇之至精。雖博采兼收，不中程者蓋寡；而超資躐等，獲預選者幾希。矧夫責在人先，褒爲舉首。出翰場而挾兩，入英彀以無雙「二」。儻非異能，詎諧清議？如某者，年惟甫冠，才不迨人。姿款段以無奇。性冥頑而不慧。少慚鄉舉，非可畏之後生；長困天愚，本難言之童子。徒以陶被鎔鈞之運，佩藏弓冶之規，竊勉強於青衿，妄激昂於黃卷。讀韋編而屢絕，雖罄苦心；數馬足以不知，幾成懵學。頃奉修方之貢，亟叨延世之恩。鵜翼弗濡，愧在梁而莫稱；鉛刀未割，顧磨鈍以猶能。默探師友之淵源，妄意聖賢之糟粕。期中樂於名教，恥外戰於紛華。然以學當壯而欲行，時既來而不再。輒起彈冠之願，冀允泛駕之求。森群雋以並馳，粲分袍而角進。孔庭詩禮，衆各擅於家風；謝氏芝蘭，人互矜於世美。共願論功而第一，所期奮臂以當千。獨是小生，亟膺大敵。勢虞彼衆，思軋軋以如抽；功懼他先，心摇摇而靡薄。勉課淹遲之技，僅成骯骯之文。分澄汰以自期，嘿逡巡而引去。敢意不虞之譽，遽加無望之人。取乃片言，冠乎諸彥。簸糠揚粃，繇無實以在前；爛額焦頭，偶效勤而居上。豈始望之及此，顧人言之謂何。此蓋伏遇某官學擅儒宗，道先民覺，務主持於風教，喜甄拔於人倫。物荷雌黃，寶陽秋於皮裏；士歸題品，儲丹桂於籠中。毫釐之善必褒，菅蒯

之才靡棄。謂寸長而尺短，姑置盧前；庶聲應而氣求，或從隗始。遂容忝冒，及此超踰。某敢不勉效螻伸，倍勤蛾術。慕盈科而放海，戒止蕢以虧山。齊廷一鳴，已玷驚人之勇；天池萬里，更圖擊水之游。期少副於初心，用仰酬於厚德。《竹隱集》卷一一。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八。

〔二〕穀：原無，館臣注：「原本闕。」今據《播芳大全》補。

謝陳漕薦啓 一

論士薦人，雖出至公之舉；誤恩過聽，實懷非據之羞。默自視於無堪，了不知其所自。伏念某材藝素下，行能不優。精神無以自明，遲鈍豈足及事。少雖樸學，役役不見成功；長復倦游，碌碌未有奇節。幸投閑於鄉校，得濫吹於邊州。朝薨暮鹽，衆爭指笑；龜腸鶴腹，誰肯顧憐？誠無穎脫之奇，詎有井渫之歎。念思平昔，覺今是而昨非；俛仰光陰，悵來遲而去速。謂陸沈則烏有，分牛後而乃宜。會逢天漕之開，屬偶使輶之至。聞公子之舊矣，尚伏海濱；聽足音以跼然，始逃黜徑〔二〕。脫於毛錐。顧微炙輶之談，猥奏擊轅之曲。《竹隱集》卷一一。

〔二〕此句下，館臣注曰：「按『脫於毛錐』之上，原本脫去一句。」

謝陳漕薦啓 二

伏念某冀椎夙鈍，魏瓠徒夸。類朱穆以顓愚，比仲由而畔嘑。無少成之美，取譽於曲期；有困學之頑，見嗤於扞格。徒以世修良治，家謹青氈。握素披黃，嘗接先生之論；懷鉛提槧，屢陪長者之行。輒慕摳衣，強爲佔畢。史三冬而詎足，學九年而未成。冠枝木之冠，造語言而已妄；無巖士之行，長貧賤以堪羞。會延世以疏恩，遽濫巾而入仕。彼其已慚於鵲翼，悸今仍愧於童觶。思九仞以求泉，遂十駕而追驥。剽稗官之談說，豈造精微；竊裘氏之呻吟，僅存糟粕。動速據梧之誚，居迷刻楮之勞。綴《爾雅》之蟲魚，定非磊落；習枚臯之賦頌，頗類俳優。中欲罷以未能，少既作而難悔。妄因子墨之客，預觀王國之賓。人各負於千能，霸敢期於一戰。初疑地屨，莫筮於天冠；終笑狐裘，亦容於羔袖。俛從吏選，猥調民曹。製錦未工，懼貽於官謗；采蘭可樂，期徇於私恩。亟投牒以言歸，聊編蒲而自遂。善哉流水，愧無取德之音；仰止高山，雅有慕賢之志。時乘幸會，天契初心。舊矣海濱，第勤於竊伏；跼然甌逕，忽慰於逃虛。敢圖旅瑣之卑，乃邁蒙亨之利〔二〕。雲霓在望，螽躍躍以輸誠；弩矢方前，旌搖搖而結念。恭展拜塵之敬，遽干開府之威。伏望某官樂育均私，言提示訓。大有容於海納，小不拒於莛撞。如是則闕黨鄙夫，亦叩端而蒙惠；邳垠孺子，雖跪履以何勞。恩儻賜於顏間，報敢輕於門下。卑情無任瞻望激切知歸之至，謹修啓事，躬詣台屏，祇候贊見。伏惟台慈，俯

賜聽覽。《竹隱集》卷一一。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六。

〔二〕邁：原缺，據《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補。

謝路帥啓

試吏踰年，課裁自脫；居官積日，冗不見治。方虞覈實之誅，遽濫陟明之賜。初固辭而不獲，卒冒處以知慚。竊以古惟任於至公，士各安於所守。居上者務薦賢以助國，在下者知直道而事人。某胥某商，惟其選用；舉讎舉子，初不遠嫌。未始論甘而忌辛，何嘗重耳而輕目。定神交於俄頃，豈待先容；察國士於逡巡，居同舊職。每念此風之不振，皆出時人之自私。不能推分以任真，遂乃捷徑而窘步。有求壟斷而登者，至往墻間而乞之。法愈密而救不勝，上滋疑而士愈賤。泯泯若此，悠悠至今。夫非常之榮，乃特達之舉。不假左右游談之力，非有平昔雅故之私。默未嘗以自言，陰獨知其可任。卓爲異選，迴越稠人。俯慚孤生，大累明鑑。伏念某植性斯下，賦才僅中。資蟠木以輪囷，類棗膏而昏鈍。少雖樸學，役役不見成功；長復倦游，碌碌未有奇節。曩以雕蟲之技，濫陪入閣之英。棲遲不試者累年，患難幾瀕於九死。雙鬢未改，寸心已灰。長歌空悲，豪氣都盡。願守先人之蓬華，不希當世之功名。北陌東阡，日陪父老；殺鷄爲黍，時對友朋。蕭然眴晦之中，坐閱時歲之久。既偶脫於性

命，復內迫於饑寒。當途或嘆於數奇，諸公遂忘其不肖。俾代膠庠之匱，遠投關塞之閑。獲私俎豆之便安，不覺齏鹽之冷落。出朱入墨，幸無簿領之沈迷；左《詩》右《書》，猶竊古人之糟粕。思何枯而軋軋，道愈遠以茫茫。著述而看屋梁，幾多可笑；顓愚而迷馬足，是以大癡。諸生方競於拾青，談客頗嘲其尚白。以蜀雞而伏鵠卵，詎曰能成；譬螺贏之祝螟蛉，姑云以類。鱣堂之益蓋寡，鵲庭之愧已深。矧衛幕之多才，正楚筵之好客。不堪者七，宜退屏於閑曹；所就者三，實樂逢於寬政。數叩潭潭之府，屢陪冉冉之趨。精神莫能自明，遲鈍不足及事。巧發奇中；初無駿蔑之一言；飛辯騁詞，顧乏阮瞻之三語。是宜擯棄於度外，何以受賞於談間。然而靈照內融，煥莫逃於眉睫；淵機默運，凜洞見於肺肝。遂同葑菲之收，詎責毳毛之用。此蓋某官廊廟柱石，搢紳羽儀，爲天下之楷模，負人倫之藻鑑。盱衡扼腕，雌黃定乎口中；校短量長，陽秋出於皮裏。特示椎輪之寵，首形推轂之仁。鳳翼凌霄，妄許青蠅之附；龍門切漢，更容跛鼈之登。某敢不仰佩提攜，俯勤策勵。務取平居之學，益窺未見之書。庶有立於絲毫，或少酬於萬一。犬馬之齒方壯，敢怠初心；金石之操不渝，願觀異日。舍是爲報，未知所裁。《竹隱集》卷一一。

謝郭運使啓

論事計功，宜處衆人之後；恤孤念舊，遂居群吏之先。蒙恩則優，俯己誠愧。伏念某有生不耦，

子立無奇。少年頗意於功名，謂可力致；壯齒驟嘗於憂患，稍以心灰。未能放迹於丘墳，聊復備員於俎豆。廣文之官獨冷，或見弔於詩人；孝先之懶欲眠，幾得嘲於弟子。其言蓋平平耳，所居無赫赫名。骯髒倚門，巧雖不足；優游卒歲，拙自有餘。遙聞使節之來，陰有邱阿之託。冀少寬其罪戾，不自意於遭逢。而況譽以片言，嘗辱山公之啓事；許其一鶚，復叨有道之人倫。顧清議之謂何，豈素願之及此。此蓋伏遇某官體國休戚，爲時表儀。致君必嚮於唐虞，稽古不論於秦漢。誠有味其言也，左右斯文；顧舍我其誰哉，主張吾道。重以先人之顧，尤憐孺子之微。嘆司馬之云亡，至於啜泣；惜西華之不振，幾欲著書。因推特達之仁，務廣久要之誼。某敢不仰銜過舉，思稱誤恩。綿力薄材，敢自期於遠到；修身慎行，庶無負於初心。誓堅感激之誠，少副矜存之意。捨是爲報，未知所裁。《竹隱集》卷一一。

回謝生日啓 一

伏以斗牛不神，久自安於貧賤；庚寅以降，方永念於劬勞。豈謂多儀，特頒盛禮。仰服眷私之厚，倍深感悚之情。《竹隱集》卷一一。

回謝生日啓 二

伏以生我劬勞，意方深於感慕；俾爾耆艾，情乃厚於愛憐。重煩鄉黨之私，特貺物儀之盛。其爲感忤，無所喻言。《竹隱集》卷一一。

爲姪奇求王氏婚啓 一

竊以兄弟宦游，已結雷陳之分；兒女婚媾，願交秦晉之歡。敢諏吉於蓍龜，輒介言於媒妁。第三兒子奇，禮當受室，粗承清白之傳；伏承令女第幾小娘子，年且及笄，素擅閨房之秀。儻無嫌於培塿，冀自托於絲蘿。幸因問訊之還，獲承可否之命。《竹隱集》卷一一。

爲姪奇求王氏婚啓 二

伏以魚食可求，輒希於魴鯉；言無不報，嘗佩於金蘭。敢陳菲薄之儀，用申固結之好。雖慚樸櫟，仰攀如玉之容；竊比綢繆，願附束薪之義。謹有微禮，具如別牋。《竹隱集》卷一一。

嚴宅納幣啓 一

伏以天冠地履，自無跂及之因；宋子齊姜，竊有攀援之意。敢涓穀旦，輒叩高門。某人才質並凡，局素慚於轅下；伏承某人德容兼茂，秀獨擅於閨中。倘無培塿之嫌，願結媾婚之好。冀聞嘉命，獲奉成言。《竹隱集》卷一一。

嚴宅納幣啓 二

伏以傾蓋於塗，遽叨於莫逆；求鳳以請，猥荷於不違。敢將筐帛之微，用固諾金之重。輒有薄禮，具如別牋。《竹隱集》卷一一。

嚴宅納幣啓 三

某啓：竊以饗觀其志，必有物以薦儀；禮重於婚，蓋無幣而弗見。幸辱收於穉子，許遂結於好逑。敢陳五兩之微，用敦二姓之重。輒有菲薄，敢用浼聞。《竹隱集》卷一一。

回張宅定啓

某啓：伏以接武軍中，素結弟兄之好；執箕門下，更交兒女之歡。顧恩義以甚隆，欲辭避而安可。小女子冥然稚齒，未閑姆傅之規；伏承第二令郎卓爾奇童，自是珪璋之質。猥下求於寒陋，將遠結於媾婚。敢修不腆之儀，用固成言之約。《竹隱集》卷一一。

爲張氏生作婚姻啓 一

某素門不振，薄宦無聞。默自分於羈單，敢過希於繫援。第三女子譽慚閨秀，教闕婦儀。豈圖佳命之臨，誤玷好逑之選。雖松生培塿，非貴胄之宜然；而絲附女蘿，亦鄙宗之至幸。願奉執箕之役，俾承合卺之歡。《竹隱集》卷一一。

爲張氏生作婚姻啓 二

某啓：講合姓之好，惟古所以重婚；大居室之倫，於禮故宜用幣。俯慚末緒，仰附高閥。伏惟令

嗣六秀才鍾美慶源，紹休慈閭。出瑶林而挺秀，聯棣萼以齊芳。屬當受室之期，偶協宜家之契。敬申菲禮，祇答盛儀。《竹隱集》卷一一。

代人答幣啓 一

伏以萬世之嗣，義謹於承家；九十其儀，饗貴於及物。既諏辰而協吉，將授室以有歸。敢陳不腆之文，用固無窮之好。輒有微禮，具如別牋。《竹隱集》卷一一。

代人答幣啓 二

伏以既得齊姜，已慚於不韙；復求晉匹，尤愧於非宜。小子某資本下中，輒攀於高援；伏承令女小娘子素彰婉婉，方擇於好逑。幸緣伯仲之私，許申娣姒之約。樸櫟以當於如玉，誠多菲薄之羞；綢繆之謹於束薪，蓋深固結之義。輒有微禮，具如別牋。《竹隱集》卷一一。

代謝到任啓

恭承朝命，遠佐侯藩。視事之初，拊躬以懼。伏念某涉道素淺，受材本疏。蹉跎場屋之餘，偃蹇搢紳之後。少年有志，頗妄意於功名；晚節無奇，自忘懷於軒冕。徒覺信書之誤，詎成稽古之勳。貧何甚以見隨，老不期而自至。一廛足矣，寧希儋石之饒；三徑蕭然，未免絃歌之願。因驅馳於薄宦，益乖戾於初心。豈期播物之私，猶軫向隅之念。顧強勉之不足，何以瘖人；謂更練之有餘，尚堪辦事。遂忝因能之事，俾承乏使之行。而況望重題輿，古用優於名士；地當分閫，今實冠於列城。詎宜衰朽之資，可稱選掄之寄。此蓋某官以道輔國，用人事君。雅常廉於求全，務以勉其爲善。麟角鳳觜，既待用以皆宜；蟬腹龜腸，亦屬厭而自足。致容鴛下，獲預甄收。某敢不謹布政條，粗親官治。白頭趨府，雖有愧於平生；上馬據鞍，猶未忘於矍鑠。庶勤夙夜，少效涓塵。《竹隱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二九八〇

趙鼎臣 七

賀中書周舍人啓

光奉上恩，榮司外制，望隆朝野，歡動搢紳，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擇乎中庸，好是正直。文彬彬而濟質，志蹇蹇以匪躬。知無不爲，蓋官守言責之故；義之所在，實忠臣孝子之心。揚於王庭，想見風采。曾賜環之未幾，以詔書之屢遷，矧詞掖之秘藏，豫政機之密勿。豈特商盤周誥，專渾灝之文章；抑亦堯咨舜俞，備清簡之顧問。得公爲重，允帝之求。某獲綴班聯，猥承眷好，蒙貺書之甚寵，愧占謝之不勤。陞遠堂高，願篤協恭之義；松茂柏悅，敢私不寐之誠。情形於言，書不盡意。《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

賀趙守啓

誕揚明制，易鎮雄藩。中二千石以寵守臣，肆大開于侯社；方七百里而封同姓，抑用壯于宗盟。盛德所加，傳聞相慶。恭惟某官學通閩奧，識鑑幾微。子產仁心，非有期于輿誦；荊州清德，本無意于人知。自簡記于宸衷，寢發摠于賢蘊。惟章貢控臨之會，當兵民寇宄之餘。宣乃王靈，嘗假中權之節；疆以戎索，遂夷窮徼之風。逮改畀于名臣，始旋臻于樂土。牧養以平盜賊，遠符渤海之良規；簡易以便吏民，近追清獻之故事。方朝論聳觀于奏課，適江城正遴于擇人。四國于蕃，爰取功能之效；諸姬爲近，允惟休戚之同。居人雖鬱于去思，行道已謠于來暮。第虞詔紫，不待突黔。某自處泥塗，莫窺星漢。夙幸聯于子姓，晚將列于附庸。誦《葛藟》之詩，庶遠斧斤之患；望蓮花之府，實同燕雀之歡。《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二。

賀董守啓

簡自淵衷，起臨巨屏。吏民拭目以改觀，父老扶杖而服教。謂明詔圖任舊臣，方咸登于衆正；而上意不忘遠俗，乃加惠于一方。必有霈然膏澤之施，不惟因于文法之故。恭惟某官天才絕俗，國瑞應

時。過庭而克世其家，立朝而無出其右。主盟文教，傳舊學於北方；尚論循良，還淳風于西漢。密勿代言之地，從容次對之班。道格君心之非，辭鼓天下之動。賢者在位，豈徒潤色之功；近臣盡規，實廣論思之益。逮名高而衆媚，久身退以時潛。坐觀夸者之死權，竊嘆貪人之敗類。鯨吞鼉作，曾砥柱之不移；露廓雲披，見景星之獨出。乃眷名藩之寄，姑惟舊物之還。鳳方下以覽輝，驥暫馳而歷塊。江湖都會，雖地望之非輕；廊廟遠圖，豈聖時之易得。灼知廷告，不待政成。某孤學已疏，微生且後。誦名臣之事業，殆若神人；想前輩之風流，莫傳師友。顧以附庸之列，爰依大府之光。瞻董相之下帷，徒仰諸生之幸；從范公而慶朔，欣陪上吏之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二。又見《宋四六選》卷一四。

賀梁守啓

顯膺成渙，易鎮近藩。左史記言，暫輟論思之益；大邦維翰，實分憂顧之勞。盛德所加，傳聞相慶。恭維某官遠猷經世，雅望映時。《上林》《子虛》，秀發岷峨之氣；《春秋》《洪範》，相傳父子之書。方公道之恢張，首衆賢而召見。紉文虎觀，遍觀四部之新；載筆螭坳，曲盡三長之妙。密勿公言之地，從容侍從之班。敢意江湖，獲瞻鵬鷺？淮陽暫屈，在汲黯以何傷；馮翊既更，抑望之之將用。矧乃賜環之意，兆茲換節之榮。坐使憩棠，不容暖席。某晚生墻面，孤宦陸沉。想前輩之風流，莫傳

師友；誦名臣之事業，殆若神人。乃當大府之開，猥廁附庸之列。行其少學，雖莫逮于絃歌；奉我寬條，尚不專于刀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二三。

賀韓倅啓

光膺睿制，榮貳雄藩。屈遠步于再臨，仕雖圖舊；聞餘風而相慶，命則維新。恭惟某官厚德在人，高名映世。青箱肄業，有七世五公之傳；黃卷策勳，必三代兩漢之作。早注虛懷之眷，屢宣實試之勞。乃以別車，荐泣名郡。恩波所浸，江湖猶記於昔游；遺愛宛存，父老能談於故事。雖用賢之未盡，抑重外以爲深。坐睹海沂之康，立還宣室之召。某塵埋俗駕，景仰下風。濫陪墨綬之行，獲接屏星之軌。靈河布潤，尚沾九里之餘；大廈告成，與有千間之慶。《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二三。

帥到任謝執政啓

叨奉制恩，濫司宮籥；虔趨便道，即布寬條。祇荷寵靈，伏深兢懼。竊念某賦材拙陋，遭世休明。備立朝廷，曾乏猷爲之益；分符塞闕，了無綏御之長。徒日畏於簡書，漫久更於歲月。敢圖遴選，更及非才？假全魏之藩宣，付別都之重寄。密鄰故里，仰紹先芬。白首重來，尚識金城之柳；遺

風未遠，空餘南國之棠。榮與愧并，思因感集。此蓋伏遇某官權衡大政，坏治庶土，默許借於餘光，務曲全於舊物。盡護疵瑕之累，獲從驅策之勤。敢不仰佩國恩，俯親官治？老將何補，敢論報稱之方；愚實無他，庶適拊循之便。《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〇。

倅到任謝宰執啓

恭承朝命，遠佐侯藩，視事之初，拊躬以懼。伏念某涉道素淺，受材本疏，蹉跎場屋之餘，偃蹇縉紳之後。少年有志，頗妄意于功名；晚節無奇，自忘懷于軒冕。徒覺信書之誤，詎成稽古之勳。貧何甚于見隨，老不期而俱至。一廛足矣，寧希儋石之饒；三徑蕭然，未免絃歌之願。因驅馳于薄宦，益乖負于初心。豈期播物之私，猶軫向隅之念。顧強敏之不足，何以踰人；謂更練之有餘，尚堪辦事。遂參因能之任，俾承乏使之行。而況望重題輿，古用優于名士；地當分閫，今實冠于列城。詎宜衰朽之資，可稱選掄之寄。此蓋伏遇某官以道輔國，用人事君。雅常兼于求全，務以勉其爲善。麟角鳳觜，既待用以皆宜；蟬腹龜腸，亦屬饜而自足。致容駑下，獲預甄收，某敢不謹布政條，粗親官治？白頭趨府，雖有愧于平生；上馬據鞍，猶未忘於矍鑠。庶勤夙夜，少效涓塵。《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一。

謝鄉舉啓

大匠程材，深積棄營之懼；群英入彀，遽叨采菲之收。始聞命以自疑，卒循涯而知愧。竊以君子蓋先於事道，聖人尤貴於乘時。志或可爲，何至漱流而枕石；學如有用，無慚結綬以彈冠。故書生有道誼之尊，而舉子亦將相之事。矧遇明昌之運，適丁旦暮之期。賁賤帛以招賢，鳳巢阿閣；飾翹車而籲俊，鷺集西雝。兒童羞比於管晏，樵采喜談於王道。方程能於里選，尤鼓銳於儒流。初奮臂以爭先，其來猥衆；迨擅場而得雋，所取幾希。自非隱豹之姿，曷稱登龍之舉。如某者性慚早慧，識昧生知。瓠匏落以無容，樛曲卷而安用。過佩趨庭之訓，勉從佔畢之勤。力困絕韋，雖區區而有意；心勞刻楮，竟赫赫以無功。適當幾冠之齡，亟值終天之釁。三年泣血，心未死而若灰；三日彈琴，命雖存而如寄。靜嘆孤窮之迹，甘依寂寞之濱。采半菽以茹饑，玩餘陰而卒歲。然念青氈舊物，居懷委地之憂；白髮慈親，雅負倚門之望。即勉支以病骨，遂輒冒於詞鋒；方踵接以鳬趨，獨毛寒而蜩縮。洛陽才子，孰非百鍊之剛；稷下先生，悉是連城之價。嘿無心於角進，陰有意於退藏。豈繫下俚之音，輒累程衡之選。此蓋伏遇某官先生望隆當世，學擅斯文。揭字衮以垂褒，標月評而定譽。謂鼓皮之雖敝，用或無遺；憐鷄肋之何堪，棄如可惜。遂容鳩拙，輒預鵬圖。某敢不刻意道腴，潛心聖訓？勉強一鳴之勇，庶幾三捷之勛。壯而欲行，倘振胸中之氣；德無不報，敢忘門下之恩？《五百家播芳大全文

謝莫提刑臨訪啓

比者循陔就養，奉雉從親。驅朔野以抗塵，戾鄴都而釋蹻。夤緣天幸，邂逅使華。聆弩矢之方前，趯然螽躍；覩雲霓而在望，瑩若露披。輒修固陋之容，獲拜熒煌之坐。即焉溫厲，霽以威嚴。亟迂玉趾之勤，特枉遽廬之顧。侯嬴遭罵，謬當虛左之臨；李賀得名，始自高軒之過。寵循墻而莫避，懼集木以何勝。蓬飄遽阻于依風，杓直俄驚於改歲。逖瞻持斧，第劇搖旌。仰惟翕受春祺，誕均保佑。恭以某官文丈昂精鍾粹，箕尾孕靈。嗣裘學以彈冠，副弓招而入彀。挾庭摘藻，無文士之爭鋒；重席解經，有儒生之折角。亟簡都俞之眷，屢專盤錯之權。宣化承流，民歌來暮；登車攬轡，家積去思。刃恢乎其有餘，波撓之而不濁。粉闥密勿，蘭在握以彌芳；玉節雍容，繡表衣而增煥。職峻兩河之寄，法提三尺之平。人自不冤，雀靡疑于穿屋；聽使無訟，燕獲理于爭巢。姦賊消縮，而若臨其家；長老稱道，而不容于口。固已聲蜚當宁，譽滿諸公。齊政報成，僅周于五月；漢台登拜，靡待于十旬。竚膺丹詔之咨求，式慰蒼生之願望。而復盱衡獎善，推轂援能，常躡履以烝髦，每虛襟而籲俊。出雌黃于唇吻，有味其言；變霜露于呼吸，無私于物。故得英翹企踵，疏逖傾心。居忘重繭之勞，樂就執鞭之役。自矜穎脫，難求售于囊錐；爭附家儲，盡布充於藥籠。夫何小己，亦在下風。如

某者鳬脰微蹤，鶴枝弱植，幼棗昏而不慧，長樗散以無成。議絕月評，愧難言之童子；學乖日就，非可畏之後生。徒以教謹析薪，望深肯構。俯青氈而自惕，對黃卷以徒勤。妄意絕編，愚殆迷于數馬；僅成燥吻，技益悔于雕蟲。遽牽骹骹之文，輒玷科程之選。上由誤墨，因強飾于蠅頭；志在續貂，遂兼收于犬尾。顧濫滔之若此，宜跼蹐以何如？靡圖衡鑑之私，每借牙齒之論，與以潔己，振以餘光。鳩傅翼以奚堪，羊蒙皮而益畏。載懷提耳，誓謹書紳。誼重通家，切遂登龍之慕；跡殊在寢，猥階附驥之榮。某敢不勉強螻信，庶幾鉛割？期少增于拳勺，願終托于鋌鎔。此日趨隅，已忝升堂之幸；異時望舄，冀逃媚竈之譏。輒布悃誠，上塵聰聽。陽和滋燠，憲務彌清。敢乞倍珍寢興，永綏福履。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一。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九。

赴任與監稅啓

倦游書劍，飽聞奇士之風；漫仕江湖，適奉末塗之契。幸非自意，喜至忘言。伏惟某官胄出故家，學該益友。浮沉世俗，不卑筦庫之勞；跌宕功名，竊笑儒冠之陋。方弛張之並用，雖俳側以無遺。有如從者之淹，實鬱輿人之誦。佇期類舉，亟取壯圖。某猥以妄庸，將承光潤，顧心言之未抒，辱口占之已先。多病早衰，永歎蒹葭之倚；平生久契，庶幾草木之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四。

推官與交代啓

接辭客路，偶陪傾蓋之歡；隨牒遐方，忽冒續貂之幸。退循綿力，仰慚更書。伏惟某官德宇粹溫，風猷凝遠。率躬以禮，允惟戚畹之英；廟上以忠，獨偉公車之奏。薦俯從於簿領，才未展於緒餘。望高適以旌旄，不幾乎淺；處崔群於幕府，固非其宜。行披霧隱之文，亟奮風搏之翼。某迫於謀食，誤此叨恩。嘗恨暮來，失桃李成蹊之後；敢爲早計，有菅蒯代匱之榮。雖踵武之難能，豈求交之易遇。汗顏自困，預慚斲鼻之神；前事可師，徒覬伐柯之則。《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五。

投文贄見太守啓

未吐一言，孰知醜蔑；既聞三語，方得阮瞻。辨豈其所好哉，辭蓋不可已也。倘聲名之素隱，或地位之本微，苟不少自激昂，何以驟蒙識察？況以庸庸之質，參糾糾之聯，宜毋諱于囁嚅，用少通于悃悃。阜螽跳躍，雖未出于草間；螻蛄呼鳴，竊有求于門下。願賜燕閒之頃，粗陳約結之私。伏念某積習至疏，賦授本狹，家世傳于軒冕，兄弟襲于綺紈。北阮之緒偶貧，獲安藜藿；大耿之才最劭，獨並科名。實僥倖于蓬生，頗旁緣于河潤。相輝華萼，繆分棠棣之陰；並舉壘簾，屢賡伯仲之唱。顧雖

率爾，時亦斐然。重惟愚懦之資，素乏卓犖之譽，仕緣昏媾，職在囊鞬。已取擯于清流，敢自夸于才語。縱嘗得句，誰實錦囊；每欲著書，輒憂醬瓿。竊低回而自悼，因棄置而不爲。然擊筑屢聞，不無技癢；敝帚何用，尚復家藏。茲緣際會之殊，獲齒走趨之賤。拜塵滋久，受教實深。夙慕李公，既容爲御；況逢夫子，或許言時。用忘固陋之羞，輒有芹羹之獻。汗如雨出，背若芒生。伏惟某官玉振金聲，周情孔思。負人倫之藻鑑，爲學者之宗師。雖游夏淵源，莫能措擬；而羊何等輩，亦許唱酬。輒塵骯髒之文，上聞高明之聽。伏願哀憐固陋，闊略僭踰。愍其平日之無成，察其初心之所向。雪車冰柱，敢求當世之名；木屑竹頭，或效異時之用。譴訶所逮，俯伏以須。卑情無任慚覲惶懼之至。《五

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六。

起居葉侍郎啓

驟違恩館，遽易歲華。川陸阻修，既無緣仰瞻履舄；置郵疏闊，又不獲時候起居。心搖如旌，汗浹于背。惟春之仲，在陽乃舒，欽惟里第燕安，琳宮休暇，神明相佑，戢穀繁多。恭以某官迪德高明，養氣閎大，卓爾見乎事業，沛然溢于文辭。不肯吐剛而茹柔，舉之者山甫；未嘗喜仕而愠己，忠矣乎子文。雍容大江之濱，追逐故鄉之樂。父老迎拜，正誇萊子之綵衣；吏民聳觀，曾侍玉皇之香案。竚奉賜環之召，遂膺補袞之求。某嘖喑腐儒，侵尋老境，顧奉事以良晚，荷察知之獨深。醴蔑片

言，了無僥倖；山公密啓，驟賜品題。方深祭竈之榮，遽起戀軒之嘆。報將軍以國士，敢自比于昔賢？歸主人之舊巢，冀不慚于他日。方畏簡書之守，未遑門館之趨，願調護于寢養，益綏將于履福。載惟約結，靡所究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七。

上政府啓

抱釁銜悲，悼死亡之無日；惕陰忼歲，迫祥禪之既除。分甘溝壑之填，敢有竿牘之獻。仰膺照命，復齒人倫。勉自强于面顏，冀獲承于興寢。候惟拏斂，氣乃肅清。恭惟某官贊襄廟堂，鎮撫華夏，神明所助，戢穀來綏。某荼毒尚新，疲病如昔。卧漳濱而太息，阻造駕行；叫帝閭以嗚呼，冀充鷗腹。幸大鈞之塊圯，閔蟠木之輪囷，特加陶冶之私，俾伸蓬華之願。雖江湖鳬雁，無損益于平時；而犬馬蓋帷，足彰明于厚德。鄉風而問，延頸以須。歲將杪以向寒，時在陰而務嗇。願盛起居之適，益遵調護之宜。依歸之深，梗概于是。《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七。

回太守啓

班列追隨，數瞻眉宇；川塗隔阻，屢易歲華。缺焉竿牘之修，久矣飢渴之念。亟聞開府，切用鄉

風。伏以某官發揮懿文，揚歷膺仕。眷素深于平日，名猶盛于一時。未容湖海之淹，聊付藩垣之寄。北門清切，吏豈識于嚴、徐，南畝歡呼，民但歌于召、杜。諒少須于報政，行復慶于賜環。某智淺憂深，才輕責重。幸有光輝之託，冀無罪戾之虞。屬未暇于占書，已先蒙于賜教。仰懷謙挹，倍切感藏。悃悃之私，梗槩于是。《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八。

回鄭通判啓

紫極壯游，嘗快謫仙之睹；臨邛末宦，敢迂貴客之過！撫歲月以若驚，拜書言而甚寵。情逾舊好，喜倍新知。恭惟府判判院懿德渾成，清芝絕出。驗今于古，有七相五公之傳；貫道以文，必三代兩漢之作。早屬休明之應運，橫翔英雋之蜚聲。奏金石于蛙音，和之蓋寡；按鼓旗于小敵，就者其誰？惟才大以未容，亦器藏而有待。粵從外屏，荐駕別車。牛斗夜明，方動德星之氣；江山春麗，信增筆墨之光。乃眷先猷，宛存遺愛。弔韋堤而繚若，慨峴石之蒼然。周人之思召公，尚勿殘其草木；齊國之慕石相，蓋以勸于子孫。第虞詔紫之新，不待突黔之久。某濫由早歲，嘗際後塵。識張籍于衆人，慚非輩行；問車師于半面，辱記姓名。茲妄意于親仁，乃傳聞于便道。逃虛久矣，想聞玉趾之音；話舊歡然，猶覲綈袍之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八。又見《翰墨大全》甲卷四。

回余節推啓

江城投分，嘗陪觴豆之歡；海國倦游，猥託茵憑之契。載循菲質，敢麗英流。恭惟某官天與長才，日新懿德。本本北方之學，嗣乃家傳；循循西漢之風，發爲官政。蚤踐登于要路，晚猶客于諸侯。崔、李所崇，主人可知其德；范、岑是與，太守不有其功。方交薦于公車，佇入趨于魏闕。某粵從雨別，坐想風期，顧弛擔之未能，辱占辭之遽及。簡書自縛，徒興棠棣之思；懷袖生光，殊愧木瓜之報。《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八。

回韓通判啓

過都問俗，首欽通德之名；慕義趨風，方正治平之刺。載惟遇合，寔慰羈窮。恭惟某官世躡高華，家傳儒業。敏而好古，足以御今；粲然有文，因之飾吏。事煩而才乃見，用小而聲自宏。仲舉清明，豈特豫州之望；平原俊氣，尚爲洛下之光。佇觀驛召之嚴，難遂里居之佚。某拙無所試，困不知歸。攘臂受薪，自爲得計；抗容走俗，何以見賢？矧聞同列之英，更出華茵之近，委書辭而過厚，眷契義以惟新。並游冰玉之間，自慚朽質；修報瓊瑶之外，徒激懦衷。《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八。

全宋文卷二九八一

趙鼎臣 八

送張氏二甥赴舉序

元祐八年三月

宋承五季之亂，人厭兵革。既脫去，即飽食而嬉，自慶苟免，因不嚮於學。祖宗閔之，始以記誦誘進田野朴茂之士。循習既久，益猥且衆。頃遂增以新科，明法令者顛析律而不談經，學者病焉。今天子即位，乃詔有司設爲經律之目，兼記誦之業而識其義，通法律之文而去其蔽。學不拘賢愚，人爭趨之。然世之護前而競進者，猶以其與進士者異，習共譏焉，率常以爲可罷。余謂請問今之貢士，猶古之貢士歟？今士之所以自養者，猶古所以自養者歟？不若是，則固未可以妄議而輕誚也。且士之公患，果安在哉？腐儒鄙滯而不通，俗吏淺雜而無術。今使人有明一經如卜子夏，通一法如蕭相國，兼二人之長而用之當世，不可可耶？法立矣，未有其人，則是士之罪也，非法之過也。蓬萊張時中舅仲既習是科，終以議者之不與也，每竊自愧。故余因其將應選於鄉老也，爲說以廣之。子去矣，有問子

者，以余前所言語天子之意，以後所言明白守之學，則是行也，固將有榮耀焉，非特蔑愧而已。元祐癸酉季春十有一日，前進士東郡趙承之序。《竹隱集》卷一三。

送林德祖序

政和八年四月

政和八年春二月，開封府左司錄事長樂林德祖上書告老，詔以其官致仕。於是德祖甲子方一周矣，一夕屏左右作奏，奏成而上，妻子不及知也。人以其退之勇，相與喟然太息，下至走卒庸人，莫不竊相語曰：「是翁無所苦，何倉卒如是？」士大夫有不知德祖者，則或怪且疑之。客以問其僚趙鼎臣，鼎臣應曰：「子何怪於德祖？古之於仕也，行其義焉爾矣。幼而學，強而仕，老而傳，禮也。然高尚獨往之士，至以名聲爲桎梏，軒冕爲縲紲，其逃而去之，不啻若遯刑戮，決網羅，豈必其年之待哉。嗟夫！士不能輕去就也久矣。囿於妻妾之奉，餌於斗升之入，扶病匿衰，白首而不能休。此德祖之所以見疑於流俗也。雖然，不彼之責而此之怪，亦何其好善不篤也邪？」客謝其言之過。夏四月丙辰，德祖具舟且東，府之舊僚相與載酒肴，陳車馬，餞別於通津門外，賦詩樂飲，成禮而後去。因道其所以應客者，載之於篇之首。《竹隱集》卷一三。

送胡子偕赴官浦城序

紹聖元年七月

羈旅而去親友，貧賤而爲小官。天下之士以爲塵埃汨沒，羞恚抑鬱，所嘗亡聊而不平之者也。吾友胡子偕，少以孤童徒步來遊京師，凡再補吏，得主建州之浦城簿。夫建州，遠地也；主簿，卑官也。霜秋九月，隋堤草黃，方且下長淮之驚波，絕浙江之怒濤，涉吳度粵，始至其城。扁舟一葉，泊於天涯，於是而怨且不懌，豈不宜然。吾陰察子偕，其行甚暇而不遽，其志甚安而不煩，視之而貌不戚，叩之而言不愠。非夫守道循理知命之君子，素嘗蓄積於胸中者，亦安能臨事歷落不惑至如此哉！由是觀之，則鄉所謂無聊不平者，聞子偕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偕長不滿七尺，退然如不勝衣。遇人苟相知，則心歡喜傾倒，惟恐懷抱有所不盡，乘興酌酒，外忘形骸。亦能包容於尋常人，言語抵觸，順受不校。凡一見者，識其爲長者爾，不知其人內行尤至。初罷東陽掾，囊亡餘金，走數千里，挈幼妹而歸，擇良族而謹授之。勇於赴諾，不擇劇易。在朋友間，顧財利如糞土。是決有以自處者。吾聞東南多賢士大夫，蓋將有見子偕者，必曰承之之言猶信。紹聖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東郡趙某序。《竹

邇英閣無逸孝經圖後序

臣聞二帝同仁，並篤親嚴之教；三宗異號，咸敦稼穡之勤。在天子而有尊，顧王道之豈易。欽若前訓，屬於治朝。恭惟我仁宗皇帝聖敬日躋，聰明睿智。秉至德以居位，懷小心而事天。雖不識不知，躬自專於順帝；而有典有則，動必謹於貽孫。思垂御朽之規，用弼凝旒之念。時臻多暇，化洽無爲。旰食宵衣，不邇色聲之好；研精覃思，第勤典籍之娛。即便殿之深嚴，湛天光而肅穆，載命邇臣之列，俾殫稽古之能。來姬、孔之嘉謨，付鍾、王之妙墨。以爲今往何鑑，顧先民之有言；人亡則書，亦伐柯之不遠。其形皇憲，用照御屏。衆行推宗，具載一堂之上；四王迪哲，凜爲百世之師。煥經誥以相鮮，儼東西而並峙。不窺於牖，如見其人。在咫尺而不違，詎方冊之足布。又豈止文章小辨，書政論之一通；翰墨微工，寵鄭虔之三絕者哉！淵衷所寄，寶訓長存。代彼元龜，匪俟股肱之獻；置爲博士，寧資口耳之傳。方且日就月將，神孫聖子。三帝共遵於祖武，萬年常奉於皇猷。新而又新，旦以復旦。著簡篇而不朽，配宗稷以長存。宜咨承學之臣，用紀無前之蹟。聖謨方永，諛聞何知！賡日月之末光，詎施螢燿；裕天地之大德，姑效蓬心。謹序。《竹隱集》卷一三。

政和冬祀點檢供張錄序

政和丙午冬十一月，乘輿將躬園壇之祀。前敕有司各揚其職，而某被命點檢百官供張之具，與夫饕飲之事。聖上欽崇元祀，事務極重，百執事之外，特置是職。逮於命某，實始三人，官非常員，吏不素具。幸無乏供，以慶成則去而之他，無復典領，故舊章弗存，案牘無有，取具臨時，趨於一切。某以不敏，備員代匱，因人之力，粗克塞責。念其創造之艱而鳩集之勤也，因悉哀取其文，自初訖終，凡職事所當奉行者，科別其書爲上、中、下三篇，目曰《政和冬祀點檢供張錄》。茲事雖細，然有司之故實，太平之丕式，守其官者不可以不知也。而況國家盛德成功，參天並地，三歲郊見，永永萬年。某之區區，雖爇火焉，方將貽厥有司，以爲無窮之傳，比之儲虞初以待畋獵，不猶愈乎！於是日南至，具官某序。《竹隱集》卷一三。

政和重建軍鋪錄序

政和六年春某月甲子，開封尹臣革奏事殿中，建言：「臣所部都城四廂無慮若干坊，坊有徼巡卒合若干人，故嘗築廬以居。歲久廬壞，或廢徙亡失，無以庇風雨、禁寒暑，率皆客寄僑處，往往託民

籬下，私買販以自營，訟者莫知所赴愬。盜賊益玩肆無忌憚，甚不稱詔令。願下將作以時繕，臣昧死以聞。」皇帝曰：「嘻！弊有甚於此者耶？願將作役多，力弗能專。汝言可績，其爲朕典司之。」因出御府錢二萬緡，下開封府如章。臣既承詔鳩工，揆材相方，視此物遠邇，規要害，有遷有仍，或因或革。作以某月之甲子，凡若干區，棋布星列，縱見橫出；股引鉤聯，聲通氣接。都人聚觀，愕眙踴躍。舊舍甲乙之次，雜取旁近官寺，若佛老之居，以爲題號。久或遷易，浸失本真，因一切削去訛舛，冠以坊名。具綆勺，儲水器，暑以療渴，火以濡焚。書之於籍，轉相付授，用校季考，稽比以時，有可以資備豫者，無弗飭也。先時，無賴之民喜以囂訟自賢，小睚眦即坐廬下，并愿良而就拘，閭里重愧謝，或賄守者乃得釋，習以爲常，長老苦之。上謂臣革：「訟之所聽，吏也。今公繫而私釋之，其如政何？」命增其禁。臣因以詔旨揭諸廬上。他日爭者知繫之不可以苟釋也，雖盛氣虛喝，終相視而莫敢先，訟愈益衰。蓋京師者，天子之所居，四方之所會，百官有司之所治也。自唐虞三代以來，所以而尊崇之「二」，咸所致嚴。漢家衛士，於周垣之下爲區廬，說者謂區廬猶今之仗宿屋，班固因夸言之，曰「周廬千列，徼道綺錯」。此雖其宮中之制，然以內外推之，宜略相準。矧吾太平極盛之世，可使輦轂制度有所缺而弗講歟？昔者周人考牧，雖薪蒸蓑笠，微末細碎，咸所紀錄，罔或遺漏。君子之於政事，凡可以爲法者，不厭其謹且詳也。今幸賴陛下至仁，加惠誰何之卒，使得聚廬而託處。臣謹緣聖恩，哀次前後所被詔令，與夫費之要凡，器之品目，廬之號名，地之阡陌，輯而成書，目曰《政和重建軍鋪錄》，繕寫奏御，以待詔旨頒焉。庶來者知聖訓之所自，時葺歲修，毋敢不

共。他日吏欲因緣爲姦，有所詆欺，而按籍求之，可輒得，雖至於千萬年可也。年月日，具位臣某序。《竹隱集》卷一三。

〔二〕「所以」下，館臣注：「原本缺。」

路寶文送行詩序

元符二年三月

元符元年秋八月，詔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平陽路公，遷本閣學士，充定州路安撫，出鎮定州。公既拜命，乃賦詩一章，具道所以祇奉眷遇、對寵休之意。已而中朝公卿相率爲詩，餞公之行，首自翰林承旨蔡公，合八十六篇。咸韶之音發自禁幄，而諷誦賡歌徧滿都下。公既至鎮，因以暇日出示僚屬，而有請於公者曰：「中山，實古建國，朝廷分命四鎮，爲一都會，平日擇帥，不輕畀人。觀天子所以命公，而公之所以受命者，可謂名且重矣；而公卿大夫又相與作爲歌詩，諭上之志而榮公之事，以彰明著見之，豈不壯觀巨麗矣哉！昔者申伯之式南國，山甫之城東方，咸以顯德賦政於外，而是時有尹吉甫者，爲之作誦以歌美之。其詩肆好至於清風，千百歲而下，嘉周宣任賢之功，而譽申伯樊侯之名不衰者，繇《崧高》《烝民》之詩載在竹帛故也。然則送行之作，不獨爲公榮，抑所以推廣上德，布宣皇靈，將使後之人恭天子之命而教承之，其風示遠矣。盍亦刻之金石，以耀諸無窮乎？公曰：

「諾。」乃命下吏具其事而書之首。二年三月八日，具位某序。《竹隱集》卷一三。

書楊子耕所藏李端叔帖

宣和三年十月

東坡先生既謫儋耳，平日門下客皆諱而自匿，惟恐人知之，如端叔之徒，終始不負公者，蓋不過三數人。端叔既窮，故人無與相聞者。今觀其書詞，猶能使之眷眷如此，今固有以得其人，不待相識也。宣和辛丑孟冬集英燕日，東郡趙鼎臣書。《竹隱集》卷二〇。

書陸靈傳後

徐君作《陸靈傳》，而自隱其名。夫靈之功德大矣，詠於《詩》，載于《書》，紀于《春秋》，旁出於《周官》、漢《禮》傳記之言，諸子百家以文詞義說道靈之名迹者，不可勝舉。蓋自揚雄、孔融、徐邈、劉伶之徒，爭以其智，各推所長，賢之則以爲聖人，褒之則以爲從事。然大抵往往得靈之一端，而莫窮其趣。獨吾徐君起而收其後，取衆人之所未嘗言，極自昔之所難爲容者，搜索放象，列而陳之，折聖心於既往，發潛德之幽光，使千百歲以來沉酣枕藉，日用所不知者，恍然大悟，而陸生之美，由此益章。嗚呼！可謂勤矣。君子樂道人之善，凡靈之功德施于吾輩尤多且久，正當并智出力，

盛談極譽，雖報萬一旦若不暇，尚何隱之有哉。世傳靈之先蓋星精也，其後有家于秦西之福祿城，儀狄異焉，薦之于禹。是時禹方決九川，愁水禍，胼胝黧黑，務求枯槁憔悴之士以共其功。顧所薦，乃獨溫醇軟美爲容悅者，惡之，不甚善也。商之末世，陸氏用事周公，誅之，且懲其族而申誥焉，故不得志于三代之際。秦漢而後，其業浸廣。武帝窮奢極侈以奉其欲，既而耗匱，無所取資，乃尊貴靈族以誘致天下，末年民不加賦而上用足。於是後世遂寶用其術，而靈之宗戚子弟，布滿郡邑，歷至于今不廢也。唐初，五斗先生嘗爲陸氏作譜，其說尤詳，今亡矣，不可復得，然求之逸書，大略如此。余既以不親見譜爲恨，幸嘗竊味靈之餘波遺澤，慨然歆慕，雖未足以徑造其源，然不可謂不傾其瀝液者也。遽喜徐君之能傳其事，故爲之書。凡靈之言行功迹，徐君之所既詳者，皆不復綴，惟著靈之世家焉。《竹隱集》卷二〇。

跋錢服道畫 一

錢服道顧盼精悍，談辨縱橫，雜以滑稽，坐客絕倒。已而徐考其言，未始不有味也。今觀其畫，乃知此即佳處，故自不凡。《竹隱集》卷二〇。

跋錢服道畫 二

王子猷在山陰，月夜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乘舟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說者謂山陰去剡蓋百餘里，逆流而上，極爲崎嶇，經宿之興，安得不盡，以爲書事者之過。今觀此畫，溪山清絕，爽氣逼人，顧雖千里，將必命駕，而況一朝一夕之頃哉。細人喜以俗情度量君子，類皆如此。雖然，微服道昔賢賞會，將見詆于俗子矣。畫有《雪滿剡溪》。《竹隱集》卷二〇。

跋錢服道畫 三

退之詩曰：「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腳歷。往語山中人，與我澗側石。」好事者之愛山動如此。始余來洛，便有意于嵩少。官有吏責，欲往不能，所謂澗側之石，顧又豈力之所能致哉。幸服道與吾鄰而不吾鄙也，姑將時閱此畫，以自償其不得往之心，庶猶愈乎。畫有《雲連嵩嶺》。《竹隱集》卷二〇。

跋錢服道畫 四

自伯時父沒，士大夫之畫未有超逸絕塵，能繼其後者。吾於服道，蓋未見其止也。《竹隱集》卷二〇。

跋猶子棄畫

猶子棄少孤且貧，自學書，即喜畫，初無有教告之者。所居環堵蕭然，然圩墁之飾惟謹，墻隅屋角，無非畫也。年益長，家益貧，其喜畫益甚。昔之工一藝者，往往多窮。羿以射窮，韓非以說窮，孟郊、賈島至各以詩窮終其身。棄乎棄乎！汝姑毋工，余懼汝之窮也。余昔從軍并州，冬大雪，凡五晝夜不止，屋瓦之厚三尺。一日，從二三酒徒挾重裘，馳駿馬，相與登爽亭，以望西山。縱酒劇飲，夜三鼓乃歸，自以爲一時之豪也。今觀墨隱所畫，老子於此興亦不淺。棄自號墨隱居士。《竹隱集》

石敦仁字序

睢陽石敦仁謂東郡趙鼎臣曰：「曩吾先人名我曰天倪，而友人字之曰聖和。今天子立極正名，以謂天之尊、聖之重，皆非臣下所宜號。曩者申命有司，具爲禁令。既易吾名曰敦仁矣，其所以字者，惟夫子實圖之。」趙子曰：「子所以名，毋乃出於《易》所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者邪？」曰：「然。」趙子曰：「仁者無不愛也，而愛莫大於濟。今夫見溺者而哭之，不若援手而出之；哀餓者而悲之，不若輟餐以食之。吾子年甚少而才甚高，行且用於時矣，盍亦思所以爲濟者乎？」石子瞿然。曰：「車軫之糝脯足以活翳桑，郡吏之決曹足以高門閭，顧臨事何如耳。濟豈有多寡小大耶？吾子其思之，請字之曰思濟。」《竹隱集》卷一三。

定州州學私試策問 一

問：國之重在兵，兵之命在食。自井牧丘甸之法壞而農不知兵，兵不務農，徒手聚居，張頤待飼。朝炊之不屬，則謹然告病矣。此宿兵之患，後世所不得免焉者也。方今師屯之衆，莫盛於西北，日月廩給之用，歲時餽餉之費，亡慮以鉅萬計。常賦所入，不足以爲之出；而旱乾水溢之變，尚未可

以逆計而前知也。故議者之論，每欲厲農積穀，爲安平永遠之規。設官置司，歲輒平糶，其爲長慮却顧之計，誠深切矣。雖然，利孔多端，法久生弊。富商巨賈，因官爲市，緩則深藏而不售，急則倍價以取贏。宿貨蓄資，乘機奔走；馬牛之負，四出近郊。以是年豐而穀愈貴，粟侈而農益耗。緡錢徒縻於縣官，而惠利不歸於南畝。管氏有言；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行五百里，則民有饑色。使夷吾信知治體，則其言豈不可思哉。前世調度兵食之法備矣〔一〕。或屯師營田，互爲耕守；或開倉平糶，痛抑兼并；或買爵除罪，務實塞下；或漕運蜚輓，遞相灌輸。乘時便事，其說疑有指焉。抑使貴不傷末，賤不病農，下有餘粟，而上無乏用。平居以求富厚之藏，緩急得資師衆之費。稽之近古所已行，攷之於今而可法者，盍備陳之。至於充國屯田，惟魏相任其計；壽昌平糶，而望之沮其策。其議論得失，具可迹也。願與諸君講之，以待執事者之擇焉。《竹隱集》卷一一。

〔一〕「法」下原館臣注曰：「按原本脫去『法』字，今增入。」

定州州學私試策問 二

問：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學士大夫鮮有不以是藉其口者。本朝仁深德厚，百有餘年。其所以惠遺天下，便安元元，皆漢唐之所未

嘗有，商周之所未到，凡所爲濟時育物之政，尚安有缺而不舉者乎？然獨有猜焉。間一不登，民輒凍饑；歲雖中熟，尚或流散。發廩之令旁午，救荒之使踵至。蠲逋已責，移粟勸分，而溝壑轉徙未之絕也。烏虜，是安可以置而不講哉！蓋平糴，善政也，而歲設平糴之官；常平，博利也，而州積常平之粟。或計口而給之食，或約戶以賑其阨。收養迨乎廢疾，撫視及於孩乳。凡比長之所上，里胥之所書，郡縣之所奉行，使者之所察治，可謂至纖至悉，而無有忽遺矣。顧其效見，乃不副如此，諸君能推知其故乎？《周官》「遺人」之所積理，三熟之所斂，漢耿壽昌之策，隋長孫平之議，名雖或異，實略施行矣。豈獨利於古遺於今哉？若夫汲黯矯制，非守常之法；子罕貸粟，害承平之治；而議者又謂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宜皆有說，願諸君子言之也。《竹隱集》卷一二。

定州州學私試策問 三

問：以才而任官，以官而舉職。官之能否，治忽繫焉；職之修廢，利害形焉。此校比之政，先王所爲至嚴而不敢慢也。國家席重熙，承累洽，樞機周密，憲章完具。守令著考課之式，庶官立薦舉之制，內執法於御史，外分部於監司，其爲綱目詳矣。天子垂心百度，銳於圖治。政之未備，法之弗完者，革而新之，有不待旦。吾儕雖賤且遠，盍亦相與誦所聞，以切磋當世之務乎？蓋《虞書》考績，制以三載；周官黜陟，舉於時巡。太宰三歲之所計，小宰六計之所兼，其法不獨爲方國設也。漢、唐

而下卑矣。雖然，其所以治者，蓋亦各有意焉。則夫刺史六條之所察，光祿四行之所第，考功善最之所書，與夫京房、劉紹之所建明，杜恕、元凱之所論議，其立言行事，得無有可施於今日者歟？昔李勃爲郎，自宰相而下皆書其考，蓋有意於舉其職矣，而識者乃不與之，何耶？願與諸君稽虞、周、覽漢、唐，折中於諸子之說，取其可者而存之，以俟有司之擇，毋忽。《竹隱集》卷一一。

定州州學私試策問 四

問：郊丘饗配之義，尊祖嚴父之禮，蓋有國之大經，先王之所致隆者也。周衰史官失，書脫簡亡，諸儒區區，私倡臆決，各以其智，務推所聞。聖上卓然罷黜百家，壇於北郊，紹我神考。有司掌故，方有待以行之，此故薦紳所既聞也。雖然，郊必有配，配必有主。考《成命》之詩，則兼舉二后；迹尊祖之誼，則第云配天。至於《周官》之書，雖禮文具存，而配地之說獨闕焉。豈學者之未考歟？後世推象類之意，始配以帝后，牲用豕犬。質之於經，其果有合歟？夫學必本於禮，而禮必本於經，秦漢之末流，宜未足以考信也。諸君其著明之，毋略。《竹隱集》卷一一。

定州州學私試策問 五

問：國必有史，史必有書。三代之際，而史爲世官；兩漢以來，而史爲家學。至於近世，家學亡矣，是非不出於一人，論議率資於衆口。蓋趨以備官記事而已。則後之不及古，豈不諒哉。《書》與《春秋》，皆史也。至馬遷始合之，而後人莫能易。馬遷而後有班固，班固而後有陳壽、范曄，此最彰明較著者也。踵而爲者，蓋日益多，雖或善或否，要知各盡其心焉耳矣。昔人以才、學與識，謂之三長。今諸家之書，其文具存，所謂才、學者誰歟？而所謂識者又何也？能兼衆長而備有之，則信善矣；亡乃或得其一而遺其二歟？固譏遷於前，而曄倚固於後，魏收致詆於魏澹，韓愈見刊於路隋，史之說何紛如也？昌黎伯至以仲尼之窮，丘明之盲，遷、固、壽、曄、王隱、崔浩之徒刑僂困辱，以爲史氏之敝，自戒以不爲。烏虜，其然乎？其不然乎？若夫荀悅之合紀傳，張輔之論班馬，知幾「不可」之談，李翱「虛美」之說，亦史學所宜講也，願并與諸君辯之。《竹隱集》卷一二。

定州州學私試策問 六

問：德之厚者流必光，禮之盛者文必縟。廟祧宗祏之制，先王所爲至嚴而不敢慢者也。「於赫有宋，誕受天命，祖以功建，宗以德崇。」蓋景祐之詔，爲萬世法，炳炳乎，曄曄乎，斯固不可測已！

陛下奉承基緒，永維仁宗暨我神考，功隆德盛，而未聞所以尊崇之。深詔執事，以時定議，將以張閔休，揚偉蹟，傳無窮，施罔極。茲甚盛德，先師仲尼父所爲喟然太息，以爲「又何以加」者也。公卿大夫、薦紳先生之徒，方黻飾厥文，草奏其事。吾儕雖賤且遠，然古今成憲，具在方冊，以義起禮，又烏可默而已乎？願與諸君講二帝之絕德，刺六經之丕式，稽參商周，逮及兩漢，如明詔意，以副聖天子孝思烝烝之誠，斯亦臣子所樂聞也。烏虜，其敬之哉！《竹隱集》卷一二。

太學私試策題

崇寧

問：進功實，則人有恆志；抑奔競，則士無覲心。古者分職以建官，因任而考績。凡其升黜取舍，遷叙進退，著之定令，而守以有司，蓋不敢以私焉。夫然，故臣下百吏，官修其方以聽於法，勸功趨事而廉恥興行。此神考所以制爲選格，垂裕萬世，蓋不刊之成憲，而官人之丕式也。天子思至治之本原，憚習俗之馳驚，比下明詔，若稽舊章。煥澤湛恩，必參典訓；任官命吏，稍還有司。蓋欲昭明至公，矯革流弊，綱紀設於上，職業修於下。靡然鄉風，孰不知勸？雖然，銓擇之難，政所甚重；播告之始，士或未孚。選掄懲勸之方，正今日所宜講也。抑將使才必稱官，官必舉職。人各曉然安於義命之分，而服其事守之勤；有激昂自奮之心，而無僥倖苟得之志。以副吾君所以訓迪待遇士大夫之意，且使有司奉行，得以持久而不敝者。顧必有說，盍相與推言之？《竹隱集》卷一二。

全宋文卷二九八二

趙鼎臣 九

讀酷吏傳

張湯、杜周，俱爲漢酷吏，其所誅殺夷滅及因事而死者，各不下數千百人。然皆及身爲三公，傳子付孫，封侯出牧，爲世家顯人。較漢公卿，自蕭、曹而下，累葉顯貴，有如二人者乎？世之說者曰：湯雖酷，然能薦士，不揜人之美，以爲陰德之報。余謂殺人與薦士，其功過固有輕重。就令薦千百賢才，猶未足以贖數十人無辜之命，況湯所薦，其顯者莫若兒寬，夫寬亦何足數哉？然此尚爲有說。至若周，繼湯死之後，詔獄益多，廷尉及中都官逮至十餘萬人，兩子夾河爲守，皆酷暴甚於王溫舒，而又史未嘗言其薦一賢，揚一善者，其不及湯遠矣。然爲御史大夫，家貲巨萬，死於牖下。宗族子弟，奕奕華盛，延年欽業，皆爲名臣。校其所享，于湯爲優。此又果何德以致然哉？說者於此亦能自持其辯乎？古今言禍福報應者多矣，韓退之曰：「君子得福爲常，得禍，其不幸也。小人得禍爲

常，得福，其非常也。但不可謂善而不福，惡而必禍。」余謂此說最爲得之。若湯、周者，是亦小人之幸者耳，不可以一時苟免，而遂廢萬世之公論也。兄弟操兵，各殺一人，兄執以死，弟逃而生，因以起家，遂爲巨室。此亦時之適然，夫安知其所由來乃私欲，必有其說，故詰之，而不得不窮也。《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易》曰：「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書》曰：「福善禍淫。」嗚呼！斯殆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固必當以是爲說乎。然其大理，固亦不能逃于此也。《竹隱集》卷二〇。

戒殺辯

釋之說以人與物爲一概，曰：人各有性，物各有生，殺是生者，必有獲是報。譬如雨澤，起自汗池，斯須離天，復爲池水。以至于爲犬豕，爲牛馬，隨所緣而甘心。其言循環復熟，若執左契，操質劑，對手責償，毫釐不漏。世之儒冠而禪誦者，莫不藉其口矣。余素非學釋者，而亦嘗以殺爲戒。或曰：「儒何戒？」余曰：「物亦生也，人亦生也，物之愛生，猶人之惡死，儒安可以不戒？」或曰：「儒固不殺生歟？」余曰：「子謂圓丘之祀，若老婦之祭竈，清廟之歌，猶田鼓之樂神邪？說蓋有所取爾也。郊而享帝，牲用繭栗，君牽臣從，執刀啓毛，神以降格，物不疵癘。吾之殺也以奉天，尚何跂喙之足云哉！王師凱旋，六服會覲，饗餼有秩，殺體必備，禮交意接，下睦上安。吾之殺也以治

人，尚何駢犂之足辨哉！若夫方丈之席，數寸之匕，食可享賓，味足薦酒，而復鑄琢鱗羽，剝剔卵殼，左烹右烹，掉舌待餉：是謂殘百生而快一心，儒又烏可以不戒乎？孟子有言：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吾儒者之說也。」或曰：「夫鼓刀而屠者，日以殺爲事矣。儒則食其肉，奈何？」余曰：「是又不可以已也。人以穀爲主，肉爲輔，七十而不肉，將有餒而死者。且彼既殺之矣，儒食之，其何尤？」或曰：「儒者之道，以兼濟博愛爲聖，其教將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也。今吾子曰『彼既殺之矣，食之無尤』，則夫鼓刀者信有罪焉。儒知之而不能化，則何如？」余曰：「烏謂是耶？孟子矢人不如函人，謂其惟恐不傷人也。夫矢人又豈可以遂廢而不用哉，特閔其擇術之不至爾。然則鼓刀之不可使爲儒，儒之不可以化鼓刀，非道不足也，勢不可也。儒之論，特辨夫義之當否而已，彼一屠酤者，又奚足以廢吾之說哉！」《竹隱集》卷二〇。

蝎 辨

童子遊於庭，或遇蝎焉，其父曰：「必殺之。是夫懷毒以待人者也，乘人之不意而病之者也。九州茫茫，人物昌昌，而蕞爾之生爲之害，茲不可赦。」其母曰：「不然。物各有生，生各有性，懷毒者非蝎辜也，天實使之然。彼未毒我，而我殺之，不仁，知天爲之，而已讎之，不智。且蝎非乘人之不意也。我不虞焉而犯之，彼懼其傷己也，斯毒我矣。見一蝎而殺之，天下之蝎可勝既乎？不足殺，

避之而後可。」爭未竟，長子趨而進曰：「吾父母之論，不太甚矣乎？或者殺，或者不殺，均于情之蔽也。父曰必殺之，是病惡也，而不知彼性之不可移，殺雖多何益；母曰勿殺之，是原情也，而不知彼辜之有不可赦者，拱手而故肆其毒，亦不可謂仁也。天下之蝎無窮，而毒人者不可赦；天下之有毒者亦無窮，而未毒人者不足殺。屏之而勿親，棄之而勿恤，常置乎無事之地，使無所恣其毒，而可保其生焉。吾二親之辨，庶其通乎？」於是父母釋然而解，怡然而笑，顧童子而赦蝎罪。《竹隱集》卷二。

雜著

漢祖與項羽爭天下，五年而後僅勝之。至其所推功，則曰：「吾不如子房、蕭何、韓信。」雖陳平、曹參，蓋不與焉。則其平日所屬耳目者，可知已。留侯以智全，故卒無害焉。酈侯幾危，賴三人者而後免。鮑生召平或曰：「彼淮陰者，遠無子房之謀，近不聞三客之說。方且偃然以假王爲請，其死也宜哉。」夫較蕭張之業，則何之不迨良亦明矣。然其受封也，高祖先之，定位也，鄂秋與之，何初無一言自解也，雖買田示汙，卒以請苑見疑，其得出於廷尉亦幸矣。彼留侯者，眇然不受三萬戶之封，位居六十二，在絳、灌、樊、酈下。嗚乎，此其所以爲子房之智者歟？而顏籀乃以謂或以材德功勞本無定次，就令其有之，亦不當如是之遠。噫！智名勇功在當時已不可得窺，顧豈一師古所及耶？

兵以正合，以奇勝。豪傑之攻秦也，周章首以百萬之師，至戲下而不得進。沛公繼戰雒陽，亦輒不利。遂從轅轅略南陽，而西攻武關，破藍田。迎刃披靡，擣秦人之背，竟降子嬰。吳王濞之舉兵也，其將田祿伯亦曰：「願得五萬人循江淮而上，別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濞不能從。頓兵下邑，不戰而潰。夫兩人之相與鬪，扼吭捍胸，人知其所爲備，則殆未可以輒勝也。惟能卒然乘不意而擊其後，故吾有不鬪，鬪必克矣。

劉夢得有言：「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余考諸史，誼當太宗時爲太中大夫，後拜梁王傅。顧綰乃以功次爲中郎將，至景帝立，始爲王傅，繼以吳楚軍功封侯，遂遷丞相。則當孝文時，綰固未貴也。又誼早死而綰後達，尤復不倫。詩人雖欲傅會遣詞，乃不知其舛有如此者。

董仲舒爲漢儒宗，斷稿一出，弟子以爲大愚。劉更生通達古今，著《洪範傳》，其子從而攻之，若仇敵然。夫儒者之學，本所以明仁義，修教化。考論六藝，不失大中而已。不專己守獨，私有聖賢之說而自用之也。況乎穿鑿附益，流爲巫瞽。雖其門人子弟不得無罪，而師父之間，實有以招之焉。然則逢門殺羿，詩禮發冢，信不誣矣。

李漢叙《昌黎集》，自云收拾遺文，無所墜失。今世傳者，稍稍各以其私錄附益《外集》。初尚四篇：《通解》、《崔虞部書》、《明水賦》、《河南同官記》，東平呂夏卿所列者是也。它如《祭汴州董相文》、《與劉秀才書》、《李渤書》，是又旁出於《正集》，見於柳宗元書，載於唐史，其傳也猶信。至如《雷塘禱雨文》，乃在子厚《正集》中，則非退之所作甚明。《直諫表》、《論顧威狀》、《范蠡招種議》，淺露鄙俚，吾益羞之。餘文有僞有真，闕所疑而不敢辨。夫孟軻、荀、揚而下得其傳者，惟韓愈氏。不幸浮屠之說勝，使愈之道卒躓昧而不行，遺札無幾，又欲乘其罅而厚誣之，豈不重可悲歟？吾懼其終而不能自明也，於是乎書。

《詩·烝民》美樊侯之德。首言「柔嘉」，懼其不節之以禮也，則曰「維則」。言「令儀令色」，懼其不推之以誠也，則曰「小心翼翼」。言「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四方明若否，而懼其道不足以自濟也，故乃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懼其流也，則又繼之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言豈一端而已。後世之士，不務明《大雅》之旨，遂拾單詞以爲口實。見有忠而被誅，信而獲罪者，相與從而尤之曰：「非明哲也。」方朔之湛浮，胡廣之中庸，味道之模稜，餘慶之長者，視人泰然有自得色，蓋皆出於此矣。夫所謂「明哲」，豈方朔、胡廣之謂乎？所謂「保身」，豈味道、餘慶之謂乎？使樊侯不能不吐剛而畏強禦，幸而不死，是特一持祿懦夫耳。顧安足以語道理哉？仲尼

有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揚子雲亦曰：「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

雷聲之隱然，地震之砉然，雖賁、育之勇無所謂力，良、平之謀未知其自處，何者？發於不意故也。故君子不可不養靜以俟動。

《羔裘》之大夫，以其君不用道也，故去之。《遵大路》之君子，以其君失道也，故去之。至於《南山》，則大夫遇其君之惡者也。夫遇惡而後去，其辨之蓋不早矣。故序《詩》者異之於鄭檜。

君子之任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若夫賢者，則未足以及此矣。《詩》於君子，常以出處去就爲言，至於賢者，然後有困窮放逐不能餐飽之詞。孟子所謂「所就三、所去三」者也。大哉君子，非以道事君者，烏可以語是哉？

《戴馳》之詩曰：「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夫人未嘗無懷也，而有所謂善懷者。「嗟我懷人」，求賢也。「每懷靡及」，敬事也。與夫《召南》之「有女懷春」，衛詩之「我之懷矣」，固有間矣，是所謂「亦各有行」也。

晉獻之聽讒，特好之而已，未必信之也。故《采苓》刺之，其詩曰：「人之爲言，胡得焉？」是尚庶幾其改也。陳之宣公，則既多信之矣。君子不獨刺之，而又憂之。其詩曰：「心焉忉忉，心焉惕惕。」初曰「忉忉」，終曰「惕惕」者，由憂而至於懼也。若夫東周之王，其於讒也又甚焉。《采葛》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則是豈獨「忉忉」「惕惕」云哉？故序《詩》者以爲懼讒之詩，蓋以憂爲不足道也。至於幽王之時，則讒之禍成矣。君子得罪，而盜言孔甘，蕩然莫可救止也。《巧言》曰：「無罪無辜，亂如此廛。」匪其止於「維王之叩」，則所謂憂與懼者固無及矣，徒亦自哀其不幸而已，故曰傷讒焉。

孟子有言：「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且謂「以齊而王，猶反手也」。當是時，不獨庸人愚士私怪其說，雖其高弟子公孫丑之徒，蓋亦疑以爲不然。吾讀《褰裳》之詩，見鄭人厭苦於兵革，而思獲赴愬於他邦者，何其切也。其言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嗚呼，其勢豈不急而其情豈不可悲哉？譬夫溺於水而陷於火者，方其四顧號呼願濟須臾之命，狂奔疾走，沉沒潰爛。當此之際，有一人焉，能援手而出之，解其塗炭之苦，而措於安平之地，則其人之感恩戴德宜如何哉？齊桓公攘狄而之衛，衛人人思之愈久而不忘。《木瓜》之詩是也。彼一伯者假仁義而搜諸侯，尚能如此。況乎以王者之仁政，而撫亂世之遺黎乎？夫惟孟子能知之，故曰「惟此時爲然」。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過之大者也。「庭燎之光，鸞聲將將。」過之小者也。宣王之過，過於勤而已。若夫齊君，則號令固亦不時矣。故《庭燎》之詩，止於箴之。而《東方》之無節，則在所刺也。

天下之治亂，在夫人材之盛衰；國家之廢興，繫於賢者之出處。方厲王之際，人才微矣。培克在位，而匪用其良，則賢者亦不可得而致也。宣王承其喪亂之餘烈，側身修行。其始也，固嘗任賢使能如《烝民》，新美人材如《采芑》。

微接下如《吉日》，其臨政願治之意，周密備具如此；於是始得夫吉甫、張仲、方虎、申樊之徒，相與出而輔相。然後能攘戎復土，修政事而會諸侯。號令自出，號爲中興，可謂知所本矣。然中人之志，不能不始勤勞而浸衰怠也，故《鶴鳴》誨之如何？亦教之反其本而已。求賢所以本也，故言：「鶴鳴于九臯，聲聞於野。」則其德音之著聞，不患於難知也。「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方其在淵，則魚可謂深而難求矣。然陽升則出而在渚，蓋賢者世治則見。惟有道而從之，則不患於難致也。既能致之，則必能任之。上賢而下不肖，所以任之也。故又曰：「樂彼之園，園有樹檀，其下維穉。」夫如是，則賢者得志而有功矣。吾能遠舉而信任之，則天下之賢才，無疏遠貴賤，其有不爲吾用者乎？故於是則雖「它山之石」，而皆「可以爲錯」也。蓋宣王之所以興衰撥亂，由於任賢而使能。將欲使之

持盈守成而無廢前美，則非急於用人，其孰能致哉？然宣王卒以不悟，此「皎皎白駒」所以有空谷之遁也。《白駒》賢者去之，國人思望而欲其留之之詩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者，欲其來而食於我也。與「丘中有麻」，所謂「將其來食」同意。「繫之維之，以永今朝」者，將以留之也。「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者，欲留而不得見，則思所謂白駒之賢者，於何焉而逍遙乎？「皎皎白駒，食我場藿」者，待之厚也。「繫之維之，以永今昔」者，留之久也。「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者，愛之思之則敬之矣。「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者，欲其來之疾也。「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者，以情望之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者，思之久而不可得見矣，則亦勉之以嘉遁而已。「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者，言賢者之退而窮處。「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者，言雖窮而德有餘，居隱約而貌不衰也，與「碩人俣俣，君子陽陽」同意。「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者，雖勉之以嘉遯，而又庶幾其復反也。庶幾其復反者，王猶足用爲善故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動民以行，不以言也。

《噫嘻》言耕而不及穫，《豐年》言穫而不及耕。《載芟》詳於播始而略於收成，《良耜》詳於收成而略於播始。祈與報之詩也，故其詞異。先王以爲非盡人事，則不敢以有祈也，故必致其耕播之勤。若夫成歲之功，則吾何力之有哉？其亦歸美以報神，立言之序當如此也。

天有雨以施其澤，君有臣以行其政。澤自上而下者也，政自王而出者也。幽王之時，內有「三事

大夫」，外有「邦君諸侯」，所以行政任事之臣，可謂衆多如雨矣。然內則「莫肯夙夜」，外之則「莫肯朝夕」。百官之長各離居而弗親，摯御之賤反慤然而日瘁。卒至於「戎成不退，飢成不遂」。則雖衆多如雨，非所以爲政矣。衆多而無政，不自於王出故也。政不自於王出，則猶雨之無政者也。故詩人取以況之，而序詩者從而解之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諸公之望王，豈徒鋪啜云乎哉？蓋曰「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則固將有以啓迪王心而告以善，且以解吾心之奕奕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兄弟之情尚恩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君臣之分尚誼也。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其詩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故「鼓咽咽，醉言歸」，所謂道者如斯而已。

馬伏波好名喜功，憊不知止。晚節齟齬，卒困於讒，不亦惜哉？或曰：人臣之義固忘身。當五溪之征，而援以老見憐，苟安可乎？曰：五溪之事，度非己而不夷，請行可也。己能夷之，人亦能夷之，又安用請？建武中興，士大夫爲侯王者以百數，天下既定，老臣宿將闔門而奉朝請。一日邊候有犬吠之虞，此後來新進爭功投足之秋也。顧援已封侯揭節矣，己所已有尚當分以與人，況可矍鑠而冒

之哉？觀其戒松固也甚智，而敕嚴敦也甚明。至於謀己則不周如此。惜乎，時無有以孟子論馮婦之事告之者，悲夫！

慶賞刑威之謂政，仁義禮樂之謂教。孟子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所以得民心，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蓋必有漸靡存焉。此敷五教所以不可不在寬也。

《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世子生不書，此何以書？穀梁氏所謂「疑，故志之」者，近得其說矣。蓋方是時，舉齊魯之人，皆以子同爲齊侯之子也。《猗嗟》所謂「展我生兮」者，亦詩人拒時人之言也。故聖人因其生也，正其名而謹書之。

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先儒以道爲禮，學者疑焉。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先儒之說蓋出諸此。然則《蟬螭》之詩所謂道化者，亦曰「以禮化之」而已，與《汝墳》之詩異矣。《雄雉》曰「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者，國人久役怨曠之詞，與《繇蠻》所謂「道之云遠」，《揚之水》所謂「曷月還歸」同意。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蓋德者所以爲政，而政者所以養民也。魏小而迫，君儉以

嗇。至於殽桃而食棘，然不能用其民，思所以富而教之者。此序所謂無德教也。

舜之作歌，先股肱而後元首；咎繇賡歌，先元首而後股肱。君臣交相倣，上下相賴也。

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故能儼然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使民敬事之不厭。「大車檻檻」，「大車哼哼」。言民聞而畏之，《卷阿》所謂「令聞」也。「毳衣如綦」，「毳衣如璫」，言民望而畏之，《卷阿》所謂「令望」也。「將其來施施」。施施，難進之意。「將其來食」，則君子之所就，非苟而已也。迎之致敬以有禮，言之將行其言也，斯食之矣。卒曰「貽我佩玖」，則君子之於食也，豈獨素餐云乎哉？施德於民蓋如此也。玖玉之美者，佩其服之親者。古者朋友之交，於其好之也，則必雜佩以報之。示吾親之，而遺之以其德也。留子之貽民如此，則其施可謂厚矣。此固民之所思而不置也。

先王未嘗有意於建功也，而功必由我而立；未嘗有意於得人也，而人必鄉我而服者：無他焉，惟反身以修道而已。故其所以求之也，異乎人之求之也。蓋修辭非以廣業而業自廣，文德非以來遠而遠自來。道之所在，固有不蘄然而然者矣。猶之卬角童子乎，身日加長而不自知，至於突然而首弁者見之，曾未幾何時也。此豈有所勉強而使然哉？齊襄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徒志於求而不

知其所以求，故《甫田》刺之。而序詩者以謂所以求者非其道。夫所謂道者何哉？亦曰求諸己而已。「夫子至於是邦，而必聞其政」，其亦類是邪？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曰衷，則非由外鑠者也。曰恒，則天使我有是性也，可謂久矣。其衷也，其久也，而道固常存矣。彼所謂「元后」者，夫何爲哉？若有其性，「克綏厥猷」而已。謂之若，則非有於逆也。謂之有，則勿枯亡之而已。謂之綏，則貴於安而無變也。故民之厚，謂之歸厚。民之彝，謂之秉彝。而君子之於經，亦在乎反之而已。然則孟子道性善者，是邪，非歟？

《玄鳥》序言祀高宗也。康成謂：「當作禘。禘者，合也。」合神主於太祖而序昭穆。詩上述玄鳥生商，成湯受命。若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蓋特以《長發》《殷武》之義推之爾，夫《詩》非一人作也，豈可以例言。《閟宮》頌魯僖，而姜嫄、后稷、文、武、周公之事，皆見於《詩》，安知其非頌周而特頌魯哉？鄭失之明矣。近世說者曰：「上頌祖下及孫子，言高宗之上有以紹祖，下有以詒孫也。」吾有取焉。又《詩》曰：「景員維河。」毛以爲「景」大；「員」均。穎達釋曰：「言商之政大均，如河之潤物無不及也。」鄭以「員河」爲「云何」，謂發語辭也。夫「景員維河」四字耳，遂以謂其政大均，如河之潤物無不及，穿鑿之說非人情也。鄭以爲發語，雖文理頗順，亦未可據信。說者

廼謂：「景」，讀如「既景乃岡」。員，如「聊樂我員」。「河」爲武丁所都。大抵皆牽強之說也。《詩》之來久矣，或字舛失真，或古今語異，明者辨之可也。

傳所以釋經也，傳失而後有箋。箋者所以助傳而正其失也。又有失焉，而於是乎有疏。然則疏者固宜糾剔二說之失，舉而歸諸大中也。觀穎達之書，每每列爲二說。毛謂此焉，則從而失之。鄭謂彼焉，又從而失之。使後學之士，如窺江海汪洋泛濫，叢雜分播，靡所不有。然至於驚瀾怒濤，東西四流，徒震悸心目，瞀然亡所適從，無一人能了然者。則疏者果何用耶？此穎達之大罪也。夫皇甫謐，腐儒也，其言博而多妄。然其釋湯所都之地，明辯晰晰，大正宿儒之謬。穎達以鄭說之不同也，既著之於前，而復破之於後，是則「正義」之名果安在哉？此余所甚病也。然觀其言，每略於毛而詳於鄭，則穎達者真助鄭者與？

人之處世，如毛之附皮，燕之巢幕。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幕傾危，則巢何以安？是以無貴賤，無智愚，同寅協恭，惟恐大器之不安。故上自三公坐而論道，九卿百僚諍諫匡輔。左史納言，右史書事。智者竭其謀，才者效其力。百工執藝以諫；下至士傳言，庶人謗。上下情通，如手足之衛腹心，如枝葉之庇本根。上之視下，如父母之愛其子；下之親上，如子孫之愛父母。中孚交通，無纖芥之凝滯；首足之氣周流，無斯須之阻隔。是以心君康泰，百體順令。叔世以來一一反是，君自聖於上，以

天下之知莫己若，唯天下之莫違予。臣竟諛於下，唯恐失其富貴，苟合奉迎，賤辱百至。民頑囂於下，漠然無情，如秦人不知越人之肥瘠。天變於上，而無一人告之者；衆恐於下，而無一語陳之者。百司庶府，無一物之得而莫有言者。昏昏默默，共坐漏舟，可爲寒心哉！

或曰：歷觀古今，治常少而亂常多，何也？曰：爲政在人。人之類，數千年無一聖，數百年無一賢。聖賢不生，生而不得其位，政何以治？庸人之私智小慧，小人之刻薄殘忍。無智慧而行殘忍，頃刻之間，內不自靜，天下安得而不亂？故曰：「爲人君止於仁。」仁則靜，靜則天地位，萬物育。大臣者，人君之耳目股肱。耳聾於五音，目盲於五色，股肱墮於安佚，淫於游荒，蠱惑其心，無所不至。心雖欲靜，其可得乎？

孟子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今之人，鹵莽苟且，自以爲足，先已自欺不明，一旦出門接物臨政，顛倒錯繆，自以爲是，漫不加省，不知所以，爲困國家。又無繩愆糾繆，彰善癉惡之法。且無家塾、鄉庠、黨序、國學之模範。然而欲士之成己，欲小民之被澤，欲皇極之建，欲帝載之熙，欲百務之具舉，欲泰山之磐石，垂法遺安於子子孫孫，亦難矣。三代之世，上成其下，下成其上。季世以來，上下相壞。招邪納姦，以術不以誠，上壞其下也。讒諂面諛之人日至，上曰可，下亦曰可；上曰不可，下亦曰不可。聲出而響應，形動而影隨。使爲上者自明白聖，下壞其上者

也。正如一人之身，心不能養四體，四體不能衛腹心，互相殘賊，自以爲計。惜哉！《永樂大典》卷一四五四五。

全宋文卷二九八三

趙鼎臣 一〇

榮事堂記

宣和三年十一月

宣和元年秋七月，相州守臣韓治以疾求去，詔以其子衛尉少卿肖胄爲直閣，往代其任。入辭，上曰：「韓氏世官於相，先帝詔也。若父子今繼爲守，信榮事矣。」肖胄頓首謝。既至郡，作堂於後圃，榜曰「榮事」，以志聖訓之寵，又屬某使記其所以然。惟忠獻魏王，相三朝，安社稷，功成身退。再爲相守，熙寧八年薨於郡。神宗皇帝命其猶子正彥繼之，詔有司聽其家子若孫一人世世爲相吏，以護丘墓，著爲令。今皇帝尊祖嚴父，繼志念功，所以褒表忠獻之勳，而寵光其子孫者，滋厚益隆。始自國公，追進王爵，復以王之子純彥守相；純彥去郡，命王之長孫治繼之。今肖胄實長曾孫。韓氏守相，蓋四世矣。烏虜榮哉！古未嘗有也。三代分土建侯，以世而不以賢，故論者譏焉。漢唐以來，賢宰相以功名始終者多矣，然蕭、曹傳國，不絕如綫；房、杜、姚、宋，及身而止。區區王、謝，轉側

一隅，僅有遺後之澤，皆不足與韓氏比。惟周公旦受封於魯，傳世三十四，享國七百年。國家於韓氏不封建而貴，無國土而富；進不失象賢之美，退不失擇才之誼。使其子孫念祖不怠，人人自進於勲業之餘，前者濟其美，後者襲其榮，則仍世剖符，守此相邦，雖億載萬年，與宋無極可也。龜蒙奄有，殆不足道；而《緇衣》「改作」，庸有既乎。若夫魏王之功德事業，刻於金石，播於天下者，前有晝錦之記，後有醉白之文，非某所敢議也。姑志其所以榮者如此。三年十一月朔記。《竹隱集》卷一三。

三徑堂記

昔之隱君子，常開三徑，以與其友人往來於阡陌之間，初不以是求名也。五柳先生聞而慕之，作《歸去來》以自見，其詞曰：「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先生之言，蓋自悲也。夫三徑，細事耳，而先生慨然有「就荒」之嘆，以此知士大夫非獨處富貴爲可願也，其居鄉里，安室廬，適其志而不違，亦必有所遇合，而後獲饗焉。如余，從軍河東，與葛侯相遇於并州。方是時，侯總麟府軍馬之政，以職事至府，從帳下數百人，建旌旗，屬弓刀，馬上橫槊，論西北二敵事，顧視燕雲猶囊中物，而興靈巢穴，可引手而探也。余固竦然異之。後十年，余爲鄧州守，道出南陽，聞侯之居是邑也，亟往謁之。侯方還使者節傳，奉祀事於家，傾其橐金以作新第，開一堂號「三徑」，環麗奧深，涼暄具宜，顧謂余曰：「僕少有四方之志，遭時承平，蒙國厚恩，剖符守邊，揭節奉使。今憊矣，太夫人在堂，晨昏

甘毳之奉，不可去旁近，將退而息焉，以老於斯堂之上。願得夫子之文，以考其歲月之所始。」余嘉葛侯砥節奮庸，有此武功，逮年之彊，知佚其躬。又凡所爲輪奐之美好，棟宇之深崇者，思有以娛樂其親，匪燕游是供也。志同乎古人，而樂則過之，其可使之無傳也？乃爲之記。某年某月某日，東郡趙某記。《竹隱集》卷一三。

尉遲氏園亭記

政和三年正月

中世士大夫去鄉里，辭丘墓，携其孥累以從仕於四方，相與目之曰游宦。游宦之士，逮少而已出，投老而未歸，顧視其家，反若傳舍然。至於憊不任事，思有所休息其躬，然無室廬以庇風雨，無田園以給饘粥，蓋多有也。名之曰士，而身之所饗，其微如此，此誠何理邪？余家本衛東，有負郭之薄田，有先人之敝廬，計其歲時所入，衣食之奉雖未充足，姑亦可以紓凍餒矣。然棄之而從軍，不能自休，故每每念其說而病焉。河間府之東郭，尉遲君居之。尉遲君者，余同縣，且姻家也。其上世有葬於瀛者，君樂其風土，遂去衛而歸瀛，隱於市廛，取什一之羨以給朝夕資用，稍饒，則又罄其贏餘，買閒田於東郭之外。披榛莽，出瓦礫，求佳花美木，雜植於其中。日課僮奴，具緹缶，治灌溉，初若兒戲然，已而萌者發，生者遂，朱白青綠，爭妍而競秀，君欣然樂之，稍飾垣墉，端徑路，築亭於中央，以爲燕游嬉憩之所。余聞而往觀焉，尉遲君曰：「是園也，誠褊小；雖然，力亦勤矣。願得

紀其歲月，可乎？」余謝曰：「地之勝方經始，而主人之志未艾也。待君之木成陰，余當有以紀之。」尉遲君曰：「陋吾園邪？夫物之樂無窮，而人之力有限也。以有限之力逐無窮之樂，將終身戚戚，樂未得而憂先之矣。嘗試樂其所樂，則亦安往而不滿其意哉。故山不必泰華衡霍，水不必洞庭瀟湘，竹不必渭川淇澳。趣於容膝，則淵明之南窗優於廣廈；遺乎貧富，則夫子之曲肱可以夢見周公，而不知老之將至矣。今僕，燕趙一布衣，無官守之拘，無言責之累，方將盡力乎此而不捨也。異時花日益好，木日益茂，亭榭日益修，游者日益衆，僕且逍遙杖屨，俯仰於其下，息美蔭而玩流芳，蓋將有過者焉，車折轂，馬流汗，叩門而乞漿者，非羈旅之客，則游宦之士也。僕將執其袪而唁之，何暇乎吾園之陋。」余愧其言，卒愕不能答。尉遲君笑曰：「曩將以有激也，其彊爲我書諸石。」尉遲君有子詢仁，好學而文，爲邦人所推，嘗以選首貢於辟廱，是且大其門者也。故余既叙其園之所以始，而又名其亭曰「擢秀」者，蓋將有所待云。政和三年春正月朔，東郡趙某記。《竹隱集》卷一三。

遊山錄

政和甲午夏四月，余與猶子奕祖德將詣奉高。辛亥，發韋城，仲兄美之，暨里中親友餞別於羅固村之酒家。飲至日昃，乃就道，夕次衛南縣。壬子，次開德府。癸丑，次永平鎮。甲寅，次濮州。祖德馬忽驚逸數百步，得行人執之乃免。晚宿范縣。乙卯，次麟臺鋪，謁宣聖祠，讀李文叔所譔碑，因

憩僧舍，酤酒于市，頗美。晚宿壽張縣。囊輒告匱，以金繒鬻于市，皆不售。丙辰，窘甚，僕馬皆告病。次鄆州，乃僕馬遂飽而前。丁巳，發鄆州，夕宿新鎮。戊午，次翔鸞鎮，去奉符二十里許，大風且雷，俄雨不沾衣。止夕至奉符縣，館于西寺。己未，復謁嶽帝祠下，周覽廟貌久之。至炳靈公祠，因遊玉女池，池水盡竭，出敗楮錢如山。邂逅縣尉曹餘慶者，語余曰：「歲至四月八日，則四方之來者益希，因決水取池中所投物，籍而歸之觀中。縣吏察焉，僕爲是來也。」余問以今歲所得，曰「凡得黃金二百銖有奇，白金數倍其重，縑繒衣服，下至襪履，亦數百」云。晚與祖德遊會真館，登瑞雲亭，且觀章聖皇帝金字所刻碑，而羽衣之徒無可與語者，遂歸。于是，余將登山，假輿徒于邑中，輒不具，怠而欲止。會奉符有姜子華居實者，余故人子方之子也，聞之，造門曰：「子欲登山耶？胡不告我？輿徒細事耳。」即徑出，俄頃復至曰：「輿徒謹具，請從子遊，遲速唯命。」遂與居實、祖德三人者，步至岱嶽觀而飲。飯已，穿西北支徑而上，讀唐顯慶所刻碑。過大小水簾，次回馬嶺，遂登黃峴。昇者憊，與居實棄車而徒至御帳，大中祥符所臨幸也。道傍巨石，往往竅穿尚存，蓋幄坐所繫維云。自是山愈奇，路益險，深巖邃壑，應答不暇。至龍口，泉水出石縫間，其寒凝冰，其甘天成，非世俗飴蜜所可比方也。余素憚飲寒，至是亦滿腹。俄登十八盤，遂至絕頂，小憩于玉女殿之旁舍。居實約曰：「日且暮矣，請與二子薄遊而亟歸，歸當飲吾酒于此。」因戒守舍兒具飯甚急。既而相與至日觀峰，則月已出矣。是夕望也，自山俯視，見太陰如盤，亭亭于霄漢之表，意象甚奇。余大叫呼姜曰：「君酒安在？可亟飲我！」姜立命僮奴挈三榼以至，髹外而木中，形方如櫝，不類酒尊。余大

喜，遂席地而飲。俄聞悉窣有人行聲，余忽心動曰：「山中暮夜，安得此聲耶？」左右告曰：「去此數百步有庵，居之道人，非怪也。」亟遣人連呼之，皆不應。則又傳聲諭之曰：「是間有酒，請與道人飲之。」語未絕，左右大呼笑曰：「應矣。」有頃，即至，遂延於坐，問之，則密州道人張景巖也。年五十餘，居太山七八年矣。鬚鬢皆黑漆，語言純直，無方士虛誕之氣。飲數行，探懷出茯苓、松花數種薦酒，茯苓出地未久，齧之如粉而甘，松華漬以鹽，皆辛芳可愛，衆益喜。俄而倚風歌道家曲數闋，飄飄有出世間意，蓋傍若無人者。酒盡，穿東嶺而登道中，月明可數毛髮。徧至秦、漢、唐以來封禪壇，觀李斯所刻石，摩挲始皇巨碑久之。碑高數丈，石瑩然如玉，而表裏通洞，無文字銘識，俗號沒字碑。古者豐碑以繫牲，初無銘識，皆出于後世之彌文，秦猶近古意，其此類也歟。稍降至山側，則唐顯慶、開元、本朝大中祥符磨崖所刻碑在焉。既而歸卧，月已亭午矣。辛酉夜未艾，率二子夙興，攬衣寒甚，挾纈被毳而出。方行數十步，則道人者已候于中路矣，遂復至日觀峰上。山間莽蒼，曉色未分。俄有赤光發于極望之東，道人曰：「未也，是陽輝之先至者爾。」須臾，霞采四出，炫晃騰射，衆皆注目視之。少頃，金規一縷，隱起于青冥杳靄之間，道人呼曰：「日將旦矣。」既而大明赫然湧出雲端，恍如車輪，萬里直上，光耀所燭，東極滄海，波濤動搖，遠接天際。是時，山下陰翳，尚未辨色。道人以手加額曰：「貧道居山七八年，昨宵之月色與今日之日光，天宇清明，洞徹太虛，殆未曾有也。」因邀至所居庵，具盥沐，設湯劑，禮意勤甚。環庵之內，皆素所儲藥，余偶謂曰：「松根、茯苓，與夫黃精、紫參，皆君所厭飫矣，頗常得異草、靈芝，不死之藥乎？」道人色

變，徐曰：「吾以昨日之旦，登明月嶂之絕壁，獲紫芝一本，雖吾弟子不知也，子何自知之？」因取以遺余曰：「請以爲子壽。」且曰：「吾庵雖陋，方將改築，而增大之，以待四方之至者。今幸遇子，子其爲我名之。」余辭，不可，則請以「采芝」命庵。道人喜，自於巖間取方石，滑平如紙，曰：「子并爲我書之，吾將刻諸此。」余雖不解書，然亦不能逆其意。復自東嶺取道而還。將命駕，道人携酒來別。余愛其直率，因不復辭。飲已，厚相鄭重，乃去。下山益險，不可以車，余與居實挾以二黔，杖策而步。於是道中游人，尚班班往來，有陟者，有降者，有跣而進者，有負而趨者。流泉玲瓏，飛鳥間關，耳目所接，無不可意。余行疲甚，往往掬水以飲，枕石而眠。延緣溪谷中，擷幽花，探怪石，欣然不自知其足力之勞也。次黃峴，小休，飲于道旁之酒家。過水簾，登其顛，水中發巨石，得伏蟹十數，其小如錢，居實貯于瓶以歸。既而復抵岱嶽觀，假寐，至暮乃還縣。壬戌，發奉符，將宿迎鸞鎮；既而不及，遂宿于呂店之逆旅。癸亥，次鄆州，浴馬於州之七里澗而後入。甲子，次石虎鋪。乙丑，過壽張，次麟臺，復飲于向之僧舍，醉而就枕，醒乃起行。歷范縣，不宿，夕次王村鋪。丙寅，次濮州，祖德先趨開德，余爲故人盛公遠所留，遂宿于驛。丁卯，公遠置酒；日暮，次永平鎮。戊辰，次開德府。乙巳，祖德留開德，余夜半先發，由北城繞故河至南城，聞者守關嚴甚，拒僕久之，方聽客去。晡時，次衛南縣；薄暮，次羅固村。聞郡從嘗來逆予，以日晏不至而復。酒家者攬余馬請飲，余辭以夜，不果飲。二鼓，呼門入城，遂還舍。蓋自往而復，凡十有八日也。《竹隱

硯池銘

并序

余昔在會稽，歙人俞辨之應中贈龍尾硯池一，坦然而平，無有隆窪。酌水注之，適可而止。余寶而銘之，曰：

不橢以爲圓，不倚以爲傾。不坳以爲虛，不垤以爲盈。如矩之方，如砥之平。蓋介然質而已爾，匪畸士其孰明乎。《竹隱集》卷二〇。

新鏡銘

目寓於面，面爲目宅。相依以存，而莫自覲。物必智創，金繇匠革。湛然圓明，始見顏色。向也忘我，茲焉目擊。貴賤何預，妍媸自得。澹乎忘言，相對以默。《竹隱集》卷二〇。

擬作諸臣傳贊

獻肅侯侯，以節自許。任責於言，不畏強禦。羌跳於邊，再拜請行。勇於誅征，弗潰厥成。功名

之難，古則尚矣。克榮其歸，是謂受祉。韓絳

括之逢辰，自被疏遠。有猷有爲，甚博且辨。專對不辱，護邊實勤。彼懷弗圖，亟覆其軍。責師之嚴，帝以行法。債不復興，維命之貽。沈括

王於西征，誕震厥武。維時慶人，采入其阻。媚弗克協，稽以敗謀。幾克而失，遂緩天誅。五方分次，裕獨徑進。故雖亡功，終屈邦憲。高遵裕

鬼章睢盱，闖我藩籬。帝命捕之，如挈嬰兒。維時謀臣，雄也畫策。宣力四方，至皆有績。賞不酬功，天子所嗟。既晚而逢，寵祿是荷。游師雄

子韶彬彬，刻意於文。好古求是，老而益勤。長於道山，歲暮晚晚。沒有遺榮，於仕爲顯。王子韶

世承於平，地入歲闢。維唐守臣，實懋厥績。民賴其利，帝喜其功。昀昀新田，嗣有顯庸。高賦
孝寬循循，濟其世美。勤於四方，使轍有指。遂躋宥密，逮養其親。維恩之隆，以篤舊臣。曾孝寬

獠夷逋誅，再將輒逸。時微時中，幾失師律。遂殿南服，治仍有聲。死無贏財，可爲世程。苗時中

自下劄上，諫臣所忌。帝之於繪，蓋猶父子。雖脫而謫，其言實行。烏虜君乎，堯舜之明。楊繪
儒者之疵，文勝其質。侃侃喬生，甚介且直。布衣蔬食，操不改貧。其於爲政，則甚愛人。投之

汶荒，卒以勤死。養民也惠，可謂君子。喬執中《竹隱集》卷一四。

畫虎贊

有眈其威，弗噬以搏。顧而呼風，聲振林壑。陋哉丹青，既朽而剥。狐狸過之，其尚膽落。《竹隱集》卷一四。

西南夷贊

蠻之怠荒，鳥棲獸群。種別類殊，用多弗賓。熙豐懷柔，日闢百里。納土獻琛，內向請吏。乞第之逸，師不慮全。帝有密書，凱呼而旋。聖燭幾先，屈信如神。輯其本末，以詔後人。《竹隱集》卷一四。

敕賜瑞應堂頌

皇帝既成明堂之歲夏六月，內史臣革建言：「陛下德鉅功崇，天報地答，珍符祉物，瑰瑋概

穰。臣待罪輦轂，歲贏二時，自天府達於甸邑，獄以空告者總若干日；金珠貝寶、幣帛器用之遺，馬牛豕羊之逸，遇諸塗弗敢有而以聞於有司者，合若干人；禾同穎，麥兩歧，木連理，瓜並蒂，果駢實，蓮合跗，黃紫之芝，飴蜜之露，合於圖書者凡若干種。茲實陛下至治馨香，默所召格，聲和氣和，諸福並應，而王畿所臻獨多如此，神明來諗，以示德意。鳴虬休哉！所未嘗有也。謹按前代故事，歸禾、嘉禾，周以名篇；黃龍、神爵，漢以紀年。臣不勝大願，即府之巽隅作爲新堂，榜以瑞應，則聖天子閔烈休美，不待誦說而自著見，於以風示四方，震動耳目，貽萬億年，實甚盛德事，敢昧死以聞。」制曰：「可。」臣某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在天地間，元氣空蒙，運轉寒暑，作興雨風。其協而和，降祥惟休；厥沴以乖，其證曰咎。蓋天不言，而示以物；寓其幾微，以諗治忽。在帝勛華，鳳凰來儀。嘉禾來牟，有周是貽。河弗出圖，孔用歎息。明王不興，麟以狩獲。於赫我宋，受命于天。八聖一心，以德勝殘。暨於政和，仁及草木。集於大成，以有百福。百福祁祁，如泉之滋。雖薄四海，實始京師。惟此京師，暘雨時叙，俾爾乾溢，澤爲甘露。惟此京師，黍稷如茨，俾爾枯槁，茁爲靈芝。惟此京師，孝弟忠和，俾爾庶闋，合爲嘉禾。惟此京師，刑措不試，俾爾呻吟，散爲和氣。和氣隱矣，孰克知之？視此瑞物，孰爲爲之？臣某稽首，惟皇之功。天之協應，罔有弗從。臣某稽首，天子聖明。小大之獄，靡不以情。輦轂蚩蚩，皇自訓迪。克臻於和，孰識帝力。民則陋矣，天固識之。降福穰穰，帝用錫之。有斐新堂，以覺瑞應。於斯萬年，天子之慶。《竹隱集》卷一四。

武氏姊傳

武氏姊者，余之從父女也。嫁於武氏，有賢行，故志之。始，余季父處士君資，任俠嗜酒，能劇飲，與閭里相浮沈。尤骯髒負氣，不肯阿意苟合，少折節於人，故退居於鄉，以財自娛。生五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間嘗咤曰：「吾偃蹇於時，足未嘗越鄉。女，吾所愛也，其可使之逐雞狗、走四方耶？凡高官厚貲，與世之所謂才士少年，舉不足以動吾意，能與吾老於此，則吾婿也。」媒嫗喻其指，一日，敬問請曰：「有某氏子，少失父母，無兄弟之依，愿而柔仁，幾不足以有立，常願洒掃丈人之門而自託焉。家貧，無錢財以自通，故不敢也。敢敬以聞。」老人惇直不疑事，喜曰：「是安在？子亟以來。」於是受幣，歸武氏。既進見，則醜丈夫也。左目病，不能良視，言吐鄙野，出口輒笑人。處士大恚怒，爲之累日不食。母夫人懼其戚也，漫爲好語以勸勉之，陰教戒武以拜起節度，使襲衣冠從士大夫游。處士顧亦無可奈何矣，怒亦益解。然吾姊怡然修婦道，接夫屬甚敬，未嘗有纖芥見顏間也。父母亦察憐之，粗用滿意。處士君既卒，武益放弛無忌憚，盡壞其家之產，日日飲博，叫呼市井中，縣令捕而繫笞之。母夫人大以爲愧，奪姊置之家，痛絕武，不復通會。余從兄調陝縣尉，將奉太夫人以行，聚族謀曰：「武不肖，其材不足託也；且刑餘之人，不可以久辱吾女，必逐之。」於是置酒，悉召會群兄弟。酒半，太夫人好謂姊曰：「武郎何其甚者！身裸袒受辱，耻及吾門。今觀其意，

不少衰。吾老矣，將欲暫別，誠不忍見若之凍饑流離，貽先人羞，奈何？」因悽然泣下。姊收淚答曰：「某無狀，爲大人憂。武誠庸下，然夫婦之好，無苦也。且大人既以女與之矣，獨奈何中道棄之乎？彼縱不足惜，嬰兒何罪？」語已，復泣。余時在坐，越次起曰：「姊幸聽弟言。夫婦本以義合，非若父母兄弟不可割絕也。且絕有三：昔賤而今貴，不可也；曩貧而適富，不可也；彼則無罪，我乃棄之，不可也。夫垢莫大於遭刑，辱莫甚於毀身。彼形質已虧缺矣，何論夫婦？且恥父母，羞鄉閭，終身困窮不知誰託，此姊之所大苦也。眷戀遲回，懦不即決，持小不忍以逆太夫人之義命，此姊之細行末節也。《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今日之事，嬰兒何有哉！」姊正色曰：「若咕咕何爲者？我不讀書，不解若所言，第知先人以我歸武氏矣，尚何道？」因歸閉戶泣，不復語。太夫人默然不樂，遂罷會。既而察其不可奪也，乃復召武，厚給之財，而以姊歸焉。太夫人既行，姊與武僦屋一楹而居之。用其留金，不半歲輒盡。則至操井臼，執滌濯，躬臧獲之役，不憚也。而武之儻宕，亦自若焉。里閭見者，莫不太息。或聞而非之，以謂拒母之命，不可以爲孝；私夫之愛，不可以爲義。甘身困辱，則非智；屈意於苟賤，則無勇。古所謂婦人之仁者，蓋近是邪？余應之曰：「吾姊，賢婦人也。節過共姜、伯姬矣，如息夫人、孟光之徒，蓋不足道也。」或笑其言之過，余曰：「共姜、伯姬，夫死而守義，甚者至於殺身，是所謂計畫無俚者耳。如吾姊之義，夫有可絕之罪，親有可從之命，而不絕不從，卓然能守其志，所以趨舍輕重，皆中義理，其處之不既難哉！且婦人以順正爲行果，不在於殺身。彼或至於殺身云者，皆遭其變而不幸者也。而世之言烈女者，必殺身焉取之，是使顏淵、原

憲不得與龍逢、比干並見述於後世也，豈不悲歟。息夫人之行，吾既醜之；若孟光云者，德適足以配其夫耳，豈與吾姊之失身於庸人者比哉！世之學士大夫，服儒衣冠，誦先王語，其講聞義理之論熟矣。一旦臨小利害，僅如爪甲，彼不狼顧猶豫，倉皇而失守者幾希矣，況下於此者乎？」吾姊之事，未易爲俗人言也，故余竊志之以自警焉。《竹隱集》卷一四。

全宋文卷二九八四

趙鼎臣 二

故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中山府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

軍府事提舉本府學事兼管內勸農使開封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贈

特進資政殿學士韓公行狀

政和八年十月

公諱粹彥，字師美，姓韓氏，故丞相魏忠獻王之第五子。魏王輔相三朝，功在社稷，書勳太常，配食清廟。其世系爵里，具於國史、家牒與王壙中之銘。公以治平二年生於京師興道坊之賜第。崇國夫人方娠，夕得異夢，寤以諗王，王曰：「爾當有子而貴。」既誕，王視其眉宇，曰：「夢有符矣。」四年，王上遷丞相印紱，優詔加恩，以爲大理評事。王薨，神宗皇帝顧其家異甚，著令子若孫常推擇一人，官于相以護丘墓。元豐六年，公以選監相州酒稅。哲宗皇帝嗣位，賜五品服，就監相州倉草場。於是公方任戴冠，家世勳勞，人不責望以吏事；而公居官敏給，不懈以勤。潔酒醪，槩斗庾，檢

杞姦欺，若老於州縣者。衆始翕然譽歎，而識者知其必遠到矣。元祐五年，除國子監主簿，上言：「太學，賢士之關。今教養之法雖存，而獎勸之恩太薄，願復熙豐三年法。」又歲補學生，宜設次於他所，糊名謄錄，以示至公。」其後卒施行。紹聖元年，改光祿寺主簿。公案官判格目，簿掌鈎考而已，今輒預寺事，非先帝意也，請如元豐。詔書從之。遷衛尉寺丞。中都歲出甲以給戍兵，匠仍舊制爲廣修，循緣積久，率體重不便。公請改爲，以適時用。奏可。哲宗既親政事，延見群臣，雅聞公名，召對便殿。公儀觀秀偉，音吐華暢，帝不覺改容禮之，擢提舉京東路常平等事。入辭，勞問彌渥。翼日語執政曰：「朕嘗見韓琦畫像，粹彥甚似其父，可以郎官留之。」遂除尚書司勳員外郎。會擇廷臣迎勞北使，帝滋欲試公。視事未踰月，即以爲正旦接送倅使。建言：「聘使所過州，守將或缺，則鄰郡官攝行其禮，而不預郡政。吏人易之，或因以闕供。請凡攝者，皆領郡如真。」悉著爲令。充北朝正旦使，入辭，帝諭曰：「此行朕所選，俟還，當以右史處卿。」於是王師方西征，北人不自安，巧爲詞端，以鈎索我情，或設張苛禮，疑誤使人。前奉使者，數不稱旨，至抵罪。帝所以戒敕公者甚備。既出境，交口問公以西事，公徐應曰：「小國有罪，中國致討，無預兩朝歡好事也。且僕以歲事來，吾子幸見館，無乃惟是相與飲食、宴樂而已，遑及其他。」北朝以情得，絕口不復問。逮赴曲燕，其館伴耶律祐告曰：「生辰使者，吾君以病不置酒。今以公名家，且使有禮，故自力疾射于館中。」其酋老矣，自載以車，與其孫來觀。因輟所乘馬二，以侑射禮，且俾畫者竊圖公貌以歸。初聘使入賀，至客省帷，北人必持香藥酒來飲客。故事：跪而飲，飲而不拜。中間蓋有誤爲之屈者矣。至

是因藉其口，欲彊公以必拜，公持故事不可。俄有以北主之命迫公者，公毅然曰：「使人所守，惟義與理而已。隳舊典以瀆歡盟，雖帳前之命，所不敢從也。」爭既久，無如之何。因趣班入，以末殺其禮。已而其臣李儼者來就館燕公，且問故。公以誠諭儼，因告之曰：「帳中之飲，舊矣，而近者則廢之。一杯何足爲輕重，所惜兩朝大體也。」儼蹴然慚，且曰：「歸當以曲折白吾君。」明日，復遣耶律祐來餉酒，卒跪飲如故事。祐私公曰：「吾君欲廢此禮，念若不足於公所者，故復致之，他日恐不可得也。」前後使者數輩，爭香藥酒皆不能得，至是始正其禮而還。今上皇帝即位，伯兄儀公相，以嫌改少府少監。崇寧元年，遷吏部員外郎，升郎中。二年，以久次乞補外，得知陳州。至則款庠序，禮諸生，奏乞國子監完書以頒學者。築堤于郛，民不病水，其惠利皆至今。儀公遷，公亦罷州事，管勾西京崇福宮。五年，有旨許自便，得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大觀元年春，車駕幸興德禪院，上念治平興王之跡，追懷元勳，制詔有司：「韓琦子若孫嘗以累在吏議者，其除之。」因復以公爲陳州守。有司居養鰥寡孤獨之民，不幸而病，法當徙安濟坊，而坊所廩給，視居養爲削。愚民有病，輒自匿不肯言矣，故藥石多弗逮。公請均所廩，遂革其弊。再管勾南京鴻慶宮，賜三品服，丁崇國憂。政和元年，既除喪，拜光祿少卿。上享原廟，公攝太常卿，贊相祀事。禮成，上語執政曰：「粹彥容止殊可觀。」俄命接伴天寧北使，入對，上曰「卿久外，盍自陳？」公對曰：「先臣有訓，子弟無尺寸勞，咸已衣食縣官，異時雖毫髮毋得干朝廷。臣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上喜曰：「光祿，朕所除，然職事簡少，俟歸當有以處卿。」使還復對，面命公爲秘書監。公惶恐，奏言：「策府，世高選，臣昧死

不敢當。」翌日，賜進士出身，遂拜秘書監。閱月，除尚書工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二年，拜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會中山謀帥，上雅倚重公，且累試不疑，遽擢公定州路安撫使，爲步軍都總管，兼知定武軍府事。魏王、儀公父子曾帥定，皆有功德在民，洎聞公往，兵相賀於屯，農相慶於田，黃童白叟呼舞踴躍，以須公來。公亦凜然感世家之績，痛自力以答民望。並邊弓箭社，敵素憚之，定武號尤盛，探弦贏三萬。公既以恩信拊循其人，請介農隙稍部分以軍法，遂爲精兵。庫甲，自熙寧間薛向嘗比次之，浸繁不復理。公命將士枚數其物，完壞補缺，無慮四十萬。又請修倉羨錢，繕治庫庾，而戎器櫓具之儲，靡不鼎新。嘗有旨訪備邊策，公條上數千言，大略以廣儲畜、利器械、寬民力、作士氣先，爲不可勝以待敵。識者韙其說。三年，復拜工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及九域圖志。五年，改吏部管勾右選。天官掌銓叙百官之資品，分曹以四，而侍郎右選爲最劇。異時三班院也，以武仕者，類不通文法，甘心胥吏，又多婁子寒人，吏得以詆欺。文籍放分，比例駁殊，重輕低昂，一出其手。甚則刊滅舊制，宛轉遷就，待次久者，至累世不得出。他日居是任者，頗欲有所改張，顧根株連牽，簿最缺穿，內沮默不敢發。上夙知其弊，命公革之。公以爲吏所本在法，法所恃在籍，不澄其原，法不可用也。因請凡在選者，毋限內外，人書閱閱一通，有司覈而上之天官，天官受而書焉，以作新籍。前資故秩，罪廢逸亡，殿最毫釐，炳然在目。總爲員以萬計，而吏之贏縮，始得以稽比矣。繙度閣掾，坐塵墻隅壁角之隱，獲故牘三萬二千六百，中得前後制書二千七百七十六，緝聯蠹毀，定去複重，編爲甲令者別七千五百二十六，罷令之不當者四百五十，決其牾滯不理者九百有

六。吏以符檄私自匿，來自覺舉者二百九十八。他小簿最，尚不在是。凡損益廢置，合五萬四千一百有奇。奏請增置郎一員，以折其務。因取當注之闕，附以格令，大書而揭之門。吏謹語曰：「吾所當得盡在此，昔不我告何也？」上嘉其勞，進公秩一等，官吏班賞有差。七年春，淑人陳氏亡，乞補外，上弗許，曰：「卿方宣力，安可去朝廷？」公請不已，上躬御翰墨批却之，命通侍大夫、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直睿思殿童師敏還以章付公。會中山偏裨有所擅興，上以將不任職，黜其人，拜公龍圖閣學士，復帥定武。入謝，上曰：「卿父子世捍邊，得遠人心。顧疆吏無狀，不能體朕意，姑爲朕往，行召卿矣。」因輒就道，所請幕府吏，戒以亟行毋留。既次都門外，命協忠大夫、保平軍承宣使、直睿思殿鄧忠仁持賜金魚佩，蓋特恩，非故事也。至軍中，檄諸將曰：「寇來則禦，去勿追，他吾自任之。敢違約束者斬。」令下肅然，遂無事可爲。敵亦服其威信，不敢有桀。魏大水，饑民流入公界，被旨賑濟。公擇謹厚吏，分部廩食。敕取荒政所當施行者，科別爲籍，按以從事，而命僚屬鈎考其中失，綱維周密，纖悉備具，所全活甚衆。一日，祁州民數千人相率詣公，請就食。公厚慰撫，陰召所屬吏徐徐諭遣，皆感泣辭去。因上言所部當均糴，今歲方厄，願普蠲以輸民。奏未報，有司以詔旨趣州縣甚急，人爲公懼。公太息曰：「上仁如天，吾不敢愛死。」即復條具以聞，俄果報可。民以手加額，感天子厚恩，且德公請之力也。詔以軍中機事多漏禁諜，告毋得泄。有司奉行過當，斥堠不通。公言北人動息，疆吏所宜參知，請除不當漏者，他許關逮如故事。從之。議者欲引滹沱水注塘灤中，且規保塞博野二境間築長堤以限水。公按圖經，水所占田當八十三村，計戶二萬一千，而河所灌

輸，博野直其中央，堤不可立。移檄鄰帥，列其事偕上議，卒中格。公初受命，屬疾方稍間，會被旨趣行，觸熱疾，馳不少休，家人固請徐之，不可。至開封，未幾復病，尚自力決事。一日，子亟趨過庭，公獨問語，有寄門戶意。人怪其語不倫。俄浸棘上書，請奉祠事。上以公再將，有安靖勞，書其章尾却之。詔甫下，而有司以公不起聞矣，命以批詔付其家，時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四，積官至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爵開封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詔贈特進、資政殿學士，官其子若孫五人。命轉運使沈積中助其襄事之須。隱終之典，於數爲縟。自始病，將士日相與禱於神；其薨也，吏民奠於堂下，日數百，哭皆失聲而去。娶陳氏，資政殿學士薦之女，先二年卒，追封淑人。子男十四人：哲，將仕郎，霸州司理參軍；栝，將仕郎，恩州武城縣主簿；柘，從事郎，監中嶽廟；極，朝奉郎，大晟府樂令；格，將仕郎，監北嶽廟；檢，承務郎，管勾延祥觀；楫，承務郎，中山府路安撫都總管司管勾書寫機宜文字。次程、和、穰、祐，他未名。女七人：伯嫁承議郎、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蔡莊；仲嫁朝奉郎、軍器監丞蔡堅；次繼莊之室；季嫁通直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修史參詳官蔡條。二子，幼未嫁。哲、栝、格、程與未名之子，及伯仲二女，皆前卒。孫男女十人。公莊重肅恭，弱不好弄，性純孝。未冠，遭王之喪，哀若成人。事崇國夫人，致其色養，夫人病，晝夜供藥飲，不去旁近；逮其歿，幾至於毀。先是，公以列大夫秩當任子，上書願易其恩以封母，詔拜崔氏普安郡太君，後遷淑人。公晚自念，當以年勞得光祿大夫，既緣著令，獲以郡夫人號，雖死且不恨。不幸未及降制書，而公薨。已而語浸聞，天子憐之，特詔贈崇國夫人，過其初志。嘗因進對，上

以嘉祐定策事訪公，公對曰：「先臣琦奉詔本末，神宗皇帝銘而刻之石矣。」上曰：「顧豈無《家傳》邪？朕欲究其詳。」公對曰：「先臣平日戒子孫無貪天之功以市恩，言未去耳，臣不敢。」上曰：「朕自欲之，卿勿辭。」他日，命興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直睿思殿梁師成取以入，上既益得其所以然，恩進丞相爵爲王，且諭公曰：「本朝異姓大臣無封王者，獨韓王普與卿父二人得之。《家傳》所載撤御殿之簾，此尤大臣所難者，而國史乃弗論著，朕已詔史官續書於策矣。」是日，公與工部尚書馬防同以職事對，上顧謂防曰：「真所謂定策元勳也。」公頓首謝。魏公兩帥定訖五年，凡所施設，後莫能易。公與儀公皆再剖符，遵王之爲，民甚宜之。王既廟食于府，公與儀公咸侑饗其旁，遂爲世紀。北敵嘗小入甌脫爲邊患，會聞公至，相語曰：「小魏公來，吾安敢犯之。」即去。治邊久，益習知軍中利病，馭將士有體，小大惕息，不嚴而威。平居接士大夫恂恂盡禮，惟恐少失其意。好賓客，喜推轂士，有王遺風。士遊其門者，周旋慰藉之，趣於有成，不必已出。性寬厚，不苟察部吏。不自好者，以聲色訓切之，甚則約束以法，期於勿犯而已，終不傳致以罪。族屬無疏暱，待遇委曲，咸有恩意可紀。猶子容與其婦趙病踵死，已而其孤復將歿，以後事託公。公取猶子嚮之子曼胄爲容後，而閔於法，因請諸朝。繇沒暨存，咸霑公恩。平居無他嗜好，獨好書，喜文章。自爲小官，即慨然論事，至白首不少倦。所論奏率施行，人蒙其利。有文集三十卷、奏議四十卷，藏於家。公席王慶之餘，故家遺法，目濡耳染，才優器良，適相直遇，故穎脫傑出，絕人遠甚。哲宗皇帝一見，待以國士，而未及甚用。至今上皇帝察其忠謹醞藉，遂擢行間，列侍從，入備論思，出將方面。每除一官，率常先被旨

而後受命，公益感激自誓，思有以報萬一者。嘗從容謂子弟曰：「先王平日雖一告訇之字，未嘗以畀人。吾遭明主，受教父兄，不負斯言足矣，汝曹識之。」其立意蓋如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所，謹條次公之治行勞烈著于見聞者，具如左方。政和八年十月初一日，朝請大夫、行尚書度支員外郎趙某狀。《竹隱集》卷一七。

〔一〕三年：疑當作「三舍」。

〔二〕蔡條：疑當爲「蔡條」。

翟靜叔墓誌銘

余少居鄉里，與靜叔爲鄰。靜叔家道南，余家道北，兩家兄弟，無日不往來。年盛氣銳，議論頗頗，不肯相屈下。時飲酒賦詩，雜以蒲博，狂叫怒罵，至於忿色厲詞；他日相見，輒歡然如故。蓋率以是爲常。已而各從事於四方，有合有離，不數載一相見。最後，余自河東軍中歸，見靜叔于京師，追數疇昔故人，已喪失其十二三。余固多病早衰者，而靜叔爲尤甚，瘍無皮膚，轉側呻吟，手不持酒盃，而獨勸余以飲。余蹶踏欲去，輒弗許，曰：「吾屬相見難，子賓賓何爲者？」余退而告人曰：「靜叔衰矣，語不類少時。」後數年，果以疾謝事而歸。公卿貴人以靜叔年尚壯，惜其材可用，幸不甚

病，則欲請于朝起之。而靜叔病終不損，竟以政和八年三月壬寅卒，年五十。某年某月日葬之於滑州韋城縣某村先大夫之原。靜叔姓翟氏，諱敦仁，字靜叔，世家韋城。曾大父諱某，贈兵部侍郎；大父諱某，尚書駕部郎中；父諱某，宣德郎，贈朝散大夫。母太宜人傅氏。靜叔以大父廕爲郊社齋郎，歷真定府司理、濮州司法參軍、邢州鉅鹿尉、洺州軍事判官、邢州節度推官、相州觀察判官，知開德府之衛南、開封府之雍丘縣，南京會亭鎮搜檢私錢，知河南永寧縣，監在京粳米中第七界，泗州糧料院，辟中山府司錄，未行，遂致其事。積官至朝散郎，賜五品服。娶王氏，先某年卒，追封安人。男女十人：輔，將仕郎；轄與季女皆幼，他皆早卒。靜叔雋悍廉直，好讀書，喜更事。鉅鹿瀕河，寇攘所走集，靜叔部吏誅獲劇盜甚衆。方建澶淵爲北輔，增築其城，靜叔董役夫數千，以軍法號令，先衆十日畢。部使者奇之，因請于朝，以令雍丘。已而他使者來，與前使者雅不喜，凡所汲引，一切以法逐去。撫拾靜叔，百方無所得，猶坐奪邑，朝廷不以爲直。會更泉法，禁大錢毋得至畿甸，而冒法不已，議者以爲東南之錢舟銜尾而上，會亭楚、宋之津也，儻得健吏司察之，宜立止。因以命靜叔。於是舟之浮汴而下者，囊篋纖微毋得隱欺，雖達官要人，氣焰赫然，一切以詔令從事，衆頗快快不悅，而法以大行。靜叔自少喜爲詩，思致捷敏，取成於心，隨手應筆，律切典贍。尤好古博物，道逢寶鼎奇器，不計家有無，倒橐易衣，志於必得。自淮南歸，舟重不能自運，人密覘其所載，則皆泗濱所得浮磬怪石也。平居治一室，痛洒掃，案不留塵，列所蓄藏，尊閣而嚴奉之。自夏商周秦漢魏以來鐘鼎卣彝，疊爵盤洗，琫琕鈎璣，仲丁之壺，甲父之鼎，蟲篆鳥書，隱文逸字，粲然畢具。太湖、洞庭、

林慮、靈壁之石，重峰疊巘，殊姿異狀，雜錯其間，皆躬自護持，旦暮拭拂。戒守舍兒：「手觸吾器，必痛杖汝。」客至，則導之使觀，裴回周覽，躬指而告之曰：「此某時之物，距今若干年。此得於某所家中。此吾脫盛寒之裘而獲者也。」因道古今制度沿革，款識真僞，皆歷有次第。既病不能興，猶取置卧內，寤寐對之。嗟夫！靜叔若未能忘物者。雖然，其賢於世之人囿聲色、梏財利，生以身障簾，死以妾殉葬者，蓋亦遠矣。靜叔平生負恃其能，思欲以材自奮，爲人刻意強力，銳於趨事。故當官矻矻求爲可知，而終無所遇合。使其稍假之年而不嬰以病，將必有所建立無疑也。嗚呼！天之能勝人久矣，靜叔何尤焉。將葬，其弟純老謂予：「銘吾兄，莫宜於子。」余曰：「諾。」遂銘之曰：

不矯矯以爲高，不孑孑以爲殊。不深閉以爲隱，不背馳以爲迂。玉出而沽，金躍於鑪，曾弗售余，而稅于中途。哀哉若人，其命已夫！《竹隱集》卷一七。

韓至之墓誌銘

宣和元年

漢袁安、楊震以清德直道致位宰相，傳祚儲祉，燕其後昆。晉王導、謝安身任社稷之責，而世濟其美，咸數百年不絕。烏虜盛矣！宋有天下，故大丞相忠獻魏王，再受遺詔安國家，其子儀公繼踵居相位。鍾慶孕良，枝葉蕃昌，凡韓氏子弟，器宇輒能逆識之。有韓跂字至之者，魏王之諸孫，儀公之從子，余少從其遊，知其爲賢者也。初以王廕爲試秘書郎，嘉興主簿，更湯陰、鉅鹿尉，知鼓城、藁

城、襄邑縣，通判魏、定、鎮三府，除軍器監丞，擢提舉成都府路常平，入尚書爲工部員外郎，改軍器少監，管勾嵩山崇福宮，知淄州通利軍、鎮江府，以病卒於官，年六十四。官至朝請大夫，服視三品。至之聰明疏通，長於政事。方少爲吏，已籍籍有能名。嘉興富家兒冒儒衣冠，郡邑間施施無忌憚，他日邂逅遇至之，欲以賓客見，至之曰：「若，吾眊也，不可揖。」使去，一坐皆竦。湯陰田舍翁亡其耕牛之舌，來訴至之，至之謝曰：「牛不可活矣，恣烹之。」俄有告翁屠牛者，亟執之曰：「若盜牛舌，奈何又以是誣翁？」盜立服。鉅鹿素多盜，至之嚴保伍，謹追胥，常以薄暮疾驅至四鄙稽比其人，人人虞尉來，至跂立以須，盜不敢發。鼓、藁號劇縣，人喜訟而鬪，爲令者率多以罪去。至之連宰二邑，治皆有跡。鼓城並滹沱河，歲溢壞田，至之築堤禦其衝，訖三年，民無水憂。遼人入貢，往來官軍以車護致輜重，皆亡命不進，伺夜攘貨財、掠子女內之車中，吏不敢詰。至之偵測姦狀，一日坐驛門躬索之，得男女十數人，縱還其家，而寘卒於法。洎受代，民相與遮道留之累日。後十二年，以尚書郎持節庭勞北使，過其境，兩縣之人爭迎拜于馬首，去思之意，未始衰也。魏爲別都，守筦鑰者皆舊弼耆臣，尊貴不事事，事決倖貳。至之居其官，號尤稱職，調娛猛寬，規矯中失，剗夷痕癥，納以中道。府政以理，人或不知其自至之出也。既承軍器，即建言：武庫所儲，歲繕完無已時，承平積久，率朽鈍不便利，願俾有司擇可施用者，命工修補，他悉以熙豐新法從事。輔臣以聞，哲宗皇帝中說，顧曰：「是議孰爲之？昔居其任者漫不以請，何也？」於是帝方敕大臣薦進人才，至之在選中，召對稱旨，因擢常平。入辭，帝不遣，遂以爲東宮屬。今上即位，儀公入相，以嫌

徙少監。始，魏王留守北都，春秋高矣，至之以愛孫侍旁，典記室，贊內事，王甚才之。至儀公，於群從中尤賢重至之，至之所以事公亦最謹，晨昏去來，不自嫌猜。公罷相，論者指其暱，坐奪少監，書其官氏於籍，以詔有司。是時，今太師蔡公方在翰林，聞之笑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世安有父子而弗許往來者乎？」既秉政，立白上刊其籍。稍剖符竹，典大郡，治聲駸駸流聞，且復用於時矣。無幾何而病，遂不起。悲夫！至之天性純孝，內行修飭，居親之喪，哭幾至於毀。同僚練定得疾，僵路側，至之馳往躬護至還舍，又與造請諸公間，以祿其子。如此類甚衆。居官廉平，喜以惠利及物。所至州郡，輒簡厨傳節燕游，當官者有市於民，命籍書諸，旬一閱之。僚屬頗怏怏不快，而吏民咸德其不擾也。至之父諱直彥，贈金紫光祿大夫。大父諱琚，贈開府儀同三司，於王爲親昆弟。母崔氏，魏郡太夫人。娶晁氏，太中大夫仲徽之女。繼室范氏，尚書右丞純禮之女，封某號，皆前至之卒。長子慶胄，幼有令聞，未冠而夭。晚得二子，曰堯輔、舜弼。堯輔今爲將仕郎。女嫁朝奉大夫、通判解州晁明之，朝奉大夫、管勾北京留司御史臺李祠，一未嫁。他男女皆不育。韓氏世家安陽，沒皆葬水治。至之同產三昆弟，相友愛甚。伯兄蚤卒，至之拊其孤如己子。至之之亡也，兩子弱，未克喪事，季弟詔方以朝請大夫拜冀州守，經營其葬，無細大不躬。他日，泣謂余曰：「余賴先兄之訓以及此，今將舉其喪以從先大夫於九原，子實知吾兄，敢請以銘。」至之卒於政和五年七月之戊寅，而葬以宣和元年某月之某甲子。銘曰：

古求忠臣，必於孝子。於厚者薄，則安可恃。嗟嗟至之，篤於吾親。吏議其過，可以知仁。

帝庸起之，俾牧于州。謂將有爲，而逝莫留。王孫如林，不顯亦世。我銘至之，則獨以此。《竹
隱集》卷一八。

全宋文卷二九八五

趙鼎臣 一二

故朝奉郎太常丞劉中行墓誌銘

宣和元年

重和元年秋九月某甲子，有宋朝奉郎太常丞劉中行卒，其猶子岑以書來訃，且曰：「叔父不幸窮一生，以至于死。今其孤弱，未足以有託，是死而又窮也。將以宣和元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某所，願夫子哀而銘之，叔父死且不朽。」又曰：「岑少失先人之怙，叔父自吳興舟載岑與俱至嘉禾，而入諸學，其意殆忘其身之窮，而必欲見岑之有成也。岑非銘不足報萬一，敢固以請。」鼎臣昔舉進士，與中行同賜第於廷中，始相識。其後皆娶王氏，中行之妻則吾姨也，故相知爲最深。讀岑書而泣曰：「烏虜！中行一至於此，銘非余其誰宜爲？」中行諱安正，字中行，曾大父昫，贈尚書刑部侍郎；大父述，當熙寧間任御史，贈金紫光祿大夫；父握，故爲朝請大夫，贈通議大夫。母曰安人傅氏。中行初補州郡吏，三遷而爲開封府參軍，出爲定州路安撫司勾當公事，擢大宗正丞。坐開封時鞫獄有所不

盡，貶秩三等，免所居官。更赦以爲潤州丹陽監稅，管勾陝州太初觀。於是朝廷稍憐之，以爲中行故儒者，曩諉以獄，非其任，致抵罪。太常禮樂之司，儒者所有事也，復召爲丞。秩滿，遭母憂，護喪東歸，哭泣飲食不越於禮。至山陽得病，遂不起，年五十。中行純厚樂易，貌如其心，事親孝，與人交久益篤。官雖卑，其臨事未嘗苟，遇有所不合，不肯面折彊爭，徐以語剖其端，從而調解之，事輒冰釋，官長咸親厚而聽信之，爲真長者。平居賦詩屬文，手自讎書，無虛日。求古人用意處，殆忘寢食。至進取，則昧然不知其方，以爲士當守其職而已，非復可以他求也。顧當路有力者既嘗知我，則亦俟之云爾，終不肯出口有所乞憐，卒以此不遷。其罷宗正時，他人視中行有不堪其憂者，陰察其起居，則晏然如平日。既得丹陽，客賀之曰：「子罪釋矣。筦庫非所處也，盍圖之？」中行謝曰：「吾謫不久，已得祿厚甚矣，尚何圖？」立治任，將行，有旨許奉祠事，乃已。其於榮辱至如是。家素貧，無以爲資。母病於京師，倒其橐以爲醫藥費。其沒，已殆不能斂，而中行又亡也，一室之內，母柩在前，子棺在後，祭無壯子，室無嫡婦，幼孤纍纍，無所託依。儒者之論，以爲仁者壽而生也，直至回、牛之死，有所不合，則舉而歸之曰：「天也。」嗟夫！若中行者，非天吾誰尤哉。中行初娶吳氏，再娶王氏，尚書左丞安禮之女，皆前卒，追封安人。三子嶧、嶸、岐，與二女子，皆尚幼。而嶸九歲入太學，已能徧誦九經及他詞章，詔賜童子出身。嶸雖童子，其容止見解，已若老成人。劉氏之慶，蓋未艾也。岑字委高，博學有逸才，中行所素奇愛者。銘曰：

鳴虬中行！衆方軌以中驅，子左而趨；人角逐以競及，子拱而立。有蘊不出，有齎不沒。吾

見其釋角而駢然者，則英物也，天其以是慰子於他日乎？嗚虜中行！《竹隱集》卷一八。

范彥武墓誌銘

紹聖初，彥武始官韋城，會余以喪居于鄉，彥武與余游相好也。三年冬，彥武遭汝州憂，余往弔之。明年春而所生郭夫人繼卒，哭泣過哀，貌毀甚，氣息僅屬。余退而告人曰：「彥武殆可憂。」又明年春而彥武以不起聞。嗚呼！彥武諱世德，姓范氏，彥武其字也。世爲魏人，後家于青。皇祐正言諱令孫之曾孫，贈監門衛大將軍諱禧之孫，故汝州太守朝請郎諱綬之次子。母曰仙原縣君錢氏。彥武少謹厚，在家無子弟之過。長尤修飭，以讀書自喜。其出而仕也，非其志，故益自力學。於平居淡泊，左右圖史，室宇蕭然，被服若儒者。與人交，恭敬款密，和易不流，爲自負所蘊，思有以自見。嘗以其業干有司，輒不售，故每每爲詩，喜道其志，識者憐焉。其爲吏，能不以筦庫卑污爲可薄，當官事事不肯苟且，凡所設施，多有法度。居二年，歲課大增，以是得聲譽，見爲稱職。素羸多疾，晚復病肺，每發輒致殆。余之初見彥武，蓋已癯然矣。汝州之喪不數月而郭夫人亡，彥武重自悲傷，雖寢食從禮，而疾益痼。既護其親柩歸里舍矣，竟以故疾卒，年三十有二，時五年正月二十一日也。聖人於毀，戒在滅性，以是卒者，《春秋》譏之，以爲孝子不以死傷生，示爲人後之誼也。若彥武，始而病，既病而離憂。方其去家而爲吏也，亦將自效其材力，以姑慰其父母之心。今二親之禍至不旋

踵，回顧其家，窮無所歸。抱久病之支離，當游仍之鉅痛，其勢必不能以長生久視於斯世矣。則雖在喪而沒，後之君子推本其性，而恕之可也。故余於彥武之銘，尤爲之深悲焉。彥武之配曰建陽縣君趙氏，今大宗正某公宗粹之女。雖貴而有賢能，行執婦道以承其夫。天子推恩澤之令，故以彥武補右班殿直，再遷左班殿直，而監滑州之韋城酒焉。彥武有一男子，尚幼。於是彥武某兄將以某年某月日舉彥武之喪，從其先君葬之于青州益都縣將相鄉之原，前期以書屬余曰：「子與吾弟遊久，今葬有日，不可以無銘。」乃爲之銘曰：

學欲有立，而命不逢。仕欲有養，而親則終。歸依其先，維志之從。烏虜彥武，尚固茲宮。

《竹隱集》卷一八。

彭子發墓誌銘

重和元年冬十二月丙戌，夜鼓三下，外聞叩門聲甚急，亟遣人應之，則故人彭戢子發手所貽書也。余獨念此何時，而倉卒若是，發燭讀之，曰「戢不幸卒以謫死，以後事累故人」。詰朝走往謁之，則妻環尸而泣矣。余入哭且弔，問何以斂，曰無有也；問何以歸，曰無有也。於是西蜀之士大夫游於京師者，相與出貨財，具棺槨，乃克斂且歸，余獨貧不能賻。其妻安氏泣曰：「子發與夫子游最久，儻得銘以志其藏，則贈死之禮何厚如之。」余曰：「諾。」既而命其子儼以書來告，曰將以某年某月日

葬于某所，願以銘爲請。子發姓彭氏，其先京兆長安人，後徙蜀之渠州。高祖爲鄰水令，樂其風土，因又爲鄰水人。其後三世皆隱不仕。考諱燾，娶王氏，生子發。既登朝，以著令追贈其父爲奉議郎，王氏爲太安人。子發登進士第，調涪州司戶參軍。召試學官，充成都府州學教授，知眉州青神縣，擢太學錄，遷太常博士提舉淮南西路學事，改兩浙。會罷學事使者，得通判棣州。未行，學事置使如故，復得兩浙。坐法免。未幾管勾亳州明道宮，退居其里。會郡將恣暴墨，多所侵牟，子發素剛，不能堪，公以語斥其姦。訟詞交興，將坐抵罪，而有司用法過當，亦免子發所居官。稍更赦令，遷奉議郎，復提舉嵩山崇福宮，抱其具獄入訴諸朝。事下有司，有司含糊不即決。於是今大丞相豐國余公，故嘗與子發爲僚於學者，哀子發之窮困於法吏不能自解免，方以其章下大司寇，雜廷尉議所當坐，將有以湔洗之，而子發得病死矣，春秋方六十。烏虜！子發於經書爲博通，多藝能，善琴，家蓄古琴一張，悲歡寒暑，不以去身。與交游毅然諾，重意氣，性忼直，不能容忍於尋常人，故與世多齟齬，數起輒償。至阨窮不自聊，則取琴而鼓之。方其操歸風，雜履霜，聲出金石，氣象犁然，或奮袖起舞，慷慨抑揚，初不自知其有十年之謫也。尤好誼，喜賙人之急。爲舉子時，將游學京師，持縑三十端爲道路費，會鄉人有窶者，困不能與計偕，因歸以縑，而自輟其行。其行已類如此，顧妻子不能語其詳也。既官太學，僦屋于學垣之西，其隘容膝。家蜀人也，善蜀烹，余爲博士，每下直輒從子發圍棋飲酒，醉飽而後去，殆無缺日。已而余被汰爲山陰從事，去京師三千里，濤江之東，會稽山之上。交友故人，稍稍謝去，絕不相聞。無何子發持使者節至越，余迎謁道左，謹甚。子發曰：「若非吾故人

邪？胡爲而若此。」復相與圍棋飲酒，如平生歡。余以是愧其人。子發初娶吳氏，前卒；繼室安氏，封孺人，生二男子，曰儼、曰佺，一女子曰僊。子發之沒也，儼、佺皆尚幼。夫人携持諸孤，護其喪南出宛葉，絕漢水，泝峽江，水陸數千里，以達于蜀。其爲人賢智，有節操，佐子發，助力爲多，古高行婦人也。子發既善琴，以其法傳之妻，女僊尤得其妙，每鼓一曲，子發輒太息，自以爲弗及。銘曰：

六籍之芸芸兮，余旦昏而藝之。忠信之彬彬兮，余童艾而履之。日皦然而正中兮，千載之慶也。浩蜀江之茫茫兮，其弗濟則命也。噫！《竹隱集》卷一八。

趙八行墓誌銘

趙仲祥居衛之南，貧者依之，病者歸之，四方之好事者，往必造其廬下，至閭巷小人，無不譽嘆。其所爲如是者六十年。今天子以忠和孝友睦婣任恤八行論選天下敦厚逸遺之士，衛南之人，雜然言曰：「此非爲吾仲祥設也耶？相與狀其事，請于有司，有司以聞天子，爲虛太學館之，不使與群貢士雜試于廷。既賜第，擢其姓名居甲科，拜從事郎，兗州節度推官。居二年，守臣馮大中奏言：「九齡治有績，臣不敢嘿。」天子又爲之召至政事堂，俾輔臣詢考其行能，遂以爲太醫學正。秩滿，改宣教郎，留不遣。俄上書請老，人或止之，仲祥嘆曰：「吾景山一布衣，願不及此。行年七十矣，不去何

待？」有詔進官一等，且聽以其職致事。北歸故鄉，鄉人出郭數十里迎勞，奉羊酒、具音聲壽，樂飲成禮然後歸，父老以爲榮。宣和二年六月十一日卒，年七十七。是歲某月某日葬于縣之景山。仲祥諱九齡，姓趙氏，世家開德府之衛南。曾大父聞，大父詡，父定，三世皆不仕。仲祥既登朝，始贈其父朝奉郎。仲祥爲人重厚強力，事親孝，母亡既葬，廬其旁三年不忍去。家素饒財，至仲祥貲益豐，自奉至約，然樂施，賙人之急。倉卒叩其門，雖未相識，請輒諾，求必獲，無不滿意。熙寧初，縣官塞曹村決河，役徒數萬，一日餽用輒不屬，有司大懼。仲祥載粟千斛、薪百萬以獻，衆大喜，功賴以濟。元祐大雪之歲，流殍遍路，仲祥爲粥以食餓者，所活至不貲。旁近親之喪不能舉，爲之襄其事者以數十家，其卓然可紀者蓋如此。少無仕進意，自念世未嘗以儒顯，始課子弟讀書，戒不得預家事，痛折節延士大夫，食客滿門，以切磋漸摩之。已而一門預薦書者，至同時四人。其後猶子宗說、直方繼踵登進士第，實仲祥發之。晚而喜醫，以爲醫可以衛身，可以活人，是亦爲政也，遂精思以求之。平居尤善養生，呼吸吐納，自謂臻其妙。素魁梧，腰帶十圍，雖老矣，肌體豐碩，膚理腴潤，步趨食飲，若四五十許人，人莫不異之。初娶蔣氏，繼室王氏。男信臣，迪功郎，京畿轉運司催裝石段。一女歸馮氏。孫男女十人。始鼎臣高祖葬衛南，而居韋城，韋距衛南，猶東西家也，故兩趙世相往來，先公吏部視仲祥若昆弟然。鼎臣與宗說、直方及第時，又爲同年生。故仲祥且沒，命其子曰：「我死必求銘于趙承之。」信臣以告，乃泣而銘之曰：

我以其富，亦以吾仁。傾廩倒囊，澤及四鄰。逝將終焉，景山之下。行或使之，卒莫余捨。

其仕晚矣，而壽則多。我作銘詩，千古不磨。《竹隱集》卷一九。

伯姊墓誌銘

政和七年七月

元豐中，先君爲文登守，歲秋當舉士，間嘗語僚屬曰：「吾州雖小，而學者衆，亦有異才宿望可當爲舉首者耶？」丞掾以張即功對。方是時，萊陽之人適以獄逮即功，明日期當入訊，而吏持之急，不聽自便。先君曰：「嘻！吾不可以徇獄吏而失賢，請爲子執其咎。」立呵吏出府門，而縱即功，使就試。榜出，果爲第一。明年策進士高等。即功德先君厚甚，會其配隨夫人卒，而余之伯姊方擇對未嫁也，先君曰：「求婿之賢，誰如張即功者？」即功聞之，遂請婚。于是即功起布衣，家四壁立。伯姊既嫁，屏華腴，服縑縠，若素處約者。撫前夫人之孤，慈仁惻怛，意愛天至，雖甚密者，不知其異也。平居恂恂，上承下撫，惟以有所弗逮爲憂。調娛幾微，杜杞纖芥，蓋人有所甚難者。性寬不妬忌，他人視妾御，或迫于不得已，至吾姊則坦然與夷，出于至誠，人人懷歸，莫不順愛。初佐即功更州縣，閱筦庫，節衣約食，未嘗使以家爲憂。米鹽出納，一毫縷以上必手自親之，內外斬斬，一切以法令從事。故即功爲吏以廉聞。即功嘗曰：「吾困厄久矣，晚不自意得吾妻之賢如此，家其少振矣乎。」已而男有室，女有歸，甥孫盈前，無不滿意。元符二年，封太和縣君。崇寧二年六月七日以疾卒，年五十。後十年，追贈宜人。趙氏世家滑州之韋城，皇曾祖諱秘，皇祖諱永寧，贈金紫光祿大

夫；皇考諱某，仕至尚書司勳郎中，贈中大夫。母曰宜人周氏。伯姊天性婉婉，資以明智，尤重厚寡語言。先君之喪，殆不勝其哀。時節薦祀，舅姑禮畢，必改設位以饗前夫人，躬率子女諸婦再拜奠獻，至老不少倦也。其後即功仕浸顯，嘗持使者節，以二千石祿致其事。兩子世官，食有田，居有廬。間輒歔歔謂其子曰：「此爾母之力，奈何耕之而弗穫耶？」即功既卒，其孤康民、裕民、父民奉伯姊之喪，自登至于沂，以政和七年秋七月二十三日，合葬於臨沂縣艾山鄉諸陳村王家岡之原。謂吾舅也，銘吾母莫如舅之宜，使以爲請。始余生數歲而失先夫人，伯姊躬護，以至于長，其親則吾姊，其恩實吾母也。于是涕泣而爲之銘。即功諱田，官朝散大夫云。銘曰：

人之愛子必已出，我撫諸孤衆如一。燠寒飫饑體痛疾，自孩而童至冠立。甥來挽衣孫戲膝，昔穠蓑之今秀實。沂山之原考此室，嗟汝後人勉自律。《竹隱集》卷一九。

季妹十六安人墓誌銘

鼎臣生六歲而失先夫人，同產伯姊、仲兄、季妹，與余凡四孤兒。伯姊後先吏部一年卒，存者三而已。季妹齒最幼，先吏部尤愛憐之。既笄，爲擇其配，得故丞相康節公諱昇之孫，陽翟張裁子義，遂以歸之。方是時，子義嫡母崔夫人在堂，而所生黃夫人共養左右。崔夫人性嚴毅，諸婦造次不敢輒進。季妹蚤暮承顏惟謹，退從黃夫人伸其私恩，恭愛後先，曲折不違。兩夫人皆喜曰：「婦得禮甚。」

已而從其夫官州縣，職內事。子義歷官以廉聞，季妹能安於貧，所以佐成其志甚備。子義既宰貴溪，季妹暴得疾。余時官會稽，聞之悲曰：「吾以遠故，不得視其疾。雖然，何以少慰吾妹之意？」先是，季妹生數男女，皆不育，晚得一子曰導，愛之甚，陰欲求婦於外家，而未敢發也。于是余立遣使奉許以幼女璿爲導婦。妹得報，果大喜，強力紉縫，爲新婦裳衣。然病終不損，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縣舍。始，子義信陰陽，泥卜筮，余雅所不喜，每每相折難，而不可奪。季妹既化其夫，爲所漸染，故亦惑於機祥。方無恙時，嘗從容語余曰：「昔在漣水，夢有何人告我曰：『若壽不過三十三。』」其人與語皆了然，蓋非夢也。何吾生之短耶？」余深禁其語，以爲不然。自是，季妹撫幼穉加篤，待妾媵愈慈，其於家事，姑息而已，恬不爲老壽計。婢妾有求去者，輒好謂曰：「少須之，俟我過三十三，恣汝所爲。」既而果然。烏虜！子義既登朝，追封安人，以某年某月日從葬于先姑之兆。子義嘗求余文以誌其墓，余不忍也。後十三年，子義以朝請郎拜嘉州守，病卒于京師，將合葬。導以先人之治命爲請，乃泣而銘之。銘曰：

曩汝真夢乎？則死也何自而知之；曩汝非夢乎？則生也孰從而告之。以爲妄歟？則既不能逃其期矣；以爲信歟？則何造物者之規規也。姑亦鑱諸石，以志余悲而已爾。噫！《竹隱集》卷一

吳夫人墓誌銘

夫人吳氏，世家京師，高祖廷祚，事太上皇爲樞密，帝每征伐四方，輒以謹信守筭鑰，見謂勞臣。父守一，左千牛衛上將軍。母曰華原郡主趙氏。夫人既笄而嫁，爲侍中某公孫、正奉大夫南陽張公諱宗望之妻。華原，燕王元儼之女。夫人蓋太宗皇帝所自出也，而又家故樞臣，夫族皆貴公子，門地寵甚。夫人既歸，修婦道，佐子職，恭儉謹肅，身不自知其貴。事姑舅垂四十年，竭誠盡孝，左右奉侍如一日，心不自知其勞。睦宗族，收嫺戚，疏密有恩，人不自知其異。正奉公薨，撫諸子慈而莊，愛而一。已而諸子踵以材德進，顯於時，夫人之教爲多。於是伯以顯謨閣直學士歷帥瀛、并二府，叔以右司員外郎典皇長子記室，仲、季咸以推擇，爲朝廷所官使。夫人老矣，氣體康彊，聰明不少衰。上嘗命右司公使北庭，道當出高陽，入辭，上問夫人起居狀，嘉歎久之。因敕過瀛傳詔以勞其兄，所以寵光夫人而慰懌之者甚渥，高陽之人皆以爲夫人榮。會朝廷更定封爵，拜太碩人。夫人春秋益高，諸子皆華髮，顯謨公以方伯祿致養。歲時嘉慶，將吏僚屬詣門下候謁，衣冠滿堂上；愛孫諸倩奉觴薦壽，搢笏跪起者相摩于旁，夫人欲然無侈泰色。已而顯謨公罷河東兵，與右司公相繼以事左遷。視人情溫涼，缺有間矣，而夫人怡然無愠戚容。性寬仁，樂施與，所以賙戚屬者甚備，下至臧獲毋不愛也。逮亡恙時，即自製送終服，且以幣諉金山浮屠，營所謂佛事者。其於死生，蓋若無所甚愛

云。夫人生四男一女，長曰近，奉直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所謂顯謨公者；次述，修武郎、磁州兵馬都監；次叔夜，朝散郎、提點亳州明道宮，右司記室公也；次適，宣德郎，管宣州寧國觀。餘皆前卒。孫男十八人：蒼舒，宣義郎、大名府司錄事；大臨，承事郎、管勾彭州冲真觀；庭，承務郎、管勾南雄州會仙觀；容，承奉郎，磁州武安縣丞；叔達，承務郎。伯奮、叔獻、季仲、伯虎、仲熊、伯達、叔豹、伯适、仲忽、大鴻、伯益、伯夔，未仕。孫女五人，忠翊郎、監滑州天臺埽物料場宋徵，通直郎、潁昌府司錄事楊爽，登仕郎、監北嶽廟楊淵，假將仕郎趙伯牛，將仕郎、京西南路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錢堪，其婿也。曾孫男女十七人。政和四年夏六月癸丑，夫人以疾薨於磁州之官舍，年七十有九。秋某月某甲子，諸孤葬之于潁昌府陽翟縣大隗鄉高村正奉公之兆。某，顯謨公客也，夫人待之若子姓然。客有問夫人之德者，某應曰：「閨門之行隱矣，雖然，觀其子足以知其母。今顯謨公以忠孝勤勞，連將西北，折衝禦侮，聲績偉然。兄弟接武，更職華要。夫人之慶厚矣，寵祿之報抑未艾也。」客以爲知言。將葬，諸孤謂某：「非吾子不足銘吾母。」亟辭，不獲命，乃泣而銘之曰：

抑抑泰伯，棄幽弗居。自西徂荆，爰始氏吳。逮于孫曾，度祉而興。克踵其武，懿厥延陵。芮居長沙，漢大司馬。不隕其承，世有聞者。宋受天命，四征弗賓。帝有筦鑰，屬我信臣。信臣勞止，乃燕厥後。是鍾夫人，惟德之茂。本支誥誥，實自其出。嬋於公孫，不顯其匹。爲婦而順，不愆于正。爲母而慈，卒厚厥慶。其慶維何，晁弟翼翼。朱紫成帷，來時飲食。春秋時節，

大纛高旌。元戎先路，版輿是迎。既貴且壽，甚康而適。凡人所願，毋弗我獲。更八十祀，以沒其身。誰呱其泣，白髮老人。惟杞及梓，我則種之。帝掄其材，既克用之。孰施云豐，而報不鉅。納銘于藏，以詔終古。《竹隱集》卷一九。

束邦憲母李氏墓誌銘

魯人束斌卿將葬其母，告于其友衛人趙鼎臣曰：「斌卿母李氏，世家隴西之城紀。父來，有奇行，隱身弗出，以其女歸吾父。吾父家貧而喜客，來無時至，必相與飲食醉飽，不問家有無。吾母欣然擊鮮釀醇以饗之，未嘗以闕告。斌卿既孤，衣食益不足，吾母訓之學而勸以仕，數舉進士不利，怠而欲止。吾母曰：『汝學未也，勉之。』已而起家登進士第，得官東歸，入謝于庭。閭里聚觀，迎賀汹汹，吾母不色喜，徐曰：『固先人之慶也，汝何自得之。』他日吏於冤朐，以公事免，宗族唁焉，吾母謝曰：『兒不職而黜，宜也。第使無愧心，其亦足矣。』俄以赦令復，斌卿喜，入告吾母，吾母曰：『國恩寬汝，汝何以報之？』蓋其平生隱約困窮數矣，終未嘗有戚容。既而稍豐，意象幾微，亦不見其有所變也。晚節喜浮屠氏，燕坐焚香讀誦其書，淡然若與世絕者。年八十，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生二男，長冠卿，早卒；次斌卿也，宣教郎、沂州沂水縣丞。孫二人，曾孫八人。其槩若是，願吾子銘之。」斌卿字邦憲，父諱某，某官，家于鄆。斌卿質朴有行義，

不樂文飾，常弊衣冠，徒步塵埃中，卒然遇之，往往不知爲官人；見其貌古服怪，則又疑其爲劍客奇士也。與余同年登科，余獨厚善之。銘曰：

生之所願得者，壽也；死之所欲傳者，後也。夫人既兼而有之矣，余又從而銘之，蓋庶幾其不朽也。《竹隱集》卷一九。

孫令人墓誌銘

故魯國溫靖孫公，以道德學問事神宗皇帝於東宮，晚節致位樞府，爲時耆臣。有季女，愛之甚，與其妻魯國王夫人高擇其配，貴族家以少年公子自贊來請婚者，相比肩立，莫能當公意。最後以歸故大丞相忠獻魏國韓王之第三子諱純彥，字師質，今爲徽猷閣待制，知開德府。溫靖賢其人，以爲足以當吾女者也。魏王身相三帝，仍父子再秉鈞。幼子嘉彥尚賢穆帝姬，拜駙馬都尉，貴震天下。令人以樞臣子，望匹勢敵。年十八，適韓氏。入門執婦禮卑甚，事其姑賈碩人，屏氣鞠躬，求其意之所欲而迎承之。碩人老病，凡膳羞寒溫藥餌增損，非其躬所調嘗弗進也。待制公自其少時喜從布衣諸生治章句，校藝文，閉門讀書，一室蕭然。令人能將順其意，躬治家事，細鉅有無，一不關逮，故得專精問學，卒成其志。既策進士第，數剖符竹，爲大藩守臣。令人佐之飲食，所當市之物，裁當而已，他不以煩人，故所至吏民服其清。天子察九卿中治行潔修無如韓某者，遂擢常僚，列侍從。宗族鄉里持羊

酒詣門下奉謁，賀者在堂，而令人病不能興矣。年五十七，以政和八年四月十七日卒於興道坊之賜第。待制公拊棺而哭曰：「子昔與我同處其約，今不共享其泰，豈不酷哉！」聞者悲之。令人柔順悟敏，工組紉，善筆札，居親與其姑之喪，率幾於毀。友睦娣姒，敦厚宗族，曲折有恩意。親妾媵，若子姓然，無毫髮妬忌心。都尉，待制公同產弟也，既受室而病，賜告家居。賈碩人憂之，令人調護之甚力。逮瘞還第，時從其姑過焉，賢穆以家人禮待令人，修前後之好，相得歡甚，然未嘗有一言干以私人。兩賢之女兄嫁馬氏，既各生子，因相約爲婚。他日，大長帝姬爲子求之，賢穆助爲請，終謝不許，曰伯氏有曩言矣，吾不忍食也。後馬氏甥夭，始醮別族。令人初封同安縣君，後以夫貴，拜令人。一男曰裕，文林郎；女嫁左司郎中姚宗彥，早卒。孫男女八人。以宣和元年九月十七日葬于相州安陽縣豐安村魏王之墓次。孫公諱固，鄭州管城人；魏王諱琦，其世系勳烈咸載國史。趙鼎臣曰：「婦人無外事，閨門之善，史莫得以傳載。雖然，視其表可以察其裏。」余觀韓公立朝恂恂，士大夫無識與不識，皆推其真長者，則其化之行於家可知矣。余固宜爲銘。銘曰：

令人之慶，席于溫清。擇偶之難，來匹於韓。丕顯韓公，相國之子。耕於筆端，執此書史。我預燥濕，卒潰於成。侍帝左右，儒者之榮〔一〕。而不鋪啜。涕滂良人，慟此臨穴。其逝已矣，而德音存。我作銘詩，慰其後昆。《竹隱集》卷一九。

〔一〕此句下館臣注：「原本闕。」

全宋文卷二九八六

趙鼎臣 一三

祭韓丞相文

我欲哭公，涕淚交頤，公之于我，未嘗有私。我欲不哭，心傷志摧，不假以淚，孰知我哀！公之平生，富貴壽考，何所欠亡，使我傷悼？公之初終，進退毀譽，我知哭公，無豫以此。再世相國，士滿天下，今還故鄉，誰哭公者。非公媾婚〔二〕。獨我之哭，如公也存。昔官太學，遂斥江左，我則負公，公寔知我。十年之間，顛頓困窮，所以不晦，懼其辱公。今公逝矣，莫遠公喪，欲我之齒，哭公不忘。《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五。

〔二〕此上疑有脫句。

祭石安正御史文

公之少時，以學自喜。讀書不休，下筆滿紙。囊雖無金，甌則有塵。挾書琅琅，聲聒四鄰。乃游京師，乃試太學。凜然長空，見此一鶚。公既壯矣，乃試爲吏。城旦之書，初不經意。顧謂洪令，豈遠人情。刺得其端，老胥大驚。安宜之政，譽出一口。民到于今，蔽芾五柳。才良行完，早夜刻治。勇于有爲，以自設施。元符之初，乃擢御史。聖皇有作，復續其事。遂遷執法，以長憲僚。言如轉規，契若投膠。寵靈便蕃，聲望翕赫。霖雨逡巡，衮衣咫尺。勤其一生，維志之求。既協于時，命乃不謀。嗟乎悲矣，公曰衰矣。曰未渠央，而止斯矣。嗚呼哀哉！鈞臣昔者，佐公爲縣。傾蓋之歡，自于一面。逮于兒女，綢繆密姻。終始倚愛，寔懷高詣。公病卧家，謂必復起。如何忽然，而以訃至。衣冠偉若，笑語諄如。我不見矣，泣淚漣如。嗚呼哀哉！龜筮既吉，葬車在途。豈不欲往，畏此簡書。有肉在俎，有酒在壺。我不飲食，孰知我哀！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五。

祭宋龍圖文

逝川何往，尚餘不慙之悲；新穀再升，俄及既除之薦。悵音容之莫見，紛涕淚以無從。眷此三川

之氓，素蒙五袴之惠。經過峴首，忍看叔子之碑；悵望桐鄉，爭哭仲卿之墓。矧惟晚進，獲嗣前塵。迹眇眇以有初，荷顧存之甚渥。高山景行，敢悲舊尹之規摹；升酒隻雞，具致邦人之慘愴。禮則陋矣，公其吐諸。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六。

祭吳尚書文

昔在元符，我官定武。公秉使節，來攝軍府。我穉且愚，語不出口。公獨憐之，顧我良厚。有詔求士，陋不及我。公曰子偕，衆不我可。其後七年，歸自越川。流離困苦，維食是謀。豈無高門，懦不敢倚。雖或見公，蓋一再耳。公眷之甚，不知我頑。欲以鼠璞，側諸玉間。經營苦辛，卒見笑鄙。公蒙其羞，我故之以。我雖蹭蹬，公厚不薄。慰薦以詞，志從其各。惟士遇合，必以其徒。王公之門，利達所趨。公位寢顯，不棄我輩。其所以逐，豈容人累。嗚呼哀哉！再召還朝，謂必師保。既老而歸，曰其壽考。誰弗慙此，兩俱失之。有德有言，豈遽沒之。我賤且窮，隨牒邊鄙。觴以將公，慟哭而已。尚饗。《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五。

祭陸左丞文

江海之英，會稽之靈。山水秀發，瑰奇挺生。氣變物遷，竹箭不植。天儲其精，以賦有德。公寔鍾之，粹然以文。如玉之璞，如金之渾。士衡云亡，贅也不作。中數百年，系牒衰落。自公之生，載振厥聲。發迹南服，揚名上京。奏篇如雲，取第若拾。諸公逡巡，多士拱立。熙寧、元豐，天子聖明。掄選俊乂，作新度程。公登于朝，惟帝所偉。密勿周行，雍容近侍。方駕駟馬，順風疾馳。帝升白雲，公亦退飛。聖皇龍興，俄以詔起。承于文昌，喟其晚矣。無幾何時，而以病歸。尚曰有瘳，忽然其萎。嗚呼哀哉！某叨彼守符，辱臨公里。公歸九原，士夫落淚。簡書之畏，莫助公喪。恭遣僚屬，奠茲一觴。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六。

祭馬處厚文

我思古人，世遠莫即。堂堂馬公，有古遺直。我思仁祖、英宗之時，堂堂馬公，吾及見之。汲黯在朝，姦諛奪氣。子產治民，沒有餘惠。堂堂馬公，兼此數器。衛武雖老，戒慎愈篤。于公有子，高門是卜。堂堂馬公，饗是全福。昔帝疇咨，並起耆老。嗟來馬公，薦紳是保。誰私黨仇，力判同異。

公老而歸，亦以類廢。明明天子，建中靖國。還公故官，閔勞以力。公不愠喜，曰維順天。天不我留，去之超然。昔我先子，佐官朔方。逮及不肖，亦弁公堂。天降虐罰，先君棄余。公遣使人，來撫諸孤。感公之恩，疆不即死。公今云亡，我亦誰恃。先民有言，匍匐救之。我不勇往，顏其厚而。尚想平生，薦是牢醴。事公如存，我不敢替。尚享。傳增湘校補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祭路持正文

公之盛德茂烈，見諸行事，而深功厚澤，被於黎元。言行於朝廷而著以爲法，行顯於天下而師以爲範者，固已炳煥卓偉，抑無恃於名言。若夫隱謨奧美，淵潛海蓄，所可耳聞而目見者，則必俟夫門生之載與故吏之傳。蓋公忠於爲國，而恕於接下。其興利除害，好善疾惡，皆出於天性之然。明可以析豪髮，而察不傷物；剛可以沮金石，而怒不過奪。然老姦宿猾，望風震疊，每若負芒刺而臨深淵。搏擊豪強，繩治姑息，勇於立政，不自顧計，凜乎如嗜欲之當前。錯綜萬事，探隱索伏，聰明精捍，迎見逆解，動掣制於幾先。威儀矜嚴，詞令爾雅，雍容劇談，聽者忘倦，若瀉萬壑而注乎川。待士有常，馭吏有體，而甄別流品，獎激後進，幾於廢食與忘眠。如某之不肖者，忝爲吏，其提挈誨誘，志於就者，無異乎父兄之愛憐。感恩荷德，刻肌鏤骨。思欲圖區區之報者，意未晚也，乃遽隔於重泉。

赴官東南，道宋之鄙，望公門而不忍進者，紛涕淚之如漣。嗚呼！死生終始，公知之矣。則人間哀樂，與夫得喪榮辱，公豈復念於斯焉？而尚想平生，設薦肴肉者，故吏之禮也。願公來飲此酒，以叙決於終天。尚享。傳增湘校補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祭王中奉文

愛雖罔極，難窮孝子之情；喪亦有終，敢廢聖王之制？再悲舊穀，共哭老成。歷刺五州，祿既登於萬石；繼生雙桂，秀獨擅於一枝。壽康備饗於平時，榮耀愈彰於身後。某等咸預鯉庭之下客，並游儉府之清池，誦遺愛以永懷，願師子產；入高門而霑涕，不見于公。敢陳芬苾之羞，用極慘傷之意。公實如在，祭其必歆。哀哉，尚享！傳增湘校補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祭王天經承議文

傾蓋之交，有如夙昔；闔棺之歎，遽隔平生。謂難老於百年，乃弗興於一病。猿驚鶴怨，永乖丹竈之期；木壞山頽，無復綵衣之樂。聊薦羞於嘉旨，冀來格於顧歆。惟君之悲，使我出涕。嗚呼尚

享。傳增湘校補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祭王承議文

以公爲達邪，而仕不過於郡吏；以公爲窮邪，而行可法於鄉人。以公之歿爲無恨邪，而壽不足以配其德；以公之生爲有慊邪，而子既能以顯其身。彼死生之理，公固原其終始；則得喪之際，人何用於悲欣。凡此服官之列，與夫慕義之倫，其所以聞訃而太息，落淚而沾巾者，乃不忍吾僚之戚，以遽失其親。則飲食之菲惡，酒醴之儉薄，皆不遑恤，蓋姑以共致其悲。嗚呼尚享。傳增湘校補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祭唐大夫文

故國不忘，蓋存喬木；典刑雖有，未若老成。遽興不慙之悲，咸出無從之涕。凡此同列，共懷我公。或趨走於龍門，素蒙倒屣；或追倍於驥子，相與彈冠。嗟杖屨之猶新，悵音容之莫見。卜原其吉，諷日既良。屬拘畏於簡書，阻挽牽於哀紼。素車白馬，已深愧於古人；斗酒隻雞，敢粗陳於薄奠。哭則慟矣，靈其格思。嗚呼哀哉！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七。

祭陳誠老運使文

我生戇愚，於世寡合。雖在造次，詞弗自達。孤時一介，守此區區。惠然知我，曾莫公如。公使朔方，我官定武。霜威雪嚴，凜莫茹吐。揚清激濁，不借色詞。獨我之眷，笑語和熙。我無公求，公顧我察。雖薦于朝，公不意愜。公來京師，我見郊外。愍我滯淹，發論慷慨。我如石耳，頑不可磨。難鏤之勤，其如公何！惟其平生，慕義感德。冀收毫分，以報尋尺。奈何於此，而哭公喪。慟令懷昔，涕濕衣裳。嗟嗟我公，剛毅正直。與人不疑，洞示肝臆。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君子所敬，細人所尤。公實知之，不自悔止。曰余惟欺，吾志則爾。出入中外，有勞有勤。其忠在國，其澤在民。白首爲郎，於用不極。我豈私心，爲世嗟惜。敬登公堂，跪薦嘉旨。優然若聞，公寔在此。嗚呼哀哉，尚享。

傳增湘校補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七。

祭宇文太守文

岷峨之山，江水出焉。磅礴蕩摩，怪珍發焉。維以降神，生伯脩甫。來賓于王，作帝心膺。維伯脩甫，其德孔碩。秉心塞淵，好是正直。帝曰欽哉，余纘汝事。于藩于宣，四方是試。人亦有言，神

勞志疲。位尊官高，闊略細微。惟伯脩甫，毅然不苟。決滯繩姦，豪分髮剖。人亦有言，觀勢厚薄。炎者可附，寒者可略。維伯脩甫，淡然與夷。殺豐齊同，不借色詞。人譏其間，而慕其清。既疾其公，亦畏其平。會稽之政，燕及閭里。逮去而思，豈弟君子。昔我來矣，見公于杭。舊尹之告，于今不忘。謂江之廣，一葦可橫；謂魯之遠，我聞柝聲。如何卒然，公以訃至。尚其狐疑，意曰夢寐，嗚呼嗟夫，公訃審矣。命之不淑，涕淚隕矣。惟越之人，哭公爲尤。我陳其哀，以贊醪羞。嗚呼哀哉！尚享。

傅增湘校補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八。

祭李仲益通判文

士生於時，所乏惟才。或賦其全，而命則乖。方平時謂必有偶，忽然而亡，將復誰咎！嗟仲益甫，甚藝以文，言必顧行，學能美身。晚官于朝，始拜天祿，出佐海濱，冀日其復。噫嘻嗟夫，而君病矣。斯焉取斯，抑曰命矣。君來自東，在彼江渚。我欲見之，髣髴笑語。今舟寔來，而以喪歸。君不見矣，誰知我悲。不腆牲醪，具薦芳潔。逝邪存邪，與君一訣。嗚呼哀哉，尚享。

傅增湘校補本《五

祭妹夫祝天惠文

昔我叔父，少失其配。壘然二女，誰怙誰恃。先君鞠之，蓋猶出己。伯長且賢，以配君子。好學發憤，方少而剛。在窮不恤，屢舉于鄉，而輒不偶。布衣儒冠，以至白首。後生紛紛，或登而先。昔也納履，公而自賢。先生皤然，志節彌厲。奔走四方，以至于死。嗚呼哀哉！某兄弟幼孤且愚，先生教之，讀以詩書。獲游薦紳，則維公賜。我圖報之，而乃如此。嗚呼哀哉！相公平生，舉白呼盧。憶公疇昔，慷慨捋鬚。涕泣陳觴，叙訣梓里。猶有諸孤，敢不終始。嗚呼哀哉！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〇。

祭張幾仲母吳夫人文

士有一善，足以發身。閨門之美，人莫得聞。史所載書，竹帛如櫛。彤管之傳，蓋不千一。如有所譽，宜有所試。較吾夫人，全德之士。昔事君子，逮及養姑。左右色難，曰我兒如。不第無祿，亟喪良人。鴈鳩之德，四子則均。拊嬰搏孤，甚愛其季。有不順隨，却食貶味。子祇其教，莫我敢遺。並官于朝，兄弟熙熙。伯叔官達，既顯于國。誨之諄諄，不借詞色。伯任廷尉，人以不冤。甚似釋

之，繫誨則然。出總兵戎，連率方伯。綵服于旁，其養有赫。公家之政，預不在衰。從容平時，戒勿生事。故伯之將，于邊八年。鎮靜之澤，被于幽燕。歲時烝嘗，昧旦以服。婦職之勤，執事有肅。子孫林林，拊嬌弄稚。如兒之嬉，笑語遨戲。享兼五福，養極萬鍾。有髮雖白，視顏則童。衆謂夫人，殆且難老。庶幾百年，其壽可保。嗚呼奈何，而止八十。有子華顛，孺慕泣血。嗚呼哀哉！昔以軍招，遂吏門下。夫人顧憐，等于姻婭。既餞漳水，獲拜于堂。溫然其容，雖瘠而康。曾不期年，變故如此。何恃之悲，痛若在己。嗚呼哀哉！凡吏于門，莫如我久。欲知夫人，孰出余右。銜哀叙詞，綴緝毫末。酌茲一觴，再拜永訣。嗚呼哀哉！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祭楊夫人文

於惟夫人，有蔚其華。胄貴門高，文公之家。媿誼配德，必以其倫。來嬪田公，諫議之孫。錫爵封君，祿二千石。不顯惟子，官亦朝籍。人生實難，鮮克耆壽。七十之年，五福具有。令終淑使，可以無悲。惟其懿德，歿有餘思。嗚呼哀哉！弱弟不肖，獲姻慶門。綢繆被愛，夙昔承恩。天降鞠凶，喪我先子。兄弟惇惇，誰恤誰恃。如何夫人，遽亦辭世。嗚呼哀哉！荼蓼之故，几筵在堂。匍匐而弔，心往形妨。恭以牢醴，致于使人。誠因志展，哀豈言伸。嗚呼，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

〇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祭李彥思母曾夫人文

曾氏世顯，名德相望。釐爾士女，亦藹其芳。惟夫人季孟之列，歸于賢夫。仕有奇節式穀，似子不殞厥問。當官而行，在黜不愠。宜壽其母，以慰其子。如何夫人，而止于此。我于夫人，如予輩行。胡寧忍予，遽隔泉壤。今我之至，入門失聲。涕泣陳詞，維以薦誠。嗚呼，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定州迎神祝文

維仲之春，既播厥穀。雖具宣於民力，實仰繫於天時。苟風雨之甚調，庶茨京之可待。神將有報，吏不敢忘。尚饗。《竹隱集》卷一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

洛陽橋成導水祭洛神祝文

昔者禹得九疇，肇自龜書。周人定鼎，卜惟洛食。天下名山大川之神，助國者蓋亦多矣。然帝王之興，洛輒預有符焉，神實司之，可謂盛矣。今宮闕居其陽，馳道出其上。某奉詔旨，爲梁以濟。賴神之休，既克有成，方且導川而東之。謹涓吉辰，先事以告。伏願弭節安行，波恬不興；毋作怒流，以順帝命，則神亦有無窮之聞，顧不遑歟！《竹隱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親詣騎立山崇應公祠禱雨請水祝文

歲之旱甚矣，民之命棘矣。今儲蓄既殫，而禾麥皆病；數月不雨，將無死所。禱于群神，未云獲也。吾州之民所仰望而歸者，莫如神；能出雲雨以赴民之急者，亦莫如神。是用不遠百里，蔬食膝行，躬請命於祠下。惟神之福斯民，食斯土，蓋已久矣。願神霈然錫以甘雨，使宛穰之南，江漢之北，歡呼竭蹶，以歌頌神之功。則神之威靈，不亦偉歟。尚饗。《竹隱集》卷一六。

祈雨祭靈星祝文

自春不雨，以達于夏，麥且盡死，民將無所得食。吏愚不敏，以不獲媚于上下，夙夜惶懼，靡神不宗，吁嗟而求，曾莫我聽。夫人凜凜，憂在溝壑。咸以神之威靈，諗于守吏，曰：疇昔閔雨，無請不獲；今茲之旱，匪神孰依？謹涓吉辰，謁款祠下。伏願急民之病，愍吏之愚，霈爲膏澤，潤此枯槁。庶幾神不愧于民，民有託于神，吏于其間，預受其祉。則凡犧牲幣帛，所以奉祀神者，其敢有愛？尚饗。《竹隱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請太湖山聖幡祈雨祝文

伏以善救之恩，初無遠邇；由衷之懇，豈隔賤微？焦然枯槁之民，仰止慈悲之宇。投誠而請，跂立以須。伏願至感旁通，深仁默應。龍神受命，隨旆影以俱來；雲雨奏功，滿農心而各足。《竹隱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祈雨禱后土祝文

土爰稼穡，神之功也。今苗皆在田，而旱魃爲虐。苟置不問，則土失其職，於神之功，無乃替乎？惟厚德載物，山峙川流。使雲蒸于山，龍躍于川，曾不崇朝，澤被南畝。神之辦此，易若反掌。庸忍坐視，而自棄其功於垂成之際哉！幸神鑑茲，亟揚乃職。無俾槁枯，爲神之羞。若令與民，其敢忘報？尚饗。《竹隱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諸廟祈雨祝文

吏無善政以裕于民，幸歲之豐，可以一飽。今冬雪既乾，而春澤未降，苗不出壟，農以大恐。吏則有罪，民實何辜。是用潔齋禱于祠下。神之愛民甚矣，豈不惻然而念之乎。《竹隱集》卷一六。又見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請僧希肇詣襄陽府大悲燒香祈雨祝文

伏以報施等差，有鄰富家貧之異；慈悲傳遍，無此疆爾界之殊。南得雨以既周，北望雲而尤切。冀軫納隍之慮，敢辭越境之求。愍衆黎元，出大威力。崇朝赴感，風行漢水之陽；作解流恩，惠滿穰城之下。《竹隱集》卷一六。

定州請聖水祝文

民以穀爲天，穀以雨爲命。自春涉夏，既暎以乾。禱于群神，靡愛牲幣。雖雲則屢密，而雨仍未濡。周咨庶民，歷訪嘉應，乃得黃山利民侯、大茂山利澤侯之祠，曰靈湫所鍾，靡請不獲。敬遣官僚，躬造廟下，請借一勺之水，以濟蒸民之生。神其鑑哀，毋我有吝。尚饗。《竹隱集》卷一六。

全宋文卷二九八七

趙鼎臣 一四

請內鄉縣聖水祝文

歲既涸饑，春仍不雨。禱于羣神，靡愛牲幣。休應雖格，膏澤未周。欽聞名山大庇茲土，有答如響，無感弗通，用涓穀辰，遠致誠請。願爲七日之期，以丐盈尺之潤。當具顯烈，請命于朝。不惟吏民膺受多福，而神之潛德因是而彰聞，顧不遑歟！尚饗。《竹隱集》卷一六。

祈雨請聖水祝文

乃者旱乾之憂，乞靈於神。使者出郭，雨乃驟至。是神之有大惠於斯人也。今稻不入土，螟螣將興，民待一雨，以蘇溝壑之命。謹遣官屬赴愬祠下，願爲七日之期，以申前約。休應昭格，其敢食

言。當聞于朝，以請爵命之榮，惟神其幸聽之。《竹隱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祈雨請水祝文 一

郡依山而耕，民待麥以食。雖雨雪之屢滋，尚雲霓之有望。吏愚無狀，不知所爲。欽神之靈，延頸稽首。謹遣官屬，謁款祠下，願借一勺之水，以活萬民之命。我亦惟是，酒醴牲牢，其敢有愛？尚饗。《竹隱集》卷一六。

祈雨請水祝文 二

天地好生，豈欲致水旱之沴；郡縣失職，不能感陰陽之和。嗟歷歲以涸饑，又中春而不雨。麥且盡槁，民實何辜。伏願默鑑誠忱，大興惻怛。假茲一勺之水，賜以霽霽；俾我千里之民，脫於餓殍。

《竹隱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祈雨祝文 一

神之食於茲土久矣。閭里細民，欽神之威，時節奉祀，惟恐不及。非神之靈響有以陰中其心，則何以得此聲於河間之壤哉？然而守土之吏，未獲展犧牲；司勳之府，未獲議封爵。意者神之功德，將有待而顯歟？今河間之境，踰時不雨，農夫閔閔，莫保其命。山川百神之祀，無不謁也，而未獲膏潤之答。神不於此日發其威靈，以取寵於朝廷，則後而失其時矣。謹謁祠下，恭爲三日之約，誠能霈然作爲雨澤，滌去旱乾，則吏雖疏賤，敢不條具功狀以聞于朝，當求爵命以彰神功。此神一舉手須臾之勞，而千萬年血食不朽之烈也。神亦有意於吏之言乎？再拜俯伏，以俟威命。《竹隱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祈雨祝文 二

火耕水耨，竭人力以無遺；爍石流金，當驕陽之可畏。于茲不雨，大懼無年。靡所瞻依，莫知控告。是用恭款琳宮之闕，肅陳仙衛之嚴。仰叩紫庭，跪敷丹懇。伏惟至神無間，密化難名，翕闢兩儀，斡旋四氣。雷驚電擊，驅八部之天龍；霧集雲飛，會五方之嶽帝。霈然一雨，徧灑八紘。《竹隱

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祈雨祝文 三

自夏徂秋，亢陽可畏。維民與吏，粒食是憂。仰惟諸神，陰相下土。盡起乖龍之蟄，大誅旱魃之妖。雨以潤之，既答三農之望；物其有矣，將觀百室之盈。《竹隱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祈雨祝文 四

江湖之左，皆灌溉之田；黟歙之間，多仰高之地。山林水淺，土瘠民勞。雨纔曠于浹旬，食頗憂于終歲。丐求餘潤，謁款諸祠。惟神宅據幽遐，職司變化。飛天潛地，固恍惚以難名；嘒雨吹風，宜須臾而可致。冀蒙霈渥，以解怨咨。《竹隱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諸宮寺謝雨祝文

伏以吏無善政之聞，莫招和氣；佛有仁心之感，深閔下民。望既協于雲霓，報莫加于螻螳。伏願皇恩普博，甘澤汪洋。念原隰之久乾，潤漿有繼；俾麥禾之咸賴，福力無垠。《竹隱集》卷一六。

謝雨送水祝文

乃者吏以不勝任之故，不遠百里，躬請命于祠下。薦獻之際，震于神物。登水于堂，雨乃驟至，然未及渥也。曾不旬日，繼以霈然。吏民歡呼，歌頌聖德。謹擇元日，納水潭中。甘澤之零，尚願有嗣。則民獲再生之福，而神亦有無窮之聞。《竹隱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謝雨祝文 一

二十四風，已窮春序；三十六雨，不應豐年。乃訪山椒，爰瞻梵宇。窅然岳寶，中有龍湫。俯挹清泠，纔乞一杯之水；遂蒙霽潤，普霑萬室之田。顧茲黎庶之生，咸出威神之賜。《竹隱集》卷一六。

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謝雨祝文 二

火化獨行，閔早苗之就槁；熱淫所勝，及晚秀以將枯。日聞雷響之車，僅引蛇行之水。其如大地，安得普霑。是用訪境內之山川，得雲間之洞壑。深窮窅窅，一挹清泠。幢蓋初來，擁寶瓶於中道；風雲隨至，灑靈雨於四方。曾靡崇朝，遂踰信宿。澤及千里，歡動羣情。故遣某官遠奉聖泉，復還龍室。肅陳牢醴，少答神威。《竹隱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謝雨祝文 三

麥槁于野，而神澤之；民閔于歲，而神惻之。吏尸厥官，神則釋之。黍稷非馨，神其格之。《竹隱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謝雨祝文 四

嗟惟此邦，歷時不雨。禾且盡槁，民將疇依。神實憂之，賜以膏潤。是赦吏之罪，而大庇于斯民也。不腆牢羞，肆用昭報。《竹隱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謝雨祝文 五

吏失其職，以爲神憂。不誅其瀆，終賜之雨。今槁者既蘇，乾者以濡，是神之有大惠於斯人也。儻五六日，至于旬時，繼之以霧霰，益之以霖霖。則千里之民，真再生矣！既拜神貺，敢私布之。《竹隱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定州謝雨祝文

雨不久作，既風且霾。迫于季春，民且狼顧。吏職其憂，恭具款謁。維神鑑衷，應之若響。麾電應雷，澤以霧霈。殃厲滅息，釋田勃興。欽神之休，靡或遑處。肆用昭報，無敢有祈。尚饗。《竹隱

定州謝雪祝文

比以歲既單矣，冬澤稍愆。靡遑寧居，並走群望。孚聞于神，若響若答。陰雲浮興，雪廼驟至。既優既渥，以舞以歌。吏釋其憂，敢不拜賜。尚願終惠，以爲神休。尚饗。《竹隱集》卷一六。

諸廟謝雪祝文

某至郡未及暖席，政之無良，遽以旱告，款未及謁，雪乃驟至。是神之深閔于民，而曲赦吏之罪也。敢不吉蠲，以拜靈貺。《竹隱集》卷一六。

祈晴報謝祝文 一

昔何雨之淫也，民何懼之深也。今何晴之遽也，神何惠之普也。何穀之穰且多也，何農之喜且歌也。何祀之芬且苾也，何吏之齋且栗也。神之惠我速矣，報不敢以不疾也。《竹隱集》卷一六。又見《五

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祈晴報謝祝文 二

在谷滿谷，地方慶於秋成；日暘而暘，天不違於人欲。禱益勤而喜倍，恩既厚則感深。伏願洪造無私，至仁不倦。時若陰陽之運，曲成覆載之功。《竹隱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洛陽天津橋導水祝文

洛陽天子之別都，宮闕在焉。而馳道之衝，梁毀弗治，吏既失職，民以病涉。某實奉詔，典司役事。屬徒數方，興作累月，而雨潦弗作，癘疾莫興，是神之有大賜於茲役也。今梁既克建，工用告成，謹導大川，於此穀旦。伏願沛然就下，陰賜護持，顯揚善利之靈，祇若大君之命。亦有幣帛粢盛，以永事神不怠。《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洛陽天津橋成導水祭神妃祝文

自江、河、淮、濟，以達於海，凡水暨之所，神輒董司之。朝廷所以屢進封爵，而褒顯神之功德者，可謂備至矣，豈不以利澤之及於物者廣且博！於今洛水，貫與西都，而天津之梁，跨立其上。工既成矣，方將導川而東之；吏則不敏，弗能稱職。意者非神之威靈，有以陰相而默助之，殆且莫之託也。敢涓告辰，先事以吉，維神降格，實顧歆之！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繕治禁河祭告河神祝文

洛川之陽，芒山之麓，宮闕在焉。地既積高，水則弗至，而苑囿池沼之大，灌溉滌濯之用，凡所以奉至尊、共朝夕者，無所仰給，吏用是懼之。距城之七里，實得美泉，方將繕治隄防，溝而約之禁中，此神之職所宜聞也。凡事之始，不敢不告。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郊禮赦書告祭百神祝文

皇帝陛下親政之五年，民人協和，天地並況，符璽自出，厲裁不興。涓選元辰，躬奉郊祀。被甲子詔書，凡郡國山川百神之在令典者，吏趨潔齋，具薦嘉旨。惟神顯德，實佑斯民，其敢不虔？肅致明祀，益廣惠澤，以稱我天子之休命。《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德音告祭諸廟祝文

皇帝仁聖，敬恭明神，勤勞萬幾，比爽和豫。明詔惻怛，惠寬囚辜，申命有司，嚴舉祀事。惟神胙國，導迎喜氣，佑我元后，亟臻平康。俾我永永承事不怠，神亦與有無窮之休！《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辭先聖祝文

某猥以諸生，攝官承乏。政也無良，而歲則大有。獲免罪戾，適及期年，蒙恩還朝，其敢不告！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謁廟祝文 一

天子不以某爲愚，付之以八州二十縣之眊，臨遣於朝，使長治之。凡人之所蒙恃以福、吏之所仰而受賜者，皆當蚤夜奉祀，以爲民休。視事之始，敢不敬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謁廟祝文 二

某被命於朝，來守茲土。仰惟前列，遺愛具存，平生所貴，師其在今日。雖則不敏，敢不夙夜！蒞事之始，神其鑑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辭廟祝文

某承乏守土，適及期年。政也無良，而歲則大有，獲免罪戾，神實賜之。蒙恩還朝，其敢不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辭諸廟祝文

某承乏守土，於茲累年。賴神之休，穀麥累稔，寇癘不作，民用樂康。今復蒙恩，更命於魏。凡平昔耳目所接，尚猶未懷也，況於承庇之久，而受賜之多者與！恭造祠宇，惟用敬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辭廟祝文

某承乏於此八年，疆場宴安，年穀和熟。繫神之力，獲免於戾。奉被詔旨，護河以東，屬當有行，敢不恭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祭北岳祝文

節屆長嬴，時當化養，萬彙繁祉，百嘉阜亨。祇薦豐盛，敬脩常祀。維帝秉德，奠茲朔方，冀臻潤澤之調，懋相恢台之序。庸有昭報，敢忘吉蠲！《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夏祈北岳祝文

惟帝宅此冀方，惠于朔土。威德之溥，人民俱依；吏祇厥常，祭弗敢怠！在夏曰假，於時爲亨，敬脩嘉栗之誠，用介長贏之祉。《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秋報北岳諸神祝文

惟民終歲勤動，以俟有秋，乃克粒食。今雨暘時若，百穀順成，欽神之休，不敢遑處。祇率禮典，肆用昭報。《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迎神祈年祝文

維仲之春，既播厥穀，雖具宣於民力，寔仰繫於天時。苟風雨之具調，庶茨京之可待，神將有報，吏不敢忘！《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謝雨送聖幡祝文

越疆以請，益深溝壑之憂；赴感而來，曾無江漢之隔。泛灑於及郊之始，霽霑於數日之間，嘉穀奮張，懽心震動。涓選日辰之吉，道迎幡旒之還。願矜照於此心，長慈悲於我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祈晴祝文 一

嘉穀既登，又窘陰雨，細民失職，惟曰怨咨。吏有罪以何逃，人無辜之可念。伏願矜其望歲，賜以有年。風伯收雲，禾不憂於生耳；嵎夷出日，葵亦幸於傾心。《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祈晴祝文 二

夏既旱矣，所望者秋；秋既成矣，而病於雨。穀既不得以畢收，麥復不能以時藝。貢賦迫於輸入，而泥淖妨其道涂。是皆民之憂，而神之所宜恤也。吏愚無知，敢再拜以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祈晴祝文 三

三事就緒，實惟豐年；十月滌場，乃作淫雨。豈惟粢盛之害，實懷溝壑之憂。天無遠之不聞，民雖微而可閔。伏望矜其力穡，賜以時暘。苦雨淒風，沈潛萬里；青天白日，徧滿九垓。《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祈晴祝文 四

維風及雨，妨茲東作之功；既耕且耘，失我大田之望。民其告病，吏亦靡安。是用恭叩玉虛，仰祈元聖，伏願雨師雲將，回霄極以收威；日君月妃，麗天衢而垂景。神明無間，民欲潛通。《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謝晴祝文

吏茲不德，以爲神憂。閔旱而得雨，愁霖而獲晴。其求紛然，而神終不之責，暴之秋陽，訖我穡事。豈惟吏之幸，將民與國家實欣賴之。謹再拜受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二九八八

程 鄰

程鄰（一〇七〇——一一一九），字欽之，浮梁（今屬江西景德鎮）人，節次子。以恩補太廟齋郎，調永州司戶參軍，入爲大宗正丞，遷兵部員外郎。大觀中除直秘閣、知融州，改知桂州，移知荆南府，政和三年以集英殿修撰再知桂州。引疾奉祠。復起知荆南，平賊，遷右文殿修撰知廣州。累官至朝請大夫。宣和元年卒，年五十。見程祁撰《程公墓誌銘》。

乞特賜原差到三州一鎮官屬推恩奏

大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昨承朝旨前去黔南路撫諭安化三州一鎮歸順新民，所有原差到一行官屬等，委實勤勞，欲乞特賜推恩。《宋會要輯稿》蕃夷五之八（第八冊第七七七〇頁）。

鎮撫廣西謝賜表

遐方無所不輯，天心竟啓民隱；隆治無所不敷，國政允洽王猷。四表之風聲宏樹，九重之化理咸宜。臣自顧具寮，敢叨異眷。猥臨宸鑑，久悉微悰。臣前至粵徼之日，正當虜煽之秋。輒捧詔書，諭蠻方以威福；旋宣朝命，示酋屬以聲靈。臣念臣父節或有未竟之經理，遂貽君父西顧之憂；或有未孚之撫循，致勤廟堂南征之議。持旌入不毛之地，飛鳶站站，如墮水中；荷戈歷鳥語之鄉，款段蹇蹇，若臨危谷。倘不須聲罪致討，當簡車徒；若更宜撫順開誠，還籌耕牧。過爲貸負，動切冰兢。詎異域之性情咸讐，至仁之浩大遙臻。兵無玷血，仍然帖服於玉斧之疆；矢罔加遺，盡爾收寧於金甌之治。臣寒暑閱三年之久，自維未展一長；旄鉞擁千里之郊，熟忖未成寸效。不過步先人之業，無非效皇上之功。騎來御廐，已踰錫馬之榮；驛遞紫貂，又過解衣之寵。忝恩益倣，撫己多慚。恭惟皇帝陛下明見提封以外，恩推庶物之深。中外允綏，文武丕著。俊傑充廷，尚念老成已試之績；嘉謨致治，還責濟美未逮之孤。臣固未能讀父之書，安敢馳驅於原野？祇求藉君之庇，謬爲竭蹶於封疆。敢不力飭鈍頑，恭加淬礪。欽龍章之顯赫，幸來天眷於雲霄；懷鳳闕之高巍，冀傍袞衣之日月。乾隆《浮梁縣志》

卷一一，乾隆七年刻本。（以上吳洪澤校點）

禱雨澹山巖題名

元符二年夏五月不雨。二十有一日，知軍州事、朝奉大夫畢公君卿，躬禱於零陵王祠，因過澹山石室。行未數里，甘雨隨車。司戶參軍程鄰、司法參軍李師聃、零陵縣尉許師古從行，鄰謹書於石。

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二。（曾棗莊校點）

倪登

倪登，字彥及，福清（今福建福清）人。元符三年進士。崇寧中爲從事郎、權汾州州學教授。累官至朝請大夫，以取燕雲奉使歿於王事，贈大中大夫。見《淳熙三山志》卷二七，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一四八。

汾州西河縣永澤廟記

崇寧五年九月

距城西北三十里曰白彪山，山之旁有泉出焉。灑灑清流，噴湧厓沓，有廟翼然臨于泉上者，魏賀

虜將軍祠也。歲時禱祈，若響若答。前此長吏欲丐封爵于朝，而躊躇莫克有請。摧垣庠□，歲壞月墮，上雨旁風，不稱明靈。崇寧乙酉，今秘閣許公自陝部來守越。明年春三月日雨，以旱禱于祠下，油雲結陰，甘雨隨至，秀偃植槁，躋登豐年。公歎曰：「異哉！夫山川之神，日出雲雨救一方之旱於俄頃之間，克庥于人，千里蒙福，宜有褒封，用焜耀茲土，俾萬世承事□怠。」乃侈神之功，抗章來上。天子嘉其靈德，秋七月乙巳，詔賜永澤廟。於是書而揭之。稚老竦觀，遠近奔走，咸願新祠宇。而西河宰汪舜昭因民之請，凡前日欒欂櫨桷之撓折者，塵濛蛛絲之黯闇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今則明宮齋廬，縣彤華構，輪奐而翬飛矣。且公以一言，上則信乎朝廷，而寵神以美名，下則民所取信，不待勸率而新其廟貌，是一舉而兩得也。謹案《圖經》，將軍諱原，爲後魏將，師行過此，馬跑地出泉，而靈源灌溉，功利及物。自魏距今，寥寥更數百年，而褒榮之禮始加焉，蓋事有待人而興者。惟公以忠信豈弟拊循斯民，疽抉其根，苗去其莠，小大斬斬，事無留刃，又得賢別乘以爲之佐。故其相與爲治之意，至誠惻怛，通于神明，用能易沴爲和，剔荒爲穰，而將軍之明靈自此益顯矣。雖然，旌封之典著在甲令，日者太常禮官謂宜先錫廟額，固自有次第也。惟徽名之建，實自公始。煒煒煌煌，昭示無極，而爵號則猶有待。然公指日去此，而爲金馬承明之遊，蓋將有來者焉，繼公以請也。登既載其巔末，故又以所望乎後者，并鑱于石，而立諸其廡。崇寧五年九月初六日，從事郎、權州學教授倪登記。將仕郎、司法參軍吳以書。從事郎、知西河縣事汪舜昭立石。朝奉郎、通判軍州事、飛騎尉、賜緋魚袋張諤，朝請大夫、直秘閣、知軍州事、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許天啓。《汾陽縣金石類編》

卷五，民國刻本。又見道光《汾陽志》卷九。（吳洪澤校點）

張克敬

張克敬，徽宗時知深澤縣。

重修學記〔二〕

魯之治見於「泮宮」之頌，鄭之亂見於「子衿」之刺。觀其一治一亂，莫不本於學，故雖三代之盛，亦以學爲先。是以聖王之興，一道德，同風俗，使天下無遺材之歎，而朝廷有多士之稱，蓋本乎此。由是言之，則學之不可已也久矣。然在古論士莫詳於周，故士有賓興獻貢之法，師有教養之備，以智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既有以成其德，又有以成其藝。然後鄉老論秀，升之於王，而王受之以輔世，此所以能成天下之治也。周衰，上無好治之君，以學爲不切於世務，故廢於鄉黨，而庠序之教不行。天下之民失其性而不能歸厚，異其行而不能歸一，淫詞以之作，邪說以之行，道德性命之理不明，一偏之技、一曲之學得惑於衆，而學者不知所宗，此亂之由興也。至於秦，則焚毀儒書幾盡。漢、唐之間，雖有願治之主，然不能復周之盛也。我宋之興，太宗時謹庠序之

教，申以孝弟之義，已行之素矣。熙寧、元豐間，仁宗皇帝銳於有爲〔二〕，立三舍法，自京師達之郡邑，命師儒興學校，以經義取士，學者有所宗，故文物爲之備，號爲極盛，雖三代之隆，弗能加焉。然科舉三年一取士，而賓興獻貢之法議而未行。哲宗皇帝嗣位之日，有意續紹，然行之而未詳焉。今主上以聰明睿智之資，加以至誠不倦之心，繼厥志，述厥事，於是詔天下郡縣興庠序以養人材，講成周賓興論秀之法，豈惟州郡有學，然自大縣、中縣、小縣皆有其額，擇官以樂育之，又命監司提督之，可謂行之而詳也。嘗聞古之士也，仕而後有祿，今在下之士，未仕而以飲食贍之，以俸祿給之，優游以教養，坐待其貢，而上副國家之選：此前古未之有也。士於此時，亦可謂千載一時之盛矣，爲守令者敢不竭力以奉行？且深澤小邑，三十而稅一，民不勞而已足，蓋饗朝廷之美法，而願安承教者樂於趨赴也。克敬叨宰是邑，欣逢盛事，躬率工役，不日成之。諸生以告，義不可辭，於是乎喜而書之。咸豐《深澤縣志》卷九，同治元年刻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選舉典卷二一。（祝尚書校點）

〔二〕題下原署：「宋縣令張克敬。」

〔三〕仁宗：當是「神宗」之誤。

張 植

張植，政和間爲宣德郎、充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

宋故秀容縣君墓誌銘〔二〕 政和四年七月

夫人，太祖皇帝四世孫、贈定州觀察使從質之女，供備庫副使苻守誠之妻，西頭供奉官世美之母。夫人在家時聰慧婉懿，爲父母鍾愛，擇所宜歸。年十八，歸苻氏，封秀容縣君。苻氏族大且貴，夫人事舅姑恪恭，左右服勤不怠，上下胥悅。自其姑喪，即主堂奧、奉時祀垂三十年，卒能以柔順承其夫，母道訓其子，輯睦親屬，隨事取稱，靡有厚薄。御僮使、治貲產，皆有條序，處尊卑間，無不順適。嗚呼，可謂賢矣！夫人以天族之榮，歸勳閥之裔，不尚侈靡，而特以儉素爲事。里閭有不給者，悉賙濟之，唯恐居後，所享宜永。遽嗇其壽，以大觀三年三月癸亥寢疾卒，享年五十有七。卜以政和四年七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洵牙村魏王之塋，列于舅姑之次。男一人世美，效官廉勤，所至以幹治稱。女三人：長適宗室坊州防禦使仲沄，先夫人卒；次適親王子建寧軍節度使孝鷺；次適嗣

濮王子右千牛衛將軍仲珩。皆以婦德著聞。孫男三人：思廉、思度、思廣。孫女五人。余於苻氏有葭莩之舊，熟夫人之懿範，其子泣以行狀來請銘，義不獲辭，乃爲之銘。銘曰：

淑哉夫人，警敏和靖。嬪于大家，外柔內正。承夫訓子，循義約禮。薪火告窮，倏焉徂逝。夫其先歸，有室有丘。合葬刻銘，垂譽無休。國家圖書館藏拓片·章專一二九二。（祝尚書校點）

〔二〕題下原署：「宣德郎、充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張植撰，朝奉郎、新差權發遣河北路轉運判官公事、借緋魚袋張勸書，承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充編修六典檢閱文字黃伯思篆蓋。」

張志行

張志行，字公澤，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人。幼入右庠，爲文立就，見者莫不敬慕。嘗應舉，就殿試，直陳時政得失，執政者疾之，遂歸隱東陽，士子多從學。乃建祠堂，立書院，置義田以敦風俗。宣和中，知州劉安上等奏其甘貧守道，雖老不倦。紹興三年，浙東、福建路宣諭朱異又奏其力學有行，鄉里推服，遂賜號冲素處士。卒，年七十七。著有《易傳撮要》四卷、《涉史略》二卷。見《宋會要輯稿》崇儒六之三，一，《宋史翼》卷三六，《金華先民傳》卷九，《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六。

棲真昊天殿記

朝廷覽觀曠代奉天之闕文，於政和六年夏恭薦玉皇上帝徽號。精意默通，靈心響答，遂以介福，錫厥庶民，肆赦天下，許諸路州軍洞天福地咸建祠宇，立聖像，以示寅威對越之至懷。命下之初，吾邑長周侯暨僚佐宣諭吏民，即究心啓訪，得縣之北故駱仙童子捨宅之舊觀，名曰棲真。於咸平中，坤靈效珍，修廊東偏碧沼中產綠毛神龜，道士吳思靜詣闕投獻，真宗皇帝嘉之。皇像塏塑，歷年祠奉，供具蕭條苟簡。周侯見之，惻然動容。左右顧視，三清北極大殿中間克爽遺基，理若有待，營建鋪役，宜與前後二祠相與崢嶸。會計彌費緡實餘萬，軫慮躊躇，未即宣吐。邑之父老相與聚議曰：「東陽素以難治稱，領承宣者多不敢就。自周侯之來，政有條理，寬猛適中，游刃雖微，錯盤肯綮，如土委地。未踰累月，爭訟衰息，四五萬戶安居樂業，費無秋毫。我屬今德其惠，正如食蔗而入佳境，彼意有所在，安俟其諄諄乎？」遂造庭建白，願立是殿。侯忻其請。俄而富者鳩金，勇者協力，智以謀自獻，工以巧自呈，又董以正一道士。經始於□時，垂畢於□日。觀夫棟宇屹立，虬轉翬飛，東西有步趨之廡，高下有朝禮之庭。紺容中設，儼如也；侍從旁分，翼如也。塗金間碧，塑飾雜繪，瞻之仰之，駭人心目，髣髴真經所載大羅天界金闕玉宇之氣象，煥乎盛哉！既而周侯揖吏民而語曰：「方今璇璣運而三光明，玉燭調而四時和，人成其材，物遂其性，含齒戴髮者得忻樂乎太平之和，實我聖天

子上奉天帝、推闡道妙之所致也。今將涓日具清醮以告成，汝其雪心澡慮，庶幾華封之祝上徹於天。然而天功罔極，等乎虛空，惟聖之功，又與天等。百里之細，若爲而伸報效哉？特臣下之誠，無以自表爾。」是時境俗雲會，盛事咸有也。周侯一日訪予於山間，曰：「子其爲我記之。」予以爲周侯才大而識深，芟繁濟劇，若無難色。今觀是舉，不動聲色，翕然有立，上無費於公，下無擾於民，九重之志意曉然下達，又足以教民作忠。噫，茲特施之一邑爾，使其羽儀天朝，經綸事業，未可遽以今日能吏料也。故爲書之不辭。道光《東陽縣志》卷二四，道光十二年刻本。（祝尚書校點）

孫奇

孫奇，徽宗時華州（今陝西鄭縣）人。

題蘇若蘭織錦圖臨本

大觀四年十二月

孔子叙《易》，以《咸》爲下經之首，而列夫婦於父子君臣之上。故舜之歷試，觀於二女，文王之德，刑于寡妻，況常人乎。世衰道微，風俗媮弊，牽媵妾之愛，忘伉儷之重。長柄短轅，見笑於當時；生致墓中，貽酷於身後。心知其非，而不能自克。如滔者，可謂過而能改者也，賢於晉二子遠

矣。大觀庚寅十二月，少華孫奇書。《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五。（祝尚書校點）

張 縝

張縝（一〇七〇——一一三二），字彥智，丹徒（今屬江蘇鎮江）人，後徙金壇（今江蘇金壇）。以祖蔭入仕，多歷縣尉、知縣，至通判和州。當金兵大入侵，以孤城堅守。因疾奉祠去。除通判杭州，俄差知和州兼淮西兵馬都監，再除直秘閣、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建炎三年七月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堅持抗金。紹興元年，除知建康府，以疾乞提舉江州太平觀。次年九月卒，年六十三。見《京口耆舊傳》卷九。

蕃人千人長李委波等投順事奏

建炎四年七月一日

捕盜官馬佺等巡綽到蕃人千人長李委波，百人長張馬佐，千人長手下軍李永壽、高菩薩、李得壽、張波乃、田興兒投順，差使臣管押前去，所有乘騎到鞍馬六疋，及隨身弓箭等，送揚州甲仗庫寄納。《宋會要輯稿》兵一七之一七（第八冊第七〇四六頁）。（祝尚書校點）

裴 億

裴億，元符時潁昌（今河南許昌）人。

百堂寺題名

元符三年九月

家君守利，踰年，奉使西路。閱月，以都司召，再過百堂寺。元符庚辰九月旦，潁昌裴億記。

《金石苑》。（祝尚書校點）

孫義叟

孫義叟，徽州（治今安徽歙縣，一說江陵）人。政和四年官於瀘州安撫司。六年正月，以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爲右文殿修撰、知瀘州。重和元年遷知成都府。宣和元年正月以明見用紅繖迎神不行焚毀，落職降五官與官觀。宣和三年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洪州，移廣州；六年，改知夔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九四、職官六九之一、選舉三三之二九，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一四，參《北宋經

瀘州修城記〔二〕 政和七年

政和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子：「奉御筆處分，瀘南疆理益廣，瀘州城壁非壯麗何以守禦，且示威蠻夷？仰孫義叟檢會趙適、康師魯已得指揮，支撥軍興所餘錢糧，選官差人，嚴立近限，修完了當，具合用料次及已興工役逐旬具奏。」尋遵奉聖訓施行。尋具畫一奏聞，乞依趙適元檢計一百三十七萬二千三百五十七工，人工錢糧材料等價錢共二十五萬五十四貫九百一十一文。分爲二十料，攢併日限修築，約限半年了當。後奉聖旨依奏。自被受御筆後來，移牒轉運司，取撥軍興所餘錢糧，一面選官差人，於諸處置買材木，入山采打石條，和顧人工。及將所修城壁周圍一千二百四十九丈，分爲二十料，內東壁瀕江一帶，以石砌隄，就上築城；其餘西、南、北三面，並築土城，皆起屋蓋護。城宇屋團、敵馬面甕、城門樓等，工力浩大，日役兵匠七千餘人，若稍失關防，則人工偷惰，枉費錢糧。自三月一日下手興工修築，至十月十五日畢工。尋關牒本路廉訪使者郭衛，依御筆處分覆按訖，除已畫圖進呈外，伏自興役以來，春夏日永，無人偷惰，日夕比較工課，備見董役官吏用心，別無枉費工料。都役過人工兵匠六十二萬五千七百七十六工半，比趙適元計料減省得七十五萬四千八百一十六工半。其錢糧除椿留支用外，約有餘剩數月，尋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措畫具狀奏聞訖，那移應副支

使。內一項，契勘今來城壁雖了，向去年深風雨所加舍屋樓櫓，亦要修換，理當隨手完葺。若候關轉運司支撥係省錢，檢計問難，經涉歲月寢久，損動所費愈多。今相度欲乞於修城餘剩錢糧內撥三萬貫椿充修城本錢，依回易庫條例，每歲收息專充增修城壁支使，若輒將他用者，乞依閏正月十三日聖旨指揮，以自盜論。仍委提刑司、廉訪使者常切覺察，點檢施行。至今年正月初五日，承政和六年十二月八日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五日奉聖旨依奏。七年立石。永樂《瀘州志》卷一，繆荃孫輯、民國間成都鉛印本。（祝尚書校點）

〔二〕曹學佺《蜀中名勝記》卷一六引孫義叟《修城記》一段，爲此文所無，附錄於此：「瀘控西南諸夷，遠逮蠻蠻，最爲邊隅重地。元豐以來用武臣，其後始更置儒守。錢若水以右贊善拜茲官，宋太祖（按「宋」字蓋後人所加）召見於武德殿，謂之曰：『瀘川最近蠻獠，尤宜撫綏。』蓋重之矣。」

鄧之綱

鄧之綱，政和間爲軍器少監，三上奏，言修武庫，整軍器，詔升爲大監。重和二年授徽猷閣待制，坐衩衣乘轎出入宗子家及修軍器名色多有欺弊，責授英州別駕、韶州安置。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九之五，《宋史》卷一九七。

乞令諸路一新戎器奏

政和六年

國家諸路爲將一百三十有一，訓練士卒，各給軍器，以備不虞。惟河北諸將軍器乃熙、豐時造，精利牢密，冠於諸路。臣恐歲久因循，多致損弊。乞自河北、陝西路爲首，令諸路一新戎器，仰稱陛下追述先志，儲戎器、壯國威之意。《宋史》卷一九七《兵志》一一。（祝尚書校點）

胥士穎

胥士穎，大觀時人。

臨桂龍隱巖迴穴題名記

大觀四年十一月

韓公輔率胥士穎、孫祖德、劉與昌會食崇寧，登轉奎，觀風洞，歷曾公巖，泛舟之龍隱悅，酌於驂鸞閣。大觀庚寅十一月一十五日，士穎記於石。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各地二六三四。又見《粵西金石略》卷六。（祝尚書校點）

孔 傳

孔傳，原名若古，字世文，晚號杉溪，曲阜（今山東曲阜）人，孔子四十七代孫，道輔孫。建炎南渡，寓居衢州。紹興二年擢知邠州，移陝州，改撫州，官至中散大夫。卒，年七十五。博極群書，尤精《易》學。著《續白氏六帖》（存）、《文樞要記》、《孔子編年》（存）、《東家雜記》（存）等，有《杉溪集》。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五、一四，《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引《闕里文獻考》。

雲林石譜序

紹興三年五月

天地至精之氣結爲石，負土而出，狀爲奇怪。或巖竇逶迤，峰嶺層稜，凡棄擲於媧煉之餘，遁逃於秦鞭之後者，其類不一。至有鵲飛而得印，鼈化而銜題。叱羊射虎，挺質之尚存；翔燕鳴魚，類形之可驗。怪或出於禹貢，異或隕於宋都。物象宛然，得於髣髴，雖一拳之多，而能蘊千巖之秀，大可列於園館，小或置於几案，如觀嵩少而面龜蒙，坐生清思。故平泉之珍秘於德裕，夫餘之寶進於武宗，皆石之瑰奇，宜可愛者。然人之好尚，故自不同。葉公之好龍，支遁之好馬，衛懿公之好鶴，王右軍之好鵝，齊宣王之好竽，阮籍之好鍛，雖所好自異，然無所據依，殆無足取。聖人嘗曰：「仁者

樂山。」好石乃樂山之意。蓋所謂靜而壽者，有得於此。竊嘗謂陸羽之於茶，杜康之於酒，戴凱之於竹，蘇太古之於文房四寶，歐陽永叔之於牡丹，蔡君謨之於荔枝，亦皆有譜，惟石獨無，爲可恨也。雲林居士杜季揚，蓋嘗采其瑰異，第其流品，載都邑之所出，而潤燥者有別，秀質者有辨，書於簡編，其譜宜可傳也。且曰幅幘之至遠，聞見或遺，山經地志，未能淹該徧覽，尚俟訪求，當附益之。居士實草堂先生之裔，大丞相祁國公之孫。予嘗聞之，詩史有「水落魚龍夜」之句，蓋長沙湘鄉之山「二」，魚龍蟄土，化而爲石，工部固嘗形容於詩矣。讀是譜者，知居士之好古博雅，克紹於餘風，不忘於著錄云。時宋紹興癸丑夏五月望日，闕里孔傳題。《雲林石譜》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坤輿典卷八、經籍典卷四九九。

「二」長沙：叢書集成初編本作「嘗游」，似勝。

東家雜記序

紹興四年三月

先聖沒逮今一千五百餘年，傳世五十。或問其姓，則內求而不得；或審其家，則舌舉而不下。爲之後者，得無愧乎！傳竊嘗推原譜牒，參考載籍，則知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出於姬姓。蓋本非子氏之後，而徙居於魯者，皆非吾族。若乃歷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賚之恩，寵數便蕃，固可以

枚陳而列數。以至驗祖壁之遺書，訪闕里之陳跡，荒墟廢址，淪沒於春蕪秋草之中者，魯尚多有之，故老世傳之。將使聞見之所未嘗者，如接於耳目之近。於是纂其軼事，綴所舊聞，題曰《東家雜記》，好古君子得以覽觀焉。時巨宋紹興甲寅三月辛亥，四十七代孫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仙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金魚袋孔傳謹序。《東家雜記》卷首，清影宋抄本。又見《孔氏祖庭廣記》卷首，《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六。（以上祝尚書校點）

裴公輔

裴公輔，政和時河東（今山西汾水中游一帶）人。

宋故趙公墓誌銘

并序〔二〕 政和六年八月

公諱和，字子禮，姓趙氏，鄜州洛川縣龍門鄉中趙里人也。高、曾而上，罹五季之亂，家譜靡記。太父諱，父士元，皆隱德不仕。世以服田力穡爲業，冠鄉戶之甲。公年未壯室，慨然有四方之志，一日謂昆仲曰：「勤勞稼穡，非我志也。」由是悉付其產於宗屬，奮袂大河之東，寓迹汾水之上，樂其人物蕃庶，井邑駢密，貿易經營，得遂其志，因而家焉。自秦抵晉，謹身節用，不十數年，復預

豪籍之右。公善治家事，舉措有法，於長上致敬，於朋友篤信。閭里之人，無賢不肖，皆欽慕之。晚節好恬淡，喜釋氏，貧乏者哀矜之，又從而振貸之，非心懷惻隱，孰能至於是與。於戲！彌留寢疾，薤露俄晞，紹聖三年正月十九日終於家，春秋六十有一。識者聞之，莫不相吊而哭之慟。其配曰孫氏，貞規克順，柔德惟明。禮終婦儀，家叶母訓。二男：長曰潤，歷江淮京洛，爲富商大賈，娶梁氏；次曰津，克承父志，清慎守成，娶文氏。一女，適清河張貴，繼公而化。孫男三，長曰杲，次曰棠，次曰柔。孫女二，長適豪族張洪，次幼在室。卜用政和六年八月丙寅之吉，葬于汾州西河縣大夏鄉橋南里。先期，子津請銘，以誌幽隧，義不可免，直紀行事。系之以銘曰：

天水趙公，秦川誕育。治本於農，樹藝五穀。棄其田疇，委諸宗族。經營四方，抵汾之曲。未十餘春，堂構復新。倉箱浩浩，子孫誥誥。拯濟周旋，樂善隨緣。康寧富壽，保終天年。古云孝行，生事死葬。追遠慎終，誌其塋□。

地壹段，南北長貳佰伍拾玖步，闊伍拾捌步。內郝宣德□□□計地伍拾玖畝捌分伍厘，東至郝節推，西至謝大姑，南□□□，北至武弁內，自己圍封，占貳畝半〔二〕。張天民刊。《山右冢墓遺文》卷下。又見《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七，《汾陽縣金石類編》卷二上。（祝尚書校點）

〔一〕題下原署：「河東裴公輔撰并書及篆。」

〔二〕貳：《汾陽縣金石類編》作「八」。

全宋文卷二九八九

黃 策

黃策（一〇七〇——一一三二），字子虛，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元祐五年進士及第，授杭州司理參軍。歷雍丘主簿，齊州州學教授。崇寧初以上書列名黨籍，羈置登州，徙海州。後赦還家，閉戶讀書，喜浮屠氏，自號隨緣居士，如是二十年。宣和、靖康中，歷姑蘇、浙西、京東幕職。建炎二年改宣教郎、通判嚴州。紹興元年除直秘閣。二年，以賊廢，尋卒，年六十三。有文集百二十卷（《宋史·藝文志》著錄四十卷）。見沈與求《龜溪集》卷一二《黃直閣墓誌銘》，《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六、五三。

荆王越國夫人往生記

宣和五年十二月

我觀衆生，顛倒妄想，耽著五欲，不求出離，未有能發決定願生西方極樂世界者。至於冤憎會遇，恩愛別離，老病死相，危險逼迫，顛沉痛毒，不可堪忍，然後悲涕號呼，歸依佛寶，以冀脫死。故凡心念口言，歸命慈尊，願賜接引，往生淨國者，唯越國夫人王氏則不然。夫人，荆王之妻，宜其

耽著五欲，不求出離；而獨傾心約己，歸依無量壽佛，願生西方。與夫衆苦見前，不可堪忍，始求出離者，豈可同日而語哉！世謂夫人宿植德本，受佛記莂，却來人間，代佛設教，爲唱導師，躬率內外富貴等人，同修淨觀，悉歸佛土，理或然乎。夫人事西方精恪端潔，不捨晝夜，給侍奔走之人無有異念。惟一庶媵懈慢不勤，夫人訓告之曰：「我盡室皆勤，唯爾怠墮，不從人告，幻惑在會，恐失道心，不可在吾左右也。」其妾悚悟悲悔，精進思惟，淨念相繼。久之，謂同事曰：「吾其行矣！」一夕，異香徧室，無疾而終。明日，同事之妾告夫人，言昨夜夢化去之妾託致起居：「夫人訓責我勤修西方，今獲往生，感德無量。」夫人曰：「使我亦夢，乃可信爾。」是夜，夫人夢遇亡妾，叙謝如前。夫人曰：「西方可至乎？」妾曰：「第從某行。」夫人隨之，見二池塘，白蓮華小大間錯，或榮或悴，種種不同。夫人問曰：「何以如此？」妾曰：「此皆世間發念修西方境人也。纔發一念，善根已萌，遂成一華。唯其勤墮不同，是以榮悴各異。蓋精進者鮮榮，間斷者枯悴。若悠久不息，念定觀成，形消命盡，化生其中矣。」中有一蓮華，華葉忽落，復有人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風散滅，寶冠纓珞，莊嚴其身。夫人問曰：「何人也？」妾曰：「楊傑也。」又一華開，衣朝服而坐者，然其華悴而葉存。夫人復問之，妾曰：「馬玕也。」夫人曰：「我當生何許？」妾導夫人前邁，約數里許，妾請夫人延望，唯見一壇，金碧照輝，光明交徹。妾曰：「夫人化生之地，乃金壇上品上生也。」既覺，悲喜兼集。徐訪楊傑、馬玕所在，則傑已死而玕無恙。夫人始生之日，秉爐爇香，望觀音閣而立。頃時，子孫左右趣夫人受獻壽之儀，則已立化矣，嗚呼異哉！富樂之人常於佛事不暇，而有暇者

失於不信，能信之者又患於不能斷疑，至於困苦發心者多失於遲暮。固知聞正信，發正念，修善緣，豈易事哉！楊傑次公洞明宗說，而人不知其密修淨觀，臨終乃有「將錯就錯」之偈。余聞夫人軼事，乃詮次之，以助發信受往生者；而未信之士必將感發於斯文，而歸向於淨觀佛國也。宣和五年季冬，隨緣居士黃策子虛記〔二〕。《樂邦文類》卷三。

〔二〕勤：原作「動」，據文意改。

〔三〕文末原注：「荆王即哲宗皇帝叔。」

馬侍郎往生記

宣和五年冬，予得越國夫人往生淨土事，乃爲之記。六年，吳思道訪馬玕於淮之南，加考實焉，益知前記蓋馬氏自少師忠肅公守杭州日，慈雲或懺主以安養佛事授之，自是舉族遵奉，相繼不違。大父公諱玕字東玉者，乃其孫也。公自幼篤志佛教。元豐中，有僧廣初者以天台智者《十疑論》授之，公大喜曰：「吾得所依矣！」復得慈雲十念迴向法，行之二十五年不少懈。尚書公王古示以《蓮社圖》、《決疑集》、《往生傳》，於是誦佛益精進。尤以放生爲佛事，勸導信入者不可勝計。倅當塗，守溜川、新定，民皆化之。平日未嘗以私怒答責一人。錢唐照律師勉以繫念法。其在官，閱教藏、誦經

咒，皆有常規。崇寧元年感疾，經夏，盥櫛念佛，易衣幘，端坐而終。有氣如青蓋，出戶騰空而上。家人長幼貴賤夢公往生上品者，後以十數日，皆如合契，時現光相於几筵。八月中，有婢卧疾，亦念佛而逝。教授公諱永逸，字强叟者，公之子也，行天竺十念、習十六觀三十餘年矣，誦觀音，嘗睹其相。今年四月感疾，即命治後事，見彌陀、觀音、勢至俱來接引。結印示滅，頂熱有異香，舍利如珠璣。其弟夢乃祖曰：「某已生淨土十日，華開矣。」柩上有五色金光華者以數四，自後瑞應種種非一。夫人姓王氏，亦行十念法，及誦《破地獄偈》、彌陀佛號，嘗夢地獄主者謝爲地獄衆持偈之賜。其後寢疾，修持不息，念佛而絕。親戚侍妾亦夢王氏生極樂國。夫人與娣姒方氏有《報應往生傳》。余因越國夫人之事，知馬公之生淨土，由馬公而知其子婦亦登樂國，故復叙其略以示信士，亦結未來之因乎！隨緣居士黃策子虛記。《樂邦文類》卷三。（以上劉琳校點）

蔡 溥

蔡溥，大觀四年官朝散大夫、專管勾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都大提舉開修石渠。

開修洪口石渠題名記〔二〕

大觀四年九月

永興軍耀州六縣民田，舊資白渠灌溉之利。歷時已久，涇流寢低，渠勢高仰，不能取水。乃歲八月，六縣令率夫數千，集良材，起巨堰，堰水入渠。至明年四月，去堰，所溉田則二千頃。然堰成輒壞，或數月壞，故興修之功，要爲文具，而民無實利。大觀元年，今秦鳳路經略使穆公侍郎京以太府少卿出使陝西，宣德郎范鎬、承直郎穆卞因言開修洪口石渠之利，穆公具聞于朝。提舉永興軍等路常平等事趙公佺被旨相視，具陳可成之策，朝廷從之，遂命趙公總按渠事。初議鑿石與涇水適平，然後立堰以取水。趙公謂立堰當爲遠計，乃使渠深下水面五尺，則無修堰之弊，而利溥且久。既終功，凡石、土渠共七千一百一十九尺。石渠北自涇水上流，鑿山尾，南與土渠接。初料一千四百二十五尺，其後土石接處，發土見石，乃展一千七百一十六尺，通計三千一百四十一尺。上廣十有四尺，下廣十有二尺，淺深隨山勢，其最深者三十八尺。分隸六縣，會工四十六萬二千九百一十三。料工之始，視石之堅柔，定以尺寸爲工。其下石頑，攻不中程，乃增工二萬七千九百五十三。凡石渠之工總四十九萬八百六十六。二年九月工興，四年九月畢。土渠北自石渠口，東南與故渠接。初計六千四百五十九尺，而所展石渠既已省一千七百一十六尺。其後接故渠處土雜沙石，隨治隨壞，度不可持久，乃即其右開橫渠二百尺，與故渠合，地脉堅實，功簡而徑，又省舊所治渠九百六十五尺。實計土渠三千九百七十八尺。上廣五十尺，下廣十有八尺，淺深隨地形，其最深者七十五尺。分隸六縣，會工二十一萬

一千八百一十六。內涇陽、三原、高陵所隸有石棚隱土，下厚或一丈，或七尺，八尺，乃損土工一萬一千八百一十一，而增椎鑿之工四萬七千九百七十九。凡土渠之工總二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四。二年九月工興，四年五月畢。渠成，惟石渠依涇之東岸，不當水衝，乃即渠口，而工入水，鑿二渠，各開一丈，南渠百尺，北渠百五十尺，使水勢順流而下。又涇水漲溢不常，廼即火燒嶺之北及嶺下因石爲二洞，曰迴瀾、曰澄波，限以七尺；又其南爲二閘，曰靜浪、曰平流，限以六尺，以節湍激。渠之東岸有三溝，曰大王溝、小王溝，又其南曰透槽溝。夏雨則谿谷水集，每與大石俱下，壅遏渠水，廼各即其處鑿地陷木爲柱，密布如櫺，貫大木于其上，橫當溝之衝。暑雨暴至，則水注而下，大石盡格透槽之口，與石棚接，如此已無患。餘二溝則鑿渠兩岸，比大木覆其上，溝水入于涇。又其東且十里曰樊坑，當白渠之南岸。其北直大溝，溝水漲則岸壞，與渠流俱潰；壅之則渠不能容，而下流爲田患。乃疊石爲渠岸，東西四十尺，北高八尺，上闊十有七尺。其南石尾相銜而下四十尺。溝水至，則渠之所受滿其隄而止，其上泄餘水以注坑中，與涇合。土石之工畢，於是平導涇水，深五尺，下瀉三白故渠，增溉七縣之田。一晝一夜，所溉田六十頃，周一歲可二萬頃。大觀四年九月，朝散大夫、專管勾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都大提舉開修石渠、飛騎尉蔡溥記。《長安志圖》卷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五一九、山川典卷二五八，雍正《陝西通志》卷三九。（劉琳校點）

〔一〕題下原注：「石多闕字，節略其文。」

蔡靖

蔡靖，杭州餘杭（今屬浙江杭州）人。政和中歷左司員外郎、中書舍人、太子詹事。宣和中，知河間府。五年，燕山六州歸宋，以靖同知燕山府。七年，升燕山宣撫使、保和殿大學士。金人入燕，郭藥師劫以降金。任乾文閣待制，金朝制度多參與計議。子松年在金官至丞相。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二四、職官七之二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一，《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二二。

乞建州差教授三員奏

政和四年九月

建州額養文士一千三百二十八人，依條合差教授二員爲額，乞差三員。《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二四

（第三冊第二一九八頁）。

選差教授事奏

政和四年九月

檢會近降指揮，八行出身官許添差諸州教授。及續承敕，八行應格人爲教官選首。緣見選教授格

內並無該載八行之人，未審逐次指揮合如何施行。《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二四（第三冊第二一九八頁）。（以上劉琳校點）

黃 沔

黃沔，徽宗時人。按《莆陽文獻傳》卷二〇、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四八、《仙溪志》載：黃沔，字朝宗，仙遊人，元符三年進士。徽宗奇其才，稱之爲江南豪士。歷任江淮荆湖福建廣南等路提舉坑冶司，官至秘閣修撰。疑即此人。

重修孚濟王廟記

崇寧五年

距澶西南三十里有村曰小韓，孚濟王之祠在焉。廟貌森嚴，實隋上柱國韓公血食地也。威靈昭著，儼然如在。一切祈禱，應如影響。良辰令節，車馬駢闐，瞻拜於祠下者不可勝數。夫以柱國膽略容貌，才用威名，執陳主，懼突厥，忠勇之節，剛大之氣，焜耀史冊，信而有徵，則其精神所在，英靈所歸，幽爲明神宜矣。鄰居之母見而來迎，疾篤之人走而欲謁，孰曰不然？況靈跡顯應，大庇斯民，載諸典策，崇爲明祀。誌其復興之歲月云。崇寧五年□□□□□。民國《重修滑縣志·金石錄》卷六，

民國二十一年鉛印本。（劉琳校點）

黃 齊

黃齊，字思賢，建州建陽（今福建建陽）人。崇寧五年進士及第。政和中，爲禮部員外郎。歷起居舍人、大司成。宣和中，遷兵部侍郎。四年，因事黜，以顯謨閣待制知通州。後以朝散大夫、兵部侍郎致仕。齊工畫，其《風烟欲雨圖》尤爲著名。見《宣和畫譜》卷一二，《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八之二二、職官六九之一〇、選舉一之一五、選舉一九之二二，嘉靖《建寧府志》卷一五。

乞定隨行親移籍入太學法奏

宣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契勘內外學因所隨親移籍學生，多是體探別學人當年分數不多，遂於歲終急移名籍前去。昨政和七年四月十五日，雖立條法，緣止係不理歲首分數，及非隨行親入學有三季以上校定，候歲終本州校定訖，聽移入國子學，即未該載元係隨行親及土著人移在應合入學之文。《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八之二二

（第三冊第二九八二頁）。（劉琳校點）

杜 充

杜充（？——一一四一），字公美，相州（治今河南安陽）人。紹聖中登進士第，累遷考功郎、光祿少卿，出知滄州。靖康中加集賢殿修撰。建炎初進天章閣待制、北京留守，樞密直學士。宗澤卒，繼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府尹。改資政殿學士，節制淮南、京東西路，拜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御營使。金兵陷建康，充降，仕金爲燕京三司使，同簽書燕京行臺尚書事，遷行臺右丞相。紹興十一年卒。《宋史》卷四七五《叛臣傳》有傳。

洛州捷報奏

建炎二年正月十二日

準備差使總轄招撫司軍馬王前於建炎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到洛州西護城隄外，殺退圍洛州蕃賊，即時焚燒賊寨，入城撫慰官民，各得安居。趙士晤稱在磁州界結集招募到義軍首領李琮等並軍兵五千餘人，又有都統制軍馬兩頭項人兵共議併兵先解圍洛州，於建炎元年七月五日穿蕃塞鬪敵，至六日平明，方到本州城下，入南門駐劄。金賊欲來攻城，與李琮等分頭出兵接戰，金賊大敗。《宋會要輯稿》兵一四之二二（第八冊第七〇〇三頁）。

請免客販沿河稅錢奏

建炎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京城物斛湧貴，客販鹽米多被沿河口岸邀難，大納力勝稅錢。乞令客人於裝發州縣官司具數自陳，出給納公據收執，並與免沿河口岸力勝稅錢，候到京城，將公據付都商稅院繳納；如官司輒敢阻節，並聽於鄰近官司陳訴。《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七之三十四（第六冊第五一〇〇頁）。（以上楊世文校點）

李公彦

李公彦（一〇七九——一一三一），字元德，臨川（今屬江西撫州）人。元符三年進士，知分寧縣，宣和三年復中博學宏詞科。除淮浙轉運使，累官至朝請大夫。建炎二年，工部侍郎康直權舉爲從官。歷中書舍人、吏部侍郎，以中奉大夫致仕。紹興元年卒，年五十三。著有《潛堂詩話》及文集。見《大隱集》卷二，《北海集》卷二所載除官制詞，《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四二，明弘治《撫州府志》卷二一，《宋詩紀事補遺》卷三一。

金像記

元豐三年十月

治平中，家君判官還□永嘉，道過錢塘。僧惠從來告曰：「盧舍金像成矣，欲歸齊之靈巖而未有托也，願附君而北。」家君從之。後十五年，余□其寺，徘徊瞻仰，因識其事。元豐庚申孟冬李公彥才甫題。嘉慶《泰山志》卷一六。

慶芝堂記

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均一氣也，人特秀而靈者。故其吉凶、禍福、善惡、妖祥，各以類至，應疾桴鼓，不可誣也。上高之西，距邑八十里，大觀二年六月二十有五，有靈芝生陳氏之圃，會之得三十二本，朱莖黃英，爛然交錯，敷舒炳煥，端如雲霞之態，心雖善繪，象不能圖也。宗族閭里，奔走以賀。潁川生不敢有，上之邑大夫，以爲仁惠慈愛之政，涵養一邦，殆其瑞也。令聞而辭，上之郡曰：「刺史以忠和愷悌之政，風動千里，此其應歟？」太守不自以爲私，上之朝廷，歌誦天子之德，爲太平之佳祥。上方躬道德以惇信厚，退託謙遜而不受，若曰：「陰陽至和之氣，薰陶生植之自然耶？」余聞曰：「吉凶之報，豈偶然哉！此乃崇寧睿主追述先烈，以孝理天下，筠之守令承宣風教，

達之民而不壅，陳氏能從上之化，以孝行卓出鄉閭間，此芝所以爲國家祥、爲郡邑瑞、爲陳氏慶一也。」陳氏名彥輔，學爲儒者也，少能沈靜有守，孝友婣睦，爲衆所推服。父名遠，隱醫，雖無志於學，而慈愛禮遜，出於天性，能周人之急，濟人之窮，上下百里間，以砭劑活死者不可勝記。四方士來者，咸食之門下，累月不厭，真可尚也。圃中有堂名慶芝，求記其事。余固樂道人之善，於是乎書。嘉慶《上高縣志》卷一三，嘉慶十六年刻本。

陳待制戡行狀〔二〕

戡爲懷州司理，用法平允。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案其寃，而尉挾姻黨之貴，私請於公。公正色曰：「殺無罪以希賞，安乎？」遂釋之，人益知其賢。《翰苑新書》前集卷五七。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三，《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七八，《秘笈新書》卷一〇。（以上向以鮮校點）

〔二〕北宋末、南宋初另有武進人李公彦，此行狀不詳爲何人作，姑附於此。

范柔中

范柔中，字元翼，南城（今江西南城）人。元豐八年進士。歷徐州州學教授，官至太學博士。元符末上書言事，忤蔡京意，坐停官，雷州羈管。崇寧中去黨籍，賜歸，已死。紹興五年，贈直秘閣，與一子官。長於《春秋》學，著《春秋見微》五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一，《元祐黨人傳》卷四，《宋元學案》卷九六，《宋詩紀事補遺》卷二四。

乞立春秋博士奏

元符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春秋》之書，六經中獨此經與《易》爲全書。自熙寧、元豐以來，廢經不講。元祐中曾置，不久復罷。遂使學者不見天地之全、聖人之妙，深可痛惜！臣欲乞依舊立博士講貫之，使孔子之志明於聖時，以慰學者之願。《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五八（第五冊第四二九〇頁）。（吳洪澤校點）

惠柔民

惠柔民，晉陵（今江蘇常州）人。大觀四年自開封府學博士除太學博士，宣和五年爲殿中侍御史。建炎元年以逆料時艱，公然去國，押赴河北、京東差遣。二年詔舉從官，兵部尚書盧益舉惠。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一六、選舉一七之二四、職官七〇之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

試卷差誤乞重責臣等奏

宣和五年十一月

准勅差充府監，發解別試所考官，九月二日具武士合格字號奏聞。數內字號係內舍試、上舍試卷，其當行人爲是同場引試，却誤同外舍試內舍印子，致有差誤。除已改正，將當行人施行并元封對號官已舉覺外，所有臣等罪犯，伏望重行黜責。《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七之二四（第五冊第四五四二頁）。（曾棗莊校點）

單 暉

單暉，哲宗、徽宗朝人，曾任太常博士。大觀中自太僕少卿除宗正少卿。見《摛文堂集》卷八《太常博士單暉轉兩官制》，《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三之八。

廬陵永和鎮清都觀記

鎮距城十有餘里，瀕江帶山，聚爲井落。俗以鑿山火土埏埴爲器，貿易於四方，瓦礫塵埃，所在如是。然有觀曰清都，有足佳者。予遊是觀，愛其寬閒清曠，有塵外趣。詢主觀道士謝子和，始得其故。蓋肇於後唐保大之間，有古石，廣踰數丈，高數尋，遠望突兀，鄉老世傳爲西臺。旱潦災蝗，祈輒感應。五代以來，荒蕪湮沒，無足文者。宋興，自太平興國之明年，乃勅天下靈祠古蹟有以爲民福者，命有道者居之。是時廬陵境內，始得王仙觀。道士蕭德元者，翦茅結宇，修奉於茲，三農有祈，多賴以濟。太守疏其狀以聞，由是賜號曰西臺觀。至英宗即位，更治平之明年，例易天下之舊號而新之，遂賜號清都焉，逮今三十有餘年矣。迹其所以卜相啓闢、占形勢而就瀟灑者，實自子和誌本末，使來者有考。予謹按道家之說，所謂清都者，乃九天之上三清玉皇之所居也。碧落中天，列星辰極之

所環拱；江河淮海，川瀆靈神之所升降；嵩衡泰華，洞府仙官之所朝會。乘風馬，駕雲車，雷奔電掣，以望金闕玉京於縹緲之間，而莫得見其尊嚴，豈人世耳目所敢知哉？一旦賜以是號，若自天降。子和乃因故基，復又增闢，南北相直幾八十丈，東西半之。於是剔菑穢，翦荆棘，望山瀦水，鳩工庀材，爲之臺閣軒亭池沼菴室。非惟足以自適，而又以適來者之意。故自壇而南爲三清殿，自殿而後爲北極閣，少南而東有境虛曠爲逍遙堂，面南而後有室虛白爲觀復堂。自觀復而前有堂，四壁森然，繪洞天之像，顧瞻彷彿，使人企慕赤松而欲追躡於茅、許、蕭、梅之徒者爲清都臺。臺之前有方沼，跨沼而又有堂相挹爲集慶堂。堂之上有閣翼然，飛薨華棖，勢若踴躍，而中繪四聖、前向辰極者爲朝元閣。自閣而南，枕流而東揖爲觀魚閣。有堂在內，可以謝事而養年，爲保真堂。有菴晦藏，可以得道而葆光，爲泰定菴。自池而北，水泉清淺，可以濯纓，其亭爲清漪。自池而東，松林竹徑，青蔥交映，其亭爲秀綠。凡是數者，皆有佳趣寓焉。遊人至此，灑然爽塏，不知其身之在井落也。此觀之大略也。故吾嘗謂道不在景，因景有以樂道。苟非悟道之要，則雖適廬阜，造衡嶽，隱嵩山，遊洞庭之幽，陟三峽之險，以至浮東海，泛洪濤，深窮而遠適，亦何所得哉？一有悟道，則雖一拳之山，一勺之水，經深林荒野之間，皆足以忘懷而自適。矧是觀也，有山水之勝環遶乎前後，而又稱以臺閣池沼，皆兼而有之。子和經構於此，非尚物以留景，其有志於樂道者歟！予佳其心，於是併書始末以爲

記。同治《廬陵縣志》卷四五，同治十二年刻本。（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二九九〇

廖 剛一

廖剛（一〇七〇——一一四三），字用中，號高峰，學者稱古溪先生，順昌（今福建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宣和初，由漳州司錄除國子錄，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補外，出知興化軍。紹興初，除福建路提刑，尋召爲吏部員外郎，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遷刑部侍郎。六年，求補外，出知漳州。九年，拜御史中丞。改工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十三年正月卒，年七十四。著有《詩經注解》、《高峰先生文集》。見張栻《工部尚書廖公墓誌》（《南軒文集》卷三八），《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八，《宋史》卷二七四本傳。

《高峰先生文集》（簡稱《高峰文集》）十七卷，僅存抄本。今以福建圖書館所藏明抄本爲底本，參校清陸芝榮三間草堂抄本《高峰先生文集》十二卷（簡稱清抄本）、四庫全書珍本初集《高峰文集》十二卷（簡稱庫本）。《高峰文集》含文十三卷，另有《講義》三卷，今一併錄入。另輯得佚文三篇，總編爲十七卷。

除吏部郎官上殿劄子

紹興元年八月

臣聞古者天子必有親兵，雖總轄不無其人，實自將之，所以備不虞，強主威，無太阿倒持之悔。漢有南北軍，唐有左右神策之類是也。我祖宗鑑五季之弊，軍政尤爲嚴密，如三衙四廂所統之兵，區處調發，關防周畫，惟一人之所欲爲。臣竊惟之，比年以來，稍稍廢缺，所恃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之兵而已。臣願陛下參稽舊制，選精銳忠赤三數萬人，以爲親兵，直自將之。居則以爲守衛，動則常爲中軍，此強本弱枝之道，最今日之急務也。昔段秀實嘗爲唐德宗言之。譬猶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皆能爲敵，正爲是也。臣愚不勝區區過計，願陛下留神無忽。《高峰文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六，《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

論巡幸劄子

紹興元年九月

臣伏見廟堂近因江南探報事宜，頗懷疑慮，謀畫方深。臣輒有愚見，仰瀆聖聰，伏候采擇。臣嘗考唐德宗之在奉天，徒以饑羸之卒，守一縣之地，當朱泚十萬之師，危殆極矣。惟人心未去，出死者衆，卒能戡定暴亂，恢復大業。今吾甲兵猶可以決戰取勝，非若彼之寡弱也；北有重江之阻，重兵又

當其前，非若彼之窮蹙也。聖德日躋，人心愛戴，天之眷佑，斷可識矣。顧豈不足恃邪？羣臣往往以維揚之事爲戒，無敢任其責者，故未見端倪，而遽爲遷徙之謀。臣竊謂動靜之間，亦在審其緩急而已。何謂所當急？周防要害之津，申嚴斥堠之法，重賞必罰，使之疾於飛鳥，此爲事機最要者，顧可緩耶？鑾輿或須順動，則所幸之地，預當經理，使如天之不可升，萬萬無可窺伺之理然後可，此爲事體最重者，顧可緩耶？而自得報以來，未聞朝廷有急切措畫指揮，此臣所未諭也。建康、鄱陽，勢未暇議。自會稽而南，惟永嘉與福唐所當留意。永嘉之險可恃與否，臣所不知。如閩之四境，三面皆重山峻嶺，稍加人力，不復可犯。東南則大海，形勢之勝，殆是天設。永嘉固順便，若論遠險，恐多不如也。臣願速降指揮下本路，增修寨柵，以備不時之巡。所有盜賊未息，臣願速降赦宥，因遣一重臣，往宣德音，使潢池赤子得以自新。彼且感恩激義，悉爲我用。大抵閩之風俗，重義尚氣，君臣父子之心，雖爲盜而不變，此臣所知也。何謂所當緩？《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故古人有言：「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又況動而有安危之機乎？今所在民物凋弊，不堪重擾，盜賊竊發，多是乘時。若非事勢有大急迫，詎可輕動？臣願陛下熟計而審處之，期於不失機會而已。有如不得已而幸閩，則凡供億之事，必責他路致於海上，而出戰之兵，亦環駐於鄰境。閩人無所困苦，則宗社所寄，安於泰山矣，然後恢復之計可徐圖也。將臣相臣經略四國，少須有成，進撫中原，正位布命，如日麗天，亦何傷於往者之虞淵乎！雖然，臣愚竊料今歲虜騎勢分，必無南渡之事。伏望聖慈姑寬憂念，以慰天下。臣前所陳，固慙下策，猶如孝子操瞑眩之藥，厥疾已瘳，無所用之，

則志願得矣。惟聖慈察其區區，幸甚。《高峰文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七，《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一，民國《順昌縣志·文徵》卷一。

又論巡幸劄子

紹興元年十月

臣前所獻說，姑備一時之急，非經久之策也。竊惟國家艱難，至於今日，亦云極矣。物極則反，厥惟振舊圖新之時。若虜騎未動，已爲顛沛不支之狀，則人心皇駭，士氣沮喪，將誰保陛下於孔安之地乎？此殆怵於利害之大，初未嘗論天理爾。夫天之向背，實在人情，自古未有人心不離而失天下者。聖人因人心以求天心，因天心以求人事，是故不畏敵人之強，而畏民心之離，不恃山川之險，而恃邦本之固。臣竊驗之前事，若虜帳之弗留，濟陽之罔測，乃遂至阽危於維揚，遭變於武林。更晦蝕而盛德彌光，天之於陛下，可謂眷顧弗釋矣。上體天意，修人事以應之，乃所以承天之休。若夫徒以寡弱自居，以作爲爲戒，惟務趨避，以苟朝夕，豈惟興復無期，臣恐四方觀望，愛戴之心稍異於前日矣。可不畏哉，可不謹哉！臣以爲會稽誠非久駐之地，則經營建康，殆不可緩，廟堂當亦有定議矣。歲晚固宜未暇，俟有可進之會，便當親擁六師，往建宗社，直爲固守不遷之計。彼虜雖黠，亦詎能妄意吾之虛實，而輒窺我哉。有識之士莫不以此望於陛下，非獨臣之愚也。若曰：「天命難諶，人心難保，維揚之事，痛猶未定，雖有籌策千萬，要必保陛下於遠險之地，不當在軍旅中。」斯言固善矣，

將以愛君，而實非所以謀國，烏在其能愛君耶？昔者澶淵之役，真宗皇帝獨用寇準親征之策，卒成大功。今日之事，正當取法，宗社至計，亦在陛下自強而已。說者必曰景德全盛之時，與今事體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全盛之時，猶不免與虜決戰者，事勢有不得已耳。今日事勢，謂之得已可乎？以全盛之時，猶不能使六軍自奮，必待鑾輅渡河登城，然後士氣百倍。今陛下引避而南，獨能使將士力戰而北乎？且東南建國，無易金陵，前代講之熟矣。臣聞劉豫在齊、魏間，省徭薄賦，專務姑息，招徠人士，誘以爲官，日以傾我爲事，安知其不圖吾根本地乎？要當出其不意而徑徙焉，是亦先事豫患之道，將爲主而不爲客，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後時雖悔，亦將何及！臣愚不勝區區激切之情，惟陛下留神裁擇。《高峰文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八，民國《順昌縣志·文徵》卷一。

論聖學劄子

起居舍人

臣聞昔趙簡子之臣有周舍者，謂簡子曰：「臣願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以語諸大夫曰：「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臣竊意自古仁聖之君，必有忠正直亮之臣拾遺補闕於其左右。蓋不必名之以諫諍之官，然後乃敢進說，周舍是已。故劉向嘗序其事，以爲鉗默者之戒。夫太僕正非諫臣也，而穆王責之以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散騎常侍非以諫名官，而實居諫垣之長。豈常侍之官便當以諫諍爲職，有不待表之以名，而太僕亦以其

常在左右，故其忠告當如此耶？臣上荷聖恩，備員殿陛間，於茲累月矣。日惟旅諸僕御，瞻仰清光而已，豈所見聞曾無一語可羞於陛下乎？臣雖不肖，極知愧恥，輒貢愚忠，仰干天聽。臣聞揚雄有言：「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雖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不以學爲先者。」伏見陛下詳延儒臣，講貫六藝；又使采摭故實，爲說以進，而清閒之燕，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好學也已。然臣聞之，道不欲多，多則擾帝王之學，蓋非儒生文士所學之謂也。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是其所用心亦必有在矣。孟軻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戴記·大學之道》則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夫正心誠意，其幾帝王之所謂學乎？正心者，閑邪之謂也；誠意者，存其誠之謂也。所以進德修業也。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修，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此所謂能盡己之性，以至盡人盡物之性，於是可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矣。非本於《大學》，能若是乎？恭惟聖德之躋，如日方升，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以福羣生，天下幸甚。《高峰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民國《順昌縣志·文徵》卷一。

論遣使劄子

吏部侍郎

臣伏見朝廷前日議遣使高麗，中外臣庶蓋未以爲然者，特以爲聖意已定，故莫敢言耳。今聞有奉

表人使至，品秩甚下，儀數或闕，而飾以他辭，臣輒不避僭越之誅，願獻愚說。臣聞高麗僻在海東，國小而弱，本朝蓋自熙、豐以來，待遇之過厚。司馬光、蘇軾皆嘗極論其無謂，徒擾吾民。然在神祖時，猶恐或有他圖，於今六十餘年，曾無毫髮之助，以報累朝厚恩，則通好之策，亦可見其無益矣。朝廷尚遵故事，未忍遽絕，豈以其或能爲吾地，使我得志於強虜乎？能爲吾謀，歸我二聖於窮朔乎？想彼么麼，其不能辦是亦審矣。竊意其來，正以積年不獲賈販於我國中耳。我何利焉？且彼去強虜爲近，直惴然承順之不暇，又安知其不爲之用耶？向者欲假道通使，猶不我許，則其背恩負義，情已可見。尚欲輕不貲之費，以重懷遠之禮乎？況艱難空乏之時，凡勞民動衆，必緣於不得已而後舉，厚錫重幣，必緣於不得已而後用，故民無怨咨，士無異論，庶幾相與悉力竭心，共圖康復之功而無違志，茲誠不可不謹也。今幸其來不如禮，謂宜館之海濱，售其貨而遣之，謝其主以多故，未暇與之講往來之禮，不亦可乎？如是則初不害其爲謙尊，且因得與之絕也。臣不勝區區之願，惟陛下裁擇。《高峰文集》卷一。

論屯田劄子

臣竊見朝廷講屯田之策久矣，春耕又復失時，日度一日，略不見有所設施，臣所未喻。夫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欲戰苦無兵，養兵苦無食，此朝夕之所念慮而不能置者。如謂古屯田法未易遽

行，獨不可參酌時宜，姑取其簡易便於人情者試爲之乎？江淮之間，蒿萊千里，本皆膏腴之地。臣願詔劉光世，軍中將校有能部其卒伍就耕者，優加爵賞，歲入悉分其衆。自餘曠土，益募民墾闢。每能率三五百人，或千人，乃至數千人，遞補以官，三歲勿賦，則淮南、江北懷歸之人，與所在土豪，自當有應募者。事成，皆許優與遷轉。利之所在，人所樂趨，雖使之自戰自守可也。此古實邊意也。豈惟民力紓而食兵足，人保其有，相與出力，以禦外患，而軍勢亦益張矣，豈小補哉！今歲閏四月，稻田或尚可種，惟早圖之。《高峰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六〇。

乞采舉人程文劄子

臣竊觀陛下邇來求言之誠，有加無已。韋布賤士有獻書者，咸得上塵聖覽。豈非欲聞忠讜切當之論，冀萬一有所補乎？臣前日備員廷試考官，遍見舉人程文，其間陳說利害，蓋多有可采者。欲望陛下取正奏名上二等，特奏名上等試卷，付臣僚看詳，間有論時事當於理處，摘出類奏，所貴便於省覽，擇可行者行之。況陛下親發聖問，無非今日急務，而士人條對，亦皆平日深思熟計之所得。倘忽而不錄，則是徒遵故事而已，豈臨軒策士本意哉？伏望聖慈留神。《高峰文集》卷一。

論講筵劄子

臣獲侍經筵，竊見陛下樂善好古之意，孜孜不倦。顧如臣輩，將何以仰承休德，徒深媿懼。載惟講讀之職，獨在於發明經史之旨，反覆先聖之仁義，參稽前代之得失，以備采擇，如斯而已。前此或聞有因留對，輒以他事浼天聽者，竊謂大非所宜。臣願自今講罷進對，惟許論說治體，汲引人才，或條陳庶事利害，救正朝廷闕失，即不得私有所請，與排人物之類。庶幾陛下不至厭聽，而講臣雖數請對，亦可無嫌。如合聖意，乞宣示施行。《高峰文集》卷一。

論縣令劄子

臣竊聞朝廷今日有意遴選縣令，此誠惠養元元之急務。然古有郡守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惟外內無輕重之偏，是以人榮其官而樂於治民。近世不然，內重外輕，至縣令爲尤甚，凡督責難辦，罪罰易及，非他官比，故人未有願爲者。拘於格法，不得已然後爲之。彼稍負才器，可以得美官者，未嘗過而問也。然則奈何欲薦舉而使之爲耶？臣謂差注一付吏部，而重其賞罰，以爲勸沮可也。選人除軍功、捕盜，非實歷令、丞一任，不許改本等官；京朝官非實歷知縣兩任，必如祖宗法，外不得爲通

判，內不得爲郎官。其有治績顯著者，優加旌別，如漢增秩賜金之類，而貪污不法者，又必重置典憲。如此則才者庶亦願就，而妄作者有所憚矣，蓋不必薦舉爲可賴也。昨者陛下嘗詔舉爲令者矣，才者既有不願就，而其乞憐於親舊以得之者，往往非才，此其弊也。且事故有要領，使監司、郡守皆擇得其人，則視令之賢否而進退之，正其職耳。烏在遍天下之令，皆選之於朝廷？區區管見，惟陛下裁擇。《高峰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三。

乞罷造海船劄子

臣竊聞古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昨歲鑾輅親征，士氣百倍，天威震疊，狂虜遁亡。夫天下之人，孰不願陛下徑趨建康，據形勝以圖恢復。而事適有未可者，彼四方之人蓋不知也。然而所可知者，陛下意之所屬，未嘗不在建康。而今者閩中乃有造船指揮，所費甚廣，而於經理，初無毫髮之益，乃反有害於國體，此臣所未喻也。何以言之？人情日望恢復疆土，庶幾中興，而朝廷方經營於海上，爲苟且之計，內失民望，外取輕於夷虜，臣願陛下亟詔罷之可也。或者尚謂朝廷欲以備海道，臣竊以爲不然。虜人固不利於涉海，設其能涉，獨當嚴備於海瀕以待之，顧欲與之轉戰於鯨波之上乎？自古未有此也。兵法以據高爲利，貴主而不貴客。彼海舟之進却，惟風所使，非人力所能制，吾寧效之以自弊耶？此亦可以無疑。惟陛下不以狂瞽而采擇焉，天下幸甚。《高

論救旱劄子

臣聞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天數也。雖堯、湯在上，水旱所不能免。聖人惟不以天廢人，故恐懼修省，必謂己德之愆所致，如湯以六事自責是也。夫以湯之爲君，制事以義，制心以禮，檢身若不及，而不吝於改過，寧復有如是之闕失者哉？凡以畏天之威，罔敢怠豫，而應之以誠如此。是以雖有七年之旱，後世不以爲天譴，而皆歸之於數，爲其所以應之者無不盡耳。不然，後世何獨私於湯哉？比者連月不雨，宸衷憂惻，食息不忘，中外所共知也。臣願陛下嘗試隱之於心，如湯所慮六事之失者，倘有之乎？有之而未能改，則是應天之實未至，雖禱祀庶事之備，亦曰文而已矣，非所以動天也。誠則至矣，過則改矣，將無遠之不格，無災之不弭，斯須之旱，又奚患焉，亦取法於湯而已。區區狂瞽之說，惟陛下裁擇。《高峰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五。

論監司賞罰劄子

臣竊惟今之外官，惟監司責任爲最重。舉刺一路，其權非郡守之比，故尤當謹擇其人。臣觀比年

已來居是職者，往往尚仍舊態。薦舉鮮及寒素，而勢可得者，不必以材；私曲或庇姦賊，而直道取怒，不必以罪。非特爾也，漕臣之職，在於阜財裕民，而督辦之檄，不問有無，莫非急於星火，以幸率先之賞；提刑之職，在於閱實定罪，而可憫之奏，不念戢姦，仍或鑽皮出羽，以充平反之數。臣謂二者之賞，不可不罷也。彼所職在是，自當修舉，誘之以濫賞，適足以啓倖而害治耳。不獨貪賞爲然，諸司有一發摘官吏，則餘司必相應剡奏，蓋初不知其果有罪與無也，規免失按之罰而已。臣謂此罰亦可除也。設有无辜偶遭一司之怒，交劾之後，舉將傳致其罪矣，復誰與之辨哉！臣愚區區，竊以爲患，惟聖明察焉。《高峰文集》卷一。

乞禁焚紙劄子

臣聞謂天下事有人情所未厭，不可以強去者。去之未見有益，存而不問未見其害，則存之可也。其有世俗積習之弊，所從來久遠者，存之而民不知其非，去之而民實受其賜者，又烏可以不去之哉！此則在於聖智開天下之昏憤，以與之一新其耳目爾。臣嘗怪世俗鑿紙爲緡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非無荒忽不經之說，要皆愚民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茲固不足論。惟積習久遠，送終追遠者，以此致其孝，禱祀供給者，以此致其誠。是使南畝之民轉而爲紙工者，十且四五，東南之俗爲尤甚焉。蓋厚利所在，惰農不勸而趨，以積日累月之功，連車充屋之

積，付之瞬息之火，人力幾何其不殆哉！竊痛今天下之農夫，死於兵寇者過半矣。而東南不耕之田，在在有之，可謂民力不足之時。而邇來造紙爲錢者益衆，愚民終不悟其不足以救禍，然則此弊果將何時已耶！臣謂末作之妨農，其他猶或有用，若窮力以輸鬼工，傾資以給野火，尤無謂也。臣願陛下斷然下焚紙之禁，斥其有害於農，無補於教，使愚民頓悟百千年習俗之非，不亦善乎！此臣所謂去之而民實受其賜，則不可不去者也。若曰凡民之於神鬼，孝子之於其先，必欲有以致意焉，則如釋氏經幡之類，量許焚化，以貴賤爲之限制，亦足以徇其情矣。此殆所謂民所未厭而存之，未見其害者也。大抵彌文之弊，近世爲甚，簿書案牘之繁，百倍於古，姑置不論。且如尺書通問，古人不過一紙，今則不然，必務多以相悅。倘亦爲之禁約，則敲冰屑玉，無所於售，將亦易業而爲農夫矣。是率天下以爲敦本務實之事也，豈小補哉！幸聖明裁之。《高峰文集》卷一。

乞用兵劄子

臣聞兵法有之：「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誠懼人情懈弛，士氣衰墮，不可以再鼓也。今大兵次於淮上，陛下方以營兵規畫詔諸將，此誠滅先零之策也。因思漢之民，伺利乘便，以圖光武之勳，夫豈難哉！投機之會，願陛下熟計之，不可失也。浙中自昔未有三歲無水旱者，及今豐稔十年於茲矣。今夏既旱而俄雨，幾潦而驟霽，所收又復數倍，可見天之相我也。順乎天而應乎人，湯

武之舉。不可以難辭，惟陛下勉之。《高峰文集》卷一。

乞減造軍器劄子

臣聞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古人以爲美談，爲其知敦本也。艱難之時，雖未能去刀劍，然人必粒食，耕必用牛，其所須獨可闕乎？臣竊見朝廷大治軍器，如造弓弩，費牛至多，嘗試訪得其數，今歲拋買牛筋凡一萬五千四百餘斤，每殺一牛，不過得筋六兩，計牛用四萬一千一百餘頭矣；買六千二百餘斤，計殺牛一萬六千七百餘頭矣；未買之數，尚計用牛二萬四千四百餘頭。豈惟耕牛難有存者，而所傷和氣亦多矣。臣竊聞昔人有三箭定天山之語，如澶淵之役，成不世之功，所費纔一鏃耳。軍器豈務過多，在人能用之耳。耕牛固不可不存也。且如糜費，臣未暇論。伏望聖慈降旨痛賜裁減，庶幾營田之利可圖也。《高峰文集》卷一。又見民國《順昌縣志·文徵》卷一。

論功賞劄子

臣伏見東南盜賊每爲朝廷患。臣實生長南方，備知民俗之弊。蓋愚民無知，爲桀黠者所驅率耳。誠委自州縣，搜括鄉里頗有材武，足以率衆之人，各與一名目，收置安撫、提刑司，準備使喚。捐十

數千祿之美，郡不過三二十人，豪傑盡矣。不唯可以消弭嘯聚，緩急亦自可用，是一舉而兩得也。前此盜賊之作，多是此徒，嘗效用有勞，而有司吝賞，不與保奏，保奏朝廷亦多不從，是致觖望，易得爲盜耳。與其爲盜而招之，孰若及其未爲盜而錄之，足以得其心乎？臣區區鄙見，惟聖明裁擇。《高峰文集》卷一。

御製戒石銘劄子

臣聞天尊地卑而貴賤之位定，等威不可僭忒，其庸可倒置乎？竊惟陛下昨以太宗皇帝《戒石銘》切愛於民，乃詔郡邑監司，用黃庭堅字改刻於庭，且又親跋其後，以申訓教，德意至矣。然州縣往往共爲一牌，置於廳事，刻庭堅大字於上，而御製反在其下，蓋庭堅實書祖宗所製故也。臣謂陛下奎畫之妙，冠映古今，何憚作十六字以易之，上以增光先德，下以聳動羣瞻，且免倒置之悖乎！臣愚不勝區區願望之至。《高峰文集》卷一。

論王氏學劄子

刑部侍郎、出知漳州，朝辭上殿。

臣聞學術之邪正，道之所由以廢興，天下之所由以治亂也。是以自古爲天下國家，欲化民成俗以

興帝王之治者，未有不審乎此。蓋學必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爲師，而外乎此者，皆他道也。異時王安石以該洽辨給凌轢一世，自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其學駁雜無統，頗僻失中，乃至分文析字，旁引曲證，以行其臆說，殆孟軻所謂邪說淫辭之害正者也。蓋說枝於正道則爲邪，辭溢於正理則爲淫，豈徒不足以明道而已哉。如安石之學術，大抵專功尚利，輕改作而廢典常，樂軟熟而賤名節，使天下靡靡，日入於偷薄而莫之悟，其爲害亦深矣。陛下天日之鑑，灼見其弊，悉罷黜之，以幸天下，誠斯文千載之遇也。比詔名儒之能闢其說者，以書來上。竊意已經乙夜之鑑，儻合聖意，臣願頒之學官，鏤板以傳，使學士大夫曉然，皆知是非當否之所在。庶幾邪淫之說不勝，而人心皆歸於正，豈小補哉！

《高峰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五，民國《順昌縣志·文徵》卷一。

全宋文卷二九九一

廖 剛 二

漳州被召上殿劄子

紹興九年

臣聞爲天下國家，以誠爲本。擇善而固執之，曾無容心於其間，所謂誠也。舜之事親，文王之事天是已。方舜之誠於孝也，雖得夫天下之大，不以易吾愛親之心，亦曰在我者，有性焉耳。性其可易乎？方文王之誠於順天也，雖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不辭事商之卑，亦曰在天者，有命焉耳。命可以不俟乎？比者和議之舉，陛下實兼舜、文之事爲之，而紛紛之論猶以爲疑。蓋聖神之獨見，衆人固不識也。然愛親非難，而悅親以道爲難；順天非難，而應天以實爲難。兩宮之還，宮室、車輿之奉，一切姑從簡約，以稱二聖愛民恤艱之意，是則所以悅親也。若厲民而爲之，雖備天下之物，非親之志矣。河南之復，殆天悔禍於吾人，而以中興之資畀我也。陛下順天而受之，不以小不忍而壞大謀，冀以休兵息民，而非爲己利，此皇天后土之所知也。然經理之策，尤在深慮。東南根本之地困竭既已極矣，

設若貪得地之虛名，而受耗內之實害，非所以應天也。畿甸凋瘵之餘，固當有以安集之；關陝分裂之衆，固當有以鎮撫之。姑仍舊貫，就用其人，以待天時之至而圖之，是謂循天之理也。狂瞽姑獻其區區如此，惟聖慈裁赦。《高峰文集》卷二。

除中丞上殿劄子

臣嘗聞唐文宗擢丁居晦爲御史中丞，謂宰相鄭覃曰：「朕嘗與居晦論世人言李、杜、元、白爲四絕，如何？居晦曰：『此非君上合論之事。』朕以此記得居晦，可爲御史中丞。」又謂牛僧孺可以爲大夫，覃曰：「向爲中丞，頗不能擊搏，恐非夙望。」文宗搖首曰：「不然。鸞鳳自與鷹隼異。」美哉！文宗任人之意也。臣聞茸下材，陛下不以其不肖，擢居是職，固不敢望古人萬分之一。然臣伏讀訓詞，責臣持大體以正國之紀綱，有以見陛下之意與文宗合矣。人主惟患不得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人，與之躋一世於仁壽之域。若區區藝文之末，豈所留神者哉？居晦之言，宜有取於文宗也。中丞執法〔一〕，固當維持邦憲，擊去姦邪之爲國害者。乃捃摭細故，矜嘴爪於狐兔之微，曾何足道！覃之不察僧孺，宜乎文宗不以爲然。臣願陛下不以文宗爲無足法而忽其意，臣亦不敢徇流俗之見，專事苛察而忘大體也。惟聖明鑑焉。《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三。

〔二〕丞：原脫，據《歷代名臣奏議》補。

論治道劄子

臣聞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自古爲天下國家，孰不欲興利除害，振滯補弊，以成治功。然而每不能者，不求其本源故耳。臣竊觀今日天下之事，不循其本而爲之者尚多。如患經費之不支，則多方聚斂，不曰省事而均節之，乃其本乎；患盜賊之未息，則窮力討捕，不曰擇人而安輯之，乃其本乎。事功之不立，以方作俄輟，人不得盡其才故也；命令之不孚，以輕發數改，民無以定其志故也。至若刑威弛而馴致兵驕，名器輕而寢成官冗，未有無所自而然者，亦在反而求之耳。雖然，此特事之一端而已。事之端固未易以殫舉，抑有所謂本源之大者焉。孟軻論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董仲舒言：「遠近莫不一於正，獨在乎吾身之正，是故叢脞則萬事墮，清靜而民自定。」是謂本源之大者，得其道則無爲而治者也。揚雄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其是之謂乎。君惟明乎道，意誠而心正，則忠邪如見肺肝，是非若辨白黑，亦何待人言然後喻哉！區區愚忠，姑請以是爲獻。《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八。

論圖治劄子

臣聞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仲尼以爲斯言或可以喪邦，故人君之患，莫大乎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百執事又惟大臣之從，則小大之政，必至於委靡爛熟，不可爲而後已，是豈所以爲天下哉？故君臣上下不貴於同，而貴於和。和者，可否相濟之謂也。言有當愆，事有順逆，一切惟理之從，而相臨之勢不行於其間，然而治道不興者，未之有也。伏望聖慈謹察乎此，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常不忘舜之所爲，則大臣、百執事自當效上之德，阿諛順旨之風不復見於有道之朝矣。天下幸甚。《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民國《順昌縣志·文徵》卷一。

乞選汰兵卒劄子

臣聞國不可去兵，不必敵國外患之備，雖閒暇無事之時，亦在所不廢也。然兵貴選練，不在數多。多而不可用，非獨不能成功，亦或能敗事。今日諸將之兵，冗濫甚矣。或收集叛亡，或招納盜賊，疲癯稚弱，無所不有。姑取其數之多，初不計其可用與否也。前此一切不暇問，今和議既定，本爲休兵息民，豈容不能戰之人尚爾虛占兵籍，蠹蝕吾民之膏血乎？臣願布告諸大將，使之體念國民，

精加選擇，汰其不堪披帶者，以十二三爲率，聽其自便。詭名請受者，因而可以銷去，立賞以杜其後，無歸而願留者，別籍爲屯田卒，授以河南之地，使之耕種，自食其力，且資以供億吾軍。庶東南凋瘵之民稍獲蘇息，而屯戍可以久遠不廢，是一舉而兩得也。《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民國《順昌縣志·文徵》卷一。

乞蠲二廣常賦劄子

臣近嘗面奏廣南盜賊不息，凋弊特甚，理宜矜察事。今訪聞得其詳，皆緣監司、郡守不得其人之故。蓋前此每歲虛認買鹽銀六、七十萬緡，取辦於民，以應賞格。疲民何所從出？盜賊既已充斥，方且以產科錢自七、八分以至十四、五分，名曰應副軍期，而他用爲多。又逃田及五年以上者，悉撥充職田，民雖欲歸業，不可得矣。是皆驅之爲盜也。臣願將二廣盜賊去處，及曾殘破與供億官兵州縣，姑與蠲減常賦，遴選守令，以休養之，庶幾其有瘳耳。《高峰文集》卷二。

乞宰相兼制國用劄子

臣竊惟今日國事，莫急於財用。歲入不及承平三之一，而費出倍於昔日，所幸頻年無大水旱。

通、泰等處，鹽額倍增，榷貨務入納不闕。朝廷苟紓目前，往往以爲如此自可以度日卒歲，不復深慮，臣愚竊以爲憂也。夫水旱饑歉，治世數有，運鹽請鈔，權在商賈。官司或有阻節，致其不來，立見虧失。然則詎能保其長如一日乎？古人嘗謂：「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斯言誠不爲過。爲今之計，如節用一事，一舉措不可忘也；如營田、屯田事，一日不可忘也。此實足財用之本源，願陛下毋以言之者多，遂以爲常談而不加意焉，則天下幸甚。臣又聞古者冢宰制國用，唐制宰相兼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蓋財用爲國之本，宰相可不知乎？用財之道，必量入以爲出。今也甲主而乙用之，主者雖竭，而用者若不聞，正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耳。臣願陛下速降睿旨下有司討論，以宰相兼制國用，使得視其盈虛而均節之，誠今日之急務也。《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〇。

乞預備賑濟劄子

臣聞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天數也。雖堯、湯之世，有所不免。先王惟修人事，以備天時，是以有荒政存焉，不待事至而後圖也。比日雨澤愆期，聖心焦勞，凡可以格天者，無所不致其至。聞近輔率多得雨，旱勢亦不甚廣，秋成固有望矣。然惟事事有備，乃可無患。臣謂今當爲來歲之備者有二事：早降米價錢於豐熟之州軍，及時和糴，禁約所在官吏不得遏糴，此則賑救之急務也。若糴本降

遲，穀米先爲搗家收聚，雖欲增價取之，民間已無米矣。若遏糴無禁，則所在各私其人，楚越相視而不相救，惟聽其有無相通，自當不至於闕食，不過遠致者價稍高耳。如此，則雖有歉歲，而無饑民，是則先王之政也。陛下若不以臣計爲迂，欲乞睿旨早賜施行。《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六。

消旱暵劄子

臣竊惟旱暵之久，聖心焦勞。如臣輩備位言責，固無有藥石之言，上裨聖政之萬一，而寡陋淺暗，曾無以效其區區，曷勝惶懼愧負之至。然臣竊意陛下朝夕省念，求所以致旱之由，殆將無所不至，臣亦安敢默默自己。臣聞先儒之論曰：「五行，土制水，土功興，則水氣壅闕，其證爲旱。」邇來營造宮殿，土木之役亦既經時，然將以奉吾太母，所不可已者，行且訖工，臣不復敢言。若乃運河淤澱二十餘年，今者遽欲濬治，自杭至秀凡百餘里，工力以數十萬計，乃欲取辦於殘零廂兵，與道路之游手，限以半月，可不謂之使民疾乎？畚鍤之事，若責游手，決不能辦，其勢必科於人戶。名爲和僱游手，因以救饑，其實皆南畝之民也。方茲久旱，農夫嗷嗷，日待浸灌之澤，有如時雨適至。身拘於官，不得反顧其私，豈不害事而致怨乎？臣謂天降災盭，正當恐懼修省，靜以待之，而更興大役，重擾吾民，恐非所以應天也。臣非不知開河之爲利，今正非其時耳。又有拂人心者數事，請遂言之。

劉光世賜第，漕司收買材植，凡十數里有以木棧至者，不問大小長短，盡數劄下，不許賣外人。已賣者或留之，而未償其直；未售者或抑之，而日損其價。箠棧鱗次，蔽塞河道。其所使令，倚勢騷擾，頗爲民害。如此不急之役，獨不可少緩乎？此一事也。參選冗員，充滿邸肆，類遭疑文，百端沮抑。且如沿海巡尉，透漏私鹽滿三十斤，並擬差注。雖已參部，必須下元任州縣再取保明，坐此留滯者，皆是初參選人極多，如縣丞、司法雖多，不許破格差注。然如廣南州郡，多是土人權攝，動經年歲，蓋內地經任人往往不肯屑就。臣謂與其冒濫權攝，孰若期以一年或三季，許破格注授，庶使寒士無滯留之歎，此二事也。近日諸營寨強刺百姓充軍，已蒙聖旨禁戢，今稍革矣。然已刺者多鄉村良民，或負販小商，或單丁養父母之人，雖多與衣糧，非其所願。臣願特降睿旨，明赦將校等人強刺之罪，聽其放出，給據得歸農本，則鼓舞者多矣，此三事也。恭以陛下憂勞之極，至於不御葷肉，則凡可以順人心，合天意，以召和氣而消災沴者，宜無不爲。況此數事頗關休戚，近在目前，惟聖慈加省，幸甚。《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五。

論朋黨劄子

臣聞《洪範》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箕子爲武王陳世之大法，蓋帝

王不易之常道也。若好惡悖於正理，偏黨徇其私心，則不能蕩蕩如天之平，平平如天之明，失所謂大中至正之道矣。會歸其有極，大中至正之謂也。人君惟以大中至正之道照臨百官，無有愛惡，無有戚疏，一視同仁，則萬邦黎獻化上之德，亦將惟皇之極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烏有所謂朋黨者哉？蓋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薄海內外，無小無大，孰非吾之臣子？無賢不肖，孰不欲媚於天子以求其所欲？此戴天履地者之常情也。然而後世乃有朋比之徒，結爲死黨，或至於相與欺君罔上而不顧者何哉？臣嘗思其故矣，請試爲陛下言之。今夫人主以甲爲朋黨也，方與乙共治之，惟乙之徒是與，惟甲之徒是惡；他日以乙爲朋黨也，則又與丙共治之，惟丙之徒是與，惟乙之徒是惡。乃至更迭入，亦莫不然，此朋黨之弊所以至於牢不可破也。何則？利害有以怵之，彼慮其所終，則其勢不得不然耳。故臣嘗謂朋黨之名雖生於君子小人之相鬩，其實人君有以致之也。誠使王道明於上，善惡別白，仁賢不肖襲情，在位在野，各安其分，則朋黨何自而興乎？臣每聞聖訓，常自謂於物無心，有以見廣大之德，與天地合矣。然至於論臣下朋附之迹，則未免有彼此之間，臣故不避誅責，輒以是爲言也。願陛下垂日月之明，而惟君子小人是辨，鑑往代之失，而惟皇極之道是遵，賢則用之，豈曰彼之黨嘗所援引而必疑之哉？猥瑣無用則置之，豈曰彼之黨嘗所擯棄而必錄之哉？若進若退，若取若舍，初無繫吝於其間，而必合天下之至公，此所謂皇極之道也。如是則君子之徒莫不以類而進，萃聚於朝，志同謀合，濟濟其和，而天下之人方且胥慶以爲得人，雖有姦慝，不得厚誣以爲朋黨矣。凡以朝廷清明，君子小人之分素定，初無可疑故也。由是觀之，大中至正之道行，則朋黨不革而自消，是誠

在我而已。惟睿明不以臣言爲迂而加采擇焉，天下幸甚。《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三。

論薦舉劄子

臣近具奏，願陛下兼收天下之才而並用之，無內外彼此之間，自然朋黨之名泯，而異同之論熄，人知尊君親上，而風俗以厚，誠治道之本也。然天下之才，陛下深居九重，亦安得而盡知之？雖執政大臣容有所不知，而況陛下乎！臣竊考祖宗之時，嘗數詔近臣、尚書、翰林學士至給舍等，各薦舉人材，省部諸郎亦間許二人共舉一人，節度使、留後、觀察使每各舉二人，防禦、團練使、刺史亦許舉一人，則知所搜訪廣矣。淳化五年，嘗詔宰相呂蒙正等各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至道二年，又詔宰相張齊賢等各舉曉錢穀朝官二人。蒙正嘗奏曰：「臣備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今獨一二人，是示天下隘也。」太宗不聽，遽詔史館檢討故實，謂蒙正曰：「虞丘子舉孫叔敖，狄仁傑自薦其子光嗣，何謂無此？」蒙正於是奉詔。臣竊以爲，太宗豈不知人主論一相進退百官之說，殆欲示至公於天下，消黨與之疑於冥冥之中，是乃所以愛護大臣之意。陛下儻以臣言爲可采，願遵祖宗故事，詔中外各舉所知，時加親擢，則庶寮無附上之嫌，大臣免招權之謗，而海內亦莫不歸心於陛下矣。豈不韙歟！

《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九。

乞約束邊將劄子

臣聞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守大信者不懷其私。國家昨遭艱危，喪亂弗支，淮北疆土，悉非我有。日者上天悔禍，虜遣和使，盡歸河南、陝西之地，約以休兵。陛下念生靈困苦之甚，亟如其議，謀國之計得矣，詎容邊吏以細故而搖其成哉。竊惟二三大將繕甲治兵，雅有敵愾之志，是誠可尚。然今日之事，方且以守爲戰，以弱爲強，以不取爲得，此烏可以不知？而或不能戒飭師徒，謹固封守，以聽朝廷之命，輒復招納叛亡於彼之境，是將以小而害大，其不體國甚矣。昔景德初，既與契丹盟於澶淵，代州送投降奚、契丹九人赴闕，真宗詔以請盟後者付總管司還之，因詔緣邊州軍，自今得契丹牛馬，並仰牒還。其後又詔，北界盜賊亡命至緣邊州軍者，所在即捕還之。蓋不如是之嚴，則不足以昭示大信而堅和議之約也。臣願陛下亟降處分，約束諸將，自今毋或誘致彼界之民。其有盜賊遭迫逐而入吾境者，自合捕還，毋得容匿。敢有違者，必寘之罪。庶幾二境交和而大計以定，所繫實不輕也。

《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八。

乞罷修條法劄子

臣伏睹關報，勅令所編修在京通用勅條已成，見擇日投進。依紹興六年六月一日指揮，合次第接續重修六曹、寺、監、庫務通用及常平、免役條法。臣竊聞國家承平百八十年，如勅令格式之文，代有成憲，討論潤色，宜亦詳且盡矣。而必欲更修，臣竊以爲非今日之急務也。何則？昨修紹興新書，累年而後成，奉行以來，每見牴牾，致煩陛下詔監司、郡守承用官局修其遺闕，施行衝改。又新修吏部七司法，皆頒行矣，亦不免窒礙，逐選復須申明添改。又近頒祿秩勅令，蓋嘗兩經推恩，謂不刊之典矣。而在京官吏請給，今則復用元豐、崇寧、大觀、政和一司專降指揮；其在外諸軍請受，仍並無該載，乃獨用嘉祐律令。雖申請往復，卒無定制，姑聽隨元批勘而已。臣是以知修書之難，徒爲紛紛勞費，未見其有益也。況如常平、免役之法，創自神祖，規制已定，歷紹聖、元符以來，數十年間不廢，增修尤爲詳備。在今多事之際，雖不必盡用，然一出一入，未有定論，苟欲垂訓，徒爲異耳。臣願特降睿旨，自今修書，一切姑罷。若曰時移事異，祖宗舊制或不可得，前後續降亦復未盡，要當隨時制宜，自我作法，則尤不可不謹也。蓋近年修書之官，率多文士，初不責其明習法令，歷練世務。其於汲引寒畯、推擇勳德之世則善矣；付以筆削，著爲新制，宜其牴牾之多也。又況期以成書，改秩選官，是以類多鹵莽速就，不暇精詳，此臣所以區區願罷之意也。設若朝廷以續修爲不可已，未能遽

罷，猶當謹選官屬，無使亟易，優給吏祿，試然後補，輟成書之賞，推考滿之恩，庶幾官吏安職究心，無復苟且滅裂之弊，則猶不爲過舉也。《高峰文集》卷二。

論遣使劄子

臣伏睹朝廷見議遣使，當有一定之論。臣備位言責，乃罔聞知，實深媿懼。竊惟今日遣使，與前日事體稍異，尤當熟思，不可草草。蓋聞今日虜中執政大臣，皆非前日主和之人，虜主少年，方肆意於淫樂之事，或恐國事惟五六人之言是聽，則和議之體安能保其不變乎？誠使其策出於不變，安知其不遷延其事，姑邀索以困我乎？臣愚以爲，今日將命，詞不憚卑而理不可屈，要當若不急于事成，使之莫我測可也。此事惟在陛下堅忍，姑置所重者於無可奈何，少須歲月以圖之，庶乎其有濟也。若其所要而亟從之，以覬如意，則爲所窺矣。惟陛下與諸大臣深察虜情，以定大計，實宗社生靈之幸。

《高峰文集》卷二。

乞宣布德意劄子

臣聞君未嘗不愛民，民未嘗不戴君，然上下之情不可以不通。一有不通，而上有隱於下，下有疑

於上，則令有所不孚，而乖離怨謗之心生，將不見其所謂相與愛戴之誠矣。可不戒哉！盤庚之遷都，凡以爲民也，而民有所未諭，爲之作三篇之書，反復曉譬，以見爲下者是耳。故其詞曰：「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又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於朕志。」以見爲上者不可有隱於下也。其訓責臣民之詞曰：「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又曰：「矧予制乃短長之命。」以見爲下者烏可有疑於上而不一於聽命者哉。今者與虜通問，我所以應之者固有道矣。然廟謨甚秘，雖卿大夫不得預聞，是以小人詢詢，輒胥動以浮言惑亂羣聽。臣竊以謂不若昭示往聘之大義，使之曉然皆知我之德意志慮，無非與民同患，爲宗廟社稷計而已。雖質諸鬼神，傳之百世，且無愧怍，而況於吾之臣民聞之有不孚者乎？庶以慰安天下忠義之心，息紛紛不一之妄議，宜於事機未有害也。《高峰文集》卷二。

論屯田劄子

臣聞聽納，人君之盛德也。然貴於能行，聽納而不果於行，亦何益哉！昔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蓋士之欲善其身如此。君天下者，行一善言，則天下蒙其福，廢一善言，則天下受其弊，固非匹夫欲善其身者比也。臣伏睹陛下求言之誠，聽納之德，古未有也。豈惟在廷之臣莫不罄其所欲言，四方萬里韋布草澤之士，苟有所見，咸得上聞，臣意天下今日幾無隱情矣。然考察而施行之，臣

竊以爲未至。且以一事言之：屯田之爲利，三尺童子皆知之，前後言者不知幾千百人，而十年於茲，訖未見效。謂終不可行也邪？古人之行之而獲其利者多矣。豈今天下曠土之多，不戰之兵張口待哺者如此之衆，而獨不可行乎？朝廷實緩其事，雖行之而未得其術，亦明矣。東南餘民困弊極矣，不以屯田代其功饋，將何以蘇之？臣願亟詔有司，取前後講畫屯田章疏詳加討論，務在必行。若歲復一歲，不加意焉，欲兵食足而民無困窮，臣敢以爲無良策也。此則今日事之最急者也。臣復見日前關報，臣寮所陳利害，其間有切中時病，決可施行者尚多。且如言賞重罰輕，民不知畏，廢法用例，吏並爲奸；翻異不已而姦賊卒免，添差不已而州縣被害；賦租失實而貧民苦於代納，文移猥煩而庶事因以不治。若此之類甚衆，其弊顯然當革，無可疑者。朝廷大抵例送所屬看詳勘當而已，是以因循遷延，其說多不果行。臣愚欲望聖慈特降處分，委自宰屬，檢舉目前看詳等指揮，立限具上，都省參酌，取旨施行。所貴求言不爲虛文，實天下幸甚。《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六〇。

論選任劄子

臣聞《易》以內君子而外小人爲天地交泰之時，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泰之道也。反是則爲否，而天下無邦矣。人君之處君子小人，可不謹哉！蓋小人未嘗無適用之才，固不必盡廢。然而必外之者，諛言足以惑人主之聰明，是非足以亂人主之心志，一容其身，則膠固而不可去，仲尼論爲邦貴

遠佞人者以此。臣願陛下選任之際，每加察焉，旌別淑慝，無使小人得間於君子，庶幾朝廷清明，風俗純一，在位皆有羔羊之德，而詩人無候人之刺矣。不亦善乎！《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四三。

乞戒約招軍劄子

臣聞堂上遠於百里，門廷遠於萬里，此天子所爲置耳目之官者也。臣等倘有所聞，敢不告陛下乎？竊見諸軍將士頗無忌憚，縱人於四處捉縛百姓，擁入營寨，或強刺充軍，或監留苦役，或剝取衣服錢物然後放出，諸門外及城隅隈僻去處尤甚。是致鄉民不敢近城賣買，外方乍來僕夫艱於出入。其甚者，於市井中見生疏人有所負挾，輒聲言捉賊，徑自拽去，莫敢誰何。緣此，小民殊不遑安。其間蓋有老年無歸、惟恃一子以給朝夕者，一失所依，遂至殍殍，最爲可憫。臣謂輦轂之下，當使斯民熙熙愉愉，如在文王之苑囿，而吾兵衛擾民乃如此，豈可不禁哉？聞閭巷間相謂幸此講和，上下且得休息，惟此一事苦爲民害，此臣所當告陛下也。臣所居在側與親知間，人力被捉縛奪去錢物者凡十餘人，皆有主名。臣所不聞者，又不知幾何。伏望聖慈嚴賜處分施行。《高峰文集》卷二。

乞禁妖教劄子

臣伏睹刑部關報，臣寮上言乞修立喫菜事魔條禁，務從輕典。奉聖旨令刑部看詳，申尚書省。臣謹按《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非樂於殺人，爲其邪說詭道足以欺惑愚衆，使之惟己之從，則相率爲亂之階也。今之喫菜事魔，傳習妖教，正此之謂「一」。臣訪聞兩浙、江東西，此風方熾。倡自一夫，其徒至於千百爲羣，陰結死黨。犯罪則人出千錢或五百行賕，死則人執柴一枝燒焚「二」，不用棺槨、衣衾，無復喪葬、祭祀之事，一切務滅人道，則其視君臣上下，復何有哉！此而不痛懲之，養成其亂，至於用兵討除，則殺人將不可勝數矣。宣和間，江浙數州已見此事，厥鑑未遠也。臣聞傳習事魔爲首之人，蓋有所利而爲之。誑惑愚民，怵以禍福，而取其財物，謂之教化，此最不可恕者。推究爲首之人，峻法治之，自當衰息。若不分首從，槩欲以不應爲坐之，恐非所以戢姦弭亂也。臣謂貧窮而爲盜賊，情或可恕。事魔非迫於不得已也，故爲邪僻，敗壞風教之事，其措心積慮已不順矣，是故易誘爲亂也。如被誘之人尚或可以闊略，彼爲首者，雖未有不順之迹，安可輕恕？欲望睿旨，并送刑部看詳施行。《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

〔一〕謂：原作「間」，據庫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二〕焚：原作「變」，據右引改。

乞禁奉邪神劄子

臣訪聞宣州涇縣六十里內，地名同公坑，有女巫奉邪神名丁先生，不知所起之因。一二年來，邪道甚盛，一方之人爲所誑誘，焚香施財，略無虛日。去歲有姓李人，經提刑司陳告，雖曾行下本縣毀拆廟宇，而其徒利於所得，更倡神怪之事，羣起占護，縣亦無如之何。即日鄰比鄉村，往往食菜，結爲邪黨。近因旱暵，輒以祈雨爲名，聚集不逞之徒，率數百爲羣，持棒鳴鑼，遍行村落，穿歷市井，至於鄰境州縣，亦有相應和而來者。竊恐小人無故羣聚，別致生事。欲乞行下本州，取爲首者痛治之。若罪不至死，亦須編置他州，以解愚民之惑，消亂於未萌也。《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論造軍器劄子

臣契勘軍器所見造李顯忠所請軍器名件，凡一萬八千有奇，爲工幾十萬，而所役兵匠及和僱纔一

千八百餘人，人各占一能，不可以相易，則費日非止十萬也。況鐵必精鍊，皮必熟治，漆必俟乾而後再施。若此之類，倘迫以嚴限，不惟難於辦集，所成之器，亦將苦窳而不可用者。晁錯有言：「兵不犀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及遠，與短兵同；矢不能入，與無鏃同。」今幸未急於用，臣愚欲望聖慈特降處分，稍寬其工程，則人力裕而器械精矣。必欲速就，不過添僱人匠。本色匠人既不易得，則府縣強催，不能無搔擾，而事亦必無濟也。《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六。

論科舉劄子

臣契勘國朝自建隆以來，每歲開科場，間或停舉一二年。淳化中，蓋嘗連停四年。天聖、寶元中，各嘗停三年。每停必降詔，或以前舉取人已多，或以頻年科場有妨肄業，或以營奉山陵詔，或以程文未精停。嘉祐二年，則詔間歲開科場。至治平三年，乃始詔三歲一開。自是以來，率是今年大禮，明年科場，又明年省試、殿試。其該恩文學人，須候來年郊恩，召保官從本州次第保明，方許赴部。如此，故正奏名與特奏名人赴部年分不同，而大禮初蔭補人與特奏名人往往相先後到部，不至同時擁併，吏部便於注受。而轉運司逐年應副財費，並無相妨，誠爲經遠之計。昨建炎元年，係殿試年分，當年爲軍興，展至明年，就揚州試。次舉合係紹興元年殿試，爲與明堂大禮相妨，又展一年，就

臨安府試。緣展過前項兩年，是致紹興十年當舉進士，復如七年，與大禮相妨，省司財計不易應辦，在今日尤爲不便，一也。近年初出官人，率待四五年闕，若正奏名與特奏名、初蔭補人三色同時到部，侍郎左選，愈見差注不行，在今日尤爲不便，二也。倘稽祖宗故事，用建炎、紹興初年例，更展一年科場，則大禮、科場、殿試皆得如舊制，永不相妨。若不展則數事相妨，循環無有已時。臣願陛下斷自宸衷，特展一年，於舉人利害甚輕，而於國家事體爲甚順也。蓋士人雖急於進取，然亦何嘗不以國家爲念，豈憚一年之淹而不爲國謀乎？必不然也。況來年不獨當舉大禮，按行山陵營奉有日，兩宮回鑾預須祗備，差官置局，日力亦恐不給，安得不隨時而制宜乎？且士之就科舉，亦欲得祿而已。今誠爲之裁處，使登第到部無擁併之患，易得闕次，則若遲而速，未爲不便，臣故曰利害甚輕。且如前此正奏名之在末甲者，方待銓試，而特奏名乃用前一年大禮保官先注受去，事皆倒置。若展一年，則亦無此。兼河南、陝西士人，久罹亂政，學業荒廢，姑緩一年就舉，宜亦無不願欲。臣愚以爲事理灼然，似無可疑。儻合聖意，乞依祖宗故事，降詔施行。《高峰文集》卷二。又見《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